



TRANS

跨
性
別

何
春
蕤
編

跨性别

何春蕤 主编

【性／别研究】丛书

总策划 何春蕤

性工作：妓权观点

酷儿理论与政治

性侵害性骚扰之性解放

性工作研究

跨性别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预行编目资料

跨性别／何春蕤主编 .-- 初版 .-- 桃园县中坜市：中
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03 [民 92]
面 ； 公分 .-- (性／别研究丛书)

ISBN 957-01-5379-2 (平装)

1. 女性主义 - 论文, 讲词等 2. 性别 - 论文, 讲词
等

544.5207

92019553

【性／别研究】丛书

跨性别

主编 何春蕤

封面设计 黄玛璃

执行编辑 朱玉立

出版者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地址 320 桃园县中坜市中大路 300 号

电话 (03) 4262926

传真 (03) 4262927

e-mail sexenter@cc.ncu.edu.tw

网址 <http://sex.ncu.edu.tw>

ISBN 957-01-5379-2

出版日期 2003 年 11 月初版一刷

版权所有 · 请勿翻印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或倒装，请寄回更换

论文作者简介

何春蕤

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系教授

徐淑婷

波士顿大学复健精神医学博士候选人

柯乃荧

成功大学护理系助理教授

方荣煌

罗东博爱医院整型外科顾问、荣民总医院整型外科特约医师

文荣光

高雄长庚医院精神科主任

林淳得

英国 Warwick 大学博士候选人

Judith Halberstam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校区文学系教授

Jose Neil Cabañero Garcia

菲律宾大学英文暨比较文学系二级助理教授

林宇玲

世新大学新闻学系副教授

甯应斌（卡维波）

中央大学哲研所教授

费雷思（Leslie Feinberg）

美国著名跨性别运动人士及作家

朴蜜妮（Minnie Bruce Pratt）

美国俄亥俄州 Union Institute 妇女研究系教授

丁乃非

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系教授

目录

- i* 性／别研究丛书（书系序）
何春蕤
- iii* 当认同意识已然成为牢笼（代序）
何春蕤

跨性别主体

- 1 认同的「体」现
打造跨性别
何春蕤
- 49 变性欲症患者变性手术后的身心社会适应
徐淑婷、柯乃荧、方荣煌、文荣光
- 73 「性／别压迫」
跨性别主体在台湾
何春蕤
- 123 Brandon Teena 资料库
Judith Halberstam 原着，何春蕤翻译
- 145 表演、Bakla 与东方主义的凝视
Jose Neil Cabañero Garcia 原着，张淑纹翻译，叶德宣、何春蕤校订
- 173 解读台湾综艺节目「反串模仿秀」的性别文化
以《台湾红不让》的「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为例
林宇玲
- 221 网路酷儿再现娘娘腔
林淳得

-
- 283 跨性别美学初探
晚期现代性与漂浮的性感
甯应斌

跨性别运动

- 315 在奋斗中浮现的跨性别
费雷思 (Lesile Feinberg) 原着, 张玉芬翻译, 何春蕤校订
- 323 我们都是正在成形中的作品
费雷思 (Lesile Feinberg) 原着, 张玉芬翻译, 何春蕤校订
- 335 我们正在创造历史
费雷思 (Lesile Feinberg) 原着, 张玉芬翻译, 何春蕤校订
- 347 性别谜题
朴蜜妮 (Minnie Bruce Pratt) 原着, 张玉芬翻译, 何春蕤校订
- 363 婆女性主义
网路专访朴蜜妮 (Minnie Bruce Pratt)
丁乃非提问, 张玉芬翻译, 何春蕤校订
- 371 叫我跨性人
跨性别主体与性别解放运动
何春蕤
- 377 婆的跨性别蓝调诗
何春蕤
- 385 跨性别运动对女性主义的挑战
卡维波

性／别研究丛书

(书系序)

何春蕤

「性／别」研究在台湾的特殊语境中有着相当不同于「性别研究」或「妇女研究」的意含。

「性／别研究」虽然也重视性别权力关系，但是并不在知识与政治上将「性别」凌驾于其他权力关系之上。相反的，性／别研究会平等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差异，例如性、年龄、阶级、种族、身体等等。换句话说，性／别研究很认真地对待「别」（差异）。

在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差异中，有些不平等权力关系（例如阶级）已经被长期的论述所关注，有些不平等权力关系（例如性别或妇女）则已经取得某种社会正当性——虽然上述这些权力关系在全面的指标上并未达到相当程度的平等。不过还有一些不平等关系，特别是边缘的性差异与年龄，连最起码的平等地位都谈不上，甚至在批判理论的圈子中（也就是宣称进步的女性主义、左翼团体或公民权利团体中）也没有得到被认可的共识，甚至还被视为「异己它者」，以种种的理由排斥在外。

性／别研究因此无可回避地会探究边缘的权力关系与被污名的社会差异，也同时会暴露出主流批判思惟的不足与压迫性质，更会进一步地反思「批判共识」、「公共领域」、「公民社会」、「文明开化」、「公／私之分」的系谱与排它的权力效应。同时，也因为这样的

学术位置，性／别研究对于惯常的一些权力假设与政治策略——例如权力是从上而下（国家法律与政治乃是权力中心与改革焦点）——也采取怀疑的态度。

《性／别研究丛书》除了企图承载上述性／别研究的意义之外，此时此刻之所以有此学术丛书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台湾的性／别解放运动在本地特有的社会形态和历史脉络中的发展带给性／别相关主题的学术研究者非常丰富的现实要求，使得台湾的性／别研究循着不同于其他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的学术轨迹发展出特殊的论述形态。另外，部份因为现实运动路线的争议与多样，部份也为了解决实践问题，本土激发出来许多原创和新奇观念和语汇开始重新改写传统或主流的性与性别研究论述，这些新发展也将会对国际性／别研究有所激荡。

《性／别研究丛书》的前身乃是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发行的《性／别研究》期刊（1998年创刊）。出版期刊原本是为了灵活介入理论与政治，而这份期刊当时也确实发挥了这样的功能，然而由于我们显然不由自主地偏向厚重沈实的学术呈现，使得《性／别研究》总是以厚厚的合刊本出现，在实质上也是一本本厚实的专题书籍，之后也有一段时间与远流出版社合作发行《性／别桃学》丛书。于今再度出发，我们仍不改初衷，为性／别研究的学术深化发展尽力。

当认同意识已然成为牢笼

(代序)

何春蕤

研究「跨性别」的学者都苦于定义的问题。这不但是因为跨性别主体的差异浮现总是持续不断的浮动跨性别的识框，更因为那个被性别二分所渗透的语言总是固执的黏着跨性别的主体，不管牠们已经跨到了哪里。更复杂的是，就在跨越已经搅动模糊了一个二分吋，它也还会纠葛连动另外一些二分的僵持：生理／心灵的、肉身／衣着的、认同／身体的、真实／捏造的、身分／表现的，使得已经跨出去的生命总是被无数固着的藤蔓拉扯着不得顺利脱身。

就和从前同性恋还是个病态概念的时候一样，跨性别的世界也充斥了医学名词，甚至比同性恋的还多，每个名词都凸显了医学无力的想要捕捉跨性的多样面貌，想要透视跨性的多样存在。由于缺少其他可以想像的名称和位置，主体有时也不得不采用这些虽不满意但至少带来一些正当性的自我描述，然而更多的时候，无数跨性别主体缄默的拒绝这些病理名称的定性和定位，坚持继续拥抱自己那种无以名状的混杂暧昧。

也就是因为接触了众多跨性别主体及其各自无穷差异的生命和经验，这本书很自觉的拥抱「跨」的存在和其操作方式的复杂多样，也因此对于跨性别采取了最宽广、最谦虚的认知。本书最前面的三篇论文处理了一些似乎可以勾画出边界的跨性别主体，描绘牠们在性别二分世界中的局促，也质疑二分世界的无情暴力。随后的多篇

论文则一步步展开了跨性别的多样变幻面貌，从不同文化中对于跨性别的论述局限和想像，到虚拟世界中扮装的跨性别皇后和电视镜头前勇于做自己的变装者，更进一步扩充到弥漫四周的后现代跨性别美学。跨性别主体的游移变化遂在我们的眼前重迭接轨起来，似相同，也相异。

有趣的是，对于一般的眼睛来说，「跨」是奇观，虽然不太能理解，但是在某种同情施恩的情怀中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相较之下，对另外一些据说已经很有进步智慧的眼睛来说，「跨」却清清楚楚的就是从二元的一头移位到另一头，因此还是在「复制」既有的性别框架规范（虽然这些眼光锐利的人从来看不见，在同样的检验之下，自己的生命又有着多少复制）。

本书的作者们因此再再提醒读者，表面上「看来像是」复制性别刻板印象，事实上恐怕只是反映了我们自己预设的内定（default）认知模式使得我们无法辨识他人的实践。不管多样的、搅扰的、颠覆的实践是以高亢挑衅的方式发声，或是以最低调深沈的形式出现，我们都需要看到众多主体的差异处境和其共同承受的污名歧视，才可能明白在本书「跨性别运动」这一节中所呈现的文章是何等努力的推动合纵连横的必要，也才可能明白费雷思（Leslie Feinberg）苦口婆心再三呼吁跨性别主体与其他受压迫主体携手抗暴的重要性。

运动意识当然不是一蹴即发的，就连对于主体的认知都是渐进的，都是在已经存在的思考脉络和实践基础上摸索前进的。1999年台湾的同志社群正在热烈的辩论跨性别同志（如T女同志和CCgay男同志）的性别操演及其在性别政治上的含意，为了对抗其中趋向政治正确高调的论述风气，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第三届性／别政治超薄型学术研讨会特地选定「宛若TC」作为主题，一方面讽刺的点出T(butch)和C(sissy gay)「看似」与性别正统合流的表现决不能被简

化为复制性别体制，同时也以海报设计把 C 加以变体成为类似 G 的字样，透过加挂一个小 T 来遥指 TG(transgender) 作为主体位置的隐约浮现（海报请参见 http://sex.ncu.edu.tw/conference/slim/slim3/3rd_slim.htm）。

当同志社群中的跨性别意识在辩论中成形的同时，2000 年《蓝调石墙》中译本在好几个月的造势引介后正式出版，紧接着，《男孩别哭》电影上演并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跨性别文化呈现，都是透过本地性别人权团体和人士的积极推波助澜才戴上了本地的意义，与本地的性别意识和运动衔接起来。我在本文的附录中特别收录了这些事件的一些历史文件以及当时的论述行动作为历史记录。

2000 年的第四届性／别政治超薄型学术研讨会正式推出「跨性别」作为会议主题，企图配合《蓝调石墙》作者费雷思的访台，全面开展跨性别议题。后来虽然因为费雷思心脏病变未能来台而稍减幅度，但是本地跨性别主体和意识的逐渐坚实倒是一个愈来愈明显的发展。同年，一群跨性别主体在成长团体「台湾 TG 蝶园」的集结下，逐渐开始认识自己的社会存在，也开始凸显社会事件的跨性别意涵。2002 年一连串和跨性别主体有关的高分贝事件（从陈俊生扮装夜游京华城到秀兰玛雅男友变女生事件到跨性别被警方恶意临检事件等等）都得到性别人权团体的高度关注及介入，终于使得跨性别逐步加入弱势连线的阵营，不但走出了跨性别的暗柜，也进入了社运的场域，参与众多改变社会的积极活动，更与众多性别异类主体呼应激荡跨性别的疆界与认知。

在这个意识与运动缓慢培力的过程中，《跨性别》这本书的出版一方面迎接 2003 年跨性别作家暨运动者费雷思的终于访台，另一方面也希望在学术的论述圈内累积一些有别于医疗公卫体系的跨性别论

述，为日渐扩展的跨性别意识及运动提供论述的支撑。在此要特别感谢助理朱玉立整理稿件，没有她，这本书不会顺利出版。

《推荐网站》

跨性别网站：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deviant/transgender/trans_index.htm

T 婆网站：http://home.kimo.com.tw/asche_yang/

附录

【历史文宣一】

「性别坏份子」座谈会

时间：1999 年 11 月 27 日（第三届超薄学术研讨会延伸活动）

地点：台北市耕莘文教院

主办：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与谈者：Judith Halberstam(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

Jose Neil Cabaro Garcia(菲律宾大学)

倪家珍(台湾性别人权协会)

陈耀民(嘉义吴凤工商)

在性别政治当道的今天，T 的言行姿态行动常常被某种「学好不学坏」的女性主义者视为「学男人」、「复制父权」；不久以前，同志社群中也因着一股贬抑 CC gay 的风气而兴起热烈的辩论。到底 T 和 C 的昂扬生命触动了什么不安、什么焦虑，以致于在性别符码急速松动的今天竟然成为被批斗、被排挤的对象？本次座谈特别邀请对 TC 的

历史面貌及文化脉络有特别见地的几位讲者，来共同探讨「性／别坏份子」在性别政治中的存在和操作。

【历史文宣二】

《男孩别哭》——「跨性别」类型电影的诞生

时间：2000年3月14、15日（周二、三）晚间七时

地点：台北西门町乐声戏院

主办：台湾性别人权协会

社会文化的变迁发展往往很生动的反映在电影类型中。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带动了所谓「女性电影」，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同性恋文化的开拓带来了所谓「同志电影」。随着《男孩别哭》的上映，电影又多了一种类型片——「跨性别」电影。

《男孩别哭》当然不是第一部描写跨性别角色的电影，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知名的跨性别角色出现在电影中（比较近期的包括《沙漠妖姬》、《雌雄莫辨》、《鸟笼》、和《甜过巧克力》）。然而出于我们的文化眼界，这些电影中的反串角色常常被描绘为同性恋或扮装表演者，而没有办法展现他们「跨性别者」的身分面向。

从1991年起，西方跨性别者在酷儿运动的激励之下已经组成了各种社会运动团体，为自己的权益和文化而努力。他／她们以暧昧的性别身体行走人间，既不是男人想做女人，也不是女人想做男人；反而刻意在视觉和角色上都根本拒绝被简单的当成男人或女人，彻底拒绝男女的二分（本地则有像Candy Chen这样的暧昧代表人物）。另外，她／他们也不只是变性人而已，而是更广泛的跨性人。

《男孩别哭》之所以被视为跨性别电影之滥觞，主要是因为它纪

实的呈现了 1993 年轰动美国的一宗谋杀案。这宗谋杀案不仅揭露了跨性别者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压力以及事实上遭受的暴力，更因为其中令人发指的暴行而激励了全美各地的跨性别者齐集案发的小镇，抗议警方办案过程充满歧视，并对审理此案的地方法院施压，终于伸张了正义，也以此建立了跨性别运动的新里程碑。

《男孩别哭》一片由深具跨性别意识的制片人和导演合力推出，在美国就引起性别群体的轰动，宣告了跨性别世纪的到来。现在在台湾上映，本地的性别团体也已拭目以待，并积极走告亲友，热烈欢迎跨性别类型电影的揭幕。这部电影一推出就获得多项大奖及提名，可见国际影坛对它的重视，未来想必还会有更多的跨性别影片问世。

美商 20 世纪福斯电影公司和台湾性别人权协会将于 2000 年 3 月 14、15 日（周二、三）晚间七时，于西门町乐声戏院举行两场特映会，以期带动台湾社会对跨性别议题的认识与讨论。欢迎参加。

【跨性别论述行动记录】

1999 年到 2000 年之间配合着上述出版和电影顺势推动跨性别运动的文章（以发表时间为顺序）

何春蕤，〈两性时代的结束，四性世纪的到来〉，1999 年《花花公子杂志》5 月号，24-25 页（为预告《蓝调石墙 T》而写）。

葛霸，〈生命中一场又一场关于生存的战役——从鳄鱼手记到蓝调石墙 T〉，《劲报》，1999 年 11 月 8 日 26 版（为推荐《蓝调石墙 T》而写）。

何春蕤，〈蓝调石墙 T：性别的坏份子〉（上中下），何春蕤口述，倪家珍采访，《劲报》，1999 年 11 月 9 日 -11 日 26 版（为推荐《蓝调石墙 T》而写）。

丁乃非，〈不要让鳄鱼变成化石：跨性别主体形构在台湾〉，《劲报》，1999 年 11 月 10 日 26 版（为推荐《蓝调石墙 T》而写）。

- 杰西，〈她的扁会思考，她不是男人〉，《劲报》，1999年11月12日26版（为推荐《蓝调石墙 T》而写）。
- 王莘，〈蓝调石墙 T 的温柔，我们看见〉，《劲报》，1999年11月17日26版（为推荐《蓝调石墙 T》而写）。
- Garfield，〈找到我的「身分证」——蓝调石墙 T〉，《劲报》，1999年11月17日26版（为推荐《蓝调石墙 T》而写）。
- Judith Halberstam(原着)，金宜蓁、涂懿美合译，〈假男人：仿冒的阳刚特质与 Brandon Teena 的案例〉，第三届「性／别政治」超薄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宛若 TC」，1999年11月27日。（Halberstam 于四年后改写此文，新版收在本书 123-143 页）。
- 三蕊花子，〈打倒污名，好胆 T 大声叫出来！〉，1999年12月号《热爱杂志》22: 138-140 页（为配合 Halberstam 的女性阳刚论而写）。
- 台湾性别人权协会，《性别小本四季报》之试刊号，2000年3月（为推荐《男孩别哭》而写）。
- 何春蕤，〈叫我跨性人——跨性别主体与性别解放运动〉，《破周报》，2000年3月17日-26日复刊100期（为推荐《男孩别哭》而写）。
- 阿文，〈从男孩别哭看跨性别的银幕展演〉，《破周报》，2000年3月24日-4月2日复刊101期（为推荐《男孩别哭》而写）。
- 何春蕤，〈美国跨性别运动简介〉，《破周报》，2000年3月24日-4月2日复刊101期（为推荐《男孩别哭》而写）。
- 陈俞容，〈晚近台湾同志圈的跨性别讨论〉，《破周报》，2000年3月24日-4月2日复刊101期（为推荐《男孩别哭》而写）。
- 卡维波，〈逝去的女性主义——跨性别运动的挑战〉，《破周报》，2000年3月24日-4月2日复刊101期。
- 卡维波，〈跨性人不是病态错乱，是人生选择〉，《联合报》，2000年3月28日民意论坛版。
- 何春蕤，〈跨性别之歌〉，《蓝调石墙 T》序文，台北：劲报出版社，2000年4月。
- 梁秋虹，〈跨性别小说的高亢出柜：《蓝调石墙 T》与《寂寞之井》〉，《破周报》，2000年6月9日-18日复刊112期。

跨性别主体

认同的「体」现：

打造跨性别（注1）

何春蕤

前言

跨性别 (transgender) 论述通常顺着两条发言位置迥异、因而权力效应也不同的轴线来进行对跨性别现象的描述。

第一条轴线主要出自医疗体系，此类常见的论述以专业研究者的外在位置，聚焦于跨性别主体的成因、分类、征兆、诊断、处置、治疗、程序，并纪录各种主体案例的特殊发展情况。这种病理化的描述固然因其专业权威而给予边缘奇观主体一定程度的可见度与社会存在，甚至少数医疗专业人士还可能提供了唯一理性友善的论述呈现，但是它往往也同时构成了／主导了／支持了其他权力场域（例如教育和司法）对跨性人的有限认知和严厉管理。

很讽刺的是，跨性别医疗论述最严厉的批判者往往也采取了和该条轴线类似的权力位置和眼界。例如以批判变性闻名的女性主义者 Janice Raymond 便以《变性帝国》(*The Transsexual Empire*, 1979, 1994) 一书概括的批判医疗体系把变性的欲望当成可以用手术轻易解决的个人性别认同障碍问题，而非在此欲望中看见是社会文化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歧视使得主体感受局促限制以致不满，结果医疗体系反而继续巩固既有的性别体制，在整个变性过程前后都要求受术者全面表现适应并拥抱刻板的异性角色，从而建造了获利可观的变性

帝国，也打击了那个想要根除性别刻板角色和性别压迫的妇女运动 (xxi)。不过，这个分析一方面强而有力的批判了医疗论述的性别刻板假设，另一方面却同样强而有力的否认了变性主体的个别感受和深刻认同，因为 Raymond 坚持生为女人的生命有其本质的特殊性，无法被变性主体经验，也无法被变性后的生活复制，她强调变性可能蕴涵的反叛力量充其量只是「风格多过实质」(xxxv)。在 Raymond 这类主流女性主义立场影响之下，类似路数的通俗论述也轻蔑的把跨性别主体描述为被各种力量建构的消极被动客体：例如，变性者只是医疗体系的刀下殁、变装者是商品流行文化的盲从者、阴阳人是人生命运的不幸意外等等。

第二条跨性别论述轴线则是跨性别运动份子 (从 Leslie Feinberg 到 Riki Anne Wilchins 到 Kate Bornstein 到 Jamison Green 到 Stephen Whittle) 出于主体位置经验的自我描述或文化／政治分析。这些论述所关注的是性别殊异 (gender variance) 的历史轨迹、悲壮记忆、多样面貌、流动性、颠覆性、进步性，不但拒绝医疗论述的任意分类和定位，强调身体拒绝性别刻板规范的局限，更庆赞性别异类的多样活力和生命，认为性／别多元 (gender/sexual diversity) 很根本的挑战／挑逗了既有的性／别体制。这些论述有一部份接合了其浮现时刻萦绕氛围的酷儿论述进路，因而摆脱了简单的本质主义论述，代之以充满个别差异和选择的异质身体形态与人生故事，也因其运动的渐次发展而与已经有历史积累的其他性／别解放运动 (及其所形成的性／别理论框架) 进行或紧张或互相调整的对话。

眼下这篇论文将透过深度访谈，尝试具体记录台湾某些跨性别主体如何积极打造自己的身体和形象以斡旋并构筑她／他们的身体和认同 (注 2)。本文一方面想显示台湾跨性别主体之社会存在的特殊性 (the specificity of Taiwanese transgender existence)，以及这些主体

在面对社会局限时所各自发展出来的动态策略，另一方面也想探究跨性别主体在构筑管理这个社会存在时所逐渐浮现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正在跨性别主体的身体打造工程中投下值得观察的性别变数。

性别二分主义 (sexual dimorphism) 的幽灵 (注 3)

在充斥陌生人的世界里，身体的形象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通行证……

—— Mike Featherstone

Gilbert Herdt 认为是「现代主义发明了二元分际 (dimorphism was an invention of modernism)」(1993: 26)，他并且追溯其源头到达尔文的思想，认为达尔文的「天择论」(natural selection) 把物种的生存 (也就是延续后代) 凸显为生物最高的生存目的，性的选择和繁殖功能因此成为物种的首要内在特质，而一旦生殖的功能被高举，性别二分的基本架构就成为必然。傅柯 (Michel Foucault) 对西方性的历史研究则显示，这个非常异性恋的架构其实更早时期就已存在，而且在 18、19 世纪以前还需要借着各种典律法律和宗教条律来加以规范，直到 19 世纪性学论述蓬勃开展之后才成为不言而自明的基本模式。正是在这个二元模式已经毫无疑问的成立之时，也就是当身体只能以婚姻内的生殖功能来定位、当生殖功能建构出唯有二元的性别分野之时，所有不能被严谨涵盖的身体和实践也随即——很讽刺的——被「繁殖」开来，各种「变态／病态」主体于焉「诞生」(Foucault 1978: 37-39)。

在日常生活的层次上，上述 Mike Featherstone 引文中的说法倒是展开了现代性的另一层可能意涵：正是因为活在这个充斥着陌生

人、陌生场合、陌生互动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相逢和彼此辨识都是短暂飞逝的，而且无法动员其他的认知基础和关系（如血缘、地域的亲密连结），因此身体的形象才愈来愈有了它重要的指涉（signifying）功能，成为个体定位自己、阅读他人时的重要指标。而当代这样一个大量阅读身体的文化发展——特别当这个阅读又充分的被上述性别二分的逻辑所渗透主导时——当然会强化性别主体对其身体的焦虑关注，从而强烈的影响到跨性别主体的社会存在与自我意识。（这方面的讨论需要另外一篇论文来铺陈，以下我只想约略谈谈在性别二分主义的主流脉络中逐步摸索浮现的跨性别范畴。）

性学和医疗科学在历史上是透过几个很重要的步骤来把「性别歧异」医疗化／制度化的（medicalization of gender diversity）：（1）发明各种稳定／固定的范畴和命名以掌握性别变异，（2）提出有关理想性别特质的一般描述，（3）建立性别发展过程的概念模式，（4）设计出衡量男性／女性的测验量表，（5）发展诊疗和外科手术的各种技术（Irvine 1990: 230-278）。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性别歧异主体位置被不同的分类需求「生产」出来。

由于西方性学原本并没有区分性别与性这两条轴线之间的复杂交会／歧异，因此最早有关跨性别的研究并没有和有关同性恋的研究分开，它们都隶属于19世纪后半「性殊异的医疗化」过程（medicalization of the sexually particular）（Foucault 1978: 44）。事实上，从19世纪中叶的Karl Heinrich Ulrichs到20世纪初的Magnus Hirschfeld，性学家们都是从异性恋生殖模式出发，把所有的性别歧异化约为性歧异，把它们全都当成同性恋，通称为「性倒错」（inverts）——虽然也有人把部份归类为对异性衣物的「恋物」行为。后来Havelock Ellis则以eonism（一般翻译为「易装癖」）取代「倒错」的说法，首度拉开跨性别与同性恋之间的距离。

1950年代，荷尔蒙治疗和外科手术开始被运用来重整性别身

体，诉求手术的「变性」(transsexual) 因着媒体的耸动关注与医疗体系的制度性发展而窜升为新的通用辞汇，并因此进一步与「变装」(transvestite) 区分开来。1966 年班杰明 (Harry Benjamin) 医师公开推动性别重整手术，主张有些主体只能以手术来改变其身体的性别处境及相应而生的焦虑痛苦。有关变性的三大重要著作在 1966 到 1969 短短三年间出版：Harry Benjamin 的 *Transsexual Phenomenon* (1966)，Robert J. Stoller 的 *Sex and Gender* (1968)，Richard Green & John Money 的 *Transsexualism and Sex Reassignment* (1969)，这些出版和其他稍早的相关研究不但创造了无数和「性别」相关的名词，使得「性别」(gender) 普及成为一个可供后来女性主义者挪用发展的概念范畴，也使得「变性」这种性别歧异逐渐建立起其独立的范畴。1965 年 Johns Hopkins 大学首先设立「性别认同诊所」，1977 年「班杰明国际性别焦虑协会」(Harry Benjamin International Gender Dysphoria Association) 成立，这些制度化的措施逐步把原来的文化现象重新定义为医疗问题以争取研究的正当性，「变性者」也因为这些制度性的发展而盖过了「变装者」(易装癖) 的社会存在。

到了 1980 年代，全美已经有了 40 个类似的性别认同诊所，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当时所出版的《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III》在删除同性恋这个范畴的同时，也正式设立「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 作为新的广泛范畴名称，把各种形式的跨性别正式命名成为需要治疗的心理障碍病症，(注 4)「性别焦虑症」(gender dysphoria) 则成为最新流行的医疗名词。不过，不管这些早期或甚至以后比较晚期的医疗科学分类如何描述这些不同形式的性别歧异，其中的定位座标都还是以性别二元作为最根本的基础，因此，跨性别的存在模式虽然显然的超越二元架构，但是其相关语词仍然常常倚赖「男」、「女」这种定位语词 (Califia 1997: 11-17)，而跨性别社群中不断

浮现的繁复多样名称分类，就正是摸索描述自我并复杂化性别二元范畴的努力。

由于污名的缠绕和主体的孤立，台湾的跨性别主体目前相当缺乏有力的支援来摆脱医疗论述的定位，以发展更为自我培力、更挑战性别二分主义的论述。在台湾的跨性别圈子中已经流行着几个引自国外的名词，而且就主体而言似乎也已经建立了某种可以辨识的意义。最具规模和历史的跨性别网站「茱莉安娜的秘密花园」是这样解释相关名词的：

TG(Transgender)：Gender 是指心理上的性别认同，因此只要在心理上对另一个性别有所认同，即可称做 TG。因此 TG 的意义是最广的，包括变装者或是变性欲者都算 TG，可以说 TG=TS+TV+CD。

TS(Transsexual)：变性欲者，指对本身性别不满意，而希望透过手术方式改变性别者。

TV(Transvestite)：扮异性症，这个医学名词指的是「扮异性症」，指需以穿着异性服装而产生性兴奋者，但不代表患者希望变性或是同性恋者，其实大多数的 TV 都是异性恋。

CD(Cross-Dress, Cross-Dressing, Cross Dress)：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这个字比较是日常生活的用语，指穿异性的服装，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而不像 TV 较有疾病的批评意味。

以上定义多半取自国外相关网站提供的分类和定义方式，因此并没有反映产生这些名词的历史脉络与相应的复杂分化和渊源。例

如，TG(跨性别)在美国 1970 年代的脉络中原本指的是全时间「活」在和本身生理性别相反的性别里，专注的是跨性别主体的「生存活动」而非「身分认同」。(注 5)但是在近期认同政治的运动发展中，TG 开始被用来指涉两种很不一样作用的意义：一方面，如上述网站所言，它被当作一个**涵括**的名词，用来涵盖所有挑战／跨越性与性别疆界的人，这在跨性别运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其动员串连的作用。不过，如上述网站在其下列举包含的却是三种在定义上明确区分的主体(TG=TS+TV+CD)，其蕴涵的确定性和完备性反而使得一些性别暧昧矛盾但拒绝以变性或变装来符合性别二分归类的主体无处栖身。另一方面，为了打开这个暧昧流动的性别空间，TG(跨性别)有时也被用来**区分**那些在性别表现上被视为不符合其生理性别的人，以及那些透过手术和其他方式将其生理性别重新设定为异性的人(也就是俗称的变性者，简称 TS)。在这个 TG/TS 区分命名的动作中，TG 表明有其特殊的存在状态和意义，拒绝被纳入变性手术的唯一生命叙事中。著名的跨性别运动作家 Leslie Feinberg 更指出，即使 TG/TS 之分也常常是模糊而相互重迭的，有使用荷尔蒙改变身体的 TG，也有不接受手术的 TS(1996: x)。

跨性别主体对己身归类范畴的焦虑，不但反映了当下台湾性别理论在语言和概念上的简化其实无力描述跨性别的多元现象，也反映了跨性别意识、主体、和运动在本地的萌芽状态还有待更多的发展，更多的彼此细致认知。不过，正因为跨性别主体所处的污名边缘位置，众多主体迫切争取有限的正当性，也因而有可能引入一些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定义意味。(注 6)「艾丝姑娘」网站便以一个尖锐的对比开页：「CD 是穿着一件随时可以更换的漂亮衣服，TS 是穿着一件永远脱不掉的错误衣服」。这样的描述虽然在呼召主体上有清楚的效果，但是也在某种程度上把主体定了型，赋予他们某些价值判断

和情感内涵上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资讯较多的网站都没有提出特定的名词来描述那些身体性别暧昧混杂的 *intersexual*(双性人，俗称阴阳人)，而把他／她们通通纳入 *TS*(透过荷尔蒙与手术，从一性变为另一性) 的范畴。(注 7)

一般人常常用「第三性」的说法来指称跨性别者。从某个角度来说，「第三」代表了「超越二元的其他可能组合」(Herdt 1993: 20)，但是我的受访者多数不太接受这个说法，原因很可能是近年「第三性公关」在台湾媒体和一般意识中所代表的性工作污名，已经使得「第三性」扣连了性工作，为避免双重污名，许多跨性别主体都选择避开这个名称。(注 8)

在「第三性」的指称愈来愈特殊化(指涉某些性工作者)的同时，另外两个跨性别名称——「变性」与「变装」——却日渐普及。首先，近年来透过媒体对某些知名变性主体(例如模特儿王悦恩，以及自残然后去泰国变性最后自杀的林国华，甚至轰动台湾的韩国变性艺人河莉秀)的报导，使得「变性人」成为一个可以流通的概念。另一方面，红顶艺人的专业表演、艺人陈俊生夜游购物中心事件等，则使得「变装」这个概念得到另一些可见度，甚至扩大到包含所有不牵涉跨越性别的变装(例如政客在造势晚会上的各种装扮)。不过，我所接触到的跨性别主体多半还是选择用英文简称来定位自己，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这些名称有着某种学术的、专业的、与全球接轨的含意，因而获得某种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名称来自异国语言，故而形成了某种心理上的安全距离感。对饱受污名压力的主体而言，可以认定自己而又同时保持某种距离的做法有其必要，因此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中文名称之前，选用英文简称对跨性别主体确实具有某种建设性的保护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我暂且使用这些通俗的描述标签，大部分尊重

受访主体的意愿而依循上列的分野。(注 9) 另外，由于主体原先的不同生理性别位置(所谓「原生性别」)很深刻的影响到她们的可能资源和操作策略，所以在标记主体自选的跨性别身分(TS/TG/CD)之前，本文还会加上「原生男/女性」的标示。(注 10) 不过我也必须在此提醒：就跨性别主体而言，「认同」「最好是被理解为一个有着多重场域、让自身不断转变和存在的过程」(Halberstam 1998: 21)。事实上，有几位我所访谈的跨性别主体就在研究过程中完成了手术，转换了性别，采取了新的性别定位；还有几位则完成了不同阶段的转换手术，也使得其身体的性别在这一刻更为无法定位。如果不以手术与否作为思考框架，那么受访的主体就显示出更多的差异：有些尚未决定自己是什么性别；有些强调自己只是因为想要漂亮而穿着女装；(注 11) 有些在穿着打扮的过程得到无比的性刺激和快感；(注 12) 有些想要变性但是被家人或医疗体系阻挡，因而只能自己寻找打造身体的方式；(注 13) 有些曾经想过要变性，但是时代氛围不允许；(注 14) 有些计画变性但是对现有医疗科技不满意；有些做了一阶段或一部份，接着要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继续打造身体；有的已经完成手术，但是还在计画一些修整的工作等等。因此在这篇文章中的描述也只能捕捉「书写此刻的状态」(然而这一刻的状态总是已经过去、或者已经改变)。至于代名词的使用，我选择尊重个别主体对自我性别的定位，完全不必然反映其生理性别。

「体现」的物质基础：a wardrobe of one's own

我从小就很清楚的知道我的灵魂、我的思想，就是我是一个男人的灵魂，但是我只是好像穿错衣服一样，我进错了身体，我进到了一个女人的躯壳里面。我一直想要

从这个里面抽离出来，换上一套我喜欢的衣服，就这样很简单，很单纯的想法而已。

—— 2001 年完成变性手术的原生女性 TS 威威

「装错了身体的灵魂」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描述，在跨性别主体的口中也是个很常用的自我解释方式。(注 15) 这个说法包含了——也操作了——两个重要的预设：第一，身体和灵魂(或者说身分认同、自我形象等等)是两个个别独立的存在，性别则不是什么单一归属的特质，而是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第二，身体和灵魂都是既定的存在，但是灵魂高过身体，因此两者之间的不吻合需要以各种改装打扮、甚至荷尔蒙和外科整型手术来修整身体以符合灵魂。

用身体和灵魂来谈认同的问题，或许很容易让一般人理解跨性别者的尴尬状态，也很鲜活的说明了跨性别者的矛盾身体感觉，但是我的深入访谈显示：第一，身体和灵魂二分的说法，简化了众多跨性别主体在性别、年龄、社经地位、外貌、体型等方面的差异存在条件(这些条件状态都可能影响到「装错了身体」的说法能有多少说服力)。第二，身体和灵魂二分的说法更掩盖了跨性别主体在斡旋身体与灵魂之差距错置时所做的日复一日打造工程(这些打造工程也持续折射「装错了身体」的意涵和表现)。

简单的来说，身体装错灵魂的说法忽略了主体「做性别」(doing gender)的筹码和努力(Kessler & McKenna 126)。(注 16)而本文想要谈的「认同的体现」就正要藉着受访主体的「做性别」来呈现上述那两方面的复杂操作。(注 17)

女性主义的性别认同理论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说服力，质疑了生理性别所被赋予的文化定位及权力配置，然而女性主义的性别

认同理论却缺乏跨性别的观点，因此无法处理那些彻底「偏离／超越／操作」生理性别的跨性人、变性人、双性人 (intersexual)，而只能顺着原有的男强女弱性别权力分配以及「认同就是忠诚」的思考逻辑，用质疑、否定和放逐来面对这些异质的主体——1991年原生男性的变性女同志女性主义者 Nancy Jean Burkholder 被逐出美国密西根女性音乐祭，也因而引发了跨性别者对女性主义的反击 (Califia 1997: 227)。

面对跨性别中的变性者，有人或许会质疑，在这个已经性别中性化的年代，为什么还有人要坚持变性呢？再说，心里肯定自己的性别认同就够了，又何必大动刀工改变身体以符合另一性的刻板生理条件呢？

本身是原生女性 TS 变性者的英美研究学者 Jay Prosser 引用法国精神分析学者 Didier Anzieu 有关「表皮自我」(skin ego) 说法，延伸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体现」(embodiment)——来说明变性者的主体构成。他认为：「变性揭露了体现 (embodiment) 如何深刻的构成了主体性的主要基础，但是同时也显示了体现 (embodiment) 既相关肉体本身，也相关那种安居于 (inhabit) 物质肉体时的感觉。」(Prosser 1998: 7)。换句话说，自我、认同，都不只是精神领域形而上的认知而已；相反的，这样的「认知」很物质的根植于身体（特别是表皮）的「感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身体表皮也并不是什么本质的、物质的、不变的先验存在，而总是和其连带的形象感受一起构成了自我、认同。（注 18）

「表皮自我」和「体现」的说法包含了一些重要的蕴涵。在这个说法之内，自我和身体都是开放的、动态的存在，在与周遭社会各种力量的互动中不断改变、不断调整，不断在不同时刻和情境中寻求着／营造着不同的（身体）安居感。个人的自我形象感受因此并不是抽象的想像，也不是虚假意识，而是根植于并且也具体构成了其物

质身体（特别是表皮——包含衣着面貌身体），具有强大的物质性（materiality）。但是同时，个人的身体并不是既存的、稳定的物质，也不是自我形象的极限，而是自我的肉身具现／体现（embodiment）。身体和自我之间总是因着各种欲望、期待、规范、幻想而进行着不断的斡旋。（注 19）

这么说来，跨性别主体正是因为形成了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身体安居感，正是因为她／他们所被赋予的肉体在此刻的社会文化脉络之内无法提供自身需要的安居感，她／他们因此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手段来打造身体的外观和感受，也借此打造／「体」现自我的认同。（注 20）

很遗憾的是，这个打造自我的过程却常常被归类为污名主体遮掩其真实身分的「蒙混过关」措施（passing）（Goffman 1963: 73），也因而常常被原先不知情者视为故意的欺骗。（注 21）然而「蒙混」的说法包含着深刻的知识／权力操作：它预先认定了肉身有着某种不可挑战的「自然」与「真实性」，也坚守社会文化对这个肉身的意义和定位，因而在这个真理政权的基础上，积极掩盖社会既定性别范畴的暴力是如何泯灭／扭曲了主体打造自身的努力，把跨性别者的身体自我实现直接简化／丑化为刻意的隐瞒和蒙骗。换句话说，主体在有限的社会空间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如何用心打造自我形象和生命，如何建构叙事以解释本身的异常操作形式等等，都深刻的影响了这些主体的生命构成，然而这些努力却都被「蒙混」的说法否定了。

在这里必须要提出来的的是，跨性别主体「体现」自我的时刻并不是只在肉身上操作；事实上，这样的「体现」多半必须伴随有关各自人生的叙事活动（narrative）。Prosser 也说跨性别的社会存在（social existence）很大一部份牵涉到跨性别的自我叙述：「叙事（narrative）不但是体现的桥梁，也是理解转型（transition）的工具，是两种不同位置

之间的连结：叙事就是转型」(9)。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想要采取变性手术的跨性别者不断被担任精神评估的医生要求提出各种幼年经验和故事，以便证明他／她们是「原发性」的变性欲，而不是追随流行或冲动盲从。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一般人，跨性别者也必须准备好各式各样的叙事，由于她们的身体形象和人生风格的明显不搭调很容易遭受一般人的质疑，因此随时需要能用各种说词来合理化、来解释、来化解别人所注意到的性别不调和。但是换了一个场域，当质疑者是熟识的亲人时，叙事的素材和可行性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有口难言，无话可说，躲躲藏藏，抵死赖帐，反而成了唯一的回应方式。Harold Garfinkel 在描述美国变性人 Agnes 如何打造自己的身体以左右医疗体系的诊断时就说到：「这些在结构上极为差异的场域，每一个都需要警戒、善用资源、毅力、持续的动机、事前规划」(1967: 137)。其中所包含的持续反思和筹划都使得跨性别主体的身体打造，不折不扣的成为一个「现代自我的大业」(modern project of the self)。(注 22)

以这个反思筹划的现代自我大业而言，跨性别主体的身体打造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和努力。化妆就是许多原生男性的跨性别主体在表现其跨性别身分时的必修课程，这不仅止于掩盖男性脸部皮肤上比较大的毛孔、胡桩，或是满足跨性别主体对自身美丽形象的追求；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化妆被视为很明确的性别符号，因此化妆可以在第一时间就直接放送性别特质的讯息，以避免进一步的被检验和质疑。不过，每一个跨性别主体当然也都透过无数过往失败的经验而清楚知道，粗糙的化妆反而会引发异样眼光，暴露自身，因此对化妆的技术必须有很大的投入。

曾经梦想过变性但是因为时代条件局限而活成了原生男性 CD 的五十岁建筑设计师阿美，从小就对打扮成女人有兴趣，因此很有恒

心的收集相关资料，在各种书籍杂志广告上看到有用的资料就剪下来或复印下来，然后仔细阅读研究。(注 23) 当我问到她都是收集哪些资料时，阿美说：

服装的嘛，你去了解这些服装色彩，化妆，像报上经常会发表今年流行什么样的色彩，什么跟什么配搭，还有那种安丽的美容手册啊，告诉你基础保养怎么做？彩妆怎么画？淡妆浓妆，这些资料都有。仪态啊！怎么走路？怎么做？怎么样做操？运动啊！健美操啊！什么什么的。

作为建筑设计师的工作习惯使阿美对收集各种资讯都有兴趣，工作单位上也拥有各种硬体设备以方便制作影印，像这样的资料，她说收集了足足两大箱，常常阅读新知，改进自身的形象，甚至为了做出能够合乎自己身材和风格的衣服而去实践大学进修服装制作。即使没有像阿美这样长期的累积和自我摸索，许多跨性别者都会积极的上美容班，以改进自己的形象，四十余岁的原生男性 TV 小荔就曾因为担心假发戴不好，化妆弄得不自然，因此特别去上美容班，并且一直到课程结束才表明身分是男的。同期学员问到为什么一个男人要学化妆时，小荔的回答运用的是当代常见的自我成长语汇：「我就是挑战我自己」，这样的正面积极回答也使得任何其他后续质疑封口。(注 24)

从某个角度来说，衣着是一种另类表皮，它使得身体的生理性别明显可见。然而跨性别主体的跨性别衣着，不但标记了认知和肉体之间的断裂，也标记了主体超越这种断裂的尝试。我所访谈的跨性别主体都有从小就偷穿家人衣物的经验，只有在穿着自己应该

有、想要有的性别表皮时，才有了安稳、自足、欣赏等等平息焦虑的感觉。**或多或少，或经常或偶尔，这些充满紧张和满足的时刻也都逐步营造出跨性别主体的自我。**

正在等候变性手术的原生男性 TS 如芸沈潜到了大学四年级才向家人出柜，但是在这之前，她早就利用妈妈和妹妹的衣服做了足够的私下练习，锻炼出可观的自信：

从我以前那些偷穿衣服的经验，然后那些其实是要学习的。我小时候就一直穿了，所以我应该穿什么样衣服会很好看，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突显出我自己的气质，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 try。现在其实我对于我这样的骨架、对于我这样的身材，应该要做哪样的打扮，事实上我都蛮有心得的。

除了自小就借用家中女性成员的现成衣物作为偷穿的练习之外，绝大部份的变装竟然是在商品世界中找到最友善的的支援和可能的资源。从百货公司的化妆品专柜小姐到小型精品店的售货服务员，跨性别者很快就学会了运用这些场域所提供的试用、试穿机会来练习打造自我形象。原生男性 TS 如芸因为本身外型已经很像女性，因此比较容易获得专柜小姐的协助：「可能是刚开始跟我朋友一起去专柜买保养品、买化妆品，然后顺便请她们修一下眉毛。她们都会帮你做皮肤检测嘛，然后看你的皮肤状况啊，看你适合哪一种化妆品。」外型上没有这么有利条件的阿美则在无数 shopping 经验中归纳出独有的智慧：逛店最好是去只有一两位售货员的店面，一方面可以避免店员彼此之间耳语所可能造成的曝光，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生意不多，小姐急切想成交而比较有机会试穿；再不然，大卖场的开阔和

自助方式也是跨性别者的实验场。(注 25)

最幸运的就是少数已婚而成功向配偶出柜的跨性别者，他们可以得到配偶的实际帮助，不但可以共用化妆品，交换化妆心得，甚至身材相近的还可以换穿衣物。四十余岁的原生男性 CD 小周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衣服要怎么穿啦？妆要怎么画啊？有些东西自己摸索总是需要时间。而且你的工具不是那么多，但是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时候，她的保养品，我的保养品，她的妆，我的妆，都是一起用的。」至少有三位跨性别者提到他们觉得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和太太像姊妹一般穿着女装逛街看电影的时刻：当自己的身分能够得到最亲爱的人肯定时，夫妻感情也因着分享秘密和欢愉而更为甜蜜。(注 26)

当然不是所有的跨性别者都那么幸运。这几年来，女性主义已经凸显了公共空间中的危险以及女性所遭遇的敌意，然而对努力打造自身性别形象的跨性别者而言，和家人分享的私密空间往往却是最容易暴露身分的空间，也因此是她们最感到被局限的地方。因为，她们没有空间，她们连具体构成自己身分的性别符号都无处可收藏，连形成性别流动的物质基础都被剥夺抛弃。而讽刺的是，在被活逮的时刻，家人之间的熟稔也使得任何天马行空的说词都显得那么脆弱无力。

绝大部份跨性别者都曾经（甚至再三）在最熟悉的空间中经历东窗事发的恐怖羞辱，使得这些原本应该是最安全、最自在的处所染上了一层矛盾的疏离感，也使得跨性别主体在这种空间内的叙事努力受到最大的局限。19 岁的原生男性小 G 身材非常娇小，在幼稚园时就偷穿过妹妹的衣服，自己觉得非常好看，还好没有被抓到。高二的时候好不容易甘冒风险到夜市去买了全套的女性内衣裤，才刚刚藏在床下就被打扫房间的妈妈发现，小 G 只好装糊涂跟着问：「咦！

这是谁的？」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妈妈把新买的内衣裤丢进垃圾桶，而由于垃圾桶是妈妈的管辖所在，想捡也没办法下手，只能「心情很干」。另一方面，因为家中经济情况不佳，小G一向和哥哥们同一房间，后来又有一次被哥哥搜到女性内衣裤，小G谎称是给女朋友买的，但是哥哥怎么也不相信身材娇小的小G什么时候交到了女朋友。还有，兄弟俩共用一台电脑，这使得小G上网寻找相关资讯的尝试很容易曝光，哥哥有一次就发现：「变性？是谁在搜索这个题目？」小G只得打死不承认；不过，在衣物曝光的时刻，过去所有成功的圆谎都被多案齐发，更加恶化小G在家中的信用。

比较年轻的跨性别者多半都因为是经济上的弱势，而且还住在家中，隐私性和流动性都很低，在亲密关系的监控之下，虽然仍然有偷穿衣物的机会，但是实现自我的场域十分有限，这种物质条件上的薄弱也使得他们摸索成长表皮自我的过程受到很大的压抑。

没有自己的房间，没有自己的衣橱，没有自己的硬体资源，没有不被亲密家人分享的私密空间，这些都使得跨性别者自我的物质体现 (material embodiment) 捉襟见肘，也因此必须更费心的、更宽广的打造并斡旋最贴近自己的物质世界。

小G经过多次试验，从床板下到天花板上，最后终于在书桌抽屉内部的暗藏空格内找到了地方，可以放置那两三套用来体现自我身分的女性衣物和鞋子。在空间和财源上有局限的跨性别者都面对同一问题：只能拥有极少数的异性衣物。这种物质处境严重的限制了他们的操练机会（例如季节的转变使得某些衣物很快就不合宜），致使他们在好不容易能体现自我的少数场合中显得局促腼腆而不自然。另外一个难题就是，以台湾的天气而论，这些衣物的重复使用当然会需要清洗晾晒，可是跨性别者又将如何曝晒异性衣物呢？即使个体和这个打造的表皮自我保持撇清关系的状态，曝晒的无主异

性内衣物还是太容易引发怀疑，更有可能再度被充公抛弃。小 G 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好点子，由于家住顶楼，他可以把洗好的女性衣物晒到顶楼隔壁家的阳台上，一方面本来就比较少人上顶楼，另一方面，万一有人注意到晾晒的衣物时，因为是晒在隔壁的顶楼，因此也不会直接联想到他身上，等到没人的时候再偷偷上楼收下来。像这样时时需要警觉，刻刻需要准备好说词以保护自己，也难怪小 G 笑着说自己「心机很深」。

为了避免曝光，比较有行动力的已婚成年跨性别主体往往选择把东西藏在汽车里面，载着到处走，一方面比较方便随时在外地有机会就变装，另一方面也因为停放在家外面，比较不容易被家人在日常生活中搜查到。另外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在情况不妙时可以立刻换回原来的装扮，而且有高度的机动性。五十岁的原生男性 CD 阿美说：「万一有什么状况，我躲进车子里面去就跑掉了，很容易可以跑掉，对不对？」汽车的流动性和封闭性确实为跨性别主体提供了许多方便，然而汽车内的高温、衣物的壅塞褶皱、和累积的灰尘污秽，也影响到她们所能打造出来的自我形象。躯体庞大的原生男性 CD 阿摇最后决定，只有在有特殊场合及变装机会时才去租衣服皮鞋来穿，穿完了再送回去，这种耗费当然很大，但是至少来去无痕，不用在面对东窗事发时还要承受在配偶面前词穷的难堪。总之，对于众多跨性别主体而言，愈是亲密的关系，就愈把她们的形象固着在生理性别和传统角色的牢笼内，而且从她们口中夺去了虚构说词的素材。

既然明显可见的衣着性别标记可能会引来羞辱和质问，跨性别主体只得创造另外一些更为私密的私密来维系个人自我性别的体现(embodiment)。从原生男性 CD 族的阿美、小 G，到原生男性 TS 族的慧慈、如芸、美穗，无论外面是穿着男装或女装，她们在里面都穿着

女性内衣裤，因为：「我就是女人呀！我这样穿才舒服」（如芸这么说）。如果上衣太薄，穿着胸罩会被人看出来，那么至少也得穿着女性内裤作为一种自我性别的体现标记。**女性内裤成了原生男性的跨性人在体现性别身分时的「最后」底线。**然而令人感叹的是，即使这样「内敛」的自我肯定，还是时时要被提醒有可能的危险：媒体上三不五时就出现警方临检搜身时发现某男人穿着女性内衣裤，虽然这并不违法，然而警方却认为这是形迹可疑，有犯罪嫌疑，接踵而至的盘查窥视、羞辱嘲弄、以及耸动新闻，都构成了所有跨性别主体无意识中的威吓。（注 27）为了这个缘故，虽然身为男人，有些跨性别朋友还是选择在没有必要的时候深夜就不再出门——就和那些害怕男性侵害的女人夜晚不出门一样。

场域的斡旋：男厕还是女厕？

我只要懂得掩饰，然后我是哪个性别，我的身体看起来是哪个性别，我就往那个性别去做。

——刚刚在泰国做完手术的原生男性 TS Coco

无数跨性别者都已经指出，厕所作为最明确标记隔离性别的公共空间，也就是法国精神分析大师拉冈 (Jacques Lacan) 所谓的「排尿的隔离」(urinary segregation)，可以说是跨性别者的一大难题 (Garber 1993: 13)。

面对标记着两个截然不同符号的房门，面对着两个无法被主体完全认同的性别形象，跨性别者到底是要进哪一道门呢？在这个问题上，跨性别主体的个别具体身体状态深刻的影响到她们可以做的选择。换句话说，个人的性别外貌和那一刻所穿衣服的性别，已经

预先决定了只能进哪一种厕所——不过，即便如此，心中难免多多少少还是有几分忐忑。

原生男性的 TS 如芸因为外貌头发身材声音都和女生无异，因此虽然尚未手术，却已经完全以女生的方式过活：「我是一定要去上女生厕所，如果我这样去上男生厕所，人家会很奇怪。」正在摸索性别转换的原生男性大学五年级生美穗在外观上只做了部份的修饰，调整了发型，修了眉毛，但是一般都还不敢穿女装外出，觉得整体的搭配还不够有说服力，因此说到要在公共场所上厕所就满腔无奈：「我是比较想上女性厕所啦！可是，就好像你在填性别栏，我是想填女的，可是最后当然还是会填男的吧！」刚上大一的原生男性 TS 阿千除了个子很高以外，大部分状态都很女生，但是还是不敢考虑进女厕，以免被当成众矢之的，而上男厕却也是另外一个不满意的选择，只好再做进一步的斡旋：「上厕所…蛮尴尬的。我都是上里面，我都不上外面的…不知道，反正只要是处在一个充满男生的地方，就会让我觉得非常…就是这样子…」。大多数接受访谈的跨性别主体即使仍是男身，都采取同样的措施：他们都进入有门的内间，拒绝和其他男生站在一排上厕所——除非「很急的时候，但是我会很不好意思、很没有安全感」（做完了手术的原生男性 TS Coco）。更值得思考的是，除了阿千进了内间之后还是站着上之外（「因為我的身體就是這樣子……」），其他的受访者进入内间后，要不是像 Coco 和小 G 那样用蹲的，就是像阿琪和慧慈那样「一向」都是用坐着如厕。（注 28）**身体的生理性别构造，显然并不能全面决定主体将如何执行其日常的生理功能。**

对某一类型身体外貌更加暧昧或正在转型中的主体而言，上厕所的问题就更复杂了。Judith Halberstam 把这种两难称为跨性别主体特有的「厕所难题」（the bathroom problem），因为对性别暧昧的主体来

说，进哪一个厕所，结果都会是两面不是人，都可能引来敌意和质疑 (Halberstam 20-29)。我的访谈则显示，这种两难并不只来自跨性别主体本身的状态，有时候即使主体的外观性别打造得很成功，仍然会有另外一些因素增加复杂的难度——例如：「在进门的那一霎那，有什么人在我附近？」厕所空间所暗藏的巡逻眼光对跨性别主体形成的压力是非常真实的。

正要开始变性手术的原生女性 TS 阿 K 小时候就被周遭人的性别外观预设所驱赶而尝到了流离失所的滋味：「我从小到大，跟家里面的人出去玩，跑到女生厕所的时候，那边的人就会觉得你很奇怪，为什么跑到这边来啊？那你自己也会觉得很尴尬，甚至有人就会跟你讲说：这边是女生厕所，你应该到那边去。」正是这种毫不迟疑的性别断语把阿 K 当成男孩，使得阿 K 很小就知道自己的性别身分和身体外貌之间有距离。现在阿 K 已经服用了一段时期的男性荷尔蒙，也开始「真实生活考验」(real life test)，(注 29) 但是厕所的问题还是存在。在上班的地方，由于认识的人知道他的身分还是女生，因此他只得去上女厕，不过，要是在女厕中遇见不认识的人就有些尴尬，因为在外观上他已经是男人的样子：

那我当然不可能在公司上男厕嘛！我现在虽然在外面上男厕，可是我在公司不能上男厕，我工作的地方又不是每个人都认识我，所以我进到女生厕所会有一堆不认识的人跟我碰到面，她们就会吓一跳啊！我自己会觉得很难堪啊！尤其是声音变了之后，你又不能跟人家解释，你一讲话，人家就会觉得更奇怪。所以我现在讲话有时候都要提高声音来讲。那现在这个时候上厕所最难过。

另外一个也已进入「真实生活考验」的 40 岁原生男性 TS 教师阿琪，平日已经不再穿着男性的衬衫和西装裤而选择比较中性的牛仔裤或长裙，（注 30）这种装扮也使得她无法再上男厕所；但是在可能遇到同事和学生的地区，她又不得不上男厕，以免同事或学生起疑。面对这样的两难情况，许多跨性别主体只得选择憋尿或者根本就不在公共场所上厕所。

比起一般女性因为厕所太脏而不上女厕，跨性别主体的难处还加上了随时存在的性别监控巡逻。因为不管是在男厕和女厕中都有可能面对那个最令人痛心和为难的问题：「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注 31）而一旦被面对那似乎不可回避的肉身现实，就得面对更为羞辱的经验（从斥责到讽刺到粗暴的检验）。因此，每次要在公共场所上厕所，原生女性 TS 阿 K 都会感觉到迟疑：「……那个也不是说会很困难，就是你心里面会……觉得很不对劲，很尴尬的场面。那你每次去上厕所，你心里面就要想说，完了，又要面对那种场面，你就会想怯步。」厕所的严格性别分野，使得无数跨性别主体连执行她们生命中最寻常的例行身体活动都感到左右为难。

另外，阿 K 的变声经验显示，性别的标记其实不只是衣物和外貌而已。Kessler 和 McKenna 在列举如何创造日常生活中的性别特质时，最先举出的努力方向就是「一般言谈」（general talk），因为声音、用字遣词、和说话方式最有力的传达了性别的讯号。已经吃了三年多荷尔蒙的原生男性 TS 教师阿琪对个中的学习过程有着非常深刻的体认：

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还是在 process（过程）里面，还没有办法掌握那个技巧的东西，你不知道自己的 pitch（音调）能拉多高，你的能力能让你拉高。真的很多地方是需

要累积的，而且还不只，可能有很多 culture(文化)的东西，男生女生用的形容词，用的字眼不一样，她的语调、声调是不一样的，都需要学。

不过，在一般言谈所包含的那几项中最具标记性的因素还是声音。主体的声音如果可以被辨识为属于某一性别，那么在说话方式上的任何不寻常表现都可以用个性或习惯或人格来解说，也难怪声音成为许多跨性别者努力的重要场域。比较幸运在青春期没有完全变音的原生男性 TS 如芸在这方面没有太多困难：

其实我的声音现在算是比较粗的啦！我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些抵抗呀！一些青春期的症状没有说很明显，不然我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就是跟一般的小女生一样。对呀，这个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啦！我想说如果我在十几岁就懂得吃贺尔蒙的话，那这样的困扰就完全没有了。

然而，同样拥有尚未变音的女性口音，十九岁的大一原生男性 TS 阿千充分阴柔的声音却为身形高大的她造成无限的困扰。在同侪尚未变音以前，由于所有的男生都是留短头发，阿千在男生群中还会鹤立鸡群：「我走在路上，穿运动服，只要不开口，可能也还好，但是一开口我就会受到别人的注目。」这样男身女声的主体在我们的周围其实不在少数，他们承受的嘲弄和谐拟也持续不断。

声音常常是人际互动的重要媒介，跨性别主体因此需要用全人全身体来建立归属感。现在三十岁已经做完手术的原生女性 TS 威威，原本的声音比一般女生来得低，但是为了把形象修正得更为符合自己男性认同的要求，他有一段时间采用了很剧烈的方式来打造自己

的声音：

我国中有一个阶段，就是比较叛逆的阶段，那时候还是男女分班嘛，可是已经很明确的就是，「你是女生、你是男生」了。那时候我就跟一些兄弟们聊天，我就很苦恼，我说「你们的声音已经开始有一些变，要开始长喉结的时候，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变这样成熟？」后来大家回去想了一段时间以后，那群朋友就讲，我来教你好了，他说你就抽烟、喝酒，声音会变的比较粗。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很多，我就想说反正抽烟也好，当我的朋友都在抽烟、都在喝酒的时候，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我就没有办法跟他们融在一起。

威威在这里所说的「融在一起」是很多跨性别主体在实现自我性别时遭遇到的严重问题。人际关系意味着相关的当事人多多少少要交换一些有关自己的资讯，以建立信任和彼此的信赖 (Goffman 1963: 86)。原生女性 TS 阿 K 就说，他最怕需要「自我介绍」的场合。在一般人习以为常的这类场合，跨性别主体却有着难以启齿的困境：「要說什麼呢？」正在四处打工筹募款项以便接受变性手术的原生男性 TS 慧慈有另一番很深刻的体认：「当你出社会刚开始的时候，你一定是用男生的身份去找工作，人家问你当过兵没、退伍没有、你在哪里当兵的、你是什么什么、你的官阶是什么什么，你总得答得出来，我当然没办法随便掰出来。当然，最后还要问你，你为什么退伍下来？」

对跨性别者来说，有关自身身分的基本资讯却是最容易走漏风声的时刻——读过哪个学校、在哪里服役、大学的主修课目，这些

稀松平常却隐含性别指涉的题目都可能引起对方进一步的追问。即使是最无害的好奇，都可能迫使跨性别主体采取一些紧张的、搪塞的努力。许多跨性别主体也为了避免这种困难的场面而发展出低调的、压抑的、封闭的、内敛的、深沈的人格风格，摆出很怪很孤僻的样子，以便降低对方攀谈打探的兴趣。当然，这种人际关系上的局限往往剥夺了他／她们可能获得的友情和支援，更压抑了她／他们人生的开展。(注 32)

不管如何谨慎的控制，有一些尴尬的场面却还是会不断发生。已经就业的原生女性 TS 阿 K 就指出，连最起码的社交场合都可能形成无法避免的尴尬：「现在我这个时候比较尴尬的就是陌生人在场的时候，非常的尴尬。尤其是你先跟陌生人讲话，然后那个陌生人以为你是男的，你跟他用男性身分在互动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你认识的人！哇！糟糕，你就会很焦虑，想要避开那个人这样子。」不识与熟识的同时互动，对任何有着秘密的主体而言都是风险。而对秘密就在表皮上的跨性别主体而言，这样的场合常常是任何聪敏的叙事都圆不过来的。

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有着不同要求的场合太难对付，因此跨性别主体的社交圈子都倾向愈小愈安稳。小 G 才十九岁，正是交朋友的年纪，但是对自身身份的疑惧却使得他在交朋友的时候不但畏缩，而且也养成很复杂的防范心态。小 G 常常在网路上看各式各样的版面网站，但是谈到交友：「就算在网路上看到也不敢找吧！也不是说不敢找，是怕说碰钉子。因为我们这种人算是比较属于第三性吧！然后大部份都是归在男性，或是归在女性，他们也不太可能会接受，然后我自己也不太敢去尝试就对了。」刚满五十岁的原生男性建筑设计师 CD 阿美因为已婚又有事业，只好执行严格的坚壁清野政策以避免这种混杂的场面发生：

我现在有一个原则，就是我的生活圈，不同的圈子我都给它分开，就是这些圈子都给它不做交集。我的 CD 圈子绝对不跟我的工作圈子有交集，要是有交集，这个消息就会过去了。你永远没有交集，这边人不知道我那边是哪，那边的人也不知道我在外面做什么，我现在甚至连家里跟我的工作都没有交集。

身分认同和身体和情欲的统一，使得正典人得以编织出一个个完整一致的生活经纬，在安稳中积极追求着自我的人生。相较之下，跨性别者则小心翼翼的维持着自己的多样身分，维持着体现这些身分的脉络不至于重迭或相遇。孤独感、忧心感、距离感，似乎是必需的代价，这也使得偶尔意外建立的惺惺相惜显得格外窝心。

无法承受的身体／自我：「自残」与主体性

变性手术是一条不归路。

——前荣总整型医师方荣煌

我是为了自己存活所需要的那个身体而战。

——英国原生女性变性人 Paul Hewitt

虽然时至二十一世纪，医学研究已经发现了染色体、荷尔蒙、性腺、DNA 等等更为细致鉴定性别分类的方式，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科学典范仍然多半倾向于强化性器官在断定性别身分时的主导地位：「性别特质主要就是性器特质」(“Gender attribution is, for the most part, genital attribution.”)(Kessler & McKenna 153)。因此，心理

—医疗—外科整型社群的大部分成员在面对变性者时，多半都认为后者是因为性别认同和生殖系统之间的不统一而陷入忧虑症，严重的还可能自杀，而荷尔蒙治疗和性别重整手术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则被认为可以防范这些不幸。批评者指出，这种由医疗主导的论述传达给跨性别主体一个幻象，以为只要动了变性手术就可以获得新的身体、新的性别、新的身分，而所有的旧问题都会消失。批评者称其为「变性之意识形态」(transsexual ideology)，认为连「变」「性」都是夸大的说法 (MacKenzie 57-102)。

就我的访谈经验而言，台湾社会脉络中的跨性别主体对医疗体系的批评，主要并不在于变性后的玫瑰远景太过理想；事实上，许多主体对未来有着颇为务实的认知 (下详)。最令他／她们困扰的，反而在于医疗体系缺乏而且也拒绝提供足够的相关资讯 (荷尔蒙资讯、手术过程细节、或其他可能选择)，以便跨性别主体能够据此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事实上，医疗体系一方面不肯积极帮助跨性别者自己做人生抉择，另一方面更拒绝承担起专业的责任来协助跨性别主体打造他／她们的身体 (例如在专业的基础上做出评估诊断，而不是把最后的决定权推给跨性别主体的父母)。(注 33)

另外一方面，台湾媒体对跨性别主体的报导方式则集中于耸动的社会新闻，以致于大众对跨性别主体的认识局限于某人变装行窃、欺骗、潜入女性空间、从事性工作等等，再不然就是耸动报导某人因执迷变性而自残身体的悲惨故事。这些有限论述都无法提供正面积极的自我形象或生命愿景，来壮大众多潜藏的跨性别主体。事实上，跨性别主体可以倚赖的支援仅仅来自热心的跨性别者自力打造的网页，或是散居各地、时有时无的跨性别小团体。(注 34)

医疗体系和媒体在遇到跨性别主体时所使用的语言明显的是病理化的 (pathologized)，(注 35) 在这种语言之内，跨性别主体的积极

身体打造努力常被视为错乱或病态，而这些对待方式都否认（或至少质疑了）跨性别者的主体性，把她／他们打造身体的作为或欲望，视为不理性的心理失控或意识错置。然而，就社会文化的历史时刻而言，伴随着医疗科技、内分泌研究、性别解放运动的发展，这一代的众多跨性别者正在摸索以各种更积极的方式来定义自我，「体现自我」。更重要的是，这些努力也都在探试自主／自残、重整／破坏、选择／盲动之间脆弱多变的疆域分野。

即便没有资源或支援，跨性别主体却仍然筚路蓝缕的在各自的身体和生活中营造自我。这些打造身体的具体努力，或许在他人的眼中被视为不可理解，然而跨性别主体却强烈的感受到，身体是一个被高度争战的场域，对身体的积极修整则是他／她们在身体上的重新书写，以宣告自身独立于僵化之性／别体制的暴政。而在这些时刻，身体和自我之间形成了既紧密又疏离的关系：「紧密」，是因为在打造过程中，身体被主体要求要准确的、完整的体现跨性别的自我；「疏离」，是因为身体在这个打造过程中被主体当成客观的、有距离的存在，也因此装备了与大众不一样的感受触角。

如果说「体现」是跨性别主体人生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原先的「体」的无力体现主体认同，往往使得主体把这个「体」视为疏离的，或是不好的，不对的，错误的。即使没有能力或资源进行打造身体，不少主体的无力感至少可以采取幻梦的方式，至少可以在想像中打造身体。这种梦想甚至成为即将升上大五的原生男性 TS 美穗每日入睡前的例行公事：

我不太确定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幻想它不在，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绝对有。在之前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中年级时我是不太确定，我现在记得很

清楚就是，从小学开始，我不知道几年级开始！我要睡觉前，一定每天编个故事。…想故事…就是边睡，躺在那边边想，想一个故事，偶发事件，譬如说自己变成女生的话，那会怎么样？譬如说…突然出车祸啊…或是出意外啊…伤到外生殖器啦，那时候就想…啊！太棒了，那干脆就弄掉…

这种幻梦似乎是很荒谬的，在一般人的耳中，这些故事的情节也是悲壮的，但是在我所访谈的多位主体说到这些共有的梦境经验时，她们的言语神色都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甚至还隐约带着一丝愉悦幻想的兴奋。「如果这样，那有多好啊！」的感叹，平实的对比出现实世界变性道路的漫长和曲折。

另外有些跨性别主体则因为一些特殊的际遇而得到资源，早早就开始自行实现那些幻梦。三十岁的原生男性 TS 慧慈因为幼年家中有家庭医师，在就诊时翻阅候诊室的《药典》而开始理解女性荷尔蒙的相关常识，也同时透过观察别的女生而知道了「原来一个完整的女生除了下体是平的以外，还要有女性荷尔蒙在体内，要长乳房，才算是一个女生」，于是自己到药房买女性荷尔蒙来服用——那年她十二岁，国小六年级。这种早年的打造实践也使得慧慈在青春期没有发展出太多男性的第二性征，反而在国二时就有了 B 罩杯的胸部，也因此更帮助了她的跨性生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跨性别主体都有机会建立这样的长期规划，许多主体都只能很克难的、因地制宜的改造自己的身体性征。由于生殖器部位在这个文化中对性别标记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意义，即使不能手术改造，跨性别主体多半都会在生殖器部位特别进行某种改装。在原生女性方面，动完变性手术的 TS 威威觉得一般同道用袜

子塞成条状放在跨下，以制造突出物的印象，效果其实不太理想，因为做不出阴茎和阴囊的凹凸形状，但是他有自己的绝招。（注 36）威威强调，要让「有的」变成「没有」（例如胸部），对他而言反倒比较困难，因为他的体型比较壮硕，胸部相对的也就比较突出，如果没有手术移除，怎么绑，怎么贴，都还是有很多东西在那个部位的。（注 37）

原生女性努力创造上半身平整、下半身凹凸的外观；原生男性则刚好颠倒过来。受访的原生男性跨性别者因为多半早年利用家人的内衣进行过练习和试验，现在更已经学会使用充斥市场的各种胸罩来制造柔软而弹力的形象，各种海绵垫、水球、罩杯都是跨性别网页上和团体中随时交换着的资讯，这方面的身体打造只要能够有资源就不太成问题；只不过为了不要引来太多目光，大部分跨性别者避开了太过戏剧化的尺寸。在下身方面，五十岁的原生男性 CD 阿美已经有数十年的变装经验，她认为要穿女装就要把心态也调适成女人，因此女生所有的东西她都用过，除了一样——卫生棉条（她笑着说因为「没办法用」）。我好奇她为什么会用得到卫生棉，她说「当然有啊！」而且还买了很多不同种的卫生棉来试验「哪一种贴在跨下的部位最能够创造 smooth 的效果」。事实上，只要是穿女装的时候，她都会在内裤里面贴卫生棉，以达成两腿间平顺的外型。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的原生男性 TS 美穗则是用卫生纸折迭之后放在重要部位，以达成平整的外观。在这里，众人认为最具有性别意味、最排除另外一性介入使用的用品，在跨性别主体手中有了令人惊讶的创意使用。

对原本男性身体的主体而言，最主要努力的都是让生殖器不那么明显，如果不想衬垫，比较常见的方式就是用内裤绷紧它，把它压平。原生男性 TS 美穗虽然因为还在上大学，平日不常有穿女装

装，也还没胆子把女装穿出门，但是这方面的练习却一点也不含糊。我问她这种做法会不会很热，很难过，她毫不在乎的说：

但是如果说把它压后面一点，事实上并不会不舒服也不会热啊！除非你要它效果好一点，想让它平一点，穿多一点的，就多穿一件内裤。那可能就会…但是如果是单纯一两件内裤，事实上并不会像想像那样不舒服。譬如说你先穿一件内裤，这样它就平一点了，再穿上裤袜，裤袜之后再穿一件内裤，这样就平多了。

暑假刚刚做完手术的原生男性 TS Coco 因为有一段时期做第三性公关，总是穿着很短的裙子，她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把阴茎压下去。我问她如何遮得住，她说：「那我们就会穿丁字裤，更性感，直接拉起来给你看。反正我们都会塞呀，就把整个都塞到屁股后面。」我跟着追问，这样不会很难过吗？Coco 蛮不在乎的一扬首：「反正我又不想要它。」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事实上显示她「作为一个女人」，从来就已经和这个「男人的身体」达成某种程度的疏离，这个部位的价值地位和感觉根本就和一般人不一样。（注 38）

不过，不管平常日子如何隐藏、如何假装，当严厉质疑、东窗事发、恶意检验，以及生命中许多具体的性别要求（例如兵役或恋爱婚姻）成为迫切的现实时，这些社会压力的强制便会凸显出肉身的某种不可否认、无可磨灭，使得主体在面对质疑时无力辩驳，也因此迫使许多跨性别主体采取强烈的措施来加速塑造这个肉身。（注 39）

已经三十四岁事业有成但是还是因为家人不肯签字而无法通过变性评估的原生女性 TS 小牛最近终于开始注射男性荷尔蒙。（注 40）年龄、外貌、工作、自我期望、人际互动——编成了一张无可逃避的

网：

我现在已经这把年纪，可是我永远要演一个小孩子，因为我没办法演一个女人，所以我只好永远像小孩子这样，痴痴癫癫，三三八八这样子。没办法，因为我演不了一个你所期许的女人，一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很成熟的样子……也不能做个三十四岁的男人，因为我自己没办法认同我的外型……我其实这两个月很试图要让自己的样子……比较被认同是个男的。其实我开始荷尔蒙的注射是上星期，现在才第二剂。我之前一直没有接受荷尔蒙，有很多原因，但是一直到最近，我受不了了，我看到镜子就觉得像我长这个样子，谁要叫我……「先生」呀！就长这样啊！那好……那就注注看吧！

现行法律规定变性只能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进行，有不少跨性别主体因为无法得到父母的支持，已经从青春期等到三十几岁，身体和自我之间的断裂也就持续了那么久。

挤、塞、压，都只能暂时的让那些「不该有的东西」从眼前消失，但是那些东西的存在，以及它们的难以去除，却是跨性别主体不得不面对的无奈。许多跨性别主体都曾经用自己的方式来除去它们。还在上大一的原生男性 TS 阿千就提到：「上过健康教育的人都知道第二性征是来自于睾丸什么之类，那就很想把它铲除！有时候，讲很坦白点，我气起来的时候会用手搥它。因为那不是我的东西……No！但是我知道后面还有路要走，我不想弄得自己鸡毛鸭血这样子……。」对她来说，阴茎只是比较象征性的部份，另外讨人厌而还没办法处理的，还有大脚、大手、不够细致的皮肤等等这些不被一般人当成性征但是却绝对影响到性别形象的东西。（注 41）当然

更重要的是，阿千说：「女生该有的东西我都没有。」现在，荷尔蒙正在帮助她打造「女生该有的东西」。刚刚做完手术的原生男性 TS Coco 国中的时候也曾经拿刀在生殖器上轻轻刮了一下，但是因为太痛而收手，决定就让那「一团死肉」挂在那里，现在从泰国回来的她再也不用担心那团死肉了。

在某些跨性别主体身上，问题不仅止于思考如何让不该有的东西不被人注意到，而是如何一股作气的把这个「不是我的东西」干掉。原生男性 TS 如芸就曾很痛恨自己身上的那个东西：

从我小时候我就不知道那个是要干嘛的，然后就觉得很讨厌，因为觉得怎么这么丑的东西长在我身上这样子。我曾经绞尽脑汁的在想，用什么方法能够把它遮掩掉。其实从我小时候就有虐待这个东西，就是故意用内裤把它拉得很紧，往后面勒，让它看起来平平的，好像没有。还有！就是把它浸到很热很热的水里浸很久啊！我也用橡皮筋把它们通通绑起来，弄得青青的那样子，那个很痛，一次半小时就受不了了。然后你要把橡皮筋解开的时候很痛，因为很紧啊！然后你没有办法把它解开，结果到最后只能把橡皮筋剪掉，因为实在太痛了，痛到后来都没有感觉。

身体的疏离并不表示生理反应的痛感就不会发生了，只是跨性别主体对这些疼痛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感受和评估。（注 42）原生男性 TS 慧慈八岁的时候透过观察男生女生，归纳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如果下体是平的，那就是女生。于是她大胆的拿家中杂货店販售的胶帶，将那不属自己的生殖器贴在胯下：

虽然这样在夏天很不舒服，虽然这样的行为让所有那些与胶带接触的皮肤有些溃烂，但我觉得很快乐，因为这样的我，可以暂时成为女生。从国小三年级到国二，我都会用包裹用的那种宽胶带来贴，小便的时候拆掉，小完便再贴起来，黏久了皮肤会溃烂……我还干过那种很荒唐的事情，就是把男性生殖器拿去泡热水，很烫很烫的，马上烫伤了。因为我讨厌，讨厌这个东西，讨厌它不应该属于我的，我应该把它处之而后快。

精神医学有时会把这些虐待残害的行为视为主体「自恨」的表现。不过，从受访者的语言和态度来看，与其说是恨「自己」，倒不如说是恨自己身上怎么会有那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不是「自」恨，因为那恨的对象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一部份。身体上应该有什么，没什么，什么是自己的，什么不是自己的——跨性别主体在这些方面绝对有着自己的看法。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她们正在建立自我掌控的生命和身体，她们的「身体自主权」也正严厉的测试女性主义在这个关键议题上的真正底线。

不管是媒体还是医疗体系，面对跨性别主体的身体态度时都只能看到其中的冲动和强制，觉得他们好像「着了魔似的」，而且心理有病，才会这样虐待自己的身体。可是跨性别主体却并不如他人想像的缺乏深思熟虑。我尝试着扮演反方，追问原生女性 TS 威威：如果他从十五岁开始就已经全时间以男性的方式就业，除了几个上级人事方面的主管外，完全没有人知道他是女身，这样的长期成功打造不是比变性手术来得重要吗？威威很严正的对我说：

对，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喔。但是我刚刚讲，我觉得这

个躯体不是我要的这个外在。你说感觉不重要，这个过程比较重要，这没错，但是这个感觉确实是很强烈的，很深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在我的思想和我的心里面，我就是觉得我是一个男人啊！为什么我的形体不是呢？就好像当时我跟我父亲解释的时候，让他了解的时候是一样的，我说就好像我从小穿衣服一样，我觉得我不喜欢不适合穿这套衣服嘛！我觉得我穿现在这样的我，会比较舒服，会比较自在。你说它不重要，但是问题是它的感触，它的那个脑筋里面的那个触感又很深很强烈。

这里深刻强烈的身体触感就是前面所说的「表皮自我」，即使没有人找他麻烦，威威还是清楚的感觉到身体需要被重新塑造才合乎他的自我。至于变性过程中所经历的繁复程序和痛苦感受，跨性别主体比任何人都清楚，人生代价之大也是跨性别主体已经前思后想过的。瘦瘦弱弱的原生男性 TS 如芸说：

其实从正常人的想法来看，这样的牺牲真的满大的，就是说寿命会缩短、体力会变差，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完成你想做的梦想。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头脑坏掉了还是怎么样，我就是觉得要让我自己当个可以让我没有后顾之忧的女生。我觉得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不太会介意生命缩短啦！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我也没有小孩子呀！我也没有那个资格去享受天伦之乐呀！那既然这个样子我也没有必要活太久。

荷尔蒙会伤肝，寿命可能会缩短，变性手术不能提供生殖的能力，也不保证能找到接纳自己的对象，但是跨性别主体还是决定走这条路。变性之路当然不是康庄大道，但是她们的亲身经验已经显示，如果不走这条路，就永远没有身体的安居感，日常生活中的「后顾之忧」更是日复一日的难以承担。

变性手术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抉择，跨性别主体当然也有他们各自的考量。即使在「后顾之忧」的压力下，也不是所有的跨性别主体都大步的踏上这条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相关资讯的不足和技术研究的不够理想。非常坚定知道自己想要变性已经想了十七年的原生女性 TS 小牛，即使一方面气愤医疗体制用家属同意书阻碍了变性之路，但是同时他也很理智的衡量着一切：

我跟李大夫讲，「你不要去急着叫我妈来，你也不要急着开诊断书给我」。李医师觉得很奇怪，他说「你都这把年纪了，我是帮你急耶！你怎么不急？」我说，「不是啊！你开给我，我也没办法去开刀呀！！」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就还没搞清楚手术怎么回事，你要叫我怎么去开？而且现在我所看到的，这整个手术的演化还在演化中，技术……都还在改良中……」

在性别的荆棘丛林中踽踽而行的是众多跨性别主体，身体上留着各式各样的疤痕，有些还流着血带着痛，有些已经干涸成世故的皱纹，但是一个个坚定的灵魂却仍然摸索着打造着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结语：打造我的身体，打造你的性别

要是变了性，我就可以更大胆的穿得很性感，可以穿很紧的衣服，表现出一个很美艳性感的女人。

——手术前夕的原生男性 TS Coco

在已经经过女性主义洗礼的台湾，本地进步学者们或许不会采用如 Janice Raymond 之类的阴谋论观点，不会直接否认跨性别者积极打造自己的自我定义；但是本地方兴未艾批判「医疗化」的论述却极可能忧心跨性别者的自我形象是否会全面透过医疗体系的建构来折射，因而失去自主性(Bolin 1993: 456)。受访的跨性别者也提到，即使在改造自己的身体以便体现自己选择的那个性别时，她／他们也常常承受各方的压力要符合既有的性别刻板印象。上述引言中的原生男性 TS Coco 早就已经是辣妹打扮，紧身短裙对她而言不是新事，然而她对于变性却仍然有着深刻的期望。用原生女性 TS 阿 K 的语言来说：要是变了性，至少可以去除那个在遇到别人质疑时「无可辩驳的事实」。

但是接下来呢？那个「目标性别」(target gender) 又将是什么样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访谈中，跨性别者看来一意追求的理想形象，与其说完全符合现有性别规范 (gender norm)，倒不如说是早已参杂了各式各样的异质因素的，也因此使得他们体现出来的性别特质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多元的。这些异质的因素有可能来自个体生命在弱势位置上的长久抗争经验积累，也有可能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性别及欲望脉动，更可能是在对女性主义思潮的冲击做出反响。

原生男性跨性别者的性别异质因素特别明显。十九岁的原生男性 TS 小 G 很清楚的看到学校里的性别不平等，觉得女生常常被压得

死死的，但是我问她要做什么样的女生时，她的回答使得她瘦小的身形坚定了起来：

我要站出来，跟他们反弹。比较独立自主，但是还是温柔贤淑（因为妹妹很「恰」），然后有自己的主张呀，然后想做什么就敢自己表达。譬如说你要跟那男生分了，就给他干脆分了，我不喜欢那种拖拖拉拉的。假如是我的话，我就跟他分了，会跟他分的一干二净，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以后我俩互不干连。因为你要交更广，就从朋友做起，不要再当男女朋友，我会做那种的就对了。

我问和小 G 同样年龄在念大一的原生男性 TS 阿千：她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女人？这个看来非常文静、非常阴柔的阿千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

很淫荡的，很主动，会挑逗。在一般人面前，我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个性其实是很多元化，就是……那个弹性非常非常的大。应该可以这么说。对！我们天蝎座真的是这么骚。我可以小女人，但是我也可以很大女人。

其实在我访谈的不少跨性别主体身上都看到这种宽广的、复杂的人格幅度，这显然不只是像阿千所说的那样受到星座的影响，而更可能是生存经验的沉淀。正在考虑性别转换的原生男性 TG 美穗对自己的女性形象就有着经过当代女性主义洗礼的理性思考：

我考虑到的都是比较生理构造上的，我比较喜欢当生理构造上的女性，心理上的女性就还比较少去考虑。就像刚刚讲的，我比较不希望这种性别的模子在，所以如果我真的是生理女性，那行为和现在一样也是没什么不可以，就是说，我的行为和一般男性行为一样也没什么不可以……应该绝对不会是温柔婉约的女性。自信、活泼、然后有学识啊这些的。我觉得我会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像这样年轻一代的跨性别者恐怕都不会轻易接受密西根女性音乐祭对原生男性 TS 的排挤，而她们的自我定位和自我期许也都将为现有的性别文化带来不可预估的冲击。就连等候手术的原生女性 TS 阿 K 对未来自己的性别形象都有着一些很复杂的预期：

因为变成男人之后，我不会担心别人对我的感想。如果我就是很刻板的这样子过男性生活的话，我会非常讨厌，也许我在手术之后会不喜欢人家说我是男性……我在想一些事情，会让我生活比较自在一点。

由于语言和概念上的局限，「跨」性别主体总被人认知为仅仅想「跨／转」(trans)到另一个性别的范畴之内安居。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跨性别主体的自我反思大业，配搭着他／她们在矛盾和不协调的身体身分中经验到的社会压力和脉动，往往也使她／他们至少不断尝试「跨越／转化」既有的性别范畴。

面对着这些不但打造各自身体也打造性别内涵的主体，所有的认同理论、性别理论的定论断语都需要让开一条路，积极提供一些

帮助跨性别者自我壮大的论述。毕竟，他／她们是在打造自己的身体，但是她／他们也正在打造我们的性别。

注释

1. 本文系本人所主持的国科会三年专题研究计画「性别不驯的政略」第一年的部份研究成果报告(计画编号 NSC89-2411-H008-012-BC)。初稿在 2001 年 9 月 15-16 日台湾中坜中央大学第六届「四性」两岸三地学术研讨会中宣读，并紧接着在同年 11 月 16-17 日香港理工大学华人社会社会排斥与边缘性问题研讨会中宣读，正式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46 期(2002 年 6 月): 1-44，此次收入本书前曾再度局部修订。有关台湾跨性别者之现实社会存在(有关教育、爱情、兵役、就业等讨论)则整理于另一篇论文《性／别压迫：跨性别主体在台湾》中(亦收入本书 73-122 页)。在此特别谢谢接受访谈的 TG 蝶园 15 位跨性别朋友以及提供访谈场地的台湾性别人权协会，所有的访谈都录音誊稿，受访者原本就在圈内使用自定的代名，除了同意使用已知代名的朋友之外，其他代名则经过进一步改变并去除可能足供辨识身分的资讯。仅以此文献给这些奋力打造自我身体和人生、因而丰富这个社会文化的朋友们，也谢谢两位台社匿名评审的宝贵意见。
2.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这个「某些」，因为本文中的受访主体多半还是教育文化资本较高、在社会空间中阶级位置相对较为优势的跨性别主体。在台湾社会跨性别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更为弱势、因此生存更不容易(许多从事各种形式的性工作)的跨性别主体，由于污名的严重社会区隔，在本文中仅仅可以看到折射的、隐约的身影。
3. 这里的 sex 在中文里其实是(生理的)「性别」。不过，在本文的脉络中，关注生理性别和文化社会性别(gender)的某种不全然割裂以及复杂张力，倒比较能够捕捉跨性别主体的复杂存在状态。
4. 前台北荣总整型医师方荣煌曾经在一篇写给医护社群内部的文章中说明了精神医学在这方面的分类方式：「精神科的领域中有一个特别的分支，专门治疗性心理障碍(Psychosexual disorder)，这其中包括常见的阳萎、早泄、性冷感、性交不快等等，也包括比较少见的性别焦虑症(Gender dysphoria)，而性

别焦虑症主要是出现在五项重要的疾病：(1) 变性欲症 (Trans-sexualism)，(2) 异装症 (Transvestism)，(3) 同性恋 (Homosexual)，(4) 中性恋 (Intersexual)，(5) 精神病 (Psychosis)」。就这个分类来看，跨性别仍然被归类在「性心理障碍」的范畴之内，而就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分类还是没有脱离前面所说的以异性恋性模式为基础的二元性别区分架构。

5. 2002年4月初我在美国田纳西州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Gender Education 的年会上遇到高龄 89 岁的跨性人 Virginia Prince (被社群传闻是 transgender 一词的创造者)，她对我再三强调，「『跨性别』这个名词说的是我们『做』什么，而没有说我们『是』什么。」她对本质主义式认同政治的不安，以及对跨性别主体「做性别」(下详)的强调，是明显可见的。
6. 例如，跨性别族群中鲜少有人采用 TV 的说法，据说是因为这个医疗标签包含了病态、恋物、执迷等等含意，不过，在此没有明说的原因，其实还包含了「性」本身的污名，而采用 CD 这个名称暗示只牵涉到外表的衣着打扮，可以避开指涉主体的性别意识或情欲状态。又例如，CD 和 TS 之间有时也会形成在正当性上的竞争，有些 CD 觉得 TS 太过偏执一定要手术，有些 TS 则认为 CD 的变装行为没有什么深层的含意。标签分类上的这种相互排挤，反映的倒不是个别群体的狭隘心态，反而是跨性别整个族群的异常困难处境和污名压力。
7. 双性人(阴阳人)的医疗化和社会对待是另外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可参看 Susanne Kessler 的专书。
8. 过去也有许多人采用「人妖」的说法来讽刺不男不女、又男又女的跨性别者。不过最近几年旅游风气旺盛，泰国的「人妖变装秀」成为一般民众的普遍经验，「人妖」这个名词逐渐局限于指涉从事那种表演的人。另外，肯定跨性人的泰国电影《人妖打排球》以极其酷儿的方式正面呈现跨性别者，也冲淡了「人妖」原先的负面意义。不过，台湾一般的跨性别主体还是不太愿意和人妖的负面含意连在一起。我唯一见过的特例是做过第三性公关的 Coco，她在遇到不友善的目光时，往往选择不回避，反而直接挑战成见。她说到一个经验：「像我上次去很熟的服饰店改衣服，可是我急着去宜兰，我要上车之前去那边，我就说，阿姐阿姐，快点快点，我的衣服呢？她就说，好啦，等一下啦！然后旁边就一堆人在那边看看看看。我要上车之前就转过来说：你们没看过这么漂亮的人妖吗？」她描述这个故事时，脸上的挑衅和嘲讽混着一种自然的骄傲和欢愉，实在是令人难忘的。

9. 在本文中访谈的这些主体及其具体处境，其中许多并没有很适当的名词来描述，我姑且称呼她们为「跨性别者」，「跨性人」或「跨性别主体」。其中（就以我参与的小团体而言）有男身女妆者、曾经想过变性但是决定变装者、自认宜男宜女者、准备男变女者、已经完成男变女手术者、正在（持续或断续）服用异性荷尔蒙者、施行喉结缩小手术者、准备女变男者、爱恋变性者的人、已经做完女变男变性手术在复建者、还在和父母抗争身体自主权的跨性别者、等候通过变性评估的跨性别者等等。让我强调，以上的描述都是很tentative(暂时)的，因为这些描述都还是架构在男女二分的描述系统上。对这些早已用肉身存在来不断扰乱性别体制的主体而言，这些描述是一种简化，也更凸显出现有语言和思考是如何深刻的被性别二分体制所架构。
10. Gordene Olga MacKenzie 就使用 female-to-man 以及 male-to-woman 的方式来反映医疗整形手术并不是转换生理性别，而是透过手术把生理身体打造成合乎社会性别范畴的状态 (1994: 2)。
11. 有些是因为女人的衣服比较漂亮多变，有些是因为自己有能力打扮成漂亮的女人。
12. 这些主体的兴趣／性趣在于观看镜中的自己并感受紧绷的衣物，然后 DIY 自慰解决。
13. 目前在台湾，变性整形手术当事人不管年龄多大，都需要父母的签名同意书，这也形成无数变性者追求自我人生时的严重障碍。若是此刻还无法进行手术，但是又希望能以另一性别的身體过日子，许多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服用或注射异性荷尔蒙以改善身体的性别形象。
14. 50 岁以上老一辈的跨性别者当中有不少这样感叹生不逢时的人口。
15. Karl Heinrich Ulrichs 在十九世纪中叶解释同性情欲时，认为这些他所谓「第三性」的主体是想变成异性，是「灵魂被禁锢在错误的身体中」。这种把性和性别合而为一的异性恋思考模式直到今日都很常见，也使得同性恋和跨性别者之间有着很难解释清楚的灰色地带。
16. Judith Butler 后来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 说法虽然思想源头来自 John Searle 的言语行动理论，然而在某一程度上却是可以和本文的「做性别」说法合流的。
17. 在中文字面上读来，可能有人会认为「体现」和「认同」之间的关系只是身体和灵魂之间关系的改头换面；不过，这种看法显然会忽略我在本文中很强调的「差异条件」和「做性别」的积极作为。

18. 佛洛伊德在解说「自我」(ego)的构成时也已经看到了自我与肉身之间的密切关连(1991: 439-483)。因为对他来说,自我是「依赖于/衍生自」(anaclitic)身体的感官感觉,特别是从身体表皮而来的感觉——**身体的表面就是心灵结构的外皮**。佛洛伊德的说法不再把自我当成一个纯然抽象内在的现象,而把自我的发展、功能、诠释都放置到肉体和实际的空间中,自我的肯定和圆满感受也因此总是根植在身体的整体结构中。这样一个颇为物质(materialist)的自我概念对于理解跨性别的身体观和自我观是充满潜力的,也可以为前述 Featherstone 的说法补充另一层次的含意。
19. 在这里,自我形象/身体表皮之间的可能关系也遥指有关马克思主义上下层建筑的诸多讨论。
20. 此处的讨论对台湾女性主义有关塑身整型化妆的辩论特别有深意。反塑身整型化妆的女性主义者虽然希望揭露这些实践有着性别权力的内涵,然而她们所采取的批判论述却连结了女性主义一向批判的生物生理观点,因而预设女性主体对身体形象的意识不应偏离肉身的「既存状态」,认定女性对自身的身体想像应该吻合其身体的「真实状态」,那些热中塑身整型化妆的女性对自身的身体想像往往因此被视为只是虚假意识,是被广告蒙骗。然而,「**表皮自我**」的说法在此处显示,自我意识(认同)欲望与既存肉身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并不能被简单的本质主义或政治正确标签全面笼罩。
21. 美国著名的爵士乐手 Billy Tipton 终身男装,据说死后妻子才知道他是女身;前文所提及的 Brandon Teena 也曾被批评「隐瞒」真实身分「欺骗」女友。这些著名的例子都带出了有关跨性人身分「真实/虚伪」的伦理议题。2002年6月初台湾艺人秀兰玛雅爆出绯闻,说是不知其交往多月甚至曾经同居的林姓男友竟然是女儿身,也引发一连串有关蒙混欺骗的辩论。
22. Anthony Giddens 在论及跨性别扮装时虽然看到性别认同已经成为人生风格的议题而不只是生理的必然(1992: 199),但是在论及主体的反思筹划时对于跨性别主体的自我打造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努力倒是只字未提。
23. 女性主义者常常批判这些流行资讯迷惑了女性,使她们虚浮的耗费金钱和心力只为讨好男人。却没有想到这些资讯往往也是 CD 们谨慎研究、打造自我性别形象时的有限资源。
24. 化妆对原生男性跨性别主体的重要性在下列现象中可见一斑:现有跨性别网站几乎都以极大的篇幅来讨论彩妆,许多跨性别者的个人网页也以彩妆为主轴。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化妆对不同的跨性别主体而言也有不同的需求。原

生男性 CD 小雅就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 CD 的化妆和 TS 的化妆不同。TS 多半想融入社会，不希望引人注目，因此彩妆愈淡愈好；可是 CD 就希望化妆以后的反差很大，显示自己化妆前后有戏剧性的差异，而且这样才会引发别人惊奇的羡慕。」原生女性 TS 阿 K 则补充，TS 倒不是不爱漂亮，而是不想吸引凝视或质疑，以免有曝光的危险；毕竟，TS 不像 CD 那样对自己的身体「有恃无恐」。

25. 在商品世界中比较容易解释自己跨性别的购物行为。面对专柜小姐的疑虑眼光，主体慢慢发展出不同的借口和说词来近用属于另一性别的符号打造：从买来送女朋友、送同事，到替妹妹、姊姊、妈妈、阿姨购买——在跨性别主体的世界中常常是「族繁不及备载」的。
26. 当然也有悲惨的例子，原生男性 TV 小荔为了向太太出柜，特别邀太太去圆山一起拍照，自己则女装到场。结果这个场面对太太而言是个「很难为的负担」，那天双方心情都十分沉重，大部分时候都沈默不语，小荔决定从此绝不再让太太面对自己的女装，而太太则割舍小荔生命中的这一部份，不再提起。两人对这个秘密的缄默固然很难承担，但是总比刺眼的决裂来得可以接受。有些婚姻关系已经很长久的原生男性跨性别者也已经发展出某种不言而喻的出柜状态，双方心照不宣，只要不正面面对扮装，不做其他可能危及夫妻关系的事情，妻子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7. 2002 年 5 月 19 日台湾艺人陈俊生被购物中心的警卫发现「形迹可疑」，就是因为他身着女装但身材高大，看来很不自然。为了避免这类麻烦，许多跨性人只得选择退守，只以女性内衣内裤作为最深处的自我呈现，然而即使像这样完全私密的身体空间，仍然会在搜身时被侵入，而且也引来更多怀疑和麻烦。
28. 小 G 在小学三、四年级时便是蹲着小便，后来被同学发现，传遍校园，小 G 被迫放弃蹲姿而开始站着小便。但是毕业后在公司上班，有了隔间的厕所，就又回复坐姿。
29. 台湾的变性心理评估要求计画变性者必须通过两年为期的真实生活考验，也就是以新的性别身分全时间过日子，一方面具体调适个人心态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再度确认自己确实想要以另一性别身分度日。
30. 行文至此，阿琪已经在 2001 年暑假做完了手术，「正式成为一个女人」。
31. 这个「是男是女」问题的强制性，正在于它以霸气的态势架起了二选一的探照灯，一举否认了也质疑了主体的具体性别「体」现，更使得所有不安于室的主

体都必须现形受辱。Margerie Garber 认为这种强制检验事实上显示，跨性别主体的存在已经引发了深刻的文化焦虑，因为它们搅扰了性别既定范畴的稳定性 (1993: 10-17)。

32. 有关人际关系和身分认同这部份的讨论，因为篇幅关系，将在另外一篇论文中处理。
33. 国内变性者在手术前除了要经过精神状态评估外，外科医师为避免纠纷，都会要求家属同意书，但是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家人的阻力极大，许多人都被迫只得先到泰国去动手术，回来之后再找医师开具诊断证明以便办理身分变更。前荣总的方荣煌医师就曾经呼吁卫生署体认变性者的处境，修正家属同意书的相关规定，至少让成年的变性者不必家属同意就可以变性（见《自立晚报》，1999年3月1日4版）。
34. 据闻 1997 年前后曾有一个非正式的跨性别小团体在三重地区聚会，被戏称为「三重帮」，后来因为不易维持稳定聚会和成员而渐渐散去。同一时期听说台中地区的第三性公关也有某种小小的聚会，细节不详。2000 年起，「台湾 TG 蝶园」在中坜地区成立，成员中就有包括原先三重帮的几位成员以及后来透过网路联络的更多朋友，目前蝶园在台北市定期聚会，成员平均有 40 位左右，性别身分则十分多样，其中有多位成员在近期内已经陆续接受不同阶段的变性手术。
35. 在名称上就是原发性变性欲「症」，其病因则被不同的医师归因于生物学因素或家庭教养因素。
36. 至于更细致准确的操作方式，威威说不愿意透露，因为那是他个人的心得，而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积极的去摸索研究如何打造自己的性别形象。
37. 第二性征出现的青春期对跨性别主体而言几乎都是某种重大的打击，原本似乎没有那么清楚分野的身体突然开始被迫距离童年的玩伴愈来愈远，身体功能的剧烈转变于是在跨性别主体正在萌芽的友情和爱情中投下巨大的变数。更糟糕的是，这段时期的学校教育也正是最强调性别二元区分、坚壁清野「三不」政策的，这种环境对摸索着建立自我的跨性别主体而言，更形成重大的打击。这方面的细节将另文讨论，请见 性／别压迫：跨性别主体在台湾，收入本书 73-122 页。
38. 2001 年 6 月 Coco 在泰国动完手术后打长途电话向我报告这个惊人的消息。我又无知而同情并且想当然的问：手术过后觉得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少了点东西，很轻松？Coco 的回答是：「没有什么差别啊！就这样。反正我本来就当

它不存在，只是以前要穿束裤，现在不用穿。」另外，由于本来她上厕所就是用蹲的，并没有养成需要用手拿着阴茎的惯性姿势，因此也不会手术后因为「一手空空」而强化「自己已经失去什么」的那种感觉。

39. 美国跨性别爵士乐手 Billy Tipton 在死时才被发现是女人的身体。现年 50 岁的 CD 阿美虽然不会采取什么剧烈的方式来修整身体，但是却很平静的说：死的时候希望能够穿女装下葬。她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只能期望家人把她的女性衣物通通烧给她。
40. 本文修订过程中，小牛终于获得家人支持签字，并于 2002 年 5 月开始分成三个阶段的手术过程。
41. 女性荷尔蒙可以使肌肤滑嫩，因此许多跨性别朋友即使没有动手术也都会服用荷尔蒙来改善皮肤和形象。
42. 听听 19 岁的阿千的说法就可以感受到：「我就是要做，这是我的事情，这是我的人生，就算后面是悲剧收场，但是那是我要的。你们不是我，不要觉得你们觉得痛的，我就会觉得痛。不管你支持我不支持我，你要给我钱你不给我钱，我就是要做。你支持我，这条路我会走得更顺，你不支持我，你只会拖累我，让我这条路走得更辛苦。……如果真的被逼到绝路的时候，我会放掉所有的东西，选择最后那条我并不想走的路。」

引用书目：

- Bolin, Anne (1993). "Transcending and Transgendering: Male-to-Female Transsexuals, Dichotomy and Diversity." Herdt. 447-486.
- Bornstein, Kate (1994). *Gender Outlaw: On Men, Women, and the Rest of Us*. New York: Routledge.
- Califia, Pat (1997). *Sex Changes: The Politics of Transgenderism*. San Francisco: Cleis P.
- Cromwell, Jason (1999). *Transmen & FTMs: Identities, Bodies, Genders & Sexualities*. Urbana & Chicago: U of Illinois P.
- Featherstone, Mike, ed. (2000) "Body Mod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 *Body Modification*. London: Sage. 1-14.
- Feinberg, Leslie (1996). *Transgender Warriors: Making History From Joan of Arc to*

- Dennis Rodman. Boston: Beacon.
-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Freud, Sigmund (1991). "The Ego and the Id." *The Essential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by James Strachey. London: Penguin. 439-483.
- Garber, Marjorie (1993). *Vested Interests: Cross-Dressing and Cultural Anxiet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Garfinkel, Harold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Giddens, Anthony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London: Polity.
- Goffman, Erving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Halberstam, Judith (1998). *Female Masculinity*. Durham, NC: Duke UP.
- Herd, Gilbert, ed. (1993). *Third Sex, Third Gender: Beyond Sexual Dimorphism in Culture and History*. New York: Zone Books. 21-84.
- Irvine, Janice M (1990). *Disorders of Desire: Sex and Gender in Modern American Sexology*. Philadelphia: Temple UP.
- Kessler, J. Susanne (1990). *Lessons from the Intersexe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 Kessler, Suzanne J. & Wendy McKenna (1978). *Gender: An Ethnomethodological Approach*. Chicago: U of Chicago P.
- MacKenzie, Gordene Olga (1994). *Transgender Nation*. Bowling Green, OH: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 Pitts, Victoria (2000). "Body Modification, Self-Mutilation and Agency in Media Accounts of a Subculture." Featherstone. 291-303.
- Prosser, Jay (1998). *Second Skins: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P.
- Raymond, Janice G. (1979, 1994) *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 New York: Columbia U.
- Whittle, Stephen (1996). "Gender Fucking or Fucking Gender?: Current Cultural Contributions to Theories of Gender Blending." *Blending Genders: Social*

Aspects of Cross-Dressing and Sex-Changing. Eds. by Richard Ekins and Dave King. New York: Routledge.

Wilchins, Riki Anne (1997). *Read My Lips: Sexual Subversion and the End of Gender.* Ithaca, NY: Firebrand.

变性欲症患者变性手术后的身心社会适应

徐淑婷、柯乃荧、方荣煌、文荣光

前言

性别认同是指一个人本身对自己所属性别的、主观的自我概念。亦即，个人认定自己的性别是男性还是女性。性别角色则是表现在外的行为男性化或女性化。两者间有密切的关连，Money 与 Ehrhardt(1972) 指出：「性别认同是性别角色的隐藏经验，性别角色则是性别认同的公开经验」。变性欲症 (transsexualism) 指的是在生理结构上完全正常的人，但却觉得自己应该属于另外一种性别，且有强烈的欲望想要变成另一个性别角色，由于心理与身体上的不协调，使个案持续的企图过着与原生理性别相反的生活方式；为了彻底成为另一个性别，个案会尝试使用荷尔蒙并进一步寻求变性手术。

台湾地区变性欲症者与外国比较起来有二个特色：第一是盛行率高；第二是女变男变性欲症者多于男变女变性欲症者。美、英、澳洲、瑞典的资料显示变性欲症的盛行率每十万人中约一到二人；新加坡的估计约十万人中有四人；台湾地区根据胡海国 (1989) 的调查报告显示，18 岁以上人口中变性欲症的盛行率为十万人中有九十七人，这个比率显然比其他地区高出甚多。变性欲症的性别比例在国外是男多女少，例如美国是男：女 = 3：1，新加坡的经验也是男多于女，而台湾地区的变性欲症却呈现女多于男的情形。

变性欲症者其想要变性的强烈欲望，驱使其表现与自己生理性

别相反的打扮与生活方式，也会自行使用贺尔蒙或采取自我伤害性器官的方式达成其愿望，精神医学领域中亦有心理治疗及行为矫治法等治疗方法，由于性别认同的发展包括核心型态认同 (core morphological identity) 与性别角色行为均在儿童早期就已定型，经过性别有关的社会化经验洗礼，再加上患者强烈的变性欲望常使其没有动机接受心理与行为治疗，将其性别认同扭转过来的效果并不理想。对于绝大多数的变性欲患者而言，变性手术才是他／她们衷心的希望。1918年，女变男变性欲症患者 Dr. Alan L. Hart 经过一位精神科医师 Dr. Joshua Gilbert 的协助下，接受子宫切除，堪称变性手术的滥觞，但当时 Gilbert 以“同性恋及其治疗”的名义发表在文献上。第一次男变女变性手术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始于 1931 年，德国医师 Felix Abraham 发表论文报告用外科手术将两位扮异性症男人改变成女人。台湾于 1984 年因「珍」的故事（一位手术后的男变女变性欲症）被报章杂志大为渲染后，变性手术才广被人知。但是直到 1988 年，台北荣总得到行政院卫生署的认可后，开始合法执行变性手术。台湾目前实际执行变性手术仍以台北荣总整形外科为首，从 1988 年台北荣总施行第一例变性手术至 1995 年 12 月底，共计实施一百四十例手术，其中女变男共一百零四例，男变女有三十六例。根据该院统计，每年仍有二十位左右在手术的等待名单之上。这个数字只是低估的数字。早期有林口长庚纪念医院施行变性欲症手术但不久后停止，晚近亦有高雄台中两地的荣民总医院整形外科加入变性欲症手术的行列。更有许多男变女变性欲症患者因为经济因素，或是认为手术前精神评估耗费时日，而自行前往泰国或新加坡接受变性手术。

变性手术解决了什么问题？生理解剖上的问题可经由科技进步的外科整形手术加以解决，但是术后其心理社会适应的问题更显复杂。变性手术前，因为性别认同障碍所引发的身心不协调，导

致许多变性欲症者在手术前的社会心理适应呈现适应障碍的困难，然而由于变性欲症者乃处于其旧有的社会网络中，在其接受变性手术之后，是否术前面临的心理社会适应问题皆会因变性手术而有所改善？由于变性手术牵涉到生理、心理、道德、法律等各层面的问题，引发的争议也很大，所以除了手术前评估的严谨度外，术后的追踪评估亦有其必要性，因此本研究希望借由追踪国内变性欲症者在施行变性手术之后的身心社会适应，来了解变性手术是否真能解决变性欲症者其身心不协调的困难，探索改变后的角色及身体如何重新面对社会。

研究方法

为探索与呈现变性手术后丰富的风貌，自 1996 年 8 月至 1997 年 5 月，以立意取样的方式收集个案。收案标准为：(1) 经二位精神科专科医师鉴定为「原发性变性欲症」；(2) 已接受全程变性手术后的变性欲症者；(3) 愿意接受二次以上的访谈与录音者。寻找个案的方法，是和某医学中心整形外科共同合作，请有丰富变性手术经验的医师介绍个案。依据该医学中心整形外科迄 1995 年底资料，共一百一十二位患者完成变性手术且有完整病历，此一百一十二位个案为本研究之研究母群体。研究期间共访谈六位完成全程变性手术之变性欲症者，本文所分析之对象为五位已接受全程手术的女变男变性欲症患者。年龄介于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之间；教育程度集中在高中职、大专与研究所，五位目前皆有工作。有一位已婚，有二位有固定女友。距变性手术完成的时间则在二年至五年之间。

研究者以观察者的角色，以半结构及深度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研究者对五位受访个案共进行十六次访谈，每个个案分别访谈二到五次，平均为三次，每次访谈时间约为一到二小时。与个案访

谈前皆事先与个案以电话联系，确定个案的访谈时间，访谈的地点包括医院门诊、个案家中、泡沫红茶店、速食店及咖啡店等，由个案自行选定。访谈人员皆为研究者一人单独执行，联络、录音等行政工作则由研究助理负责。

质性研究的资料收集部份，研究者获得个案书面同意后，以录音带进行访谈录音。访谈主要以精神科常用的心理动力学派式的会谈方式，没有一定的结构，但围绕在手术后所面临的适应等等主题。在每次访谈结束后，即将该互动过程的资料，由研究助理整理出逐字稿。经过两次或以上的会谈，其所谈内容已经涵盖了访谈大纲所列之主题，则与该个案暂时终止研究关系。

资料分析的方式，以质性研究中 Coliazzi 等学者提出之现象学式研究法进行分析。先将访谈录音资料转呈逐字稿，由研究者先做逐字分析，了解其中脉络，摘录出与变性手术后适应经验相关的有意义陈述，在忠于原意的原则之下，从有意义的陈述中找出所代表的意义，并归纳与统整为相关的主题群。完成之后请具有质性研究经验老师审阅分析的结果，最后进行论文的撰写。

研究结果

本研究发现变性欲症患者接受手术后的身心与社会适应，含括下列：打开心内的窗、挣脱旧枷锁、重生、面对新身体、隔绝过去、敏感的亲密关系，与曝光的隐忧等七项主题，随着变性手术后的时间的流逝，交错重迭行进。

打开心内的窗

对于变性欲症患者而言，长期有改变性别的欲望，乃是起因于身体的外型、外观与第二性征，与自己所认定所接纳的性别是不相符的，「生错身体的灵魂」是变性欲症患者一致的无奈与痛苦。这六位个案早在青春期之前或之时就明显的对原生理性别不舒服，对属于原生理性别的生理现象如勃起、月经有严重的焦虑与厌恶。因此，变性的意图悄悄萌芽，一直到从报章杂志与广电媒体得知有变性手术后，才决心变性，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七到二十三年不等；从知道变性讯息到真正接受变性手术，又历经了半年到十四年不等的的时间。在这么长期的时间里，错置的身体让个案觉得活得「很别扭」，活得不开心，有行尸走肉之感，「人生是黑白的」；即使穿着另一性别的衣物，打扮成另一种性别，毕竟不是真的，会担心外界的眼光，甚至警察的临检，内心仍旧感到焦虑和敏感；面对亲密关系「感觉活得像小偷」，在进行性活动时常常伴随着低自尊与遗憾。

接受变性手术后，去除原生理性别的性别特征，并加上所求性别的生理特征，意谓着「正身」，解除原来的身体所带来的枷锁，可以以新性别堂堂正正地从事心里想做的事，这也意谓着长期以来心情的苦闷与压抑获得纾解。五位个案在回溯变性手术后的转变时，对心情的描述几乎一致，例如其中一位就描述到：「那手术的生理效果不是很好，但心理效果很好……」。个案会感受到加在心理上无形的沉重的束缚解脱了，随着心情轻松起来也能开始想到未来的生活与理想了。几位个案有生动的描述：「……那个意义对我来讲……第一个，身分证，我可以换，让我换得一个合法的身分证，让我能够用很开阔的方式的胸襟来面对我要过的生活，这样子……」「困难度比一比，我觉得前面那个比较困难，一天到晚不快乐，跟一个没有欲望的人一样，每天吃饱了做事，做完事睡觉，我又不是一个机器

娃娃，每天上完螺丝就动动，第二天上完就动动，这有什么意思？……我愿意做后面这个，虽然比较辛苦比较难一点，但是往后面看我还是有远景的呀，理想，比较有理想……」

挣脱旧枷锁

变性手术对于变性欲症患者的意义，并不只是将身体改造，将原来囚禁于身体内灵魂释放出来。它还意味着原先加诸在个案身上，因为性别的限制，或是因为想要变性感受到的心理束缚，或是必须采取的生活习惯与行为模式，因着手术的完成而解放了。

个案自青春期起强烈感觉身心不协调，因此会排斥原生理性别的打扮与行为模式，并且尝试另一性别的打扮，采用另一性别角色的行为模式，以此来试图显示自己的心里欲求的性别。但是来自于别人的目光或是批评，又让个案觉得那是违反自然的、违反社会常规的，也是不符合现实的。例如，去找工作时常常避开要拿身分证的工作，造成就业上的限制；或是女变男个案在术前要去厕所时也会很紧张，上男厕又怕被别人认出，上女厕「心里觉得怪怪的」又怕被人误会。所以，变性之前的限制与束缚，主要有二：若是以心里欲求性别打扮或行为时，必须努力避开别人的目光；但若是采取社会所接受的原生理性别的打扮与行为时，则又感到内心十分不舒服。有位个案就用「性别焦虑」来描述此状况。

有一些束缚，是因为长久以来所不喜欢或受限制的生活习惯得以改变，而松绑了，例如女变男个案不再需要处理月经分泌物，可以堂而皇之的去游泳啦，这也会让个案有轻松之感。另一位个案的生动描述：「……以前进男厕……因为毕竟还不是名符其实，所以去的时候，算是努力跨越一道。那现在就是不用努力了，就像走厨房一样，心里就是完全松懈……」

在手术之前，个案因为不喜欢原来的生理性别，所以感受到社会对于该性别的规划，例如称谓、服装、工作等等，是很大的障碍。例如有位个案为了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所以国中之后放弃联考选择读夜校，在手术后，他觉得可以规划自己要在学历上有所突破了。另一位个案则描述手术前尽量避免跟客户接触以逃避自己不喜欢的称呼，但手术后就积极跳出来接工程接单出货。

重生

从个案知道变性手术可以解决他们的身心不协调的困扰，一直到接受变性手术，短则半年，长则历经十四年之久。这段时间，个案重新燃起了生命的希望。变性手术的完成，意味着他们所欲求的心理性别可以挣脱旧躯壳，而现出这个世界，是另一个新生，也是一种重生。重生的，不仅仅是躯体而已，而是一个新的自我，有新的称谓，新的证件，也有了新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

个案在手术之前，虽然心理已经认定是手术后的生理性别，打扮与生活习惯也尽量模拟成那个性别，但是心里总是很清楚的知道那是「假扮」。在变性手术之后，持着手术医师的证明，便可以到户政单位办理更改姓名的手续。有了新的姓名，新的证件，也就意味着有了新的定位。明显的身体第二性征，会让个案感觉自己越来越是个十足的男人或女人。来自称谓上受人肯定，也会让个案十分高兴。但新的自我认同在与同性别的人比较时会显得特别脆弱，例如，想起自己的性功能会使个案在亲密关系中犹豫不前。因此，有些个案会选择遵循社会性别刻板印象中的所规划的角色来行动，像是避免中性化的穿着。访谈的过程中谈及女人与男人的性别差异时，可以感受到个案对性别刻板印象的移植。有一位个案在访谈中便谈到这方面的努力：「……出了社会比较需要调适，会有人说，你

怎么比较长的比较秀气啦！行为举止啦！这是我现在比较需要学习的，比较愿意去朝符合社会刻板印象去做的……我又去看了很多报章杂志谈什么男人应该解放啦！！男人应该比女人更寂寞啦！更需要什么，……很多啦！所以现在社会的角色也在不断地在转变当中所以我觉得我会去适应啦！慢慢去适应啦！……」这些有意或不自觉地依附、复制或强化社会对性别刻板印象的主流的行为，其实也意味着新自我的脆弱，而必须用这些方式来掩护。新自我认同的脆弱性，必须经由不断的比较，以及依循社会对男人的刻板印象（结婚、事业成功），来显现与强化新自我。

面对新身体

经历了变性手术，变性欲症患者从原来的身体，变成了另一性别的新身体。原来的身体和个案共生相处二三十年，个案却不喜欢，厌恶，欲除之而后快，在别人面前也要尽量隐瞒，一位女变男个案便说：「本人发育良好，所以遭遇到的困难比较大，你知道绑那个束……束胸束带很痛苦的，可是为了要达到那个目的，我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自己好伟大你知道吗？一年耶一年喔！我不能让别人碰我的身体，碰就会觉得奇怪！」另一位个案描述若是别人碰触极力想隐瞒的身体，内心会产生强烈的厌恶反应：「我不让她（指以前交往的女友）碰我……后来让她碰碰看，那感觉很特别，每次做完我就觉得心里好冲突……就是很不喜欢那种自己的外型身体就是了，觉得很讨厌，非常非常讨厌！」。

个案所讨厌的身体，手术之后并不是完全不见了。手术不是换新的身体，而是将旧有的身体经过改造，男变女者胸部变凸了，身体下半部变平了而且在阴部多一个凹洞（阴道）；女变男者胸部变平了，身体下半部多出新的一根管状物（重建阴茎）。不仅如此，移花

接木的身体留着手术的印记，像是疤痕、或是肤色稍有不同的移植皮瓣等等。

女变男变性手术因为重建阴茎与尿道改道出口，手术后个案的重建阴茎内的尿道常常因缝合而在转折处发生狭窄或是漏尿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或是经由曾做过手术的变性朋友现身说法，或是经由医生的说明，个案心里多少都有准备，也有长期奋战的打算，对这些立定心愿要接受手术的个案来说，并发症可以说是「必要之恶」。并发症的折磨，在手术后第一年是最痛苦的。尿道狭窄或阻塞带来的，不仅仅是不能排尿引发的身体不适，往往还需要紧急安排交通工具或照顾者随行赶到原来手术医院做进一步的处理，并且忍受医疗过程中的等待与非人性的痛苦手续，有时还必须忍受有些医疗人员的歧视与讪笑。一次的尿道狭窄并发症或是到急诊或是住院处理结束后，个案还要承受下一次不晓得会不会发生、何时发生的不确定感。处理并发症的过程，除了无奈、沮丧外，伴随着对医疗程序的疑虑与恐惧，也伴随着对自己所作决定的怀疑，甚至对自己存在价值的怀疑。个案谈到那段时间的经验：「真的很像是白老鼠……」。随着一次次的并发症处理经验，摸索自我照顾的方式，和变性朋友请益，也由于对医疗过程的恐惧疑虑，个案面对自己的并发症与身体健康，或是无奈的习惯并发症继续存在的现状，或是积极发展出自我处理的方式（例如用工业酒精消毒排尿时的软管等），自己研发一套方式来避免尿路感染。

手术之前，变性欲症患者多已经使用另一性别的荷尔蒙，也有外观、外型与声音的变化，在人前也做另一性别的打扮，但是当个案在审视镜中自己或是裸裎之时，面对自己无可隐瞒的第二性征，内心引发强烈的冲突，疏离与厌恶之感冲击而来，因此手术之前尽量避免照镜子或照相几乎是所有变性欲症患者的共同现象。手术之

后，术前所不喜欢的，所厌恶的身体，因为手术而有了改变。以前所不喜欢所厌恶的性征已然去除，而且原先产生性荷尔蒙的睾丸或卵巢已经摘除，再加上服用或注射新性别的荷尔蒙，新的第二性征会越来越明显。明显的性征对个案的意义，是新性别的肯定与宣告，个案也沈浸于这种快乐之中，甚至认为这是自尊心建立的来源。跟身体接触的新经验也出现在生活习惯中，例如喜欢照相、照镜子，洗澡时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和新经验：「……没事就浸个热水澡啊看一下，它（指重建阴茎）会浮起来啊……把它玩一玩，不是玩一玩，反正就是看一看，因为它没有感觉，你玩也没有用啊，对不对？那反正就是看一看，耶，看这个样子，看看我自己的刀疤，有没有好一点这样子……」。手术完成的意义，就在于正当化新的器官的象征意义。不过那只是个起步，从过去的想像转化成实际，这些身体接触的新经验中也正是一种不断重新赋予或强化自己性别正当性的心理历程。例如个案在谈到过去与现在的照片强调其「不一样的」时的语气，就让研究者印象深刻。

变性手术毕竟不是换一个新身体，而是旧有的身体移花接木，所需要的整形手术程序繁杂，所牵涉身体部位也很多，男变女的手术牵涉的范围是胸部与阴部，女变男的手术还多了手部与腹部。手术刀所到之处，即便是鬼斧神工如阴茎雕塑，也可能因为结痂或是萎缩而和真正的器官不同，也不免有张牙舞爪的疤痕。除了外观上的印记，性功能与并发症也在提醒着个案这些器官并不是完美无缺。对个案而言，手术之后已经让心里想活的性别新生了，但是功能缺憾的事实意味着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另一个性别的人，即使心里十分不认同这个事实，但碍于目前的医学技术，也只能无奈、消极的接受。随着变性心愿一步步达成，完整的功能是变性手术完成后渐渐发展与跳跃的期待。此时，曾经在术前给予个案（囚禁于另一性

别身体的)绝望中一线希望的医学技术,会被期待再度扮演救星的角色,例如在访谈的过程中个案会表示希望以后能接获这方面的讯息。也有一位已婚的个案表示将利用生殖科技人工授精,让太太生育子女。

隔绝过去

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像是和别人谈论到特属于某些性别的经验,例如男性的当兵经验、女性的月经经验,也会冒出来提醒个案过去是另一性别的事实,这也会影响个案的新认同。像是一位女变男个案描述到打荷尔蒙时不能逃脱过去的感受:「……为什么我害怕打(荷尔蒙)?不是在于那一针扎下去的疼痛问题,而是每打一次,它都提醒我,不是真的,我相信也有人有这种心理,每一个月都有人在你身上扎一针提醒你不是真的,你想骗自己都骗不过……」过去不可能完全割断的事实,对个案来说始终隐隐作痛。个案甚至要将过去的的生活史与经验隔绝起来,以维护新的自我。「……我现在还不太能适应拿我以前女孩子的照片给人家看耶!好像很想把它摆脱掉。……有一天我们要一起去看我爸,我穿了一件大衣,披了一条围巾,她(女友)一看到我,第一句话是『好美』,就把我抱住,我觉得很不能接受『好美』这两个字,很生气,好像我被打回原形……」。

「隔绝过去」的一个明显例证就是对同是变性欲症的朋友们的矛盾情结。变性欲症患者在住院之前或住院当中,或透过医师的介绍,或透过其他朋友的介绍,在因缘际会下认识其他的变性欲症朋友。手术之后,这些变性朋友们也就成为个案人际关系中的其中一环。在个案的朋友群中,变性朋友只是其中的少数,但是变性朋友的维系有其正向的意义。分享讯息与交换经验是变性朋友特殊的价值,因为变性手术仍属医学领域的非主流,罕见的手术不仅让个案

担忧其术式，也意味着缺乏手术后的照顾与保健的讯息。此时，变性朋友的宝贵经验，特别是手术之后的生活与保健资讯，例如如何换发身分证、如何增强性功能等等，都比医疗单位所能提供的来得丰富。另外，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例如变性经验，或是因为变性身分而遭遇的挫折（如亲密关系方面），对平常朋友是很难述说也不能说的，此时，情绪相互支持的力量也是变性朋友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变性朋友的存在，其实意味着自己极想抛开的过去仍旧真实的存在。个案不仅担心彼此间过度亲蜜的联络会在公众曝光，而且也害怕再重新经历已经隐藏好掩埋好的伤痛过去。这些担心与害怕，会使个案犹豫是不是要再去接触变性朋友。事实上，五位受访个案当中，三位女变男个案和变性朋友只是偶尔想起联络，只有二位女变男个案会固定且积极的参加变性朋友的聚会。一位个案便描述和变性朋友来往的想法：「……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很不愿意接受跟同类的人一起生活，交朋友，因为……自己的问题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没有办法抛开过去，因为太痛苦的回忆了，因为你等于是在挖他的痛苦事，他会受不了呀，你也可能本身没有把自己治疗好呀，那你怎么去治疗别人……像他这样就是会挖到他的疮疤，我看到他就会想到我的伤口，所以就会自卑呀……」

敏感的亲密关系

早在变性欲症患者的青春期时，因着面对和自己同性别的心仪对象，生错性别的意念会更加强烈。再加上别人加诸以「同性恋」的歧视眼光，使得个案心里更难以承受，感觉委屈无奈；当时又不知道有变性手术或其他方法达成变性的目的，因此那段时期的个案常常有着无望、悲观的情绪。即使有了亲蜜的伴侣，在变性手术之前，个案由于身体的限制，以致进行性活动时感到对自身的厌恶与

缺憾；还因为社会性别角色的限制，以致不能拥有正式的名份与婚嫁，故而往往对亲密关系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一位个案便形容「感情方面好像小偷」。

变性手术之后，虽然已经没有原生理性别的性别角色限制，像女变男个案就可以以异性恋者的身分堂堂正正追求女性，但是五位个案当中，除了一位个案已经和术前交往的女友结婚外，其他四位个案手术后的感情之路仍旧不顺遂。有两位女变男个案是和手术之前交往已经五年与八年的女友分手，有两位女变男个案交往过几位女友但没有固定下来或是分手了。个案面对亲密关系时，大致上有三种状况：第一种是在可能开展亲密关系的机会出现时显出信心不足；第二种是因为担心对方不接受自己的变性身分，所以在交往时多少有所顾忌，也不敢深入交往；第三种是害怕失去，没有安全感；第四种是甚至不敢去爱，去拥有亲密关系。

访谈中，个案多少都会谈到亲密关系的需求，像是一位女变男个案在研究者问起什么是手术后最忧虑的事时，回答：「最忧心的就是我娶不娶的到老婆！女孩子有没有可能会接受我？」就个案的陈述中来分析，亲密关系的阻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原因。第一种是因为性功能的缺憾：手术之后即使重建了生殖器官，在面临亲密关系时，再造的身体毕竟有着功能的缺憾，尤其性功能更是个案在意所自卑的方面，一位女变男个案便叙述「最大的杀伤力就是性的条件」。第二种则是担心对方不能接受自己的变性身分。一直有着这些担忧的个案，如果和好不容易建立起亲密关系的伴侣分手，也就显得特别的痛，也深刻打击了个案的自我认同。一位个案曾有携手走过变性手术过程的女友，但手术一年后女友抛下一句「跟你在一起算我吃亏」离开了，对他而言，那不仅止于一段感情的失落，更痛心的是伴随而来的自我的怀疑与否定：「……我竟然都不知道原来她跟我

在一起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我对她不够体谅，还是怎么样，对她而言她不快乐，会导致她有这样的心态，会变做说：『我跟你在一起，我都已经很吃亏了』……嗯，有一阵子我会觉得说……我会怀疑说我在别人眼里，我是不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我刚开始会有这样的心态，我会觉得+说她会这样想，那别人呢？别人会不会也这样想？我是不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人？……那当然也有好一阵子，我不敢交朋友，不敢交女朋友，因为这种事迟早有一天要面临到，对不对？……那我会觉得说，突然之间你会觉得说你会突然不快乐，你就会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你会觉得让自己刺的不快乐，你不是怀疑，你不会怀疑你自己，那一刹那你会觉得说原来我还真的是不一样，在你眼里我还真的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这两种原因其实有雷同之处。在意性功能与变性身分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的是脆弱的、受社会刻板印象制约的自我认同。特别是女变男个案的处境，因为社会上有太多性的迷思，认定性功能是男人必备的条件，所以个案会在性功能的缺憾中产生自卑的心结，对亲密关系犹豫不前或是缺乏安全感，但是若没有女朋友或是结婚的话，也会被社会认定是不够好的。下列这段个案的话就很传神的描述出这种自我认同的挣扎：「……而且我曾经也思考过一个问题，我如果最后真的找不到女朋友的话，我就不排除像那种离过婚的啊！婚姻不幸福的啊！被人家抛弃的啊！那种心理受过创伤的人，我可以接受。对啊！对啊！退而求其次啊！……也不能讲他们不好啊！就是说，也许人喔！经历过很多历练之后心态会变喔！……」可以说，亲密关系是变性欲症患者在手术之后最严苛的自我认同的考验。

曝光的隐忧

报章杂志与广电媒体的报导，以及旁人的陈述方式，会让人了解到一般社会大众如何看待某一特别的事件或人物，并且逐渐内化成自我判断的标准。一般大众对于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者，常常指指点点，对于性别的少数，像是同性恋与第三性公关，更是毫不留情的鞑伐。变性欲症患者长期生活在这种氛围之下，早已经内化这套标准，认为变性身分是不会被人接受的。变性手术后，由于社会大众对变性欲症患者的不了解，担心变性身分的曝光几乎是所有受访个案共同的心情。在访谈过程中，有些个案开始时显露出接受访谈的担心与疑虑，诸如录音带如何保存，档案如何保管等等。访谈的过程中偶尔讨论到对支持团体的看法，个案的叙述也显示出对身分曝光后果的恐惧。这种恐惧，无疑是内化的、深层的，其根结仍是担心自己不为人所接受。「……那只是一个手术呀！给我一个方便嘛！何苦去让我带来一个更不方便！……」

变性欲症患者在接受变性手术后，一方面高兴于摆脱躯体上的限制，也希望自己能摆脱过去性别角色的桎梏。个案会倾向回避过去的人际关系，重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并且避免提及变性的历史。人际关系的重建与改变，有时是直接被迫的，像是两位个案就提到教会中人的不赞同，而必须在手术之后搬出教会或是换另外一个教会。但大部分时候是间接的，是个案感受到社会大众不能接受变性欲症患者的歧视，所以采取消极的态度去面对旧有的人际关系，除了家庭成员之外，其他关系泛泛的亲戚朋友能回避就回避了。有一位女变男个案就描述到这种回避对他需要靠人脉的工作有所影响，「必须从零开始」。而对于新关系，因为担心别人不能接受，也就倾向保留变性的秘密，像是一位女变男个案就陈述他很坚持不让公司的同事知道他曾经变过性。

曝光的隐忧，随着个案的新生活与人际关系逐渐展开与稳定，并不会消失无踪，反而与日俱增。两位个案就提到必须要隐藏身分与手术印记的心情，本来是有问必答的到现在的接近底线就喊 stop，从无所谓手上的疤痕到现在的穿长袖掩饰。曝光，就像是一种如影随形的紧箍咒，对个案心理造成不小的压力。一位平常就很积极于协助变性欲症患者的个案，就以脱胎换骨的「新人」的概念，来解除这种紧箍咒。但是，社会的歧视，仍难让大多数术后的变性欲症患者摆脱担心曝光恐惧的心情。有一位受访个案就说他在病历上故意留三支不同的假电话号码以逃避追踪或曝光。也有许多变性欲症患者手术后选择离开自己的生活圈，如同本研究追踪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远行或搬家或更换电话。曝光隐忧，恐怕是变性欲症患者手术后严苛的适应考验吧。

讨论

母群体流失的意含

依据研究者将近五年来的经验及所得自变性欲症患者的资讯，台湾地区女变男变性欲症患者除了早期与晚近寥寥可数的患者于其他医院接受变性手术外，其余患者皆集中在本研究资料来源之某医学中心；而男变女患者有许多远渡重洋到新加坡或泰国动手术，因此全部人数与分布状况无法推估。研究母群体来源乃是根据某医学中心整形外科至 1995 年底统计，完成男变女变性手术及接受过女变男三阶段变性手术至少第一阶段者，且有完整病历之一百一十二人，其中女变男八十五人，男变女二十七人。研究助理依据病历中的联络电话一一联络，曾遭遇许多难题，例如，电话是空号，已经搬家，接听电话者的防卫态度，家人表示个案远行没有联络方式等等。

经过研究者与研究助理将近九个月的努力电话追踪，联络不上

的流失个案高达一半，拒绝者亦将近两成；这个比率较澳洲 Ross and Need(1989) 同样以手术医院接受手术患者为研究母群体的流失率(48%) 还高。曝光的隐忧是研究母群体失去追踪的主要原因，而曝光隐忧背后的症结仍是担心自己的身分被知道后，会遭受周遭好不容易重新建立关系的人们的排斥。这其实也反应着目前社会对变性欲症患者等性别少数 (sexual minority) 的迷思与刻板印象，当一个人是变性欲症患者或是性别少数时，他们会因为和一般大众不同的性别认同与性取向，而被否定了做为一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怀着内化的恐惧，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变性欲症患者一个个远离医疗机构、远离追踪。

检视变性欲症患者寻求手术的动机与术后调适过程，可以嗅出被视为「正常」「合法」，是他们最大的渴望。着异性服装打扮，以另一性别的方式言谈，是让自己舒服快乐的，但却会招惹来别人的目光与非议。所以，变性手术可以让自己易装打扮的跨性别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参考点。不仅如此，手术之后附着性别刻板印象，曝光的恐惧与远离手术的医疗机构，都是试图把自己视作「正常人」的一份子的努力。

纷杂的医学研究

根据可考的历史，被尊称为现代变性欲症之父 (the father of modern transsexualism) 的德国性学家 Magnus Hirschfeld 于 1910 年首度引用异装症 (transvestite) 这个名词，并于 1923 年创造变性者 (transsexual) 这个名词。1918 年，第一例接受子宫切除的女变男变性欲症患者 Dr. Alan L. Hart 经过一位精神科医师 Dr. Joshua Gilbert 的协助下，接受子宫切除，并以男性的身分活跃于当时的医界。

1931 年，外科医师 Felix Abraham 于期刊上发表第一篇变性手术的

论文。50年代之后，一位著名的男变女变性欲症 Christine Jorgensen 到丹麦接受手术回美国后公开自己的经验，引起美国出版界一阵旋风，使得变性欲症一词离开学术殿堂广为人知。Harry Benjamin 于 1966 年出版 *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 一书，详加描述及探讨他在临床所治疗的病人呈现的现象，而使 transsexual 在学术名词上确立一席之地。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更广义的名词，性别困扰症 Gender Dysphoria，就好像发烧头痛等症状描述词一样，也被广泛的应用。到了 70 年代中期，Transgender 一词被一群异性装扮者 (cross dresser) 创造出，80 年代以后这个名词包括了异性装扮者、变性欲症与兼具两性性征的阴阳人 (intersex people)。

随着变性欲症这个名词的医学化与市场化，也有越来越多的追踪研究进行着。这些依循医学实证研究典范模式的研究指出变性欲症患者其术后的心理社会适应并非如本研究中的个案想像或经验中的那么好。例如，Hunt and Hampson (1980) 追踪十七位男变女变性欲症患者，平均追踪时间为 8.2 年，有 53% 的患者十分满意其性生活，且没有人后悔接受变性手术。但是瑞典的 Lindemalm 等学者 (1986) 追踪十三位男变女变性欲症患者六到二十五年 (平均十二年) 发现手术结果是令人失望，只有三分之一的个案可以有阴道的功能，而且大部分的患者的性生活适应情形并没有改变，30% 患者认为接受变性手术是一个错误。两项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来自于追踪时间的不同以及方法学上的差异，Hunt and Hampson 研究是由手术之前精神评估的医师来做问卷调查，而后者的研究则是由和术前精神评估执行者不同的研究者以访谈三到六小时，其录音在交给另两位研究者打分数。在心理与社会适应方面，早期的文献，如丹麦的 Sturup (1976) 访谈十位患者，发现大部分的男变女变性欲症患者生活在耻辱化 (stigmatization) 的状态下，并且生活型态接近家庭主妇型态或是只有

比较不成功的工作。较后期的研究探讨变项较多，如 Lindemalm 等学者(1986)也发现，综合工作、犯罪记录、精神状态、酒精与药物滥用、与人际关系等等变项，只有 31% 患者术后的心理社会适应状态较术前良好，62% 患者仍旧维持类似的状态，其中工作功能的改变不大，人际关系的改变效果稍微明显；而 Hunt and Hampson(1980)的研究结果也有类似发现，精神病理状态并没有改变，只有人际关系有些许助益。除了年代的不同之外，工作功能未有明显改善是三个研究中一致的发现。

大多数的国外研究其研究个案数约在五十人次以下，且以男变性欲症者为多。国外女变男变性欲症患者人数较少，追踪研究也少得可怜。丹麦的 Sorenson (1981) 追踪八位女变男变性欲症患者，平均追踪时间为五年，和本研究十分不同的是其中只有两位接受重建阴茎手术，这两位患者表示出对手术的不满意，主要原因是重建阴茎在性行为时的不便有关。在术后的性功能方面，Sorenson 研究中八位(年龄分布在三十到六十岁之间)，却只有三位不满意其性关系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八位当中，以国内的变性手术来比较，有六位只完成第一阶段全部或部份(八位乳房摘除，五位摘除子宫，四位摘除卵巢)，但是其性关系却较满意，陈述性关系因为手术后自信心增长而变得更好！在社会适应方面，本研究个案在手术之后的工作与经济功能比起术前要来的改善，在人际关系方面，个案会倾向回避知道自己过去的旧识，并且在新关系里隐瞒变性的事实，在亲密关系方面大多有着矛盾的心情。Sorenson(1981) 研究中八位女变男变性欲症患者在手术后可以工作也有亲密关系，其中有两位并且已经结婚，其社会适应状态和本研究的发现类似。但是该研究有一项发现是本研究个案尚未经历到的，他们八位当中有四位有自己未变性前生育的子女或是术后结婚配偶所带来的子女，这些患者和孩子们的

关系常常处在紧张的状态，尤其是对于女孩子的成长常常会使女变男变性欲症患者想起与投射自己不愉快的过去，以致于患者与女儿间有所冲突，且患者自己所生的女儿很难接受母亲转变成父亲角色。在台湾，虽未曾有手术之前已结过婚的变性欲症患者的报告，而本研究中的个案也没有子女，但以后后续追踪时仍值得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回顾国外文献，可以看出国外的女变男变性手术的范围相当广泛，从单纯的乳房切除手术(Mastectomy)、子宫切除手术(Hysterectomy)、到全套的阴茎重建手术，都有不少比例的人做。然而在台湾，根据研究者所能找出的病历资料以及临床经验，绝大部分的女变男变性欲症患者所期待的是包括阴茎重建的完整的三阶段变性手术。其蕴藏的含意值得玩味，何以没有外生殖器官的女变男变性欲症患者却比有重建阴茎的患者的性满意度来得高？当中的原因可能不只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而已！或许是两群个案的年龄层不同，接受何种手术的顾虑不同，另一方面，是不是丹麦 Sorenson (1981) 这些患者只是单纯的不喜欢乳房与月经这些女性的象征，对他们而言去除女性象征就等于男性了？而不同文化下的本研究的个案却冀求站立小便与重建阴茎所象征的「男性」意义？换言之，考虑不同文化会对性别建构程度不一的刻板印象来比较两个研究，显示出在台湾的性别刻板印象是较丹麦严苛的，而这样的性别刻板印象造就出台湾地区女变男变性欲症患者的特殊现象。

手术并发症是女变男个案最主要的压力源，也带给他们诸多的困扰，性功能的好坏也是他们所在意的；反观男变女个案手术后较在乎是整形后的外观，并且仍旧穿着束裤以保持身材。这和充斥于

整个台湾社会的的性价值观有不谋而合之处，男人讲究的是性能力，显现于媒体广告中就是诸多的「X力士」等性功能药品或食品的广告，而女性讲究的是身材与外貌，显现于媒体上的就是减肥药品与塑身的广告。变性欲症的病因学中是有文化因素的影响，就此可以看出来。另外，对亲密关系的需求两者也有极大的不同。女变男个案显得较为主动，也常常会感受与考虑到变性身分对追求亲密关系的影响，反观男变女个案，对亲密关系则表示不去想这个问题，不期待亲密关系，显得消极被动。一方面可能是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因素，例如女性在亲密关系应采较被动角色，通常有个家庭才是成功的男性，等社会刻板印象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丹麦的 Sorenson (1981) 则提出男变女与女变男变性欲症者在心理层面上的差异：男变女患者在心里较接近于消极、假性女性化的自恋 (pseudofeminine narcissism)，女变男变性欲症患者则常常努力去表现或有更高的成就，以显示出自己的男性化 (masculinity)。

结论

研究者发现，就变性欲症患者个人而言，变性手术是虽称不上是「百忧解」，但可以解放被另一性别的身体所禁锢的灵魂。变性手术即使耗时耗资，即使手术并发症有所威胁，即使变完性后不能生育也担心变性身分不能拥有亲密关系，但是变性手术意谓着在茫茫众生中找到自己，是快乐的，是值得的。

然而，究竟谁是禁锢这些灵魂的背后大黑手，随着研究的进行，似乎呼之欲出。这个背后大黑手，影响着变性欲症患者个人，也影响着执行变性评估的精神科医师，执行手术的整形外科医师，也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看待跨性别角色行为的观点。一位变性欲症患者说：「变性欲症，是一种缺失 (deficit)；而变性手术，是一

种复健 (rehabilitation)」。假如我们视变性欲症是一种疾病，就医学的角度来看，荷尔蒙治疗与变性手术，也许都只是疾病三级预防的一部分，而疾病的一级预防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变性欲症究竟是不是一种疾病呢？或者它只是像「同性恋」的诊断一样，只是一个历史的、政治的与社会的现象罢了？这项对话仍然进行着……

致谢

本文为国科会研究计画 NSC862314-B075045 台湾地区变性欲症患者术后长期追踪研究的一部分，承国科会经费补助。感谢受访个案，他们不吝将生命的历程开放给研究者分享。在研究的与论文撰写过程中，承蒙高医陈正宗教授的鼓励与清大傅大为教授多所启发。

参考文献

- 文荣光 (1980)《临床性医学》，台北：大洋出版社。
- 文荣光 (1989)《台湾地区变性欲症盛行率与性别比率的估计》，1989 年台湾精神医学会大会手册，17 页。
- 文荣光 (1995)〈异常性行为〉，《性教育》，台北：性林文化事业公司，271-296 页。
- 李世模、魏福全、陈淑惠、张立鑫 (1989)〈要求变性手术之性别困扰患者的临床研究〉，《中华精神医学》：3(3)，40-167 页。
- 徐俪瑜、冯榕 (1991)〈变性欲症患者之心理评估〉，《国防医学》：13(3)，232-235 页。
- 张娟凤、文荣光、柯慧贞 (1992)〈性别角色行为：变性欲症、同性恋与正常对照组之比较〉，国科会专题研究计画成果报告。
- 刘道捷 (1993)〈变男变女变变变—深入探究台湾的变性现象〉，国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7).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 mental disorders. Third edition-revis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r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 Blanchard,R. (1989). The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of nonhomosexual gender dysphoria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 18(4) , 315-334.
- De Cuypere,G., Jannes,C. & Rubens, R. (1995).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of transsexuals in Belgium.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91,180-184.
- Fang, R.H., Chen, C.F. & Ma,S. (1992). A new method for clitoroplasty in male-to-female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89, 679-683.
- Fang,R.H., Lin,J.T. & Ma,S. (1994). Phalloplasty for female transsexuals with sensate free forearn flap. *Mirosurgery*, 15, 349-352.
- Fang,R.H., Ma,S. & Lin,J.T. (1995). Construction of female genital habitus in male-to-female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Plastic Surgery and Technique*, 1, 29-34.
- Foerster,D.W. (1983). Female to male Transsexual conversion:a 15-year follow-up.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72,237-9.
- Green,R., & Money,J. editors (1969). Transsexualism and sex reassignment. John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 Hunt,D.D., & Hampson,J.L. (1980). Follow-up of 17 biological male transsexuals after sex-reassignment surger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7(4), 432-438.
- Hwu,H.G., Yeh,E.K., & Chang,L.Y. (1989). Prevalence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Taiwan defined by the Chinese Diagnostic Interview Schedule.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79,136-147.
- Lindemalm,G., Korlin, D., & Uddenberg,N. (1986). Long-terem follow-up of “sex change” in 13 male-to-female transsexual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5(3),187-210.
- Lindemalm,G., Korlin,D., & Uddenberg,N. (1987). Prognostic factors vs. Outcome in male-to-female transsexualism: a follow-up study of 13 cases.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75,268-274.

- Lothstein,L.M. (1982).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historical, bioethic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9, 417-426.
- Mate-Cole,C., Freschi,M., & Robin, A. (1990). A controlled study of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hange after surgical gender reassignment in selected male transsexual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7, 261-264.
- McCauley,E., & Ehrhardt,A.A. (1984). Follow-up of females with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2, 353-358.
- Pauly, I. (1968).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hange of sex operation.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47, 460-471.
- Ross,M.W., & Need,J.A. (1989). Effects of adequacy of 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y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 follow-up of fourteen male-to-female patient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8,145-153.
- Sorenson,T. (1981). A follow-up study of operated transsexual females.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a*, 64, 50-64.
- Stoller,R.J. (1996). The Gender disorders. In *Sexual deviation. 3rd ed.* Edited by Rosen, 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naith,P., Tarsh,M.J., & Reid, R. (1993).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a study of 141 Dutch transsexual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162, 681-685.
- Warren,B.E., Ritter,Y., Pollack, R.G. (1993). The Gender Identity Project: a community-based approach to affirming transsexual identity. In *The Gender Identity Project*. The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division of New York City's Lesbian and Gay Community Services Center. New York.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2) The ICD-10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and behavioural disorders: clinical descriptions and diagnostic guidelines. Geneva, WHO.

「性／别压迫」：

跨性别主体在台湾（注1）

何春蕤

2002年10月3日旧金山湾区一位17岁的跨性别青少年葛雯因勇于做自己而被三位男性群殴刀伤，然后被绑手脚绳索勒颈毙命，弃尸于150英里外的山区。葛雯是今年第25个被谋杀的跨性人，根据美国跨性别权益促进联盟的统计，2002年是跨性人最血腥的一年。

—— David Steinberg

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刺眼的暴力记录，（注2）2002年的台湾却也是跨性人权益问题清楚浮上台面的开始。

媒体的耸动报导往往是这些事件浮现的主要场域。5月底，艺人陈俊生着女装夜游台北京华城购物中心，因体型高大不似女性而被警卫怀疑不轨追捕曝光，引发性别衣着自由的辩论，后来以尝试新戏角色解释变装行为而渡过难关。（注3）6月初，歌手秀兰玛雅出片时爆出同志疑云，据说她浑然不知曾经同居数月并携手拍摄婚照的男友并非男性，后来以秀兰玛雅涉世未深、为人单纯而平息风暴，所谓「男」友则在媒体曝光后继续就学，努力回复生活常轨。7月初，台北市跨性别市民蔡雅婷以平日女性装扮的照片申办国民身分证遭承办人员拒绝，蔡因此向总统府提出陈情，要求废止内政部所订歧视和损害变性欲弱势族群权益之行政法规，这个事件不但揭露了众

多跨性人在身分证件和外表呈现方式上所遭逢的困难，也凸显了跨性人在身分盘查时刻（从临检到海关）所遭遇的多重质疑。（注 4）8 月中，台北警方在路检时发现一名持有伪造女性身分证的长发柔弱女性竟然是即将抽签入伍的蔡性役男，媒体的疯狂追逐报导引发了跨性别团体发声批判媒体恶意侵犯跨性人的隐私权。（注 5）稍后在 8 月底，台北市警局少年队在临检时捕获阴阳人流莺小茹，收押过程中爆发疑似性侵害疑云，后来并牵扯出线民、警员身分不清等等情事，震动警界，最后则以测谎结果认定小茹伪证诬告收场。（注 6）

早几年台湾媒体中不乏与跨性别（例如反串从业的红顶艺人及第三性公关）相关的耸动奇观式报导，也有少数触法（例如偷窃或伪造文书）的跨性别主体引起心理医疗人士对这类主体提出诊断式的定义论述，更广受瞩目的则是电视节目中至今热炒未歇的性别变装秀、（注 7）在文化表演领域中的性别变装风气、（注 8）以及在时尚领域中处处可见的性别变装越界。（注 9）这些可见度（visibility）虽然不足以改变众多跨性人的生存现实，但是至少为那些孤立摸索自我身分的跨性人提供了一些恍如隔世的遥远相认。然而上述 2002 年一连串有关跨性别者的事件却标记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那就是：跨性别的社会存在不再局限于娱乐表演论述或心理医疗论述，而正式与人权论述接合起来。跨性别身分的暧昧或越界不再自外于一般大众的生活实践，而挺身与一般人的自由和自我权益直接相连，跨性别主体所承受的各种限制、猜忌、敌意也因而成为需要众人关切的事情。

美国的跨性别社群也曾经经历过一个类似的转变。人类学家 Anne Bolin 曾经在 1982 年对美国的跨性别主体进行了民族志的研究，当时变性者和变装者还是截然区隔的主体群，但是时至 1992 年，Bolin 观察到跨性别社群俨然成形，各种在性别认同上变调移位越界

(gender-transposed) 的主体已经透过运动团体的意识建设形成连续体，携手合作面对有关污名、接纳、医疗等等共同问题 (1994: 461)。Bolin 认为这个转变的动力不但建基于跨性别草根团体的串连组织，也得益于女性主义对异性恋父权社会和传统女性形象的挑战打开了文化空间，使得更多呈现非正统性别形象的跨性别者和男女同志一样都可以争取对自我实现的肯定，因而更建立起跨性别群体的团结壮大。原生女性的 TS 跨性别学者 Henry S. Rubin 在回顾「跨性别研究」(trans studies) 的理论发展时也观察到这个转变的另一征兆：变装经典片 *Paris is Burning* 在 1991 年上映时被阅读为同志片，片中人物也被视为同志变装皇后的代表人物，然而时至 1999 年，已经有愈来愈多人看懂了这部片子中的跨性别主体和她们的愿望 (1999: 173)。不管过去的女性主义性别解放运动或同志酷儿解放运动是否有意的积极促成跨性别运动的集结，它们所开创累积的论述和抗争典范都提供了宝贵资源给晚近才逐步展开的跨性别运动。

在台湾，这个转变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也是因为这一、两年跨性别权益团体的论述策略积极的将跨性别议题和另外一些被大众关切的议题接合起来（例如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思考跨性别的衣着自由，或是从隐私权来批判警方与媒体的共犯结构如何侵犯了跨性别别人权）。这个接合则进一步把跨性别主体平实化，包含进普同的人权概念之下。更重要的是，从跨性别的主体位置来阐述「性别平等」的彻底含意，寻回这个理念的激进 (radical) 内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近期跨性别论述的浮现发声，同时也揭露了台湾以「两性平权」为终极目标的性别政治在对于「性别」的认知上有其高度局限的的认知盲点，这个盲点不但使得现有的两性平权论述无能维护跨性别主体的边缘认同与身分，反而还因为固守两性框架而更强化了跨性别主体的可疑与污名。(注 10)

Judith Butler 早已质疑过这个盲点。她认为一般人所说的「性别身分」(gender identity) 其实就是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实践、和欲望之间建立的一致、连贯关系，这个一致而连贯的关系正是强迫式异性恋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所执行的那些规范措施所建构并持续维持的 (1990: 17-18)。Butler 因此认为，被排除在这些「可辨识的性别」(intelligible genders) 之外的主体——那些性别暧昧、不一致的主体和实践，那些常常搅扰、揭露、置换有关男性/女性、阳刚/阴柔等固定气质呈现方式的主体和实践，那些跨越、揉合、改装性别 (诸如变装皇后或国王) 的实践，以及 Butler 当时没有着墨但是事实上更完整「体现」(embody) 这个论点的跨性别主体——已经用其肉身的具体存在和操演实践，在不断进行着抵御两性霸权的肉搏战。

然而在台湾，主流的性别文化一直拥抱着上述那个有关「性别」的正统局限思考，大多数女性主义者的关切往往只集中于两性角色气质的局部松动以及相应的社会资源重分配，对于另外一些在层次上更为「敏感」且深刻的性别越界 (例如关系到性或者身体) 则多所保留，甚至只能充满疑惧；以致于在面对跨性别主体时，要不是完全无法阅读/理解，就是只能误读/误解，而无法用一个比较复杂成熟的角度来认识这些在性别认同/归属上暧昧的、错置的、游移的、骑墙的、强行越界的性别异类主体。当性别体制只容许二元分野，而且把日常生活世界架构在这个敌我二分的基础上时，这种非彼即此的定位当然使得那些性别暧昧游移的主体打从一开始就会不断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我的身体是错的」、「我的灵魂装错了身体」。

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正是因为简单的性别二分架构强制的要在复杂多元的身体和欲望世界中划下毫无模糊暧昧的二元分野，才——照傅柯的说法——「生产」(produce) 了跨性别主体，也就是在维持

那个截然分野中创造出那些不能、不愿、不甘、不肯归属被派定范畴的「问题」(problematic)主体。同时，性别二分体制对于它者(other)的严密搜寻和医疗定位则形成强大的污名效应，使得这些性别异类在纵轴上时时承受现身曝光的压力(axial visibility)，在横轴上则饱受孤立无援、见不到同道的隔绝处境(lateral invisibility)。(注 11)这个孤立、监控的主体建构过程也正是本文企图描绘的。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跨性别(transgender, TG)并不是一个统筹划一名称，而是一个包含了许多不同性质之主体、不断改变定义与疆界、不断浮现新的主体和性别想像的概括名词。(注 12) 本文将以对台湾 20 位跨性别主体的深入访谈来揭示跨性别主体的日常社会存在，以及他／她们如何面对并斡旋那个时时检验性别归属、强化性别二分意识的社会环境。(注 13) 事实上，本探究将显示，「性别二分」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区分因素是如何深刻的构筑了我们的社会空间与人际互动，从而使得跨性别主体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尴尬无奈难堪，迫使她／他们以自闭退缩来自保，而这样的局限压抑则更进一步恶化跨性别者的形象，缩减其可使用的社会资源。

从性别校园到跨性别教育(注 14)

当我还小的时候，好像别人都知道自己是女孩或男孩或女人或男人，可是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那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

——美国加州的原生男性跨性别作家和表演者 Kate Bornstein

尽管家庭常常被视为性别角色区隔的启蒙场域，然而事实上，许多家庭或社区中的性别氛围却是比较松散的。特别当孩子年纪尚

小还没入学时，即使孩子偶尔自行越界试穿异性的衣物，成人也往往不会看得太严重：「小孩子嘛！懂什么？」正是因为这样，从小就拒绝当女生的原生女性 TG 小佳和阿尼在家中都有很长一段日子可以随心所欲的做男生，也被家人当成男孩对待。小佳的祖父甚至认定小佳才是大孙子，总是问小佳的弟弟，「你大哥怎么没在家？」；弟弟的同学永远搞不清楚弟弟到底是三个姊姊，还是一个哥哥、二个姊姊……；连邻居和母亲闲聊时也常说，「妳那个大儿子如何如何」。而阿尼虽然另外还有三个姊姊，但是排行夹在哥哥和弟弟中间的阿尼总是和哥哥弟弟穿着一样的男装，爸爸也总是带着这三个孩子一起出去钓鱼。在这两个内部互动频繁的家庭生活中，生理性别从没有被当成决定性的因素来限定一个孩子的性别表现。

事实上，在物资匮乏的家庭中，许多年龄较小的弟弟妹妹根本就没有选择性别标记的奢侈，而很自然的就不论性别的接收了姐姐在发育过程中再也穿不下的衣物。原生男性 TS 小苗年近 40 岁，成长在台湾经济尚未起飞的年代，所以从小就全面接收姊姊的旧衣服，家人甚至把姊姊旧制服的学号拆掉重绣作为小苗的制服。令小苗不解的是，从上衣到长裤到皮鞋都可以接收，为什么唯独姊姊的裙子被排除在外？不过，既然有这个接收衣服的传统，小苗也就一直觉得自己（偷）穿姊姊的裙子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实际上，在经济困窘的年代，从衣着装扮到头发样式，刻意呈现性别标记（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资源来彰显孩子的性别）都算是奢侈的行为，儿童不分性别的传统也就因此成为许多家庭中的常规。

一般常识观点可能会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家庭没有好好执行性别教育，因此造成孩子在性别认同上的角色混淆，形成跨性别主体。然而下面的访谈结果将显示，**这些就主流性别区隔观点而言没有善尽性别教养任务的边缘家庭，事实上却提供了唯一友善包容的**

环境，让跨性别主体在人生旅程中得以短暂享受自在做自己的机会。相较之下，一旦达到学龄进入学校，进入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性别区隔体制，原来自由自在的主体就面对了一个一个晴天霹雳的场景。

台湾各级学校男女分界的性别布局往往构成明显的分隔，使得许多跨性别主体第一次强烈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感受到性别二分的强制性，也首度开始摸索如何抗拒这样的分派。即使尚无严格性别分班的幼稚园也都会以不同颜色或设计的围兜来标示性别，原生女性 TS 小许很清楚的记得女生的围兜滚的是红边，男生的则滚蓝边，被派定要穿红边围兜的他觉得非常不舒服，觉得那不是他的归属，因此往往在早操之后就脱掉围兜，满园乱跑。到了小学，虽然早期还没有施行制度性的性别分班，但是孩子们已经开始自己的性别区隔。个子很小的原生男性 TG 小丽对此有着很复杂的心情：

国小一年级到三年级，那时候男女没分班，可是过得有点悲惨感觉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好像大家都排斥我呀！感觉不会很自然。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候我一、二、三年级过得一半快乐、一半不快乐吧！因为我们班是男生一堆，女生一堆，然后我是唯一被男生排斥的，因为我都求女孩子把我跟女孩子排在一起就对了。

在学校里，男生和女生「自然的」一边一堆，不再混杂，不再不分彼此，而是用性别来作为分国分班的基本划分线。

从某个角度来说，「男女区隔」是在融洽的混沌不清中硬生生的划分出界限来，限定原本自由选择玩伴的主体只能归属于某个性别

群体，只能和某些人同班同玩。在周遭的异性恋氛围中，看似天然就如此的区隔透露着一股不言而自明的想当然尔，因此也带来一股很难抗拒的强制力。对于那些从来不把性别当一回事的孩子而言，这个完全不能质疑的硬性区隔时时围堵着她／他们原本习以为常的行为举止，孩子所有的不解于是陆续沉淀为心中的大石。原生女性 TS 小许就记得很清楚：

我在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沈了下来，那为什么沈下来？因为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男生女生开始分开坐。那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是坐这一边？我的朋友都在那一边，为什么我是坐这一边？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难过。……那时候好像也有一些事情是男生女生必须要分开，譬如说男生球队和女生球队就是分开的。好像你生活当中就是有分男生女生的那个地方。只要有区分，你就会觉得很难过。

只因为学校相信同样生理性别的学生一起学习，效果比较好；只因为和生理异性保持距离及隔绝是学校对青春期学生的首要处理原则——跨性别的孩子于是「被迫」和自小就玩在一起的朋友硬生生隔绝，被迫走上命定的性别教养之路。性别分班像一把锋利的刀，切开了原本没有特殊性别意识的幼年。

因着管理上的方便而进行的性别分班往往也意味着学程的分流。校园中建立在性别分野上的课程不在少数，军训／护理课、家政／工艺课（甚至有着天生体力差别作为基础的体育课），这类按着性别来进行的分开授课早已受到主流女性主义者的批评，近年来也已经开始淡化其中的性别分界。但是这样进步的两性平等思惟恐怕

从来没有想到过，校园中无数看似平淡无害但是标记性别差异的学习活动，却也正是跨性别主体可能被迫「现形」的时刻。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对于那些想要变性的 TS 而言，体育课——特别是人人视为现代基本技能的游泳课——简直就是一场可怕的梦魇：原生女性的 TS 对于穿着凸显女性身材的泳衣退避三舍（「怎么可以公开自己拼命掩饰但是却逐渐凹凸凸凸的身体呢？」），原生男性的 TS 更是绝不肯穿泳裤下水（「女生怎么可以在那么多男生面前赤裸上身、暴露身体呢？」）——于是跨性别主体只好用各式各样的理由来躲过体育课。有的一到了夏天上游泳课时就托病躲到保健室去，有的和体育老师商量用跑百米或立定投篮来代替游泳考试，有的则选择为学校提供各种特殊技能的服务，例如发挥电脑长才，好让行政人员替她向体育老师打通关免上体育课。从最起码的中学教育开始，跨性别主体就得操练复杂多样的协商应变技巧，以平安航过那些看来最自然、最普及、但是也最难堪的性别障碍。

即使没有明显性别分班的课程也常常包含了另外一些绝对有性别分野的操作，而其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差别待遇对于跨性别主体而言，更间接形成另外一种压力。身材高大但气质优柔的原生男性 TS 小青就一直很不平：虽然家政课的作业她和女生做得一样好（甚至手更巧一些），但是体育课考试的时候，小青被要求考 1600 公尺（相较于女生的 800 公尺），受罚的时候，她被要求做伏地挺身（「女生随便跳几个青蛙跳就可以了」）。不过，小青的不平倒不是因为她想偷巧，也不是她的体力不足以负担这些考验，而是因为这个差别待遇的架构恰恰体现了那个让她万分难堪的强迫二选一性别体制。说白了，正是因为有犯错受罚或者体育考试这种性别差别待遇明显操作的时刻，才提供了绝佳的场域可以对比呈现她明明看起来很男性的体型体能，以及她日常生活中明确表现的女性自我定位和气质举

动。在这种时刻，她在性别定位上的冲突矛盾明显可见，更给予同学们理直气壮的机会大大的取笑她「阴阳怪气」(阴阳怪气正是跨越两边、拒绝二选一的表现)。换句话说，愈是性别含意丰厚的场域，就愈容易凸显跨性别者的性别暧昧矛盾，引来强大的群众语言暴力，这些时刻也就成为跨性别主体体验锥心之痛的时刻。小青想起往日就恨恨的说：

因为他们觉得我就是阴阳怪气，那时同学就笑说，「你就交互蹲跳呀！」好，做就做啊！后来我真的做交互蹲跳给他们看，全班就看到……他们其实还是觉得我是男生，只是喜欢调侃我。然后我们老师还把这件事情拿到他另外一个班级去讲，我们那八个班全部都知道我的事情，说我娘娘腔同性恋，就是这样。听到他们这样讲，我好想把他们杀掉。我觉得人的嘴巴有时候，讲难听点，蛮贱的！……我觉得那个眼光会让人觉得喘不过气，尤其他们喜欢在你背后指指点点，这样扎你，用针扎你，又不跟你正面交锋，我觉得他们很孬种，……

校园环境中的性别分野和差别待遇正是所有青少年必经的性别调教场域，这种沈重的统合压力常常激化青少年对性别异类的敏感敌意，明显异类的跨性别者自然又遭了殃。现在正在读研究所的原生男性 TG 美穗和小青有着类似的经验，在国中的阳刚环境中都常常被莫名其妙的挑衅，想逼出她的男子气概：

当你很容易跟女孩子打成一片的时候，男生就当作你是怪胎，你是异类。然后，男生三不五时经过你的时候，

手就会往你头上打一下。譬如说早上有朝会嘛，对不对，大家排排队从操场走过去，他会过去踩你的鞋带。

有时候连老师也和同学一起表达对这种怪胎学生的厌恶。原生男性 TS 小苗在体育课上土风舞的时候坚持要跳女生的舞步和位置，跳得不是很好，体育老师就带着其他同学公开嘲笑他，故意让她出糗，使她十分难堪。原生女性 TS 小许也遭遇过类似的集体嘲讽：

因为我念过全女生班，我觉得很痛苦。当她们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啊，那堆男的就会每天在那边问，「你们这班怎么得到了一个男生？」更好玩的就是，老师还点名说「ㄟ，你们班怎么只有一个男生啊？」就是我啦！「到底学校是那里出了错啊？」还有老师说她要去问教务处，说「怎么会班上有一个男生？到底是怎么分班的，会分成这样子？」

像这种公开的冷嘲热讽，在跨性别学生的校园生命中简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更可怕的是，有些时候老师言语上的冷箭还可能变成具体的暴力。原生男性 TS 小苗国中时有一次上课无聊，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画着她最有心得的各式各样女性服装设计，老师发现后在盛怒中用力推小苗的头撞到窗边的钉子，缝了五针——这是其他那些在课堂中同样不专心听讲的同学从来不会遭遇到的待遇，自此之后，小苗愈来愈对上学读书不感兴趣，成绩也愈来愈差，三不五时就会和那些一心一意想要「矫正」她性别的老师冲突，不断有紧张的局面。然而，由于她是学生，是弱势，终究还是倒楣，有一次发考卷时老师故意把她的考卷撕碎丢在地上，说是「懒得再打你，打你这种

怪物何用」之类的话语，还要她用狗爬的姿势去捡考卷。小苗气不过而顶撞老师，抗议老师践踏她的尊严，但是结果是被学校记大过，次学期被分发到放牛班，开始另一段可怕的校园生涯，而这段可怕校园生活的内容一直要到2000年4月20日高雄县高树国中三年级学生叶永志在学校厕所中离奇死亡事件时才有了说出来的迫切性。

小苗和叶永志一样都不喜欢在学校上厕所，因为会被同学戏弄。小苗上的是纯男校，根本没有学生可以使用的女生厕所，她只能利用快要打上课钟的时候或者已经上课以后的时间偷偷去使用女教师的厕所。不幸的是，有一天被跷课的放牛班老大和他的两个跟班同学抓到，嘲讽的质疑她是男是女，把她拖到男学生厕所检查，发现她是男性身体后便强迫替他们轮流肛交、口交、打手枪，小苗痛苦万分，但是又无法抗拒群体暴力，只能委曲求全。她清楚知道老师们根本不管放牛班，想管也管不了，日后只有设法讨好老大，要求作为老大个人的禁裔，才得以不再被多人轮暴。二十年后，在叶永志的新闻中，小苗看到了自己：

当我看到叶永志命案消息的时候，我非常的悲伤耶！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我国中的时候的写照。我认为叶永志根本不是Gay。他流这么多血，死在厕所里面，我觉得可能跟我是一样的遭遇，只不过他可能很激烈的抵抗。这个案子被报导出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想法，为什么这种事情会一再发生呢？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人会好好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当然我不晓得叶永志到底怎么死的？但是我可以想见到那种激烈的状况。

对小苗以及其他许多跨性别主体而言，学校这个处处预设性别分野

的空间是个危险的地方：她／他们会被嘲笑，会被殴打，会被出糗，会被要求做一些违背自身性别认同的事情，但是这些日复一日的暴力羞辱就算曝光，也总是被当成单一偶发事件来处理，而看不见正是那个两性教育的架构孤立起跨性别主体来，来自制度或个人对她／他们的各式整治则正是这个两性架构巡逻监控性别 (policing gender) 的作为。

即使在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中都仍然有着类似的强制场景。原生女性 TS 小许因为天天都穿长裤，样子也不太像女生那样娇弱玲珑，因此大一时在过年前一天还被宿舍同寝室的女同学起哄，强迫他像班上其他女生一样穿裙子。这些群众暴力的场面都令跨性别主体感觉万分的孤立、愤怒、和无力。年近 30，原生男性 TS 如芸也曾经在大学的男生宿舍住过四年，问起宿舍生活，她异常平静的说：「其实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我那个时候日子到底怎么过的。如果现在要我再去过那样的日子，简直是要我的命。」轻描淡写的遗忘，在平静中嘶喊着跨性别主体不为人知、不能回想的具体经验。被视为黄金岁月的校园生活对许多跨性别主体而言，却是充满羞辱和痛苦的日子，在这样的校园中苦撑十余年，也难怪一个个成年后的身心都是伤痕累累。

具体的环境改善看来遥遥无期，一代又一代的跨性别者也逐渐领悟到不能再局限于自己的悲情，他／她们开始在自己的周围发觉／掘那些更年轻的跨性别生命，并努力呵护这些幼苗，寄望后者能因为有一些些支持而不必再经过自己已经承受过的孤立痛苦。原生女性 TG 阿尼在学校任教，虽然自己也有一箩筐的问题，但是却无法割舍另外那些年轻的原生女性跨性别生命：

我在一个小学碰到一个小五的，那实在是，第一，帅毙

了，第二个，全校都知道他是。这个小孩子还批评我，他说「你应该头发更短，要穿西装」。……这个孩子就特别会跟我们有种感觉……，很奇怪，他也知道谁能讲，谁不能。他才小五欸！然后他讲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说，那都是你经历过来的，你理解那样的话语。就像他跟你讲：「我永远不会是男的。」那个话有一种很奇特的力气在里面，虽然很悲哀，可是它有一种力气……我 somehow 觉得有很多我们的影子在他身上。我不晓得他以后会活成怎样，他那个环境真的很差，所以我可能会陪着他，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我很希望说他可以活得比较好一点。

教育部次长范巽绿 2000 年 12 月 16 日在叶永志命案喧腾半年后，于「教育部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的年终成果发表记者会时宣告，成立三年的「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正式更名为「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发言稿中还说到：「本部希望借此前瞻和进步的做法，尊重多元的性别文化。最后，期望每位学生都不因其性别而影响其学习机会、能力与资源，也期待学校教师能在教育的过程，以更多元、更开放、且更平等的方式去启迪学生，并身体力行**两性**相处之道，将**两性**平等教育落实于日常生活中，以期待**两性**平等教育在历经种籽的发芽苗长，能长成一片缤纷瑰丽的美景」（见教育部网站，黑体为本文添加标示）。值得注意的是，组织架构名称上的更动（变成「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听起来遥遥指向一个新的认知和宽广的跨性别意识，但是讽刺的是，声明后半部描绘的教育愿景却仍然拥抱了最常见的「两性」基本框架，也就是那个迫使无数跨性别主体耗费心力在校园中奋力抗拒言语暴力和肢体暴力以维持自己尊严学习生涯的「两性」体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性别教育首要就必须去深刻认识跨性别主体在校园成长过程中的具体经验，并以此来重新检视两性教育框架的预设和其中的粗暴强制，以及这些盲点所造成的无数生命耗损。

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爱你

跨性经验就像乱伦经验一样，它夺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亲密时刻、我们的性、我们的童年。它夺走了坦诚，夺走了开放的友情，使我们只要一望进镜子，就与痛苦对视。

——原生男性跨性人 Riki Anne Wilchins

跨性别主体在青少年就学时期不但需要竭力面对并处理（那些被主体视为完全不应该属于自己的）身体性征的冲击，而且由于这个阶段多半也是青涩恋情初初发生的时期，这两方面的戏剧性变化在时间上和结构上紧密相连，更使得主体在企图经营自己的身体、形象、自我，以便发挥吸引力、建立情爱关系时，强烈的感觉到捉襟见肘。一般人都可以理解被污名的主体将支付极其重大的心理代价，因为有很高的焦虑，「活着一个随时可能崩解的生活，（注 15）然而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崩解的生活在主体遇到心仪而想接近的对象时才算真正达到了临界点。

在一个以异性恋为唯一情感想像框架的社会脉络中，恋情的萌芽当然直接冲击到跨性别主体自身还在摸索着建立或着每日奋力维护的性别认同。原生男性 TS 小青在中学时期发现了与自己出生性别同性的欲望对象，当时「变性」的医疗科技在台湾还没有被广泛报

导，变性者的主体位置也还没有形成，唯一可以用来理解这种情感的普及字眼就是「同性恋」。恋情的浮现使得小青陷入了困惑：

后来到了国二吧！我发现我竟然喜欢班上的一个男孩子，而且……那时候我就在想：「奇怪！我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还是干嘛？」因为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变性」这个名词，所以我所能认知的就是「我当然是同性恋」。

小青一直认为自己是女生，现在喜欢了男生，原本在异性恋社会的脉络中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小青却也同时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体还是男生的样子，那是个还无法否认的物质现实，而且对方也视她为男性的同学，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在有限的语言名称概念之下只能称为同性恋——然而，「同性恋」预设了相恋的双方是同一性别，在为自己的「情感内涵」找到可以理解的名称的同时，小青的「性别认同」却被迫退隐。

这个两难的情况并非少见，已经完成变性手术的原生男性 TS Coco 也遭遇过同样的混乱：

我原先以为我是 gay。刚踏进这个圈子的时候……因为我都是被男人追着跑。那时候我只知道男人跟男人在一起就是同性恋，而我就是那个零号的男生。可是我觉得我想当女人，你懂吗？等我看过 TS、CD 这种网站，我看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因为那就是资讯上的缺乏。

同性恋论述的浮现使得无数爱慕同性的人找到了描述自我情感的语言，但是在这个论述中栖身的主体并不都能满足于这个主体位

置，有些人总觉得自己认定的性别身分没有得到肯定，有点不情愿自我悉心维护的性别认同就这样被略过（「可是我觉得我想当女人，你懂吗？」）。现在回头看去，原生男性 TS 的 Coco 觉得同性恋这个位置当时至少部份或暂时的使得她的对象选择得以被理解，但是如果自我认定的性别归属要因此而被放逐，这却是有点难以割舍的。前面提过的原生男性 TS 小苗则有着另外一种轨迹。虽然从小就认为自己是女生，但是身体的男性现实却使得她很困惑，不知道要如何调和这个女性认同和那个男性身体。上中学以后，她一直被说成娘娘腔，又喜欢男生，因此就照一般的说法认定自己是「同性恋」，把自己的女性认同视为娘娘腔的表现。然而大四时在公卫书籍中看到「变性欲」的说法时，小苗突然发现这个新的位置更为贴近自己的性别定位，也可以同时重新解释她的对象选择。认同、身体、对象、气质这几组变数的复杂配搭状态，在主体意识的个人生命史以及历史命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于是形成了看来很「自然」的位移。

值得观察的是，同样是原生男性 TS，另外一些主体则没有在同性恋和跨性别这两个身分中间做一选择，反而选择把同性恋论述和跨性别身分接合了起来。现在在就读研究所的原生男性 TG 美穗成长在女性主义理论洗礼的年代，也一直在找寻适合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性别位置和对象选择。她喜欢的是女生，在尚未取用跨性别身分前有一段日子只能把自己称为「男身女同志」(male lesbian)；在认同跨性别而且逐步开始变身以后终于甩掉了「男身」这个部份，自我定位为跨性别 (TG)，但是仍然坚定的拥抱女同志 (lesbian) 的主体位置。(注 16)

个人性别身分定位之所以被凸显为那样重要，正是在在爱慕对象的那一刻，性别二分的异性恋社会在性别与性之间建立的贯穿相连，经常使得跨性别者不但对自身的性别认同和定位感到困扰，

同时更陷入另一个难题：要如何向对方解释自己生理状态与性别认同的不统一。另外，跨性别论述和跨性别意识的不够发达普及，意味着大多数人根本就无法想像在两性分野和异性恋框架之外还有非男非女的可欲主体，（注 17）现有语言框架中的两性预设更使得跨性别者的自我描述不断的被化约成为不可解的错乱——像这样充满疑点的主体状况要如何勾起对方的爱恋回应呢？这些顾忌和焦虑遂使得许多跨性别主体有口难言，不知要如何开口说明自己，更不知道要如何让对方在异性恋的两性架构之外「理解」这份感情。莫以名状的迟疑退缩成为跨性别者在感情路上很常见的表现。（注 18）

有时即使对方友善的主动示意追求，跨性别者仍然常常囿于「自知之明」而迟疑自惭。原生男性的 TS 如芸因为外观非常女性化，秀气温婉，有很多男生对她有好感，不时约她出去，她对这种邀约也感到非常高兴：

当然很高兴呀，这个当然是对我自己的肯定呀！其实我觉得身为女生的那个信心呀，就算是正常的女生也是一样，这个信心是一点一点在建立的。从自己的外表，然后从别人对你的肯定，如果说有人肯跟你做朋友，不要说男女朋友啦，有人跟你做朋友就已经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然而，在欢喜赴约的同时，如芸也感到「心里觉得忐忑忐忑的，觉得说我哪里对不起他」，因为：

怎么讲……我觉得我可能不是那个男生他心里面想要的那个类型呀！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交男女朋友绝对不是那

种牵牵手呀、然后亲亲嘴这样子而已，那我就想说，我自己还不是很完全的女生，然后男生追求我，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好像很对不起他……我不是真的女生，他不是他想到的那种真的样子。

这方面的歉疚在这个愈来愈被情欲充分渗透的文化中更显得难以承受。如芸曾经被一个男生追求，她也对对方很有好感，甚至曾经很亲密的拥抱，但是她却在重要的部位不断阻挡对方的手，不让对方越雷池一步。她很清楚感觉到自己的欲望，也感觉到自己的甘心情愿，但是身体的现实却使她不得不沈默的推开对方，终至分手。如芸感叹的谈到这个经验：

当然觉得很无奈呀！如果「那里」都有的话，我就不会拒绝他呀！这个也是为什么我非常的坚决想要做变性手术，因为如果说我可以做完手术的话，那我在谈恋爱的这个事情才不会有阻碍，不然的话我都要遮遮掩掩，结果弄到最后就是分手。

这种复杂的心情和矛盾的挣扎当然并不是跨性别主体所独有，所有难以出柜的身分主体都会在这种时刻陷入天人交战。毕竟，感情的表白总是意味着个人亲密资讯的主动提供交换，也包含了身体的亲密探索接触；然而对于跨性别主体来说，最贴身的资讯往往却也是最不能启齿的资讯，更不用说「真相大白就可能见光死」的身体接触了。这种双重的困难使得许多跨性别主体在亲密关系上都形成了退缩迟疑的基本模式，原生女性 TG 小佳就绝对不会轻易向对方表白，而是要等到对方主动：

佳：我有一个状况，那就是只要是我喜欢的女生，我绝不会开口，这样可以减少出错的机会。一定等到对方愿意表白再说。

何：那对方表白了，然后呢？妳就两下一拍即合？

佳：就是可能会再拖一下吧！如果可以，再进行。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对方表白，这样对我来讲比较安全一点。

何：可是对方还是有可能以后觉得说，「喔，当时妳骗我」。

佳：在她表白的时候，就要问她是不是弄清楚状况。我现在还没有碰到那种在表白的时候还没搞清楚状况的。

换句话说，对方不但要主动追求，还得完全了解体谅她的情况，接受她的复杂身分和身体，小佳才会（拖拖拉拉犹犹豫豫的）做出具体回应。问题是，既然小佳从不会主动说明自己的状态身分，也不积极追求而是默默的等候，那么对方是要从何知道，在什么基础上形成体谅，以致于积极主动的来追求十分被动的小佳呢？很明显的，跨性别主体在认同和性别上的暧昧矛盾，对于可能作为亲密爱人的对象构成了额外的认知和情感要求，也使得确切的关系受到百般的考验。更煎熬的是，万一对方并没有弄清楚状况，但是喜爱小佳，积极的追求他，小佳是要接受？（这就意味着「东窗事发」的时候要不是需要百般解释以消除欺骗的罪名，要不然就是忍受对方可能的拂袖绝情而去）（注 19）还是忍着不做回应，等候哪天对方可能突然开窍？（可是在这个交友机会很多、过程很短的社会中，这个等候可能遥遥无期）这种两难正是无数跨性别主体在求爱过程中常常前思后

想、驻足不前，然后又充满悔恨、痛苦万分的另一个原因。

跨性别主体在情爱关系中所感受到的犹豫焦虑，当然并不只是个人信心不足或者双方默契沟通不足的反映；在现实的生活里，跨性别主体的爱恋关系显得特别脆弱易伤，很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缺少文化和体制上的支撑。不但主流文化中缺乏对于跨性别可欲品质的正面描绘（仅止于舞台上的跨性别形象而尚未扩及现实生活中的跨性别），也缺乏对跨性恋互动关系的操演和再现（相较于处处可见的异性恋文本和逐渐累积的同性恋文本），更缺乏对跨性恋关系可能拥有稳固愿景的着墨。原生女性 TG 小佳就曾经从一位过来人身上感受到那份无奈，而这份无奈其实是在性别异类圈中很常识型的说法：

酒店里的一个合伙人——姚姐，是一个老 T，表哥坚持要她跟我聊聊，她其实也没多说什么，我只记得她说，这条路不好走，劝我别像她一样。她大致说了一些感情生活的部份，她说：「那些女人就是被真正的男人甩怕了，不然就是你愿意付出，不计代价地，她们才会跟你在一起。等她们有了更好的选择，又会把你甩了。」好像注定就会是一种悲哀似的。一辈子，我真的胆怯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到底是谁对我的控诉，我到底犯了什么错？

台湾本地其实不乏少数能够幸福快乐度日的跨性别爱侣，彼此之间也紧密联系形成小社群，但是由于污名的压力，绝大多数都不能现身，反而被迫积极努力抹去跨性生涯的痕迹，以免东窗事发影响到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生命。这种隐晦的前景也使得众多还在摸索前进的单身跨性别主体总是带着阴影在异性恋当道的两性社会文化

环境中蹉跎等候。

在另一方面，如果牵涉到既存的婚姻关系，跨性别主体要面对的又是另外一堆问题。那些在婚后才走上变性之路的跨性别者不但要忍受「欺骗」、「隐瞒」、「利用」的恶名，还必须就个别所处情境和家庭关系来斡旋协商如何解决这个冲击整个家族的复杂问题。(注 20) 独生子原生男性 TS 小苗当年顺应父母传宗接代的意思成婚，婚后的性生活十分不协调，虽然小苗很得意自己因为是跨性别所以完全知道要如何取悦妻子，然而总是需要妻子主动要求而且采取在上的体位，两人才能进行性行为，妻子也抱怨连连。小苗目前有两个孩子，还好因为工作的缘故，夫妻分隔两地，相聚的时光不多，小苗也得以在日常生活中维持她的跨性别自我。但是这两年妻子调了职，全家「团圆」，小苗的跨性别身分再也遮掩不住，终于在妻子发现小苗收藏的女装和化妆品后爆发，从此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梦魇。小苗虽然承诺变性后仍然会善尽责任继续照顾家庭，甚至勉强同意离婚以免让妻子难堪，妻子却完全无法接受，两人于是开始了牵扯到整个家族的怨忿缠斗，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局。

像这样的故事在跨性别群体中流传时，总是引动复杂的情绪和忧虑，那个看来解不了的情绪死结也隐隐的在其他的亲密关系中投下莫名的阴影。

好女当然不当兵

之前常常有很多人会觉得我是 gay，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在台湾如果做男人太客气了，人家会觉得你是 gay，所以你有一

些口头禅要改变，你有一些说话的方式可能要扁儿郎当一点。」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已经根深蒂固到他们对性别的认知那么深刻？

——原生女性 TS 小堤

在异性恋两性区隔体制中最明确纯净而又充满规范压力的单一性别空间就是军队。军旅中对于性别角色的简单想像则使得任何跨越性别疆界的役龄生理男性在征兵制的压力下都有可能必须经历这个可怕的命运：被羞辱、被侵略、被折磨，都是常态。（注 2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比较幸运或精灵古怪的主体仍然可能在这个高压的空间中营造出另外一些机遇来。

跨性别主体在军中最典型的遭遇就是被长官「特别照顾」，加强磨练，因为很多人以为这些主体之所以缺乏男性气概就是因为太过养尊处优，被长期宠爱保护，若是多接受一些磨练就可以磨出主体「真正」应该有的男性气概来。原生男性 TS 小苗对这种磨练有过很多经验，她也想出了一个很另类的理解来面对这段折磨的岁月：

我服兵役是预官，所以长官会说，「怎么搞的？喊个口令也这副娘娘腔的德性？」我就是很那个……对呀！然后讲话的那种姿态啊、那种手势啊，就感觉出来不太像一般男生那种样子，所以他就特意加强磨练，这样子我才会比较像男生嘛。我在想，反正古时候有花木兰嘛，花木兰代父从军不也是当兵吗？对不对，唉，好吧，你要磨练我，反正我现在身份是军人，军人哪有分男女？那没关系，我就让你操好了。

在这个纯阳的环境之内，当时还以为自己是同性恋的小苗虽然百般不情愿和几十个男人脱光了一起洗澡，但是好在三分钟战斗澡的压力使得大家都没有太多精神管别人的身体，只要尽量背对他人也就过了。只是上厕所的时候，不管大号小号，小苗都坚持不要和男生排排站，一定要到内间关上门，所以常常在集合时迟到而被罚扛枪跑步。不过，小苗算是运气不错，在成功岭受训时遇到了一些怜香惜玉的同僚，甚至还发展了一段小艳遇：

那个班长就会说，「哎呀，那个太危险，妳不要去做啦！」然后就说？他们都叫我「娃娃」啊！就是我绰号，我会唱黄梅调啊，我会什么啊，所以那些工作啊！比较轻松的工作都派给我做，而且那个我隔邻的那个男生他也知道我…我很喜欢他啊……有一次我们被派公差去晾衣服嘛！晾衣服之后就觉得月色很好啊！觉得好像很浪漫，就可以摊开心啊！那我就跟他谈心，然后我就跟他打波儿。他吓一跳啊！但是他的反应还好啦！他就说「妳是不是有点那个？」那意思就是同志啦！不过那时候他对我的态度还算友善……纯粹只是一时兴起，纯纯的爱……

到了预官的阶段，小苗已经觉悟自己是 TS，于是更积极的以女性的角色身分来和隔邻的一位排长进行了一段缠绵的感情，直到对方出国深造才被迫分手。对于这段感情，小苗只能幽幽的解释：「人家毕竟是嫌我不是个真女人」。这其实也是许多渴望爱情的跨性别者内心最深处的隐忧。

曾经做过第三性公关、现在已经完成变性手术的原生男性 TS Coco 有着少有的世故经验，当年靠着这些经验以及个人的美发手艺

在军中打下一片天空。由于她从小就跟着家人学美发，有特殊专长，因此服役时在营里的福利社担任理发的工作，透过这个位置，她甚至可以争取到一些特权，得以在阳刚的军中维持她跨性别的自我形象：

你有特殊专长，然后你识相，人家不敢点你，军官也一样。而且我老板也是司令官，整个花东地区的司令官，我们营长就有盯我一次，说我的指甲太长，叫我剪掉。好，我就乖乖的剪掉。后来司令官来理发洗头的时候说：「啊！你怎么没有留指甲？」因为那种外省人洗头都喜欢用指甲抓。我就说：「司令官，我们营长说不能留指甲，谁都一样，所以叫我剪掉。」然后营长就被我们司令官骂，我也就可以留指甲了。

我的军队制服穿起来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军服，因为我的迷彩服我还特地去改腰身，就是让它有腰身，多缝一个扣子，多别一个扣子，腰身就出来了。然后我的大头兵鞋再去加两个鞋跟。当兵的时候我会擦那种润色粉底，就是润色隔离霜，画眉毛。谁要是罗唆，剪头发的时候就给我小心一点。

不管是被怜爱的小苗或是耍手段的 Coco，她们都利用自己的方式在军中存活，并且获得一些愉悦的空间。可是对另外一些也同样顺利蒙混过关的跨性别主体而言，那种纯男性而且充满压抑的侵略性场所却也让她们更加深刻的厌弃自己的生理性别。原生男性 TG 美穗在成功岭受训时便看穿了性别教育的内涵：

根据成功岭二十几天的经验，那实在不是个对女性友善的环境，也决不是什么军教片里刻画的那种什么一群男性流血流汗打拚的过程。一群大专兵，在班长的带领下，除了讲女人外，还是讲女人，不然就是哪个学校的女人没被「用过」的比较多，或是经常出现莫名地贬抑女性的话语（最简单的例子：答数声音太小就会被「干」：「你是女人啊！」）不然就是看到军中的腐败及做表面工夫，在那种环境待久了，还真的是可以让人成为「真正的男人」啊！原来把人培养成只知整天想女人、贬抑女人、不会用大脑的，就叫做打造成真正的男人。那我还是不要参与，比较好些。那样封闭的环境也难以令我忍受。老实说，它让我对所谓男性（或是其应有的特质）更加不能接受，以及更厌恶这个制度了。

反讽的是，一心一意想要借着阳刚的训练来纠正性别异类的军旅，最终反而使得跨性别主体彻底厌弃军旅生活，更加厌弃自己的生理性别，坚心的踏上打造新的性别身体之路。

近年来，军中的性别暴力终于被揭露，不但公开了性别异类所承受的迫害，也为后来的跨性别主体打开了一些空间。充分女性化的原生男性 TS 如芸一直希望能够避开兵役这场梦魇，但是父亲却寄望军旅能改变儿子的性别表现，坚持儿子应该去接受男子汉的训练，直到后来认识到儿子可能在军中受到伤害，父亲才同意让她申请复检退役。如芸认为这个转折实在很反讽：「他们认为既然是男生就要去当兵，结果从头到尾，我不用去当兵的理由居然是我哥哥跟我爸爸说，因为在军队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最好不要发生在我身上。」父亲虽然坚持儿子「当兵变成男子汉」，但是显然对于军中的性

别暴力可能如何对待跨性别的儿子是有着一定认知的，这个认知也迫使父亲不得不因为保护儿子而接受后者的跨性别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跨性别主体之所以千方百计的避开服役，倒不是因为逃避国民应尽的义务，而是因为这段服役的经验可能会根本打乱她们打造新身体、实现真自我的计画。原生男性 TS 如芸坚持不愿服役，不但是因为畏惧可能的军中暴力，更重要的是，当兵时期的操练将会完全破坏她苦心维持了多年、外观性别形象完美、准备终究手术变性的身体。如芸很清楚的说明：

当兵在操练的时候，你整个人身材都会改变，那就会变得更男性化，更不适合去做变性手术。如果你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去当兵的话，会破坏你整个维持的身体、或者变性、或者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女性形象，都会被破坏。

如芸绝非唯一一个从这个角度来抗拒服役的跨性别主体。打造身体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漫长摸索前进的过程，上一代的跨性别主体常常因为在经济上无法独立生存，因此往往在家庭和工作的夹杀之下潜隐自我，无法实现那个自己想要的身体。但是台湾经济形态的变迁使得许多年轻的跨性别主体即使尚未累积很多专业实力，也得以透过新的服务业甚至兼差的性工作来找到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因此很多主体从学生时期开始就断断续续的服用荷尔蒙，他／她们的身体也已经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性别符码混杂并列的状态。据圈内人说，单单全省第三性公关行业中未满二十岁（尚未服役）、吃避孕药或者注射女性荷尔蒙、因而拥有乳房的人数约有一百人。（注 22）温柔汉协会也表示，该会的成员中年纪最小而想变性的人才 14 岁，从小学六年级起就决心变性，并且计画以女性身分去念高中、

大学，然后结婚，而且她现在已经有一个完全接受这种状况并支持她动手术的男友。(注 23) 当愈来愈多跨性别主体早早便开始规划打造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跨性别年龄层逐渐下降)时，也难怪台湾各个地方政府兵役科每年兵役体检时都面临了愈来愈多这类无法投入单一性别军旅训练的案例。(注 24)

同时，另外一类跨性别主体的浮现也为那个严格维持单一性别的兵役制度带来新的挑战。原生女性的跨性人在台湾本来就比原生男性的跨性人来得多，(注 25) 而一旦更换户籍身分证件，那些年龄层愈来愈低的原生女性变性者也立刻碰触到役男身分的问题。即使他们大部分并不介意入伍，甚至很兴奋有此机会可以肯定本身已经成功转换了性别，但是对兵役体检单位而言却带来各种或过虑或荒谬的联想。(注 26) 凡此种种，都反映了不管是哪一个性别为基础的征兵体制，在遇到跨性别主体时都会立刻左支右绌，暴露出其性别二分的僵化思考架构及局限。

在性别二分中夹杀的自我身分

许多在结构上非常不同的状况都需要时时警惕、丰富资源、恒久耐力、持续动机、事先安排……

—— Harold Garfinkel (1967: 137) (注 27)

兵役体检和跨性别者的相逢，展现了国家机器管理／纯化性别的企图；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有无数其他正式与非正式的性别机制，时时封锁跨性别者的自我表现。

2002 年艺人陈俊生变装夜游京华城购物中心被追捕的例子，揭露了众多跨性别者的尴尬社会处境。首先，如果有人男扮女装或不

男不女，就往往被视为「企图不轨」、「形迹可疑」或甚至有危险性，这种罪犯化／妖魔化正是性别歧视的明显表现：不管个人是男身或女身，只要外观上不能合乎主流的性别成规，就要被怀疑、被盘查、甚至被逮捕，被视为犯罪嫌疑犯。原生男性TV小L曾经在女装逛街时被警方拦下盘查身分，虽然输入身分证字号后证明并无前科，拥有正职，而且毫无任何非法行为或企图，变装也并不违法，然而警方仍然语带威胁的警告这位朋友，下次要是再看到他穿着女装，就会通知媒体前来拍摄。像这样以污名曝光来恐吓性别异类，正反映了警方严重侵犯跨性别的人权。

即使没有像小L那样被警方恐吓，大部分跨性别者还是会因为外观和身分的不协调而在临检时刻遭到为难，而且外观打扮和生理性别之间的差距愈大就愈容易引来麻烦。原生女性TG小佳有一次骑摩托车的时候被警察临检，驾照上面虽然注明性别是女的，但是因为上面的大头照是穿着西装打领带的，结果就被警察刁难：

那个警察就一直问，「妳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就不理他，然后他就说，「妳不知道自己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就说，「妳要不要我告诉妳什么是男的？什么是女的？」然后，因为上面有身份证字号嘛，他就说，「妳不知道2开头是女的啊？妳不知道妳自己是个女的啊？」

像这样明显嘲讽挑衅的话语，是许多跨性别的朋友们在最寻常的临检中不断遭遇的，跨性别者即使并未有任何非法的行为，也必须承受这种明显超越临检职权的性别压力。当性别二分的基本要求被体现为警察权时，跨性别主体真是点滴在心头。

最明确支撑这种性别压力的，就是被大家视为常规的法定文件中记载的性别。2002年7月，一位台北市跨性别市民蔡雅婷向内政部和总统府提出陈情，说明自身以女性角色全时工作生活，持续筹措款项以便日后进行变性手术，已经数年之久，也已改换女性名字。然而，她为了避免层出不穷的困扰及身分质疑，向户政事务所申请换发贴有其女装相片的国民身分证时，户政人员却拒绝了她的要求，认为身分证是一种公文书，必须有「正确性」和正确的性别记号，其上的相片也必须符合本人的法定性别，如果换贴照片恐怕会误导外界判断。蔡雅婷因此向有关单位提出陈情，至今尚未得到回应，跨性别团体也已经酝酿发声支援。在另外一个例子中，前面提过已经以女性身分生活多年的原生男性 TS 如芸终于筹够了钱要去泰国接受变性手术，但是申请护照时被退件，因为发照单位说她相片中的脸看起来太像女生，和她身分证上的国中时代男装相片以及法定(男性)性别不符，外交部人员并且建议她剪掉长发，打扮成男生，出关时才不会产生冲击。如芸不肯剪去好不容易留了几年的长发，但是又需要护照前往泰国接受手术，最后只好穿上西装领带，绑起头发，画粗眉毛，照了张男生味道的照片，才申请到了护照。问题是，进出海关时，如芸的本人外貌和护照上的照片将有极大差距，恐怕仍然难免狐疑的眼光；再加上泰国变性完之后回台时，她的身体和认同都是女性，那张刻意制造的男性照片反而成为另一个可能招来质疑的引爆点。(注 28) 在这些荒谬的、执意要求主体否认自身性别形象的例子中都充分看到，**对跨性别主体而言，身分证明文件从不只是「确认」个人身分之用，而是要求个人削足适履、箝制个人不得实现性别自我的牢笼。**

上述法定文件和法定性别并不总是由官方单位和人员来执行验证，事实上，在现代这个高度「证件化」的社会里，跨性别人生的每

一个重要活动和决定几乎都会牵涉到某种验证，而性别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检验项目。这些验证的要求是如此频繁，它们甚至部份构成了如芸迫切想要接受变性手术的原因之一。如芸因为外观和声音都极端女性化，常常因为身分证件上的「男」而感到困扰，她一半无奈，一半期待的说：

变性这件事情最大的贡献就是可以换身分证，因为男生的身分证带给我相当大的困扰。像找工作，找房子，甚至于说银行啊，反正是有关于身分登记的，像办大哥大，办信用卡那些的。

然而，就算办到了大哥大，办好了信用卡，对某些跨性别者来说，恐怕还是免不了接下来经常不断的验证关卡。原生女性 TG 小佳是一个常常跑外务的工作者，在使用信用卡时就常常遇到说不清楚的情况：

比如说 1996 年我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同事是个男的，可是他的声音就是跟女生一模一样，反正我们两个在办公室里接电话，对方都会觉得他们打错了电话。我一接，他们就觉得是个男的，他一接听，人家就觉得是一个女的。那一年，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们办公室联名的信用卡大家的帐单好像都出了差错，银行打电话来跟你确定你所有的身份、所有的资料，大概确认了二十次，颠过来倒过去，什么都问了，最后他们还是问你，「妳是本人吗？」……我在跟信用卡公司吵架，他也在跟银行吵架，后来就有一个同事开玩笑说，「唉，你们两个就互换打电话，就不会有事了。」

在这种常见的情况中，信用卡公司虽然已经确认了各项个人资料，但是最终还是卡在有关声音的性别成见上，不管是否已经完成手术更改身分，只要声音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都要承受一再的确认。再加上最近盗卡盗刷蔚为风气，信用卡公司极力加强对身分确认的工作，不少跨性别者因此都不断遭遇这种质疑，也在对方礼貌的坚持询问中听见他人对自我性别身分的坚决否定。后来小佳实在被问烦了，索性一口气剪掉了所有的信用卡，彻底和这种性别傲慢说再见。

即使外观和声音通得过初步的验证，工作上表现良好，在办公室里面已经可以穿女装来往，上司也完全谅解这个情况，跨性别者还是有些顾忌。因为，按照担任工业工程师的原生男性 TS 如芸的说法：

别人知道你是男生以后，对你这个人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像你这个人，不男不女呀，还有什么表里不一，看起来像女生但是事实上是男生。其实同事们他们知道，只是他们不说，他们就是当做在看笑话就对了。

典型的性别歧视就是这样略过个人的具体表现，只因着主体所呈现／归属的性别而加以负面的评断。正因为这样，有关个人的资讯管理就变成跨性别主体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已经做完手术的原生女性 TS 小威因为从 15 岁踏入职场开始就在外观上先陆续做了调整修饰，一向以男性打扮上班，只有上司和人事处管理个人资料的人知道他的生理性别，后来经历手术时他也只向管理阶层的人员说他是因为双性恋而做手术，(注 29)对同事则说是纤维囊肿而切除，因此在手臂上留下疤痕。他的坦然态度和听来具体可信的说法反而没有引起

同事的任何关注。

事实上，跨性别主体若是想要顺利地找到并维持一份工作，往往都需要周全的规划和细心的执行。正在进行变性手术的双性人(intersexual)小雨在广告公司做事，她在求职求偶上都透露出因着边缘处境和经验所发展出来的世故和果决：

我在人事档案上性别那一栏一定会打上「女性」，interview 完了以后，我一定会跟最上面那个主管讲我的事情，所以，整个公司来讲，可能只有三四个人知道，我会讲说，「嗯，我现在生理上有个医学要解决的问题，我有两个性别的器官，这一部份因为当初报户口出了问题，所以我从小还是这样子过的。这个问题在这几年就会解决，可是不影响工作。来，先看我的作品。」这样一来，那些事情就不重要了。我就跟他讲，「这些是我做的，你们公司的东西对我来讲不是很难，我可以做的很好。而且你们可以试试看啊！试用期不用三个月，一个礼拜就好；不可以，就踢走，可以，就留下我，加薪。就这样。」所以我都这样，我对工作非常有自信，所以我到哪个地方，我觉得我都做得很好。在伴侣这部份如果有比较好的对象，觉得可能有机会在一起生活的话，就跟他老实讲，而且提早讲，通常被排斥都很少很少，非常少。我们讲的术语是，你先布局，比方说，广告策略先拟好，你要怎么样，这整个过程你要怎么样让人接受，妳自己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妳要先想好。你待在这里，能待，你布的那个局就有用，她就能接受。不能待，她不能接受，我们就走嘛！跟这种人就不相干了。所以一直

是这样，我一直这样想。就和工作一样，感情上也一定要果决。

然而，长期的共事多多少少都会增加个体和他人互动的机会，毕竟，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可能像小雨从事的美工设计那样自成一个格局。跨性别朋友中特别常要和人接触的工作形式——例如教师或媒体工作人员——都会有额外的人际互动问题。即使尽量避开互动场域，例如选择比较没有人的时刻去学校的便利商店买东西，或者用餐时间过了之后才去餐厅吃饭，甚至开会时缩在最角落的位置而且不发言，但是还是会遇上一些必须牵涉到面对身分的时刻，也因此形成对跨性别者的难题。

最起码的尴尬场面就是生熟混杂的职场互动时刻。出于职务需要，跨性别者难免会遇到陌生但是必须交往的人，这时，相互的称呼介绍就形成了问题。例如客户到访，公司内的同事被介绍时，跨性别主体就躲不开一阵尴尬，在另一方面，知道实情的同事们反而会不确定是要介绍这是小姐还是先生。原生女性 TS 小许的解决方式就是一个箭步向前，伸出手，然后主动报上自己的姓名，点头示意。既然是自己报上姓名，就躲过了被介绍成先生小姐的难关了。

然而日常生活中充斥了各种不同的状况和互动，每一个新的人员组合或场域都可能形成一些复杂的情境。毕竟，连最起码的招呼 and 称呼都总是预设了性别二元分野，因此任何需要招呼 and 称呼的场域也都是可能为跨性别者制造尴尬的场合。在这里，问题已经不是按照跨性别者意愿的性别来称呼就可以解决的，因为知（多少）情／不知情、诚恳／讽刺、善意解释／刻意强调之间，包含了各种微妙游移、相互牵动的可能，这几个不同层面之间更可能因着个人关系和动机情绪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复杂纠葛，也因此往往使得跨性别

者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解读别人所赋予的性别称谓，对各种场合中的称谓形式因而充满不安和疑惧。原生女性 TG 阿尼在参加学术研讨会被人介绍时就面对了这种困局：

尼：你叫我「小姐」，我很不舒服啊！可是你在那个那么多人的场合里面叫我「先生」，那个总觉得有一点东西被人家看到的那种感觉。

何：那你要怎么样被人称呼？

尼：我不知道。

更复杂的是，即使当一旁的同事善意的帮忙解释时，当事人的感觉也是充满矛盾猜疑。原生女性 TS 小许对此就很自觉：

只要人家打电话来或者是其他处室的人来找我，误认了我，同事都会帮我解释说：「他是小姐，不是先生」。这点让我蛮困扰的，但是我知道他们非常的友善，因为他们觉得人家称呼我「先生」是对我不礼貌。但是我当然希望他不要去纠正，可是不要纠正，你也会觉得怪啊！当今天人家称你「先生」，我同事不纠正的话，那我会怀疑他们心里面是怎么看我，我心里反而会觉得怪怪的。

跨性别者的意识、身体、认同、生命本来就不是那个截然二分的性别文化所可以捕捉固定的，因此，不管在这个二元的称谓系统中如何调整移位，跨性别者的两难位置总还会勾动各种有关情绪、动机的猜测，也使得主体的感受总是幽幽的溢出这个框架。

除了总是预设了两性分野的称谓难题之外，由于在工作上需要

和同事互动或者需要同行出差，在这些时刻，另外一些类似的困难也会陆续浮现，考验跨性别者的应变智慧。例如出差的时候要和哪种性别的同事合住一个房间就是一个大问题，跨性别者和男的或女的同事合住都会心中不安，原生女性 TS 小许的对策是制造各种理由来要求公司给他个人一间房（说摄影机器需要充电啦！或者故意赶掉飞机，搭晚一班的到达，结果同事都已经分配好房间啦！），反正就是设法自己住一间，实在不行就只好自己掏腰包了。又例如集体团队出差，搭飞机时在机场取机票，票面上总是按照身分证的登记打好了 Mr. 或 Ms.，柜台人员大声召唤 Mr. 某某的时候，已经开始性别转型的原生男性跨性别主体就尴尬了：是要一身女性模样的去领一张属于 Mr. 的票而承受他人的猜疑的异样眼光，还是要拒绝领票，脱队独行？或者像前面提过的海关过关问题，若是跨性别的主体被海关进行目光检验，拖了很久，甚至可能被请到办公室去详细查明身分，在这种时刻，原本需要和同事一起团进团出的跨性别主体还会成为耽搁行程的罪魁祸首。

从上面这些很平常的例子看来，面对这个只认识两性的社会，跨性别主体若是坚持做自己，往往就会显得很不合群，很难搞，甚至恶化和同事之间的共事关系。例如下班之后或特殊节庆时同事的聚餐或其他活动往往都会形成另外一些压力出现的场合。原生女性 TG 阿尼一向就回避同事聚餐的场合：

我讨厌这样，所以我根本不要参加聚餐，因为一讲就会往我身上讲，明明在讲「你老公怎样」，突然就跳到你这个人身上，都无关的喔！那种情况常常有，所以我很拒绝聚餐之类的活动，因为他们就会讲到你身上来，不知道为什么。你不讲话都不行，你一定要讲一些、挤出一

些私人的东西让他们……，我就觉得很疲倦。

然而这样的回避并不一定能够降温，工作同仁对性别异类同事的「兴趣」有时也可能转为明显的敌意。原生女性 TG 小佳一直留着超短的平头，要是有时候留久了一些才突然剪掉，上司看到就会挑衅的说：「ㄟ，妳又跑去变性了，是不是？」小佳心情好的时候不理睬，但是有时太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反击：「对，那又怎么样？」这样的回应当然有可能形成上司下属之间的紧张状态，但是对跨性别者来说，这样的紧张似乎是既必要而又难堪的。小佳带着淡淡的无奈说：

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他们有一些比较凶悍的表现，这都算好的，因为他们至少理直气壮。可是妳今天呢！「不三不四的，你还跟我搞这些飞机」，妳就有一点自己应该要自知理亏似的。

无奈的感觉当然是来自别人的成见，可是有时这种成见还会深刻的影响到跨性别者的工作前程。小佳的老板就曾经在考量升迁人选的时候很明白的告诉他：「我不能让妳这样去带人。」他的意思是说，在组长的位置上，原生女性的 TG 小佳每天必须碰到的人大概有三、四十个，如果因为这样的性别暧昧而造成业务上的困难，老板当然会有所保留。这——又是另一种明显的性别歧视案例。

职场中这些层出不穷的经验迫使跨性别主体养成处处警觉自律、时时察言观色的习惯，用高度的自我反思来管理斡旋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原生女性 TS 小威对此有很深刻的体验：

以前我伪装的不好，或者是有些思想方面、应对方面没有调适过来的时候会有这些问题，会有挫折感。但是我会告诉我自己，这是经验，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累积到最后就好像那个石头，你磨久了就圆了，皮也厚了。你自己给自己的观念很正确很明确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凸槌（出错），那没怎么样嘛！但是你会下意识的很机警的马上就把那个情况拉回来，所以这都是需要锻炼的。

日常生活中或隐或现的两性二元框架并非只在职场中操作，事实上，即使跨性别者被自己的原生家庭接受，有了一些自在的空间，他／她们仍然难以避免必须参加一些有着清楚性别划分的场合，其中又以涵盖家族所有成员的婚丧喜庆为最典型也最难处理的场合，因为这个庆典也是各方远近亲疏的亲友聚首的时刻，在这里，各种资讯有了多方印证的机会，因此也很容易使跨性别者的私人资讯管理功亏一篑。

在一次原生女性 TS 跨性别者的小聚会中，有人提到准备明年和身边的爱人结婚，但是难题是双方家族见面时会如何。女方家人并不知道新郎的变性身分，新郎则因为选择变性而早已被原生家庭放逐，在婚礼上恐怕根本没有家人会到场，这么一来，新娘的家人可能会起疑，新郎的变性身分就极有可能曝光。正在手术阶段过程中的原生女性 TS 小堤半开玩笑的说，大家可以集合起来组一个家族队伍，专门替跨性别的朋友出席婚礼，你做小弟，我做大表哥，老一点的就说是二叔，免得亲家说这家亲友怎么都没出场。在满屋的大笑声中，一个个孤单的身影突然有了温暖的家族。

就算不是本人的婚礼，而只是出席远房亲友的婚礼，性别身分暧昧的跨性别主体还是会遭遇困扰，因为久未见面的亲友总是会追

着问这是谁家的儿子女儿，以便重温血缘的回忆。在这种时刻，那个彻底架构在异性恋体制上的亲属系统总会使跨性别主体无处容身。原生女性 TG 小佳有个大家族，这种场合也就多了：

比如像我大小表哥结婚的时候，吃喜酒我只会穿西装去，如果我坐在我妈旁边，我妈要是被问那是谁的时候，就会很尴尬。你要跟你的家人保持距离，部份也就是避免被介绍来、介绍去的。如果躲不掉，我都会先报告我是某某某，这个样子，接下来就不用讲了。

在婚礼的场合只需要声明身分，忍受一下异样的眼光或好奇的询问，就可以多多少少过关，大不了宣称有事，早点离席。但是换做家族里的丧事，难题就更大了。传统习俗规定在告别式中，子女分排两边，连在讣文上也得写清楚子或女，这对还在性别转型过程中或甚至已经转型成功的变性子女而言，构成了明确的困难：到底是要披麻衣，还是戴麻帽？要跪在女性这边，还是跪男性那边？原来不是一个儿子吗？怎么现在跪了个女儿？告别式中子女按照性别和排行顺序排排的跪倒，要是被细心的亲友注意到异样，搞不好还会出言斥责，要求更衣归位，这时跨性别主体又将如何？

前面说过原生女性 TG 阿尼是父亲的最爱，总是和哥哥弟弟一起被父亲带去钓鱼，阿尼读国中时父亲因车祸不幸过世，这对阿尼而言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在送父亲最后一程的时候，阿尼却完全不被允许以过去和父亲共度快乐时光时的身分形象送葬，因为告别式的亲属秩序架构根本没有跨性别主体的位置，更不容许在空间位置上的任何性别越界移位。阿尼最后被迫以父亲完全不熟悉（恐怕也不会赞成）的孝女模样伴随父亲的棺木前行：

父亲车祸过世的时候……邻居来帮忙做丧衣，因为出殡时男女要各穿不一样的衣服，男生要穿麻衣，头上戴麻圈，女生则穿白衣，头上盖白布，头发上还要别一朵花结。大家都知道我们家有四女二男，所以邻居做了四套女衫，两套男衫，我没有选择，只能穿成孝女的样子，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在头发上戴上那朵丧花。还有，因为父亲是横死，按规矩，女儿要为父亲提一盏小灯笼，让他好好的走，我没办法照规矩好好提灯，我把小灯笼放在麻衣里面，没有用手提着，亲友街坊邻居都大表不满，说我不孝。不过他们都没看到，其实出殡棺木启动的那一刻，我哥哥是长子，抱着装满米的香炉走在最前面，我就跟在旁边。

在这沈重的路途中，跨性别的阿尼只能选择东减西丢，创造出—个让亲友邻居的性别逻辑非常不满但是却可以勉强面对父亲（和自己）的形象，无言的送完最后一程。

另一个原生女性 TG 小佳也出身大家族，而且过去两年中连续失去百般疼爱自己的爷爷和亲爱的妹妹，丧事的经验一下子丰富了起来。—肩扛起丧葬事宜的小佳也和阿尼—样，充分感受到其中令他无法接受的两性区隔架构。不过或许可以算是一种「幸运」，由于小佳算起来是老大，以男性身分在家中行走已经多年，爷爷奶奶又都接受他作为长孙，因此整个葬礼过程为了他而做了很多必要的调整，刻意的松动了男女分界，以便让小佳能够在葬礼中也扮演爷爷会想要他扮演的角色：

其实在丧葬习俗里有很多东西，女的是不能碰的。弟弟

是长孙，但是还在金门赶不回来，于是所有的法事都是我到场，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个棘手的状况，就是——我是个女的。结果变成披麻带孝改成全黑的制服，法事进行的时候男女混着一起跪拜，只有出殡当天公祭的时候是男女分开的。大家在做一种很诡异的妥协，可是因为家里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大家族，旁人看来不免觉得怪。弟弟手中捧着爷爷的骨灰时，他当着所有的人走到我面前，说：「这原本是你应该拿的。」我们家在台北有一个祖坟，塔里有祖先的骨坛，是不允许女性进去的，到爷爷骨灰进塔时，弟弟坚持要我进去跟爷爷说再见，帮他把骨灰放好。

在人生悲欢离合的婚丧喜庆场合中，性别二分的基本逻辑充分渗透了也主导了所有的空间和互动。跨性别主体连要站在哪里，穿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如何与逝者告别，都深刻的感受到性别二分的强制放逐。这个蛮横的力量不是来自法律，不是来自什么个人的专制，而是来自根深蒂固、很少被人质疑的传统神圣仪式和礼节。如果说这些固定的仪式象征了一个文化的成员公开共享的信念和意义，那么显然需要调整更改的不是那些已经在现实中顽固存活的跨性别主体，而是那个拒绝承认甚至强制放逐跨性别主体的性别二分体制。

结语

对许多非跨性别者而言，「性别」或许只是偶尔的不方便，还不至于像跨性别运动份子 Riki Anne Wilchins 所说的，是一个「因为身体呈现的外观、爱恋的对象、或者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惩罚这些身体」的

专断体制(1997: 16)。然而对众多跨性别主体而言，他／她们人生中与时俱增的经验却鲜活的显示，只有两性眼界的性别体制是一个处处压迫主体的体制，而那个被两性架构贯穿了的社会空间，也使得跨性别必须耗费心力来营造自己的人生。(注 30)

台湾社会近年来逐渐看到了一些争取跨性别人权的个体和团体(例如性别人权团体「台湾性别人权协会」，以及跨性别者团体「台湾 TG 蝶园」)，也在一些个案中看到跨性别权益的推进，例如变性人收养子女的权利，(注 31)以及更改身分的可能。另外，数年前也曾经热烈讨论变性人是否可以在手术前保留精子卵子，冷冻留待日后透过人工生殖来拥有自己的子女。(注 32)讽刺的是，阻挡这些实际改变跨性别处境的措施和议题的，竟然还是那些最正统的性别二分理念及其在社会建制中的体现。面对这个现实，号称挑战性别体制的女性主义运动显然还需要继续进一步与跨性别运动接合，积极模糊性别二元的分野与建制，以彻底消除性别压迫，开拓性别多元的世界。

注释

1. 本文系本人所主持的国科会三年专题研究计画「性别不驯的政略」的部份研究成果报告，2002年11月15日初稿首度在文化研究学会年会「重访东亚」中宣读，修订后收入本书。相关访谈于2000至2002年间进行，所有的访谈都录音誊稿，受访者原本就在圈内使用自定的代名，除了同意使用已知代名的朋友之外，其他代名都经过进一步改变并去除可能足供辨识身分的资讯。其中有关身体／身分方面的访谈结果已经撰写为〈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一文(亦收入本书1-48页)，有关跨性别者之现实社会存在则整理于本文中。在此特别谢谢TG蝶园接受访谈的20位跨性别朋友，以及提供访谈场地的台湾性别人权协会。仅以此文献给这些奋力打造自我身体和人生、因而改变这个

文化和社会的朋友们。

2. 在此之前，台湾近年唯一受到广泛关注的跨性别暴力事件就是2000年4月20日高雄县高树国中三年级学生叶永志在学校厕所离奇死亡事件。家人提起叶永志常被同学取笑像女生、说他很恶心、还动手打他，而且叶永志一向不喜欢在学校正常下课时间上厕所，因为有些同学会联合起来脱他的裤子戏弄他。下文讨论跨性别主体与校园生活时将以另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说明这个细节的可能沈痛含意。
3. 何春蕤，〈陈俊生夜游京华城，警卫媒体展现跨性别歧视〉，《中国时报》，2002年5月22日15版。此文和接下来两个脚注中的文章都是在本地跨性别团体「TG蝶园」的集体脉络中撰写的。
4. 何春蕤，〈失「真」的相片与身分夹杀了跨性人〉，《联合报》，2002年7月13日15版。文中的蔡雅婷和阿美都是TG蝶园的成员。
5. 何春蕤，〈警方与媒体的八卦共犯〉，《中国时报》，2002年8月27日15版。有几位蝶园的成员因为变装的经验很资深，已经有自信抗拒警方的侵权，宣告本身变装行为并不违法，但是另外至少有两位资浅的蝶园成员曾经明确经历过警方类似的曝光恐吓手法。
6. 2003年跨性别事件仍然不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变性人林国华在完成手术五年后因生活困难而自杀，凸显了跨性别族群的生存困境，不过本文以2002年为主要叙述脉络。
7. 1995年著名的反串表演团体「红顶艺人」租下台北的统一饭店作为表演场地，首度为跨性别扮装表演赢得一个固定的场所，热潮过后移至南部的戏院表演，并偶尔担纲反串的婚纱礼服秀。原想在南部建筑自己的表演戏院，但是2003年初以未能取得建照及营业执照而被拆除。另外，1997年中视《天才bang bang bang》节目首创〈世纪美男子〉单元，由男性变装为女性比赛歌舞才艺，收视率超越黄金档节目；台视《台湾红不让》随即开辟〈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也推出变装秀，并在变装表演后让参赛者回复原来的性别身分和装扮作为对比，一时间，变装秀蔚为风气。后来舆论批评反串秀错乱儿童的性别观，广电处的「关切」和罚金终于迫使这些单元被撤掉，改以模仿大赛、猜谜游戏等等不同形式在有线电视台继续不时浮现，变装主体也持续以其奇观表演来占领主流媒体的空间。
8. 1996年9月29日《中国时报》24版〈扮装风暴席卷台湾〉报导，台北诚品书店敦南店外街举办「扮装风暴」晚会秀，集结了当时国立艺术学院学生组成的白

雪综艺团、建中戏剧社校友组成的红绶金粉剧艺工作坊、以及台大学生组成的粉红迷宫戏剧团体，可见当时变装已经在各个校园蔚为风气。

9. 在时尚的领域中，跨性别的主题和风格是创意的主要来源，但是几乎一概都用「第三性」来指称。1997年6月13日《联合报》以半版篇幅刊出〈九〇年代第三性理直气壮不男不女〉，图文并茂的宣告：「九〇年代是个兼容并蓄的时代，所有相关的或无关的、协调的或对立的、男的女的、各种可能的不可能的……都和平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二十一世纪出现一种新人种，称为**第三性**。台湾媒体习惯将男扮女装的酒店称作是第三性公關，然而对时尚人士来说，**第三性是一种生活态度**，流行工作者方登恺认为，简单来说，它就是**不局限性别的一种想法**」（黑体为本文所加）。1998年9月15日《中国时报》35版也用全版刊登〈妖娆与阳刚兼备的第三性时尚雌雄同体〉，宣告新的跨性别时尚趋势。商业体系对跨性别形象的挪用至少为暧昧污名的「第三性」建立了新的诠释，将它描述为一种很正面的生活风格，并且标示了它超越性别疆界的基本精神，这种正当性若是能更有力的转移到跨性别主体身上，倒是不错的助力。
10. 台湾女性主义所延伸出来的性别「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趋势确实对本地的性别边缘主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990年代初期女同性恋团体在女性主义滋养下刚开始出现时，就已经在专属的刊物《女朋友》中对于T婆角色中蕴涵的(异性恋)性别含意多有微词，对阳刚女同性恋的性别表现有异议，并高举「不分」为女同性恋最高指导原则。而在性别政治氛围中逐渐开始思考出柜问题的男同志对于高度阴柔形象的CCGay(sissy gay) 原本就常常大加挾伐，抱怨他们印证了男同性恋的刻板形象。2000年台北市政府举办同玩节时，扮装男同性恋大胆现身获得媒体报导时，也被许多只敢在网路上大谈出柜理念的同性恋批判，说扮装同性恋破坏了群体形象。这些在同性恋群中出现的对跨性别呈现方式的不满，都呈现了女性主义性别理论的局限眼界，也使得LGBT同志连线凭添困难。
11.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1978), 200.
12. 相关台湾本地跨性别主体自我命名的详细分类和内涵，以及本文对受访跨性别主体的标示方式，请参见本人另一篇论文〈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亦收入本书中1-48页)「性别二分主义的幽灵」一节的详尽说明。
13. 对许多想要接受变性手术的跨性别主体而言，获取医疗诊断书和父母同意书

以便进行外科整型手术是一个非常痛苦挣扎的过程，不同阶段的医病关系和摸索沟通更构成了万分复杂敏感的情结，这方面的讨论将留在另外的论文中处理，本文将集中讨论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

14. 对所有的跨性别者而言，性别区隔分明的场域也是最为难的场域，其中又以行走公共场所时经常且必须使用的厕所构成了最为复杂微妙也危险的挑战，这部份的分析我已经在〈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一文中提出详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15. Erving Goffman,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3), 87.
16. 同样的，在西方的运动历史中，跨性别和同性恋这两个主体位置之间错综复杂的、既重迭又可能相互排拒的关系，也曾经在这个高举认同的年代为许多主体带来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女性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都带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正确焦虑，使得阳刚女同志与原生女性跨性别者之间的疆界战争持续进行了很多年。有识者提醒，重点恐怕不是谁的阳刚向父权输诚，或者哪个个别的主体应该属于哪个范畴，而是认识各种非男非女的性别认同有着何种多样的、超越一般想像的面貌，以及各种另类的阳刚气质应该如何和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以及酷儿运动串连，以避免被父权收编 (Halberstam 1998: 141-173)。
17. 不过，事实上，对跨性人的迷恋和深情倒也不是什么少见的事情。在英美跨性别运动逐步发展之际，原本隐而不见的跨性人爱侣也逐渐浮上台面支持跨性别解放运动，也因而成为另一批 (因「关连」而被包含在内的) 性别异类 (参见 Califia 1997: 196-220)。在台湾，对于跨性别的迷恋虽然很广泛 (从杨丽花、凌波、到孙翠凤所掀动的旋风可见一斑)，但是尚未被正式命名为跨性恋，也尚未形成对于跨性别身分的肯定。
18. 著名的台湾原生男性变性人林国华在 1993 年还在上工专时曾经暗恋班上一名男同学，想尽办法接近对方，还替对方打扫房间，后来终于鼓起勇气向对方示意，这名男生竟吓得转学，使得林国华大受打击 (〈林国华橡皮筋绑蛋蛋，变性不成屡自杀〉，《独家报导》537: 19-21 页，1998 年 11 月 22-28 日)。像这样的戏剧性反应通常不会出现在异性恋的情意表达之后，也因此往往被跨性别主体视为是对自身状态所做的负面回应，于是更加影响到主体的自我评价。
19. 许多跨性别者在被揭露身分之前都是适应良好的。有一次高雄市取缔艳舞时逮捕两名女性舞者，但是检验身分证时发现其中之一竟是男扮女装，另外那

位舞娘相知三个月也一同共事，但是一直不知她是男儿身（〈混迹花丛无人知，姐儿俏大跳艳舞，哎唷喂她是男人〉，《联合晚报》，1999年7月29日5版）。同年，新竹地方法院裁示一名协寻到案者送入新竹看守所时发现，这名长发披肩、脸上化妆、举止娇媚的嫌犯身分证和其他文件上登记的竟是男性，而且还发现她在一年前进入高雄少年观护所勒戒时便因为心态举止均趋近女性而被特准收容于女所。而案发时他的男友和她同居两年余，从来不知她是男儿身（〈女装男公关郑博文又回笼〉，《联合报》，1999年8月1日9版）。

20. 在法律的层次上，台湾政府法务部对这种棘手案件的处理态度倾向务实。数年前，台湾中部有一名陈先生虽然一直有女性化的倾向，但是大哥过世后为了照顾大嫂及几名孩子而娶了其嫂为妻，后来自己做完变性手术成了「女儿身」，也制造了两个女人结婚的事实。她向户政机关申请把「性别」更改为「女性」，法务部经研究后认为，依据现行民法第973条、980条的规定，婚姻系以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之「一男一女」适法之结合关系，在本质上不容有同性相婚的情形，但如果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中已经变性，造成「同性结婚」的事实，则其原有的婚姻关系仍不受影响，如果已有子女，其血亲关系也不受影响（〈乌龙婚姻五花八门趣事多〉，《中国时报》，2000年2月5日8版）。
21. 1998年苗栗的原生男性罗炜莹现身说法时就提到，她在宪兵部队服役时因为女性化的言行举止，晚上睡大通铺时还曾被旁边的学长上下其手骚扰她（〈变性帮她找回生命之春〉，《联合报》，1998年4月9日7版）。
22. 〈变性手术第三性公关不归路〉，《台湾日报》，2000年8月22日7版。
23. 〈14岁香岱儿猛攒钱等变性〉，《中时晚报》，2000年12月28日3版。
24. 许多人也注意到这个趋势已经愈来愈明显（〈嗲嗲的役男，越来越多〉，《联合晚报》，1999年11月5日5版。）莺歌地区一位青年手持隆乳手术医师证明前往台北县兵役局陈情，要求改判免役体位，因为他还在等候阴茎截除手术，想到要和一大堆异性同食共寝就无法忍受（〈男不男，女不女，叫我去当兵〉，《中国时报》，1999年5月30日8版）。台中地区役男开征时也发现一位有女性倾向的役男，留长发，胸部丰满，说话嗲声嗲气，穿裙子与高跟鞋受检，并拒绝脱掉上衣，她说一年多以前就开始打女性荷尔蒙，由于台湾变性手术太贵，因此现在还在等候到泰国动手术变性（〈台中役男开征，他穿裙子来体检〉，《台湾日报》，2000年8月22日7版）。
25. 以施行变性手术著称的前台北荣总重建整形外科医师方荣煌表示，到1999年为止他个人已经完成了46件男变女手术以及100件女变男手术（《自立晚报》，

1999年3月1日4版)。

26. 1995年新竹地区办理兵役体检时就发现三位女变男案例，虽然三人都有男性性征，但是女性性征仍隐约可见，军医局认为服役时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故批准免役(〈女生变男生太凸出，免当阿兵哥〉，《联合报》，1995年8月22日7版)。嘉义市政府也传出一起原生女性变性人因兵役问题申请体位判定的案例，这位原生女性的变性人接受变性手术后，户籍上完成性别变更，但是并未及时通知兵役科一并处理其兵役问题，结果要出国旅游时因兵役问题而被限制出境，后来经过体位复检才判定丁等体位，取得免役证明(〈变性人要出国，海关前被拦下〉，《联合报》，1999年1月31日19版)。
27. Harold Garfinkel 和跨性别之间最主要的关连，除了在这个引句中所谈的蒙混(passing)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常民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很大一部分正建立在一位跨性别者的故事上。”Agnes”于1951年到UCLA寻求心理评估时曾经接受 Robert Stoller, Alexander Rosen 以及 Harold Garfinkel 的访谈研究，单单 Garfinkel 就累积了35小时的详谈录音，最后三人的结论都证实 Agnes 确实是一个天生的 intersexual(双性人，俗称阴阳人)，因此合于手术的要件。手术五年后，Agnes 向 Stoller 承认自己其实从12岁起就偷偷服用女性荷尔蒙，那看似天生的双性身体其实是7年的荷尔蒙功效，这个戏剧性的翻转后来也以附录的形式收入 Garfinkel 的书中。透过和 Agnes 的访谈，Garfinkel 认识到性别是一种社会生产，是需要不断注意如何营造出男、女形象的社会成就(Kessler and McKenna 1978: 112-115)，同时，其常民方法论也揭露人们在每日的生活中是如何以各种技巧和反思说词来经营稳定而实际的生活。这些分析对于理解跨性别主体每日如何「做性别」(doing gender)是很有启发的。
28. 常常因为公务出国的原生女性 TG 小佳就有很多这类经过海关的经验：

佳：有一次护照照片我是理光头的，可是过海关的那时候我把头发留到肩膀那么长，然后我穿西装。海关看了很久，翻你的 visa，搞了老半天，然后妳就只能杵在那边一直让他看。好像妳最好不要质疑他，装得愈傻，大概愈容易过。

何：最后他还是没问妳到底是男是女？

佳：对，可是他给妳左打量右打量，就会花掉好久，那所有人都排着队，看着妳在那边被看。

虽然一句话都没说，质疑的眼光却已经足以深深的刺入跨性别者的心灵。

- 29.小威很清楚了解这个社会的歧视心态，所以在措词上经过审慎的考量：「因为说自己是双性恋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人家听到这个名字，人家就会用比较医学的角度来看，说你是生病了，或者是你有这方面的缺陷，人家说不定还多多少少给你一点同情心。」另外两个常被使用的说法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懂得的「阴阳人」或「变性人」，跨性者往往会评估污名的份量，然后酌情使用，以解释自身身体状况的「天生如此」以及手术的当然必要。
- 30.2000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得奖者 Hilary Swank 在拍摄跨性别真实故事片《男孩别哭》一片时，曾经剪发、绑胸、塞跨，以男装男形在洛杉矶生活一个月。媒体报导中说：「她意外发现身旁的人只是因为搞不清楚她的性别，居然对她相当不友善，让她感到非常痛心」（〈希拉蕊史温克为戏变性〉，《中国时报》，2000年3月8日27版）。
- 31.嘉义地方法院民事庭裁定台湾第一起原生男性变性人收养子女案，艺名「钟玲」的张家菱争取收养六个月大男婴，法官认为男婴母亲在监服刑，父亲去向不明，张家菱也获得家人支持并承诺协助照护，因此认可张家菱收养这名男婴（〈「妈妈」兴奋，全力抚养他长大〉，《联合报》，2001年10月20日8版）。
- 32.在荣总变性人档案中，有六、七位原生女性以及二位原生男性的患者最后觅得良缘，可是要育有自己的子女对他们却是件难事，因为变性前他们不愿意与异性发生性关系，变性后也不具有生产精子、卵子的能力，因此，有些变性人在术前提出保留精子、卵子的要求，以便日后用人工受精的方式育有自己的子女。对此，不孕症医师表示，事前冰存卵子、解冻后，还能受孕的案例在世界不到十例，原因是解冻后的卵子品质不佳，至于精子先行冰存、日后受孕，则是十分普遍的，这个问题也一度引起台湾社会讨论（〈凤凰变2女医师喜结连理〉，《中时晚报》，2000年2月28日3版）。

参考文献

- 何春蕤 (2002) 〈失「真」的相片与身分，夹杀了跨性人〉，《联合报》，7月13日15版。
- 何春蕤 (2002) 〈正视跨性别人权，警方与媒体的八卦共犯〉，《中国时报》，8月27日15版。

何春蕤(2002)〈陈俊生夜游京华城，警卫媒体展现跨性别歧视〉，《中国时报》，5月22日15版。

何春蕤(2002)〈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台湾社会研究季刊》46: 1-44页。收入本书1-48页。

〈14岁香岱儿猛攒钱等变性〉，《中时晚报》，2000年12月28日3版。

〈九〇年代第三性理直气壮不男不女〉，《联合报》，1997年6月13日35版。

〈女生变男生太凸出，免当阿兵哥〉，《联合报》，1995年8月22日7版。

〈女装男公关郑博文又回笼〉，《联合报》，1999年8月1日9版。

〈台中役男开征，他穿裙子来体检〉，《台湾日报》，2000年8月22日7版。

〈同性结婚于法不容〉，《中国时报》，2000年10月23日8版。

〈妖娆与阳刚兼备的第三性时尚雌雄同体〉，《中国时报》，1998年9月15日35版。

〈希拉蕊史温克为戏变性〉，《中国时报》，2000年3月8日27版。

〈扮装风暴席卷台湾〉，《中国时报》，1996年9月29日24版。

〈男子反串槟榔西施〉，《中国时报》，1998年4月6日16版。

〈男不男，女不女，叫我去当兵〉，《中国时报》，1999年5月30日8版。

〈乌龙婚姻五花八门趣事多〉，《中国时报》，2000年2月5日8版。

〈混迹花丛无人知，姐儿俏大跳艳舞，哎唷喂她是男人〉，《联合晚报》，1999年7月29日15版。

〈「妈妈」兴奋，全力抚养他长大〉，《联合报》，2001年10月20日8版。

〈嗲嗲的役男，越来越多〉，《联合晚报》，1999年11月5日5版。

〈雌雄莫辨，有请法医验身〉，《中国时报》，1999年3月7日8版。

〈凤凰变2女医师喜结连理〉，《中时晚报》，2000年2月28日3版。

〈变性人要出国，海关前被拦下〉，《联合报》，1999年1月31日19版。

〈变性手术第三性公关不归路〉，《台湾日报》，2000年8月22日7版。

〈变性帮她找回生命之春〉，《联合报》，1998年4月9日7版。

Bolin, Anne (1994). "Transcending and Transgendering: Male-to-Female Transsexuals, Dichotomy and Diversity." In G. Herdt (ed.), *Third Sex, Third Gender: Beyond Sexual Dimorphism in Culture and History*. New York: Zone Books. 447-486.

Bornstein, Kate (1994). *Gender Outlaw: On Men, Women, and the Rest of Us*. New York: Vintage.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Califa, Pat (1997). *Sex Changes: The Politics of Transgenderism*. San Francisco: Cleis.
- Foucault, Michel (1978).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 Garfinkel, Harold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Goffman, Erving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Halberstam, Judith (1998). *Female Masculinity*. Durham, NC: Duke UP.
- Kessler, Suzanne J. & Wendy McKenna (1978). *Gender: An Ethnomethodological Approach*. Chicago: U of Chicago P.
- Rubin, Henry S. (1999). "Trans Studies: Between Metaphysics of Presence and Absence." *Reclaiming Genders: Transsexual Grammars at the Fin de Siecle*. London: Cassell. 173-192.
- Weeks, Jeffrey. "The Sexual Citizen." *Love and Eroticism*. Ed. By Mike Featherstone. London: Sage, 1999. 35-52.
- Wilchins, Riki Anne (1997). *Read My Lips: Sexual Subversion and the End of Gender*. Ithaca, NY: Firebrand.

Brandon Teena 档案库

Judith Halberstam 原著，何春蕤翻译

【编按：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校区的知名性别研究学者 Judith Halberstam 于 1999 年 11 月 27 日受邀来台参加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主办的第三届性／别政治超薄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宛若 TC」，并发表论文「假男人：仿冒的阳刚特质与 Brandon Teena 的案例」（金宜蓁、涂懿美合译，何春蕤校订）。在文中 Halberstam 质疑阳刚阴柔等特质的性别归属，抗拒用真实／假冒的二元范畴来框架跨性别者的生命，也企图指出地域、阶级、种族等因素在跨性别主体建构中的作用。（原论文发表于该研讨会之论文集，由于作者已大量修正其内容与观点，并且改换标题，因而未收入本书。）

此次在本书中发表的新论文则累积了作者这几年的持续思考，详细讨论在 Brandon Teena 故事周围形成的大量论述和图像，例如《男孩别哭》(*Boys Don't Cry*) 一片的叙事方式如何选择性的架构起一个能被大众接受的故事，但是也同时抹去了故事中另外一些重要的细节。Halberstam 强调，不能仅仅以单一的跨性别身分来理解主体的困难存在情境，而需要同时关注到并行存在的其他社会因素和成见如何重叠折射跨性别的历史身影。】

本案事实：Brandon Teena 案件的悲剧事实如下，1993 年 12 月 31 日三位年轻人在乡村型的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瀑布城小镇被行刑式的枪杀。一般而言，这种消息只会引起大众一点点兴趣，或者有人会因此谴责美国乡村的特殊残暴倾向；然而，三位受害人之一 Brandon Teena 是个年轻的白人，他原来生为女人但是一直以男人身分度日而且还和当地的女孩谈恋爱。另外两个受害人——Brandon 的朋友 Lisa Lambert，和 Lisa 的残障非裔朋友 Philip DeVine——看起来只是因为刚好不巧在场而被枪杀（虽然这一点还有疑义）。凶手是两个当地的白人 John Lotter 和 Thomas Nissen，前者目前在等候死刑处决，后者则选择指证 Lotter 以便逃过死刑，目前被判终生监禁。

1. 自知其所

本文关心的比较不是目前已经众所周知的 Brandon Teena 案件细节，而比较是那些在短时间内围绕着 Brandon Teena 这个名字累积起来的大量档案和事件再现。我将尝试追溯这个事件从美国中部乡村酷儿边缘生活的阴暗之地发展到好莱坞灿烂夺目的镁光灯下的诡异路径。到目前为止，这个名叫 Brandon Teena 的年轻跨性别男人已经彻底被小说、影片、纪录片、剧本、网站转化成神话人物，也因此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分析为什么有些故事——特别是某些生命——能够在他们所属的次文化之外也变成代表性人物。

我将提供一些不同的架构来理解此刻 Brandon Teena 故事的象征地位：首先我们可以透过 Brandon Teena 的生命故事和欲望来认识 20 世纪的跨性别认同和跨性别历史。其次，我们可以检视这个叙事的特殊乡村背景，用它来思考酷儿研究对都会情欲形构叙事的偏好。

第三，这个充满性与暴力的故事有其种族、阶级的相连界面，值得我们思考白种的种族形构以及捍卫白种男性特质的动力如何导致了一个「假扮者」被谋杀。最后，我还想讨论这个叙事的特殊性如何使得它既方便被主流化，也抗拒被主流化。

当我 1996 年刚开始思考并写作 Brandon Teena 谋杀事件时，我带着典型都会酷儿的困惑来阅读相关材料以尝试了解为什么 Brandon 以及他的非裔黑人朋友 Philip 没有马上收拾行李离开瀑布城，甚至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就选在瀑布城落脚。在所有相关文献中，瀑布城听起来应该是北美洲最不适合跨性别蒙混的地方，更别说还和当地的女孩谈恋爱；很明显的，瀑布城也绝不适合只占绝对少数的有色人种，更别说这个有色人种还和当地的白种女人约会。1970 与 1980 年代去工业化所造成的农业危机使得这个小城就和其他众多中西部小镇一样，成了被放弃的贫困国度，求职非常不易，当地白种年轻男人认为有色人种应该为这个日渐恶化的命运负责，但是联邦政府却完全没有提供任何让他们发泄不满的出路。1980 年代末期，内布拉斯加州的贫困和大幅削减的就业远景滋生了暴力和烦躁的邪恶氛围，促使许多对未来无望的年轻人转向凌辱他人的举动。

1996 年前后，我读了很多有关 Brandon Teena 短暂人生和他被残暴谋杀的资料，也看了有关这个案件的一部纪录片，于是我很快的就做出结论，认为整件事情就是当一个酷儿在一个鸟不下蛋的地方和一群粗野的农民发生冲突时的必然后果。1996 年秋天我受邀去西雅图的同志影展，在 Susan Muska 和 Greta Olafsdotter 拍摄的纪录片《Brandon Teena 的故事》(The Brandon Teena Story) 放映后参加座谈，和我同台的还有西雅图本地的人类学家(也是跨性别男人) Jason Cromwell，以及来自洛杉矶的女变男哲学教授 Jacob Hale。我们在座谈前简短的聊了一下，等到这个令人不安的纪录片放完之后就上台面对观众。这个座

谈的主办者似乎假设纪录片本身会引发大家辩论是不是要把 Brandon 当成一个没有办法得到变性手术的女变男变性者，还是一个决定不要转变性别的跨性 T。我觉得这个问题没什么意思，所以我的发言就跳过了这个辩论而直接去谈区域、地点、乡村生活的问题。我说内布拉斯加州并非这个纪录片的背景而已，事实上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很技巧的把地景当成了这个叙事中的人物之一。观众听了好像有点赞同。接着我继续谈到中西部以白人为主的小镇生活，我暗示这些小镇都是滋养仇恨和恶意的温床，而这些仇恨和恶意显然包含了同性恋恐惧和种族歧视的层面。这回，观众有点沈默。事实上，太沈默了。

问答时间一开始没有什么争议，有几位观众也起来作证自己作为女变男变性者或他们的爱人曾经在小镇遇到何种困难；另外有些人则说到他们看纪录片和接触到 Brandon 谋杀案的可怕细节时感受到何等的创伤经验。接着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位观众问了我一个听起来完全没有恶意的问題：「你怎么看这部纪录片？你觉得拍得好吗？你难道不觉得导演们有点高姿态？」我个人对这部纪录片确实有意见，也不满片中对瀑布城居民的呈现，但是我觉得这个提问是要我针对这个纪录片提供一个平实的讨论，所以我轻巧的避开问话中暗含的批评，我说我认为两位导演做的访谈非常深刻。接着提出来的问題就深一点了：「那你怎么看这部纪录片对乡村地区生活的描写？还有，当你刚才说中西部小城是仇恨和恶意的文化时，你是什么意思？」我企图解释我只是在描述大部分白种非都会区域常见的仇恨情结，可是接下来气氛就火爆起来。一位女士站起来批评我的说法完全没有顾及在场那些来自小城小镇、不相信小城小镇都是种族歧视或封闭狭隘的地方、甚至还希望回到小城小镇去生活的观众。在场的观众爆出一阵自发的、持续的鼓掌，然后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坦承

他们就来自小城镇或乡村背景，而他们也觉得被我侮辱了。

除了自尊有点受伤(当你无情的批评完某人之后，全场观众竟然站起来热烈鼓掌支持她，这个经验真不好受)，我完好的离开西雅图，但是这个经验却如影随形的跟着我，强迫我重新思考围绕着 Brandon Teena 的神话建构到底牵涉了什么效应。这个谋杀案并不只是打开了 20 世纪末跨性别生命的潘朵拉盒子，也不仅仅提供了一个「跨性别恐惧」(transphobia) 的鲜活案例；要是处理得当，Brandon Teena 事件事实上提供了丰富的档案，让我们得以对比都会酷儿和乡村酷儿的生命，对比小城镇和大都会的仇恨与愉悦，对比种族、阶级、性、暴力在美国公认的酷儿生命空间【译注：都会区】之外有何种存在。更有趣的是，这个档案库还不只是有关 Brandon 的资料汇集，它也会包括有关他的家庭、女友、男友、Philip 和 Lisa、甚至有关都会区读者自身的丰富资讯。

Brandon Teena 的谋杀案就像六年后发生的 Matthew Shepherd 谋杀案一样，确实使社会大众注意到居住在美国中西部的酷儿年轻人(不管是跨性别还是男女同性恋)的特殊脆弱性。【译注：1998 年 10 月 6 日就读美国怀俄明大学的出柜酷儿学生 Matthew Shepherd 被另外两名年轻白人 Aaron McKinney 和 Russell Henderson 绑架到乡间，用手枪的枪柄打成重伤，还被绑在木桩上遗弃在乡间等死，五天后伤重不治，两位加害者后来被判无期徒刑。此案曾引发美国全国愤慨，更被同志团体严重抗议。】在这两个案例中，死者后来都变成都会区酷儿人权团体的烈士，也都被大量各类不同媒体报导转化，成为不幸被美国中部充满同性恋恐惧和跨性别恐惧的阳刚暴力残害致死的神话级超凡人物。虽然大家倾向于利用 Brandon Teena 和 Matthew Shepherd 谋杀案之后所生产的大量资料来铺陈主角的生活和死亡细节，但是我觉得更有意义的应该是收集有关这些案件的细节、故事、事实、虚

构，建立详尽深刻的资料库，以便未来可以继续分析这些知名案件背后所指涉的其他众多乡村生命和欲望。以 Brandon Teena 的案例为例，这样的资料库应该呈现乡村地区的认同和欲望有着何种种族和阶级的建构，也应该提供资料显示年轻女性复杂纠葛的欲望，特别是那些被 Brandon 不完全但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男性气息所吸引的女人。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已经检视过「跨性别传记的政治」(politics of transgender biography)，也讨论过想要重新述说这些已经创造了特殊生命叙事的人的故事有多困难。(注 1) 在这篇文章里，我希望来想像一个所谓「Brandon Teena 档案库」，从仔细考量众多被 Brandon Teena 的生与死碰触到的生命和社会形构来发掘一些洞见和领悟，以铺陈那些构成 Brandon Teena 谋杀案的地理政治因素。如果我们尽量不要把 Brandon Teena 的谋杀案当成一桩个人的悲剧，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件和全世界酷儿或跨性别有关的象征事件，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贴近内布拉斯加州乡村生活的地理和阶级特色。Brandon Teena、Lisa Lambert 和 Philip DeVine 的被枪杀，就像一场地震或像一场五级大火：它伤害的不仅仅是死掉的那三个人或者杀人的那两个人，事实上，它也重创了整个小镇，把大批的记者、摄影机和新闻人带到这个区域来搜寻此案的残迹，捕捉这个惨剧的意义。在有关本案的无数报导、新闻节目、谈话节目中有一个独立制片的纪录片和一个剧情片比其他任何再现都更有力的决定了 Brandon Teena 谋杀案所留下的遗产，那就是 Muska 和 Olafsdottir 的纪录片《Brandon Teena 的故事》以及 Kimberly Peirce 的奥斯卡获奖片《男孩别哭》。我想未来终究会有比这两部影片更多更详尽的叙事可以来述说这个案件的故事，也会有更复杂的方式来使用档案库的资料，但是为了创造其他不同的方式来理解 Brandon Teena 的众多故事，我们必须仔细看看这些故事在这两

部影片中是如何凝聚成形的。我们需要看看前面这部独立的录影纪录片和后面那部通俗剧情片凸显了哪种叙事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哪些叙事细节被略过？哪些叙述使得这个案件得以进入主流？故事的哪些成份阻碍了它的流通性？什么原因使得这个酷儿的惨死比其他酷儿的惨死更为重要？在叙事中，这个跨性别男人之死是如何掩盖了同时发生的那位残障非裔男人之死？在 Brandon Teena 事件从没没无名到恶名昭彰的转型过程中，纪念仪式扮演了何种角色？最终，是谁有权利说故事？为什么是这些人来说？不过，在我们思考这两个影片的再现形式之前，我想先把这三件谋杀案脉络化，放进有关乡村酷儿的研究中。

2. 都会 vs. 乡村：酷儿研究失落的二元分野

Kathleen Stewart 在她抒情描绘「另外一个」美国——西维吉尼亚州的煤矿洼地——时曾经详尽的探究「记忆」(memory) 在这种被忽略的贫困之地——她称之为「路旁的空间」——有何意义。在她的田野研究中，Stewart 收集了许多参差不齐的叙事，这些叙事搅乱了传统田野叙述平顺向前的发展，也因此使我们得以看到小镇生活特有的拉扯力如何作用在那些被小镇生活残害的人们身上。例如 Stewart 问到西维吉尼亚州居民 Sylvie Hess 为什么她没法在都市里生活，Sylvie 的回答却是用一堆童年的记忆来说明那个破败的家乡为什么对她有这么大的吸引力。Sylvie 回忆她童年最喜欢的动物——一只名叫 Susie 的母牛，她小的时候这只母牛总是跟着她到处走，但是有一天母牛死了，一群野狗咬断了她的喉咙，把她撕成碎片。说到这里，Sylvie 在这个残暴的画面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转变话题说：「但是那个地方真是美啊！」访谈者 Stewart 分析：「在这里，家乡是个充满张力跃动的地方，不断有事情发生，也留下痕迹。正因为在那里丧失了

她最喜欢的母牛，家乡因而更为甜蜜。」(注2) Stewart 精准的呈现了 Sylvie 的记忆中看似矛盾的冲动，也暂时提供了都会读者一个机会可以理解这些住在小镇中的劳动阶级主体是如何在贫穷、孤立、疾病和暴力的残酷现实中仍然找到美丽与平静，都会读者也因此能够理解乡村小镇对这些主体的吸引力。对研究者 Stewart 而言，乡村的贫困户代表了美国异象中被遗忘的少数，因此也提供了田野研究进行记录社会差异的沃土。

到目前为止，同性恋研究和酷儿研究很少注意到乡村酷儿生活的特殊性。大部分关注社区、性认同、和性别角色的酷儿研究都建基于都会人口群，对非都会性/别和认同的可能研究表现强烈的冷漠。(注3) 20世纪大多数同性恋理论都假设同志文化立基于都会，认为同志文化和都会生活之间有特殊关连，或者像 Gayle Rubin 在经典论文 思考性 (“Thinking Sex”) 中的看法，认为情欲异议份子需要都会空间，因为在乡村的脉络中，酷儿会很容易被辨识出来而被惩罚。这一串有关都会和乡村环境差异的说法当然暗示乡村社区往往强烈关注于各种形式的社会常规 (social normativity) 和性常规 (sexual normativity)，而都会文化则因着社会差异和性差异而蓬勃。(注4) 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区分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实际上我们可能会发现，乡村环境也会滋养出繁复的性文化来，虽然可能在表面上同时支撑社会常规和政治常规。

乡村小镇的酷儿生活经常被都会酷儿神秘化为悲惨孤寂的生活，乡村酷儿主体也可能被想成是被「困」在一个他们急切想要离开的地方。直到最近，这个二元分野才开始生产一些有趣的探究以大都会中心以外的生活为对象。在一些近期的研究中，乡村/都会的二元分野开始和另外一些定义性的二元分野——包括传统/现代、西方/非西方、自然/文化、现代/后现代——产生了正面的回

荡。例如，一本酷儿性地理学文选的编者们都认为，过去有关性与空间的研究很典型的略过了乡村或非都会场域而聚焦于「性化的都会区（如纽约、柏林）或者一些性化状态有别（differently sexualized）、边缘化、或殖民化的空间（包括东方和非洲）」。（注5）相较之下，「其他幽微的或者夹在中间的空间——包括欧洲、澳洲、和北美洲部份的小镇和乡村——就很少有人写了」（1）。整本文集都指向 David Bell 称为「都会性」（metrosexuality）思考模式的主导位置，认为这种思考方式把乡村呈现为要不是基本上「有敌意」，就是基本上「如田园诗般美好」。（注6）

在把美国男女同性恋生活理论化之时，「都会性」（metrosexuality）这个概念在文化上有着主导的地位，这个概念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个名词：「都会常规性」（metronormativity）。「都会常规性」则可以描绘出某种同性恋论述的规范力量——就是那种集中讨论「出柜」和「迁徙」的叙事（不论是从乡村空间到都会空间，或者从都会的异性恋生活到都会的酷儿生活），这种叙事把同性恋主体性描绘成在身体之内沉睡，等候社会条件成熟才浮现。但是 Alan Sinfield 指出，这种自然化的酷儿自我完全无法反映都会脉络同性恋认同的建构性，也无法反映酷儿认同——作为一种都会人——是如何被建构的。结果，描绘乡村性认同的公式总是一个发现都会场域资源或社群之后意识觉醒的故事架构。在这个标准叙事中，乡村酷儿从传统暗柜的世界中爬出来，在现代同志都会生活的阳光中绽放。可是，在现实中，许多乡村酷儿却是渴望离开都会，回到他们的小镇，许多乡村酷儿也说出和暗柜模式大不相同的小镇爱情、性、社群的复杂故事。John Howard 曾经在研究密西西比州乡村地区男同志生活的 *Men Like That* 一书中说到，在大部分乡村酷儿的移民故事中，乡村都为「都会性」扮演了暗柜的功能。（注7）但是在真实生活中，酷儿性实践的无处

不在（至少对乡村场域中的男性而言）却暗示，小镇和乡村的性习俗可能是被有别于暗柜的知识论所主导的。

「都会常规性」显示在主导美国性认同的都会／乡村二元分野中，乡村是一个被贬低的元素，但是乡村却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美国乡村酷儿性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非都会性有着很奇怪的类似建构。**Alan Sinfield** 在他饱含洞见的「美国性霸权」论文中曾经注意到，北美洲同性恋概念的主导性在全球流传，以致于「这个都会同性恋模式在约翰尼斯堡、里约热内卢、德里、纽约、伦敦都同样和传统的在地非都会模式产生互动。」（注 8）同时我们也可以预期那些非都会的模式彼此之间也分享着一些跨文化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比较不是来自像同志性旅游之类的资本主义模态（都会模式就仰赖这种模式的操作），而更比较是因为这些在地的性模式和所谓的全球同志性模式保持隔绝所致。美国乡村酷儿性可能事实上更类似于另外一些酷儿欲望和认同的建构，例如 **Martin Manalansan** 描述的菲律宾酷儿男性，或是人类学家赵彦宁所研究的台湾女同性恋性实践。（注 9）就像其他非都会性／别体制一样，乡村性实践和性角色可能有其明确的性别角色、主动／被动的性位置、蒙混性别的实践，或者和其他非都会模式一样，可能和异性恋情欲贴近而非区隔。

有些美国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乡村酷儿生活的意义，但是基本上有关乡村酷儿的最重要研究好像都是来自英国，这可能是因为后殖民思想在前帝国中心的普及。就像过去殖民地的人民现在蜂拥进入英国因而彻底改变了「英国特质」的意义一样，英国男性气质和英国都会性都因着和殖民地的相逢互动而产生巨变。但是在美国就很少把乡村贫户的处境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下层人群连结起来看，乡村人口通常都只是用阶级或「白种垃圾」之类的概念形构来研究。我们当然不应该简单的把所有的乡村人口都归类于一个大的下层人口

形构：George Lipsitz 曾经记载，就连美国的劳动阶级白人都「对其白种位置有着占有性的情感投注」，这也使他们和权力及主导论述维持着某种矛盾的关系。(注 10) 美国的白种乡村人口——特别在中西部——必须被放在整个白种种族计画中来思考，也必须被放在劳动阶级「白种特质」作为一个既特权也被压迫的建构脉络来思考。由于这个复杂的建构，我们必须避免过度浪漫化乡村生活，也要避免过度妖魔化他们：特别是乡村酷儿们，他们可能参与在某种封闭狭隘的秩序里（例如种族主义或政治保守），但是他们也可能同时被他人伤害和惩罚（例如同性恋恐惧和性歧视）。

Brandon Teena 的故事在研究乡村酷儿生活的议题上至少凸显了三个有关历史学的问题：第一，这个叙事显示撰写跨性别历史是多么困难的事，也显示乡村场域中的跨性别认同可能有其特别的面向，许多成长并居住于乡村小镇的同性恋和跨性别可能不见得认同这些标签，她们所居住的乡村脉络因而提供了一大批很不同的行为、实践、表演、和认同。第二，Brandon Teena 的故事显示，少数群体的历史往往仰赖几个特殊的个人生活来提供代表，面对复杂的乡村酷儿生活铸模 (matrix)，我们往往倚赖 Brandon Teena 或 Matthew Shepherd 的故事，而不尝试去认识那些在北美各个孤立区域或小乡镇里活得很安静但也许不太舒服的酷儿人士。正因为酷儿历史总是关注在几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很难讨论阶级和种族等因素，结果只能去讨论性别差异或性实践。我们也太倾向于从许多个人身上笼统的归纳出一个社群模式，而没有把社群模式当成空间、体现、地域、欲望的复杂互动模式。Brandon Teena 档案库不应该被当成一个特殊个人的历史来看，而要思考它能如何帮助我们了解社群和自我的建构。

最终，历史问题关注的是寻找详实的、有正面价值的乡村地区

酷儿生平叙事。想要摸索乡村场域中的酷儿（特别是男同性恋）生活面貌并不那么容易，20世纪有关同性恋认同的正字标记文学中很少描述乡村场域的酷儿，乡村出身的同性恋一般来说也比较不会有很多变成艺术家或作家，因此大部分我们读到的出柜故事都是都会或市郊的酷儿写的。Eve K. Sedgwick 的研究很细致的显示，20世纪英美文学史无可抹煞的被白种同性恋的努力所标记和影响，因此，文学对生产和巩固同性恋认同而言是非常有力的工具。（注 11）然而，这些文学很少谈到乡村酷儿生活，反而把同性恋事迹和都会的节奏连结起来，只要看看一些最有影响力的酷儿都会生活文化文本，就可以看到不少酷儿导游书，有关 Oscar Wilde 的伦敦，Jean Genet 的巴黎，Christopher Isherwood 的柏林，E. M. Forster 的佛罗伦斯，Thomas Mann 的威尼斯，Edmund White 的纽约，John Rechy 的洛杉矶，Allen Ginsburg 的旧金山等等。

欧美女同志作家被正典化的文学创作虽然没那么专注于都会，但也同样集中在都会地点上，如巴黎、伦敦和纽约。但是在女人的酷儿写作中，我们确实找到一些在乡村酷儿生活故事中也可能出现的主题，例如描写孤立的生活，以及无数的蒙混性别叙事。虚构的乡村酷儿生活或许很难找到，但是有些田野研究和一些口述历史确实在 1990 年代浮现，John Howard 的 *Men Like That* 就是一篇非常优秀而且独特的有关密西西比州南部男男性爱实践和社会传统的历史人种志研究，Will Fellows 则为长在农庄上的中西部男同志收集了另外一本口述历史。（注 12）

现在回到 Brandon Teena 的故事，我们就会看到它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答案让我们思考有关跨性别历史的问题，以及社群如何参与一个蒙混性别过关者生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针对都会男女同性恋和跨性别生活的主导论述提供了一个反论述。Brandon Teena 显然

很清楚知道在内布拉斯加州瀑布城能做些什么，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蒙混性别表演会遭遇到什么样的限制。他的迁徙刚好和一般从乡村到都会的迁徙方向相反：事实上，他在搬到那个地理上偏僻孤立的瀑布城小镇之前已经住在一个大城市中（林肯城），而他之所以搬迁到小镇，倒不是为了想在异乡做个没有历史的人，而是因为他有朋友在瀑布城。**Angelia R. Wilson** 曾经在一篇有关「美国乡村男女同志生活」的论文中说：「小镇从来就不欢迎不认识的外来客」，她还说：「在乡村生存的关键就是相互倚赖。」（注 13）**Brandon** 很快就建立起一个友情网络，包含他的女朋友们和后来杀害他的凶手们，但是他好像觉得认识镇上的人以及被镇上的人认识是件很舒服的事。**Brandon** 搬到小镇，开始过年轻男人的生活，他的操作方式正是北美洲乡村地区蒙混性别的女人早就已经建立的长久传统。

许多都会男女同性恋和跨性别对 **Brandon** 的谋杀事件摆出一副「早就知道会这样」的回应态度，好像一旦决定在这个鸟不下蛋的地方蒙混做男人就一定会遭遇这样的残暴下场。但是这种都会本位的回应态度忽略了：**Brandon** 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在林肯城里或多或少的蒙混为男人，但是只有当他离开都市，逆向移居到瀑布城小镇时，他才真正呈现了一个可信的男人形象。很显然的，小镇对某些表演而言是危险的，但是小镇也可以包容另外一些表演，例如跨性别男性在展现正规的男性气质时可能就不会引人注目，而要是公开的、明显的呈现非正规的性别表现，那就可能随时受到严厉的惩罚。同样的，都会观点的回应方式也完全误解了小镇生活对某些主体的吸引力。就像那个把心爱动物之死和乡村家乡的美丽连在一起回忆的西维吉尼亚人 **Sylvie Hess** 一样，乡村酷儿被小镇吸引的理由可能正是那些让他们无法在小镇存活的原因。所以，与其想要搞清楚 **Brandon** 是个石头 T、是个自恨的女同性恋、还是个跨性别男人，与其辩论为

什么他不肯离开这个同质性和敌意都很高的小镇情境而躲到都会芸众生的匿名安全中，我倒情愿尝试去理解小镇的魅力以及那两个影片（《Brandon Teena 的故事》和《男孩别哭》）如何呈现小镇。

3. 主流化

在《Brandon Teena 的故事》中，导演 Susan Muska 和 Greta Olafsdottir 试图把 Brandon 的生死故事稳稳的放在内布拉斯加的乡野中。我们看到镜头缓缓扫过内布拉斯加的乡间，看到欢迎旅客到访内布拉斯加「美好生活」(good life) 的路旁广告，看到美国小镇的日常生活。导演们很清楚的显示她们和瀑布城及其社区的关系是反讽的，也是有距离的，因为镜头窥视着当地的撞车大赛、土风舞和卡拉 OK 酒吧、以及被 Brandon 的故事扫到的居民。其中有一幕为了提供「在地的风味」，摄影机还慢慢扫过正在观看撞车大赛的本地居民背影，当镜头扫过他们时，那些男人在慢镜头的运作中转身，以敌意的眼光陌生的回盯着镜头。摄影机和被拍摄主体间的互动，显示拍摄的人是中西部乡村的外来者，也显示被凝视的对象是被一个隐而不见的摄影机穷追不舍的对象。这些互动模式都使观众觉得和银幕上的人物有很远的距离，这个距离则不但使 Brandon Teena 的故事得以发展很多不同的版本，也把这个恐惧同性恋和恐惧跨性别的暴力稳固的钉在美国白种垃圾【译注：指来自美国乡村地区的下层白人，是一个充满阶级歧视、城乡歧视的贬抑之词。】的土地上，强迫观众极力不认同这个地景。

内布拉斯加州的地景是一个多方角力的场域，多重的叙事也在其上展开，拒绝被整合成一个简单的《Brandon Teena 的故事》。有些看了纪录片的观众说拍片的人在描绘瀑布城民众时有明显的阶级成见，也有观众认为纪录片准确的捕捉到了某些白人小镇长期培养的

仇视文化。要是想掌握 Brandon 事件的回响，终究需要面对这两种说法。《Brandon Teena 的故事》纪录片可以说是利用了也延续了阶级成见，因为它把访谈的对象毫不反省的呈现为「白种垃圾」。Matt Wray 和 Annalee Newitz 在为她们合编的文集 *White Trash: Race and Class in America* 的导读中为「白种垃圾」提供了一个定义，说这个概念不但指向「确实存在而且活在贫困中的（乡村）白种人」，也指向「有关贫穷白人的社会行为、智识、偏见、性别角色的一组刻板印象和神话」(7)。这两位编者则提出一个「在地的地域政治」(local politics of place) 来对抗、解释这种刻板印象。(注 14)

不过，《Brandon Teena 的故事》纪录片也用了另外一个方式来掌握在白种垃圾或者性别扮装等等刻板印象底下的真实生活：它让 Brandon 曾经约会过的一些女人说出了她们各自不寻常的欲望。事件发生后，媒体蜂拥而至想要发掘 Brandon 为什么要把自己呈现为男人，但是大部分说法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使没什么社会报偿，这些女性都是主动选择了 Brandon 而不选其他比较正统的男性。女朋友一个接一个的在纪录片的访谈中把 Brandon 描绘成梦想的情人，一个「知道女人希望如何被对待」的男人。Gina 说他是浪漫而体贴的特别男人，Lana Tisdale 说他是「每个女人的梦想」。我们可以说 Brandon 称职的扮演了也利用了女友们对男性特质的浪漫理想，我则认为 Brandon 的自我再现应该是对他周围白种劳动阶级男性气质的一种打击和批判，但是同时，他所表演的骑士男性气质也灵活的运用了那种代表美国男性气质浪漫理想的中产阶级可敬阳刚气质。透过女友们描述她们和 Brandon 的关系，我们知道他不但有意的提供给女友们无法从别的男人身上得到的对待方式，同时也表示了解女友们复杂的自我认知和欲望。

为了理解 Brandon 当时可能在和什么样的阳刚气质进行竞争，我

们可以先来看看凶手们的自我再现。有些事件报导对谋杀 Brandon 的凶手——John Lotter 和 Tom Nissen——表示同情，因此详述了他们饱受创伤的家庭史以及被虐待的成长经验。「这部纪录片尝试鼓励这些男人说出他们采取暴行的原因」，这些访谈非常有趣，因为它们让这两个男人很冷静的描述强暴和谋杀的场景。Lotter 对他自己成长的暴力文化特别表现出一种敏锐的自觉，Nissen 则没有表现任何反思的能力，纪录片也把他呈现为终究比他的伙伴更应该受到谴责。在录影带中，镜头有一秒钟停留在 Nissen 手臂上的一个刺青上，但是没能让观众辨识出刺的是什么图案。Aphrodite Jones 在她的书中讨论 Brandon Teena 事件时提供了一些资讯，认为那个刺青是白人至上政治的象征，并且说 Nissen 在早年曾经断断续续和一个叫做「支持白种美国的白人组织」来往。(注 15) Nissen 和这种残暴的白人至上种族歧视组织的来往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但是这个事实却让我们看见了后来聚焦到 Brandon、Lisa、和 Philip 身上的仇恨情结。然而纪录片或媒体报导都没有把 Nissen 的种族政治和 Brandon 的惨死或者非裔黑人 Philip 的处决连起来——后者甚至一直被建构成「不幸恰巧在场」。在《Brandon Teena 的故事》这部纪录片中，Philip 的死完全没有占任何篇幅，片中也并没有呈现任何他的亲属或家人。

Brandon Teena 事件缓慢发酵，它从一个只在本地有意义的事件转变成一个对男女同性恋和新兴的跨性别社群都有特殊意义的象征，这个过程也很慢，因此酷儿观众对于 Kimberly Peirce 执导的《男孩别哭》剧情片都没有抱太大希望，而当 Hilary Swank 因为在本片中扮演 Brandon 而上台领取 2000 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时，这个年轻的跨性别男人在一夜之间跨出了次文化的阴影，踏入了主流知名度的耀眼灯光中。导演 Peirce 在《男孩别哭》中很成功的使观众接受了 Brandon 的阳刚气质，也展现了其性别呈现的真实性与假扮性，不过她在处理

故事的其他矛盾成份时就不够称职了：

1) **罗曼史**：为了让影片能够有更大的观众群，导演选择把这个故事呈现为爱情故事，而不是有关转变和另类性别的故事。在导演手记中记载着：「Peirce 亲自到瀑布城去访谈 Brandon 的至爱 Lana Tisdale。」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描述，因为他们两个人在 Brandon 被强暴和谋杀之前事实上只约会了几个星期，他们从 1993 年 12 月 12 日开始约会，到 12 月 31 日时 Brandon 已经死了。本片的制片人之一曾经说到导演「领悟到 Brandon Teena 的故事并不是有关他的悲剧惨死或者他在生命终了时所承受的残暴，而是有关他所找到的真爱，有关找到一个真正能以他的方式来接受他的人。」(注 16) 制片人和导演都认为这个影片直指事件的「情感真相」，但是在和真人做访谈的时候，他们感觉整个故事不断在改变，有时甚至觉得那些受访者在骗他们。这种对于「真相」的强调，模糊了事实上正在进行的主流化，这个主流化则把事实和虚构编写在一起，快速的抹去一切矛盾，创造了一个真爱和征服的神话故事。

我们可以来看看电影结尾很奇怪的一幕，在其中 Brandon 的缺陷竟然被一个好女人的爱情救赎了。在这一幕里，Brandon 刚刚承受过一场非常残暴的强暴攻击，强暴者还把他的女性身体暴露给 Lana 看到，此刻 Brandon 坐在朋友 Lisa(电影中的人物改名为 Candace) 家后面的小屋中，Lana 来看他，结果就很奇怪的发生了性爱的场面。这个场面在很多方面其实是前面 Brandon 被施暴者强迫脱去裤子场面的延伸，因为 Lana 也说他「漂亮」(pretty)，还问他从前做女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两人都同样认为他转化为男性的旅程有点怪异，然后就开始做爱，Brandon 还准许 Lana 脱去他的外套和衬衫。在电影前面部份，导演也曾经很露骨的呈现 Brandon 和 Lana 的性爱激情场面，而这一幕则以全然浪漫的风格移开镜头，好像暗示两人是在「做爱」而不是「做

性」。这一幕的安排其实有剧情和常理方面的问题：首先，为什么仅仅在被强暴后几个小时之内 Brandon 就会想和 Lana 做爱？第二，由于这里容许 Brandon 的女性身体展现在 Lana 眼前而且成为她欲望的内涵，本片岂不是放弃了原来对于 Brandon 阳刚气质的肯定？第三，早先 Brandon 曾经在和 Lana 亲热时使用假阳具，而且不准 Lana 碰他的身体，那时充满「可塑性」的性爱场面要如何和后来这场性爱放在一起思考？第四，后来的这一幕是如何毁了前面那几幕？

有人也曾经在访谈导演时问到这一幕的安排，导演则用了一个老套的人文主义叙事来解释这个非常不寻常的场景。她说 Brandon 在被强暴之后既不能再做 Brandon Teena【译注：他的男性身分】，也不能再做 Tina Brandon【译注：他的女性原名】，因此他才变成了真正的「自我」，而在那一场戏中第一次——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接受爱情」。导演 Peirce 宣称是 Lana 本人告诉她这个场景，因此这一定是真的，但是在这个本来就没有贴近真实的电影中，这场戏却把 Brandon 的人性连上了某种特殊的赤裸体现，而这个体现终究要求他做个女人。（注 17）

2) 种族：除了把整个故事浪漫化之外，第二方面的主流化就是从故事中抹去了那个和 Brandon 及 Lisa 同时在农庄被枪杀的非裔残障者 Philip DeVine。我在上面讨论 Muska 和 Olafsdottir 的纪录片时已经提到，虽然凶手之一和白人至上组织有关连，但是 DeVine 之死却没有在纪录片中得到什么处理，现在在这个剧情片中，DeVine 之死甚至根本与片中凸显的叙事无关。导演 Peirce 说这个次要的剧情会使得她的片子太复杂、太曲折，然而种族对 Brandon Teena 谋杀案或者 Brandon Teena 档案库的意义而言都是个绝对核心的叙事轨迹。DeVine 当时正在和 Lana Tisdale 的妹妹 Leslie 约会，他到 Lisa Lambert 在 Homboldt 郡的农庄当晚曾经和 Leslie 有过口角。因此他的死既不是意外，也不

是临时起意。他和 Leslie Tisdale 的关连可以同样被视为是威胁到了白种男性气质的至高无上和特权，因而激发凶手 Lotter 和 Nissen 起而捍卫。这些影片的制作人把 DeVine 留在叙事之外，连影片开头的致敬都只包含 Brandon Teena 和 Lisa Lambert，显然是为了要说一个流畅的爱情、死亡、性别扮装故事，而把种族仇恨的残酷现实牺牲掉了。

4. 结论：

Brandon Teena 档案库不只是一个年轻酷儿在北美乡村适应不良的真实故事，它还记录了我们如何选择我们的英雄，如何纪念我们的死者，而这个记录是个必然不完整而且不断增添的记录。James Baldwin 在回溯 1979 年亚特兰大地区一连串黑人儿童被谋杀事件时提醒我们注意，流畅化往往也很贴近粗暴的抹煞。Baldwin 在 *Evidence of Things Unseen* 中写着：「此时此刻——这个时代——的怯懦最明确的表现，就在于大家不断的试图把公众或社会悲剧弄成是一个或几个失去理智的家伙干的，这几个家伙不知道为什么就疯狂了，因此必须被处决或者关起来。」（注 18）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抗拒那种想要把出于仇恨的谋杀说成是某些疯子的作为然后诉求美国的司法系统来解决社会秩序乱象的迫切感。我们应该为罪与罚的故事寻求政治性的意义。最终，我们不能只是赞扬一个 Brandon Teena 而谴责一个 John Lotter 或 Thomas Nissen，我们也不能认为爱可以救赎仇恨的故事。Brandon Teena 档案库应该记录的是种族、阶级、性别和性的复杂纠葛互动如何导致了谋杀，而其源头正是有国家支持的种族主义形构、同性恋恐惧、和贫穷。公义的伸张最终是在于解谜——而非解决——罪行；而当我们不再去解谜时，我们就变成了共犯。Baldwin 说：「罪行的主犯就是主犯，但是共犯将会被咒诅，永远停留在那个无法想像但是非常普遍的状况中——我们只能勉强称它为

地狱。」不管是地狱还是好莱坞，我们收在 Brandon Teena 档案库中的故事必须远超过一个超凡的个人以及那两个杀了他的懦夫：这些材料应该延伸超过惯常的爱恨故事，也超过那些让美国读者感到安稳的妥协叙事。这个档案库提供给我们的正是 Baldwin 在寻找的那种眼不能见的东西的证据，而如果我们读得对的话，这个证据终将告诉我们一个有关 20 世纪欲望、种族、地理的不同故事。

注释

1. 请看我即将出版的新书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Essays on Gendered Embodiment* (NY: NYU Press).
2. Kathleen Stewart, *A Space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Cultural Poetics in an "Other"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65.
3. Alan Sinfield 提供了一个在酷儿研究中很合用的「都会」(metropolitan) 的定义。他说到「都会」和「非都会」之间的互动定义，并把都会区的性(sexualities) 定义为那些在「全球资本中心」和「国族的重要城市」中存在的性。他也进一步限定这个同质化的都会概念，他说：「住在或靠近资本中心的弱势族群，特别是非白人的少数民族，可能在某些方面就很非都会。例如一个住在纽约的菲律宾人可能会和住在菲律宾的人有某些共同的想法和态度。」参看 Alan Sinfield, "The Production of Gay and the Return of Power" in *De-Centering Sexualities: Politics and Representations Beyond the Metropolis*, eds. Richard Phillips, Diane Watt and David Shuttlet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21.
4. Gyalet Rubin,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ed. Carole Vance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1984): 267-319. Rubin 在文章中说：「那些在大部分前工业化村庄中脆弱易伤的同性恋倾向男人和女人开始在大都市的小角落里集结」(286)
5. Richard Phillips and Diane Watt, "Introduction," *De-Centering Sexualities: Politics and Representations Beyond the Metropolis*: 1.

6. See David Bell's essay in *De-Centering Sexualities* on "Eroticizing the Rural": 83-101.
7. John Howard, *Men Like That: A Southern Queer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8. Sinfield, 21.
9. Martin Manalansan, "In the Shadow of Stonewall: Examining Gay Trans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Diasporic Dilemma" from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the Shadow of Capital*, eds Lisa Lowe and David Lloy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85-505. Antonia Chao, "Performing Like a P'o and Acting Like a Big Sister: Reculturating into the Indigenous Lesbian Circle in Taiwan," in *Sex, Sexuality and the Anthropologist*, ed. By Fran Markowitz and Michael Ashkenazi (Urbana and Chicago: Univ. Of Illinois Press, 1999): 128-144.
10. George Lipsitz, *The Possessive Investment in Whiteness: How White People Profi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 参见 Eve K. Sedgwick,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Y: Columbia UP, 1986) and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 Press, 1990)
12. Will Fellows, *Farm Boys: Lives of Gay men from the Rural Midwest* (Madison, WI: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2001).
13. Angelia R. Wilson, "Getting Your Kicks on Route 66: Stories of Gay and Lesbian Life in Rural America, c. 1950's -1970's" in *De-Centering Sexualities*: 208.
14. Annalee Newitz and Matt Wray eds. *White Trash: Race and Class in America* (NY: Routledge, 1996).
15. 参见 Aphrodite Jones, *All S/he Wanted*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96): 154.
16. 参见《男孩别哭》美国上映时的记者会资料。
17. Interview with Terry Gross on Fresh Air, PBS Radio, March 15, 2000.
18. James Baldwin,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NY: Henry Holt, 1995).

操演、Bakla 与东方主义的凝视

Jose Neil Cabañero Garcia 原著

张淑纹翻译，叶德宣、何春蕤校订

【编按：本文是 1999 年 11 月 27 日 Jose Neil Cabañero Garcia 来台参加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主办的第三届性／别政治超薄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Garcia 在文中不但挑战西方（跨）性别理论不加考量的被运用在非西方情境时所可能产生的错置扭曲，也指出菲律宾多样跨性别者的实践和操演不能被西方脉络的概念思考平板化或目的化（更遑论被西方主导的医学论述病理化）。换句话说，跨性别主体与实践的「在地性」意义是不可磨灭的重要关注。也因为这样，Garcia 在文中坚持使用大量菲律宾跨性别用词，拒绝让英文的直译形成语言概念的粗暴简化。我们在进行中文翻译时也选择沿用原文，读者在理解上所经验到的困难将部份反映了文化差异的不可化约性。】

每个人原本都是赤裸裸的降生，之后的生活都是扮演

—— *Ru Paul*

1998 年 7 月，我参加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性与人权研讨会」，并有幸拜读了会中所发表的一篇论文。这个研讨会是由「性、文化和社会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exuality,

Culture and Society) 赞助。此协会乃当今世上数一数二的国际协会，而当时的与会者包括了大约百位以上来自各个学术领域的白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参与此次会议对我来说是个很有趣的经验，不只是因为主办城市很适合主办这样的会议：靠近伦敦的曼彻斯特是全英国对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最友善的城市（我们在会议的第一晚就惊喜的发现了这个城市的特色）。

我在此想说的是，会议的过程中有件非常「诡异」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以往我在祖国菲律宾大学一直被视为「认同殖民主价值」(burgis)，这通常是庸俗马克思主义 (vulgar Marxism) 和 Pilipinohiya 等等这些被我称为狂热反菁英国家主义者所给我贴的标签。但是就在我听着欧美性理论大师如 Jeffrey Weeks、Kenneth Plummer 和 Gilbert Herdt 的主题演讲时，我发觉在这空间排列得宜的宽广会议厅里，自己竟已不知不觉被视为「土着」(native)，而我身处的角落突然之间竟然变成同我肤色一般的棕色，这益发使我感到不安。

这是因为我完全无法相信自己亲耳听到的：这些众所公认在其领域之内博学负责的白人学者在演讲中使用国际语言，居然恬不知耻的自认能代表我的国家（甚至我）发言——他们无法标明自己的在地性，无法明白指出他们在谈论的其实只不过是自己社会的缩影。过了几分钟以后，我开始了解：这些知名学者在他们论文中所处理的性分类之全球化并不是个既成的事实，而是他们在说话过程中才实践出来的论述操演 (performativity)。

在此，我要澄清的是我并非有意毁谤这些学者，我只是希望把这个事件作为本篇论文的开场，以便提醒我自己以及我的读者，现今要搞理论是多困难的一件事，尤其这些理论——由于历史的起源——其本质已经无可避免的充满西方文化的成见。例如，在曼彻斯

特的主题演讲进行过程中，如果你是个西方的白人学者，你在理论化社会和社会形式时总是会很自然的使用哲学论文的说词和语调，可是如果你刚好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在地人，你就只是个「来自当地的资讯提供者」，也因为这样，这种身分的学者在有许多学者参与的国际会议里宣读论文时都得花许多时间形容和介绍其处境的复杂（而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在每个人都分配到的 15 分钟里，这种身分的学者必须花 10 分钟解释自己国家的背景，然后剩下可以发表论文本文的时间就不多了）。

这个有点心痛的领悟到底跟我今天的演讲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你可以用我的经验——以及我前面提到的个人领悟——当作探讨知识全球化的背景资料。这个全球化潮流的基本轮廓并非由互等对称的两地资讯交换所描绘出来，而比较像是由西方挪用世界各地的当地资讯，由西方汇整成一套与自己相关而比较容易被消化的文化资讯；非西方地域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产出有利于西方挪用的资讯，因此陷入这样不对等的交换体系中。

在那个怪异疏离的会议里，我发觉我提出论文的方式以及其产生的效应就是以这种方式被挪用。在我的论文里，唯一能让我表现出这种自我觉醒的方法（以在这种交换体系中犯错的方式来破坏这套逻辑运作）就是使用许多菲律宾语汇，甚至拒绝翻译它们。我异想天开的希望这种做法是以文本来抗议理论全球化的命定。借着在我原本清楚(lucid)的说明中安插这些非常在地而且难以翻译的文字，就它目前被理解与使用的状况而言，其实是有其局限性的（我现在相信我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

在会议的最后，我甚至很愿意承认自己的做法不像在呈现一篇论文，而比较像是在念首诗或说故事。而这正是我的理念在我此时的思想和感觉活动中扎根之处：面对菲律宾大部份尚未被再现的现

实，我情愿放弃继续分析的工作，而改为创造一种想像的方式来主要对我们再现**我们自己**。

某些关于特定主体性的叙述——在本文中就是性别的主体性——即使被应用在原作者想要探讨的地域之外，仍然轻易地、想当然地被认定是真实可行的。下面本文就想来检视这种预设。

在这篇论文里，我想要讨论 Judith Butler 备受争议、关于「认同形构」(identity-formation) 的理论，也就是如今社会理论每个领域里所认识的「操演」(performativity) 理论。我想要表达这个理论是如何脱出原本理论的初衷，而在现今的菲律宾造成某种对性别和性的阅读。而我挑战这种阅读的方式则是回到 Butler 的理论本身，并且证明这个理论原本的假设在套用到菲律宾的情境时必定招致概念上难以评估的风险。

更明确的说，我首先想在这篇文章里探讨的是 *bakla*。虽然菲律宾本地有着历史悠久的性别越界传统，即 *babaklean*，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大胆接受西方对菲律宾跨性别活动 (transgenderism) 的解释，尤其是这种解释可能会为了强化西方对异文化的性别及性认同的需求而抹煞了我们本地情况的特殊性。

Judith Butler 的操演理论把生理性别 (sex)、社会文化性别 (gender) 和性欲特质 (sexuality) 视为一种操演，抑或是一种重复性的仪式，其结果就是生产出一个全形一致的主体、认同、或自我。她的理论前提是：认同并不是一个实质的存有，也不具有形而上的必然性；相反的，是论述与行为不断的重复演绎，而矛盾地造就了演出的主体。更细致的说法是：行为和论述的重复操演看来似乎是某种生理

性别、社会文化性别或性欲的身份认同所展现的特色，然而实际上，它们才是建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身份认同的始作俑者。如 Butler 所说：

在本质形上学的论述传统里，性别就是一种操演——换言之，性别就是构成特定认同的活动过程。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性别一直是个现在进行式，但不是由一个先于行为存在的主体所进行的。（注 1）

这种认为认同或主体性不在于「我们是什么」，而在于「我们做了什么」的观念并非 Butler 所创。阿图塞 (Louis Althusser) 对于「召唤」(interpellation) 的经典概念——个体不自觉的屈服于一个意识形态——就是同样概念发展出来的一种常见（且传统）的变体。然而，对我来说，借着把主体构成的焦点放在「行为」（操演上），且总在规范论述制造出来、难以避免的常模脉络下，Butler 已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主体之物质性概念。

在另一个例子里，Butler 请我们思考新生儿的性别分类过程：

让我们看看医学如何召唤一种性别，把一个新生儿从「它」变成「她」或「他」的过程。在命名时，女孩已被「女孩化」，借着性别的召唤，新生儿已被带往语言和亲属的分类领域中。但是女孩的女孩化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相反的，这个基本的召唤会被各种威权，在为期不等的时间内，不断地被强化。（注 2）

下面这个 Butler 的观点相当重要：没有主体先行存在于——即事

先选择或事先展露——表现出其独特主体性的行为之前。主体只有在操演中才存在。因此，除非主体表现出她的「女人性」(woman-ness)，否则就没有女人(woman)。因此，在我们的时代，身份认同无可避免地必定是种性别化和性化的建构，它从未存在于操演之前。身份认同必定是操演出来的。

从她的操演主题，Butler 针对性别和／或性意识型态提出一个相当有力且令人信服的批判。依循傅柯的先例，她将此批判称之为「系谱学式的」(genealogical)。(注3) Butler 系谱学中有个重要的元素：她把主体的形塑放在一个结构里，在这个结构里，主体所操演出来的自我实践只有借着外显行为才有意义。在这个认识模式结构中，某些身份可以安然无恙的连贯一致，因为它们使用规训的方式将它者先行排除，Butler 把这个结构称为「异性恋铸模」(heterosexual matrix)。(注4) 如同傅柯的权力观念，Butler 的异性恋铸模是由律法控制，也以律法的形式运作；它一方面裁决管制，一方面又制造生产。易言之，作为一种自然化的意识形态及其建制，这种铸模不但规训主体且生产主体。因此，事实上，这个模型在人的一生中不断地生产原本它(被认为)应该只负责规训的主体。由于女性主义的努力，它的内涵和二元对立逻辑已为大众所熟知：有两种生理性别，女性和男性；有两种社会性别特质，阴柔和阳刚；有两种性取向，同性恋和异性恋。(注5) 这些规范性组合的元素被认为相互连贯成一整体，以下列的排列组合形式为其理想：女性，阴柔，异性恋；男性，阳刚，异性恋。

这个模式的系谱学分析揭露出关于能动性相当有趣的现象：由于认同环绕着强迫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的轨迹运作，换句话说，因为产生自我的操演必然是引述性的(citational)，因此它们必须(沿着这个强迫重复的轴线)不断相互指涉，遂产生从一开始就相同

或认同一向稳固的假象；而能动性则是从这种重复模式中寻求**变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能动性并不只是上述两组规范元素的分崩离析，而同时也是个别元素内涵所需要的失衡乱序。因此，男性 (maleness) 其实是一个无法达成的理想，是一个人人渴望但无法企及的典范。此即主体能动性之所在。下文引自 Butler：

没有一个主体能自外于这个性别常模，或是以一定的距离与之斡旋。相反的，这个主体必定是在反复演练中由常模反向塑造出来。我们所谓的「能动性」、「自由」或「可能性」，向来都是在规范常模召唤的网络中，在其自我重复的过程里，由其中的裂缝所制造出来的特权。自由、可能性和能动性都不是抽象或先行存在的前社会化状态，而是一种在权力架构中谈判斡旋的过程。(注 6)

这种对能动性的看法事实上已不再是现代人文主义所提倡的抵抗观念，因为抵抗观念必定假设有一个本质上纯粹或前社会的它者，是社会改造所依恃的自愿异议份子的前身。而对 Butler 来说，能动性就是暧昧性，它可以被类比于德希达的意义理论 (theory of signification)：能动性产生于法律的需求和发言间的差错，是所指和能指间的误差，是理想和模仿间的滑动。虽然不论出发点为何，性别的必要性无法被有效地抗拒——Butler 在其他地方，形容操演为「造就主体之规范的强迫重复」(注 7)——但是性别几乎永远是错乱的，永远与原本的理想面貌大相庭迳。也因此，性别认同——实际上，包含认同本身——作为一种操演，一定是失败的。它本身既不激进，也不具颠覆性，却可以随时被挪用，在转换过程中产生这样的属性。

就像意义，性别没有所谓的真实存在，只有性别常模的重复演

绎，而其重复性也从不曾达到理想的境界。同性恋并非是异性恋的第二手或模仿版本，因为连异性恋本身都需要不断重复的操演，因此没有所谓的原始版本可供其他主体认同拷贝。所有的认同都是在模仿常模所永远企及不到的理想。

也许在此，我也必须提到一点：**Butler** 主要是在思考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特质的心理分析理论后，才开始着手揭露其背后的异性恋主义预设，这些假设建基于在形而上层次一向居于稳固地位的男女认同／身体，对心／性灵展开本质化的工作。**Butler** 可说是借着她的理论来调和了至今为止仍相互抵触的两个关于主体性成形的理论典范：即佛洛伊德的「心／性灵论」和傅柯的「主体论」。

从敢曝 (**camp**) 与男女同志的拟仿文化所产生的矛盾效应出发，**Butler** 得到的结论是，心灵本身就是认同借着重复操演所产生的效应，而非原因。换句话说，对 **Butler** 而言，性别并没有一个本质，性别是「以为这种本质存在」的错觉产生的过程。因此，性别的各种模仿和操演没有原版，就如同在精神分析理论里，自我是借着不断与想像中的「它者」对立才得到所谓的认同和人格。从透过 **Butler** 受后现代启发的理论视角，「敢曝」——一种在男女同志次文化中长期以来备受忽视的文化建构——遂因其夸张的风格和对反讽的自我省察，而成为一种优势的性别操演。

「敢曝」(**camp**) 嘲弄了男性 (**maleness**) 和女性 (**femaleness**) 的武断区别，并在诙谐的仿拟中揭露性别二分的幻象本质 (**fantasmatic natures**)。根据 **Buter** 的说法：

以诙谐的手法仿拟男性和女性，揭露……性别认同只是一种自以为有难以避免的深度和内在实质的幻觉。作为微妙的、由政治力所牵动的「操演」，性别可以说是一种

行为。它可以分裂、自我谐拟、自我批评，也可以经由夸张的方式暴露其自然化的过程。(注 8)

借着表现操演的极度愉悦来对抗狭隘的身份认同，敢曝对男性和女性认同的模仿已「做出」性别的效应，使之浮面化、去深度化。异性恋的男性／女性基础已动摇，它们的偶发性因此被揭露，取而代之的是婆与 T 认同的多元装扮。对这些身份认同的扮演而言，所谓「真实」的前主体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是操演后的产物。毋庸置疑，Butler 的理论只是回应了——或是借用她最喜欢的动词，「重复」了——在西方男女同志次文化中，许多玩弄性别或扮装者老早就已经意识到的信念：**性别就是扮装**。

虽然 Butler 的操演理论已被承认是目前为止最能清楚阐释性别和性取向之物质条件的理论——简言之，她不把性别和性向看成是固定的本质而只是必须被重复操演才能稳固下来的脆弱理想——但我必须指出，*bakla* 操演的许多例子事实上并不能当作「敢曝」，即使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很类似这种西方的后现代现象。

在此，我想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抗议——不是针对 Butler 的理论，而是反对这项原本只关照到西方文化的理论在被运用到非西方国家时的顺理成章和不假思索。(事实上，如今被一般人称为「酷儿理论」的逐渐全球化，在我看来，也正是在合理化这种简化的理论运用方式。)因此，这个缺失并不尽然是 Butler 这种理论家的问题，因为这些理论家已经竭尽所能的画出自己言论的有效范围：例如在傅柯的《性史》中承认自己对东方性史几乎一无所知，而 Butler 在和本质主义／建构主义争论保持距离的同时，也说自己的立场并不只是建构主义而已，因为她的确承认在异性恋铸模之外还有个可以想像的场域事实上并不为其所建构。(注 9)(我认为她在这里已承认了这个

铸模的文化和历史特定性。)

我的第一个抗议与某种见地相关，这种见地只有在我们针对系谱学本身进行系谱分析时才可能获得：这个试图显露「真实」的本质乃是威权体制效应的批判过程，是以一整套论述作为基础，而这套论述基础 (discursivity) 或多或少已凝固成一个「认识范畴」(epistemic field)，这就是傅柯所谓的「档案库」(archive)。因此，当 Butler 在对当代西方文化的性别与性向进行系谱学批评时，她可以轻易援引生物医学、心理分析、哲学、政治、大众写作以及许多文化文本的庞大档案资料来帮助她证明异性恋模式的存在并进一步加以阐释。

至于非西方地区——特别是菲律宾群岛——的情形，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这里的日常生活也和西方文化一样已经再现成同样庞大且详实的档案。即使菲律宾在过去四百年来深受西方霸权的统治和影响，口述文化在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纪录方式，因此有别于以文字书写为主的西方社会。简单的说：菲律宾群岛的生活并不像自启蒙时代以降便开始经历到经验叙述与理性思惟过程的西方生活，所以，就像许多钻研菲律宾文化的当地学者一样，当我想在图书馆找一本谈论关于我是谁或我是什么身份的书时，最后多半会发现事实上这样的书根本不存在。这个发现促使我觉得自己得开始着手写这样的书了。

我想，这个领悟对于菲律宾的性别与性取向——乃至主体性本身——等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涵，因为不管我们说了什么，它总是具有操演的特质。很矛盾，在此我不得不用 Butler 这个西方理论家的说法来描述这个状况：愿望终归是愿望，因为达不到它所憧憬的目标。(另一方面，对我个人而言，这个领悟促使我必须同时采用两个在平时就相互抵触、有时甚至使人发狂的角色：「激进份子」和「严肃学者」。换言之，在我身为男同性恋学者的生涯里，我必须创造一

个原本只需要我分析的文本。)

我在曼彻斯特时，最让我吃惊的发现之一不是当地市场的种种神奇交易，而是有个文化可以如此自信的书写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指的当然是西方想要书写或论述化各种东西的特殊倾向，而如今它更借着在学院中越来越有获利潜力且举世皆知的「批评理论」来彰显其自省的能力。很显然的，我没有这样的「论述自信」，尤其是当我面对与自己社会相关的议题时。(而更好笑的是，这种自信显然是没有地域的应用限制：在曼彻斯特的会议里有不少白人学者就带着这样的自信来谈论「他国」的社会情境。)

然而，我自己的感觉是，就「异性恋铸模」来说，它的确以某种型态存在于菲律宾，但是其内在结构可能不像 Butler 的操演理论所阐述的如此统整，即使这个铸模在日常生活里同样被无可避免地强化和自然化——而且是同时透过再现(媒体上的通俗影像、民俗常识)以及实践(在家居生活和工作场所等地，对于性别角色仪式性演出)的方式。虽然菲律宾有两种极端的男/女生理性别(male/female)(lalake/babae)分类，在社会文化性别层次上却不只有阳刚和阴柔两种范畴。

菲律宾诗人和女性主义批评家 Lilia Quindoza Santiago 曾指出，文法性别在菲律宾文里是 *kasarian*，而这个字的语意已比西方对等的单字要来得更有弹性(后者的截然二分显然是完全无法改变的)。在 Tagalog-Filipino 中，如果重复 *sari*，就是 *sari-sari*，也就「各种人」的意思，因此，即使不是菲律宾的所有文化，也还是有某些文化允许多样化的性别呈现。如今我可以从许多很小的时候玩的游戏里找出小时候所有小孩子在闹着玩时都琅琅上口的这「一串组合」：*girl, boy, bakla, tomboy*。在菲律宾小孩的想像力里，这首歌胡乱凑成的韵脚指的是四种不同的性别以及彼此扣连的高低位阶关系。因此，即使和

girl、boy 并存，*bakla* 和 *tomboy* 的地位仍低于 girl 和 boy，不但每每与后者相提并论，其定义也被后者所局限。

另外一个我们必须小心的问题是，当我们决定研究菲律宾社会动力机制的任何形态时，我们所在关注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自我」(self)。虽然有些本地国族主义学者已经尝试拼凑出一个关于「菲律宾自我」的理论轮廓，至今却无人可以提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修辞方式来形容本土的主体性形貌及促其形成的物质条件。(他们提出的模式大部分难以服人，因为他们激进的国族主义论调简直不切实际到了天马行空的程度。)无论如何，我也还没准备好提出我自己的理论，虽然我知道我们可以假设，这个研究领域里理论着作的付之阙如正好说明了目前理论化的工作是如何的不足，我们也因此尚无法捉摸和区分菲律宾的「心灵」——如果我们真能称它为心灵的话。

但是无法避免的，我现在在做的事正是在提出我的理论。而且就本土的性与性别主体性来说，我已在别的地方建议过，把关于它的修辞放在介于宗教和世俗间的位置来关照是最有利的作法：因为它不同于佛洛伊德的「心／性灵」概念，这个概念如今已经成为整个西方文化最最世俗的产物，而本土的这种性与性别主体性也许比较切合菲律宾的「内心灵魂」概念 (psychospirituality)：大体上它算是个混杂场域，如果它具有任何的意义或功能的话，那多半就是为我们指出，宗教情操对于大部分菲律宾人来说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影响并不曾因为现代性的到来而稍减。

我相信，1970 年代早期的 Sikolohiyang Pilipino 专家，在决定称 (Tagalog-Filipino 的) 心灵为 *kaluluwa* (注 10) 时，也是本着和我类似的理解。身为内心灵魂的一种溃疡状态，这个结构在当地的社会脉络里——诚如我们所预期的——有着甚为怪诞的运作，其怪诞的部份在于，对理性思惟来说，这仍然是种迷信。我最喜欢举一个例子来

佐证，在绝大部分的大众感知领域里，宗教情操仍然占有相当份量——尤其是关于心智或心理的问题。在大部分菲律宾家庭里，当一个家庭成员开始「听到声音」时，立即的应对措施是带他或她去见 *mangbibilot* 或 *albularyo*。换句话说，见心理医师只是个次要的选择，它可能一直要到很后来才会付诸实行——也有可能根本不付诸实行。

因此，我们可以说，菲律宾的人口还不曾经历过大量且持续的精神病理化过程 (psychiatricization)。也正是因为精神病理逻辑在本地脉络中的难以套用，使得我们对于自我的概念仍然相当不世俗化；相反的，我们大部份的自我认识其实与民俗天主教的象征语言和词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我所知，本地天主教，也许在至少百年以来，是唯一给予过菲律宾人一套稳定且大体一致的意义体系的论述——即论述与伴随着论述的仪式性操演。(这么说来，虽然菲律宾人有许多关于自身定位的争论，他们对于自身作为一宗教群体的看法倒是毫无异议。)

Reynaldo Iletto 和 Vicente Rafael 两位研究不同但领域相关的学者，曾提出相同的结论认为菲律宾宗教文本在雕塑菲律宾大众「心理」轮廓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注 11) 我要在此指出，除了 Iletto 和 Rafael 以外，宗教情操运作的种种面向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细致研究少之又少，甚至如 *Sikolohiyang Pilipino* 和 *Pilipinohiya* 等本土意识浓厚的思想学派也没有研究过这个议题。因此，关于这个议题，不管我说过什么或将要说什么，都应该被当成一个过渡性 (provisional) 的理论。(而且，如同大部分后现代批评家所极力强调的，过渡性的东西总比其他自我欺骗的说法要好的多。)

我首先要说的是，当我大概在五年前想像自己是个 *kabaklaan* 的菲律宾籍批评家时，我已然发现我不能如此迅速的拥抱 Butler 关于颠覆性

操演的理论，或是利用它来为 *bakla* 培力。这是因为在 *bakla* 最常见的操演场域——电视上、戏院里、在许多 *barangay* 的区域、Metromanila、甚至其它地区所举办的同志选美游行的活动舞台上——对我而言，对操演者和观众来说似乎都没有在谐拟性别，更别说暴露出性别的浮面性。在仔细思考后，我想我现在已稍微发现原因了。

对于可说是尚在起步的菲律宾同志文化进行研究，使得我开始考虑到 Tagalog-Filipinos 的性别认同是植基于一种概念，像一篇祈祷文一样，它崇尚深度、心灵精神层次的充实饱满、内在核心或 *kalooban* 的概念。就像西方的性别/性欲一样，这个本土的内涵模式也是按照异性恋规则来定义的（意思是说，二分成男性和女性），而且我深信在我们文化将同性恋少数化为一种性倒错 (*inversion*) 的过程里，它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其他还未听过这个词语的人来说，性倒错是一个同性恋的譬喻，它将男同性恋看成是「困在男人身体里的女人」。因此，性倒错的说法假设所有的欲望，不论其躯体的生理性别为何，都是异性恋的欲望。）而也正是这种性倒错和认同倒错的说法使得同性恋必定成为 *bakla* ——而不是他阳刚的、未反串的伴侣——所承载的意义。

Kalooban 的概念把认同勾勒成一种内在和一种外在，但它已经预设了内在比外在更珍贵，更重要。对 *bakla* 来说，从男性变换成女性是借着 *loob* 完成的。（注 12）同样，*Loob* 仍然定义着本地男同志的基本自我认同，因此贬低了这个自我外在行为的重要性，认为外在不过就是外在，不过 *panlabas* 罢了。由于 *loob* 把欲望本质化为非男即女，因此否定了欲望，在它爆发或启动的时刻，指涉对象也许可以是男女并存，或两者都没有，或甚至是男女之外的其他东西。因此很奇怪，我们文化中对同性之爱最流行的看法在本质上仍然是相当异性恋的。（针对这个看法，我记得在其他地方曾说过，本地同志真

正的出柜应是反对 *loob*；说得更具具体些，是诉诸表面和 *labas* 来改变社会对深度的过高评价。)

这种自我的特定建构方式所牵涉到的困难和问题，也可见于最近许多本身即是 *bakla* 的作家所生产的文学作品。Tony Perez 在以城市的「胳肢窝」(armpit) 为背景的第二本着作 *Cubao Pagkagat ng Dilim: Mga Kuwentong Kababalaghan* 中收录了一篇故事，他在故事中描述了一个内心渴望变成女性的 *bakla* 曲折且带反讽意味的心路历程。在这篇名为“Ang Diwata”的故事里，(注 13) 作者以细腻的文笔和悲喜交集的叙事娓娓道出一个想要在男同志选美会上夺冠的男同志美容师 Finesse 历经千辛万苦成功的故事。

在一场极富戏剧性的内心独白里，Finesse 对自己的「性倒错」几乎已经达到了一种反讽的自我意识，只是在写作这一景时，Perez 必然认为这在实际男同志生活圈中并不常见。或者他对性倒错也抱持着相同的看法——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察觉到性倒错是关于认同的论述，而非认同本身。

在察觉了自己的跨性扮装 (*pagbabalat-kayo*) 只是种「肤浅」的改变后，Finesse(如小说的自传体裁所暗示，即 Perez 本人) 压抑了这个时刻潜在的敢曝意味，反而在故事的最后一幕——当被柔和灯光照射的全体观众，浸淫陶醉在 Finesse 的女性美貌和魅力时——变得认真起来，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方物的真女人。尽管小说里曾断断续续出现具有自省意识 (*self-reflexive*) 的幽默时刻，他的跨性变装行为仍然充满着悲喜交集的殉道氛围，充满了严肃的意味。(以上由叶德宣校对)

由这个菲律宾男同志故事最后消除——或否认——他与自己变装行径的反讽距离，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从精神到身体，从内在到外在，从认同到行为等各种在本地脉络中的目的转移 (*teleological shift*) 是

多么难以达成，即使这个概念上的运动将很有可能把欲望从本体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在 Perez 的故事中，这个转移并没有发生，因为性别与情欲认同的深度模式已充斥在 Perez 对 *babaklaan* 的文字再现中。如同 Perez 在早期作品 *Cubao 1980* 里所隐约展现的，Perez 似乎无法逃脱他自身的性倒错，更遑论他想刻画与探讨的 *bakla* 文化中的性倒错。（注 14）老实说，菲律宾都会中心的同性恋组织很可能总是围绕着倒错的问题——主要是把它当成一种热切活出来的阴柔。直到现在，最大的同性恋组织仍然是发型设计师和美容师协会，他们活动的最高峰就是同志选美赛；而本地的大众文化也会持续把倒错供奉为最标准的「男同性恋」——毫无疑问的，有一部分是因为它为男性异性恋凝视所提供的「奇观」，另外一部份原因则是因为并没有其他的影像可以取代它。

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本地的性别跨界操演和西方类似的变装操演有多大的差异。1990 年代初期 Jun Encarnacion 的华丽创作——菲律宾同志小姐：最美的五位——登上了本地的日报，然而这篇新闻故事仅仅复诵了过去四十年来菲律宾男同志文化既有的主题和「口号」——第三性、变性、真实性、把跨越性别者 (*kabaklaan*) 简单的等同于同性恋：

参赛者很自豪的展现他们的矽胶乳房和浓妆，以传统的泳装和晚礼服上场……

「在你面前的并不是幻影，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晚会主持人是一位当地男同性恋酒吧的谐星。他如此说：「我们是真人真事。」

（一位）参赛者告诉观众，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另一位参赛者向狂热呼喊的观众说：「我邀请那些柜中的变装皇后出柜向全世界大声呼喊：『我很自豪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同性恋』」。(注 15)

这些话并非什么惊人之语：事实上，这样的话菲律宾人应该听过好几百遍了。尽管反串「不实」，他们却仍诉求真实性、那个终于经历变性手术的「男同性恋梦想」、以及他们在无意识中从娘娘腔 (*bakla*) 滑向「同性恋」——这些都指向那个已经被 *swards*、酷儿们 (*badings*)、以及过去甚至现在的男同性恋者追求过 (而且证实痛苦无比的) 终极目的 (*teleology*)。上文引述的参赛者投掷给「柜中皇后」们的责备，以及他坚持借着男同性恋选美会「现身」才是毫无疑问的真实行动，这些其实只不过呼应了一些被诸如 Fritz Ynfante、Orlando Nadres 和 Tony Perez 等本地作家和艺术家一再宣扬的男同志认同教条 (注 16)，认为男同性恋严格来说就是跨越性别。这种说法其实比较倾向于本地跨越性别的模式，而非西方认为的同性恋模式，因为西方的同性恋模式只是性取向的问题，它不管个别主体对自身的性别有何种自我了解。

我在此将引述几个文本的「证据」，以显示和我们自己的跨性别 (*transgender*) 操演相比，西方男同性恋的「变装」(*drag*) 或反串有着多么自觉的或嘲讽的挪用。一位英国变装皇后 Bette Bourne 在 *Men in Frocks* 书中的一篇访问里提到：

我参加男同性恋解放阵线的遊行行前会时，身披一袭缀有大型衣领的维多利亚披肩，穿着一件难以置信的火红色低胸蕾丝礼服，脚踩高跟鞋，脸上也画了浓妆。我觉得很紧张，可是内心却非常快乐。我本身是个很阳刚的

男人，或至少从小就被教育成男人样，但是当我变装时，我觉得自己完全的转变了……我旁边有某个大学生在用力的踏着步，并且非常大声的说话，根本不让别人插嘴……此刻我开始说话——而他倾听了。我坐在那儿抽着烟，模仿的嘲弄他。我的穿着完全吓住了他，而那时我才发现，相较于假装女人，男性变装的力量有多么的大——而我自己过去从来没有试过。（注 17）

对英国的「激进婆」(radical fems)来说，「假装女人」从来就不是他们尝试反串的目的。相反的，如同另一位扮装皇后所说，他们反串的目的是为了「放弃男性角色所拥有的权力……想要让男人看到自己的样子而拒绝『男性』所代表的一切」。拥有男儿身而且身为男人的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被他们放弃；相反的，穿上女性服装的这个动作反而以一种换新的或更为颠覆的形式强化了这个男性感。

像这样的反串既不是模仿女性也不是变性，因为这个变装的男性在内心深处从不认为自己是女性。这个个人的性别越界行为是一个政治声明，因为它将男性的刻板形象加以极端的扭曲和谐拟，到达难以辨识的境界。因此这是一个高度挑衅的举动，一个男性扬弃社会强加在他身上的阳刚，反而借着穿上自己喜欢的任何衣物来为自己重新定义阳刚，甚至让自己**看起来**阴柔。

「看起来」绝不等同于「就是」，因为这个游戏主要的目的是重新评估和改变性别角色与形象，而非单纯的颠倒它们而已。追根究底，英国「激进婆」所代表的扮装种类可以说是参与了在西方男同志变装 (drag) 和敢曝 (camp) 现象之下运作的后现代嘲讽及疏离精神。当 Butler 将男同志和女同志仿拟视为标准的性别操演，并揭露所有的性别、所有的认同身分实际上都是操演的时候，她所援引的颠覆认同

正是这一种。

我很清楚知道，借由阅读和操作西方的敢曝 (*campiness*) 概念来解释菲律宾男同志文化中的某些事实，其实恐怕是一种误读。然而这样的误读也出现在最近一位伦敦的人类学家对 Bicol 的娘娘腔 (*bakla*) 所进行的研究中。在以下本论文的最后一部份中我将显示：不加思索的援引来自西方的观点以理解本地的现实情况是多么的危险；尤其那位想要「理解」本地现实的人在整个研究计画中无所损失而且根本就不是她所描述的文化的一份子。

我在这里必须指出，西方最近对菲律宾男同性恋文化的「误读」在不同程度上极有可能是透过 Butler 的操演理论来达成其贴切性。以下我将借着一个这类研究来说明，西方的这些误读并没有认识到在反串之下流动的、特属菲律宾的性/别论述，而这个论述面对 Butler 式的轻率介入时只能提供某些抵抗。因此，回到我较早提出的论点，「认同」总是一种「作为」(*doing*)——本体总是一个仪式性的、重复操演的幻象——这很可能是一个跨文化皆为真的论点。同样的，另外那个有关权力的生产性 (*power's productivity*) 的相关洞见——也就是说，能动性施展本身就是与既存模式的各种形式的协商——似乎也并非难以理解。但是那个「理解的铸模」(*the matrix of intelligibility*)，那个使操演得以达成某种一致性的「结构」(*structure*)，必定会因文化和地域而异。因此，想要为任何文化或社会描述这个共通的矩阵，很显然的就是任何文化——或跨文化——研究最令人畏惧的部份。

在 Fenella Cannell 的研究里，她以许多篇幅来处理娘娘腔 (*bakla*) 所展示的「跨越性别的同性恋特质」(*cross-gender homosexuality*) 的转化效果。根据她的说法，娘娘腔所致力对「美丽」的风格化以及对女性特质的模仿挪用终究只是一个操演式的转化或者跨越性别，而所实现的则只是一个多多少少有些完整的、由男到女的性别颠倒。

虽然这份研究的特殊性在于 Cannell 毫不保留的赞扬菲律宾的性别跨越者成功的跨性别操演以及对自身身份的重塑，但是 Cannell 的论点却很明显的展示了一种很讨人厌的东方主义。Cannell 根本就无法控制自己，因此持续的将菲律宾的反串者浪漫化，她对反串者的反应就像那些刚刚到达我们阳光海岸的外国人一样，惊讶于本地的反串者竟然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社会接受度，而这种接受的程度是西方变装者从来没有达成的（注 18）。然而，由于缺乏对这些反串者所属的性别体系进行完整的研究，轻易接受这种匆匆一瞥的印象——例如典型的反应就是认为菲律宾以及其他各地通俗文化中处处可见反串，显示本地文化对同性恋有所「包容」——恐怕并非中肯的说法。

接着我想指出，Cannell 一定是如此笃定的期望看到娘娘腔所代表的「异己的奇景」，以致于她无法清楚看到西方激发的同／性恋论述已经确定的存在而且开始取代／重组这个身分了。事实上，此刻在菲律宾的性别跨越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如果其原因只是职业或外观如此，而不是性实践和／或性倾向所导致的转变，那就不算完整的跨越——因此，性别跨越的举动也不再保证当事人不会因而受到排挤或压迫。

由于最近移植了许多性论述——例如「家庭计画」、「性教育」、有关「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宗教教义、「爱滋觉醒」等等这些着重（异性恋）性功能和形态的论述——我们已经无法把被异性恋模式书写了的生殖身体从本地性别关系中分离出来，而且医学和通俗／学术论述也早已经物化了、神秘化了那个身体，到了无法改变的地步。（因此，变性这个概念甚至已经扩展到菲律宾最边陲的区域，就如同它过去三十年来在都会同性恋文化中存在一样）。特别是在娘娘腔的案例中，历经四个世纪的菲律宾阳刚化之后，娘娘腔愈来愈被视为「假

的或不真实的女人」。(注 19)

我觉得 Cannell 所发现的只是某些菲律宾(阴柔)男同性恋不自觉的——但是精神上热切而虔诚的——操演的倒错现象,以及大部分菲律宾人在面对这种操演时所做出来的相应感情投注。这位西方训练出身的社会科学家之所以无法认识到这样的「现实」,其实过错不在于她所仔细观察的社会,而在于她所出身的社会。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警讯,Cannell 完全忽视了她所研究的社会——菲律宾——早在恐同症之前就已存在着恐阴柔症(*effeminophobia*),而这个恐阴柔症无可避免的决定了最终的动员方向:别的本地男性是实践同性恋,但只有阴柔的娘娘腔承担污名的耻辱。

承继 Butler 的理论精神,Cannell 一定觉得她有责任去把自己观察到的、很明显「不同」种类的性别转换视为绝对而且主要具有颠覆力。然而由于她无法处理完全不同于西方学术高塔期望的差异,她只好先验的把这个文化差异放进一个完全相反于西方的模型中。

Cannell 的研究据说是描述 Bicol 区贫民的「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如何模仿并嘲讽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典型的衣着、唱歌、操演,以探索「如何可能获得那个想像的美国世界的力量」。

在她的研究中,Cannell 大量的描述了各种 Bicol 人的操演形式——从说笑话、歌唱比赛、到选美会——以展现她论文的主旨:在这些活动中,操演者在自我的转化中经验到「愉悦」(全都写在他们的脸上,Cannell 的人种志很善意的以此景象开场),也「使得它者有点像(自己),可以暂时把那个『幻想中的美国』整合为菲律宾文化的一部份」。(注 20)

在许多种类的操演者中,Cannell 认为 Bicol 的娘娘腔是令人敬畏的变化专家。这些娘娘腔也是他们社区的美容师,帮助他人化身梦想中的西方人;当然,他们自己也在同性恋选美比赛中变成内心

渴望做的美女，而这些选美在社区中被视为「非常有成就」的活动，对此，观众们也毫不保留的施予「真心的赞赏」。

Cannell 研究成果的要旨虽然显示了后殖民杂种的情境——模仿似乎是帝国主义跨文化遭遇的必然结果——然而我们也必须反对在每次出现文化杂种情境时就把它当成反帝国主义的颠覆行动。

事实上，Cannell 的研究只提出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当我们认识到 Bicol 人具有能动性，尽管身处被憎恶的社会阶层却还能转化自我时，就要放弃批判性的去分析他们一开始被憎恶的原因？对我来说，任何西方学者所作有关「日常政治」——有关东方人民虚荣的想要变成西方的一部份——的研究，从一开始即相当可议。（特别是当这里说的西方人还因为她是「正港」的代表了那个被参赛者极力想达到的文化，因而在选美赛和歌唱赛中担任评审。）很显然在 Cannell 整个的研究工作中完全没有尝试批判新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分析到最后，仿拟所嘲弄的，正是那些原本因为无力——所以不真——而被迫采取仿拟的人，这种嘲弄从他们的生命历程被真本／模仿的二分模式所决定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另读：从他们被帝国西方宰制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因此，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以论述嘲讽西方的努力都无法有效影响西方——只要西方极力维系的权力关系依然存在，且能令其获利。（当然，除非有证据证明西方是很歇斯底里的而且高度敏感的专注自己在他国的「形象」，就殖民史来看，这是不太可能的。）

另一方面，在这里也并没有必要控诉西方学者的人类学研究是试着掩饰帝国（西方）主义的剥削。首先，Cannell 已经大胆的假设了西方（美国）是「外在」于 Bicol 文化的唯一它者，而典型的贫困 Bicol 人需要熟悉有关这个它者的知识以便获得透过「外婚」（oxogamous）而来的力量，提升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在仔细检视 Cannell 的人种志资

料后，我们马上注意到被她研究的主体所极欲模仿的风格和华丽的模范根本就不是西方的，而只是西化的。

Pefrancia 同志小姐选美中的娘娘腔 (*bakla*) 参赛者并不是在模仿好莱坞的名女星，而是马尼拉的许多电影明星和选美皇后。更重要的是，她访谈的对象向她吹嘘一个本地 Bicol 人，叫做 Nora Aunor，说她如何在首都把自己塑造成 *morena* 歌者和超级巨星。因此这份研究并没有必要把西方当成所有 Bicol 人模仿操演的参照点，除非 Cannell 这个伦敦大学的研究者觉得把西方描绘成第三世界一个默默无闻的贫困小镇的梦想国度有什么特别的骄傲之处是她无法放弃的。

我还得抱怨另一个跟这个论点相关的说法。Cannell 选择那些「永远不能把自己变身为真正女性」的娘娘腔 (*bakla*)，把他们视为「贫苦 Bicol 人……面对遭遇美国文化时的隐喻」。这里的类比如下：想把自己污浊、棕色的 Bicol 自我，转化成超级干净、雪白的美国人，就像变性一样的不可能。Cannell 这个类比法虽然好像把娘娘腔 *bakla* 放在那个原本把他边缘化的文化的正中心——使得菲律宾人看来好像拥有某种「变装文化」——然而它也把 *bakla* 自己所处的真实情况简化成了一个隐喻而已。（在这里的暗示将会如何冲击到我们国家中那些优越的国族历史学家倒是个很诱人的想法。）

但重点是，娘娘腔 *bakla* 不能因为他被自己文化过份排挤就被反转拓朴成为这个文化的代表。还有，把 *bakla* 的展现文本直接当成后殖民的颠覆，就会忽略了 *bakla* 在其特定文化中被压迫的真实性和特殊性。

Cannell 把这个「外在」——也就是 *bakla* 所亟欲企及的理想以及他期望由此获得某种「外婚」的力量——等同于 Bicol 生活中对于美国的集体想像。但是她忘了，*bakla* 并非在模仿一种文化，正确的来说，是在仿拟一种性。这个 *bakla* 亟欲企及的「外在」只不过是全心想要

变成的女体而已。(Cannell 自己认为 *bakla* 与他男伴之间的关系永远会因其没有子宫、因而无法生育子嗣而蒙上一层阴影。)我们必须提醒 Cannell，这个女性身体并不需要是美国的才能作为 *bakla* 的认同对象：他所需要的只是很简单的、毫无疑问的女性身体(也许还是漂亮的)。

就是这条批评主线让我注意到，Cannell 似乎尝试要描写 *bakla* 如何成功的一一也就是完整无缝的一一假装女性的身体。在描写观众对于 *bakla* 选美参赛者的反应时，Cannell 用了以下的字汇：

我听到观众不断的谈到 *bakla* 的美貌。这是许多观众对于这场操演最感到震撼的地方。「即使是真正的女人都自叹弗如；他们看起来真的很漂亮」是最常听到的说法……他们能够达成美丽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注 21)。

这段描述与 Cannell 较早提出的论点相违背。她之前认为 Bicol 人的各种模仿操演结果产生了一种嘲讽的知识：「(在这些操演中)『模仿』的美国形式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嘲讽的探索」。Cannell 对 *bakla* 美貌的严肃赞赏，很类似前面提过的 Perez 在其短篇小说“Ong Diwata”中提到 *bakla* 的倒错时毫无嘲讽的文本一样。

然而，与 Perez(他本人就是 *bakla*) 不一样的是，Cannell 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她个人活出了这种倒错；相反的，她之所以把 *bakla* 描绘为成功的跨性别者，这与她研究所从出的东方主义有关。这个东方主义之所以不把 *bakla* 当成像西方扮装皇后一样的妖魔化怪物，只是因为他的出身(在 Bicolandia 的田野中)是如此特别的充满异国情调。虽然观众可能觉得 *bakla* 的「西方」风味(Western-ness)充满嘲讽，而且太过奇观，因此只限于竞赛期间出现，但严格来说，*bakla* 的倒

错并不只是一种操演而已。

bakla 的跨性别生活实践是每天都在进行的。即使在广场大灯熄灭之后，他的「女人心」身分和 *bakla* 身分都还是跟随着他。如同我在本篇论文中想说的，基本上 *bakla* 的自我转化并非外向的，因此也不能把他身体的女性化读成仅仅是顺从他自身 *loob* 中既存的阴柔。即使 *bakla* 在公开场合操演他自己的倒错，这个倒错却早已是被内化的了——在他内心一再的演练——选美赛的前一夜就像是经过一生似的。(Butler 把性别定义为一生都在演出强迫性的规范的过程，她自己应该会很清楚的了解这个论点)。

也许菲律宾的 *bakla* ——或许还可以加上 Cebuano 的 *bayot*、Ilonggo 的 *agi*、和 Tausug 的 *bantut* 以及更多怪胎衍异的名单——被大众认为是在热切的模仿女性的阴柔美和女性风格，然而这种热切操演决不能与当代菲律宾社会以及菲律宾同志文化对倒错的看法隔离，也和与此相连的角色少数化 (minoritization of roles) 脱不了关系。美丽已经变成这些认同中的唯一吸引之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他们可以在阳刚社会公开展示、庆贺和享受的少数东西之一。同样的，即使有着这样对美丽的执着，阴柔从来不曾被这些心理精神倒错的人们彻底具体展现过，他们的身体已经被生殖器或解剖学的论述局限为等同：就是——「同」性恋！

因此，虽然 *bakla* 就像 *lalake* 和 *babae* 一样，是一种在演出时刻才生成的认同，然而这种操演或操演背后的意图——和 Butler 所阅读的西方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敢曝相对比——是很难被视为具有嘲讽意味的。事实上，正是这种对情感和意图的省略——为了理论上的方便而拒斥了文本的和个人的因素——才终究限制了或混淆了像 Cannell 的那种人种志研究。同样的，借着把她的 Bicolano *bakla* 研究主体的操演非脉络化 (decontextualize)，远离它们所从出的性/别铸

模 (sex/gender matrix)，Cannell 也把这些自我操演通通单薄化成为一个面相：即庸俗政治的。因此，在 Cannell 仔细和复杂的论述中，这些转化操演所必然包含的复杂性都被消弥于无形了。

我再重复一次：塑造 *bakla* 主体可被辨识的宗教和仪式内涵创造了一种精神心理上的颠倒或倒错，而这种倒错完全合乎本地文化的常用说法，把性别主体描绘成一种异性恋所定义深度或 *loob*。尽管本质主义的论调很容易受到理论家的攻击和排斥，我们也得体认到，只有技术性的挪用某些文化论述才能发挥基本的力量：在菲律宾的例子中，我们不能否认，在进行后现代式解构主义挪用之前，我们在论述上需要一个激进的本质主义式的颠倒。然而，为了公平起见，Cannell 的研究借着带出转化政治的想法，其实也多多少少——即使只是点到为止的——认识到了这个迫切性。

Cannell 和其他研究过或将要研究菲律宾文化的西方社会科学家可能不大愿意看见——或者也没有兴趣看见——「跨越性别」的转化操演对操演的这个人而言其实是个既有个人解放又可能形成压迫的事情。而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些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就像 Cannell 的研究一样，已被局限在全球化和/或跨在地 (*trans-local*) 之中。由于其白人西方的身分，这些研究者觉得他们最迫切的工作是处理后殖民的课题，我希望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显示，这样的做法使得这些科学家对「异国」社会政治所展演的观察常常把其中的政治化约成一种殖民主义的对话而已。

我想我真正要说的是，如果这些对话真的是「对话」而非现在他们忍不住所做的独白，我绝对不会以如此激烈的言辞反击。不过也许我不应该抱怨：谈到跨文化的相逢——就我 1998 年 7 月在曼彻斯特会议中扮演「本地资料提供者」的经验来看——独白恐怕正是此刻话语的典范模式。

注释

1.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24-25.
2.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ours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7.
3. Butler 说，系谱学评论并不想搜寻性别的起源、女性欲望的真实内在、或被压抑的真实主体等；相反的，系谱学想要检验性别指定的权力运作才是性别分类的起源，认同的分类事实上是多层复杂起源论述所产生的机构、生活实践和话语的效应。
4. Butler, *Gender Trouble*, 15, 1n 5.
5. Butler, *Gender Trouble*, 17.
6. Judith Butler, "Critical Queer," in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Vol. 1. No. 1): 22.
7. Butler, "Critical Queer," 22.
8. Butler, *Gender Trouble*, 146-147.
9.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8.
10. Virgilio G. Enriquez, *Pagbabangong-Dangal: Indigenous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Empowerment* (Quezon City: Akademya ng Kultural at Sikolohiyang Fiipino, 1994), 3.
11. 读者可参阅：Reynaldo C. Heto, *Pasyon and Revolution: 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1840-1910*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79); and Vicente L. Rafael, *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 Under Early Spanish Rule*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2. 读者可参阅我的 *Philippine Gay Culture: the Last 30 Year*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96), 99-107, 我在其中对 *loob* 和 *bakla* 认同有很详细的讨论。
13. Tony Perez, "Ang Diwata," in *cubao Pagkagat ng Dilim: Mga Kuwentong Kababalaghan* (Manila: Cacho Hermanos, 1993), 69-79.
14. Tony Perez, *Cubao 1980: Ang Unang Sigaw ng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sa Pilipinas* (Manila: Cacho Hermanos, 1992).
15.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24 January 1994: 9.

16. 读者可参阅我 *Philippine Gay Culture* 书中的第二部份，关于 Nadres 和 Perez 早期作品的详细分析。Tony Perez, *Cubao 1980: Ang Unang Sigaw ng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sa Pilipinas* (Manila: Cacho Hermanos, 1992).
17. Kris Kirk 和 Ed Heath, “The Red Drag Queen,” in *Coming Out: An Anthology of 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Writings*, ed. Stephan Likosk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2), 279-286.
18. 我想特别提一下，纽约视觉艺术家 Nan Golding 在她拍摄关于全球「性别扭转者」(gender-benders) 的照片时对菲律宾变性者的观察：「在她看过全世界的『皇后』之后，她发觉菲律宾的 *bakla* 似乎是社会接受度最高的。」读者可参阅 Nan Golding 的 *The Other Side* (New York: Scalo Publishers, 1992), 7.
19. 另一个关于实际不变性的有趣证据是，现近的 *bakla* 身体开始有男性化倾向，如 Nancy Navalta 和 Edwin Bayron 都显露自己真正的性别（他们也被称为 Carlo/Diana）。这两个拥有男性器官的男性从小就在菲律宾乡间被当成女孩扶养长大，而且若不是当地媒体把他们当作大众文化中的怪胎暴露出来，他们可能会理所当然的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参阅我在 *Slip/pages: Essays in Philippine Gay Criticism* 的“Redefining Masculinity” (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0. 参阅 Fenella Cannell 在 *Discrepant Histories: Translocal Essays on Filipino Cultures* 的“The Power of Appearances: Beauty, Mimicry, and Transformation in Bicol,” ed. Vicente L. Rafael (Pasig: Anvil Publishing, 1995), 223-258.
21. Cannell, 245.

解读台湾综艺节目「反串模仿秀」的性别文化

以《台湾红不让》的〈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为例

林宇玲

一、研究缘起

1998年10月初，台视的综艺节目《台湾红不让》与中视的《天才 BANG BANG BANG》因为播出「反串模仿秀」单元而被新闻局处以九万元的罚鍰。新闻局指出，「反串秀虽为表演方式之一，然而此种反常表演的型态，长期在无线电视台以常态节目单元播出，对儿童心理及人格发展有不良的影响，不适合在晚间九时三十分前全家观赏时段播出，依辅导级节目规定必须于晚间十一时以后始得播出」（张文辉 1998）。为避免影响节目的时段与形象，《台湾红不让》的制作人沈玉琳在询问过台视主管的意愿之后立刻停掉该单元。然而，「反串模仿秀」真的是「反常」的表演型态吗？

「反串秀」其实不是新鲜的表演方式。早在十年前，综艺节目已开始流行反串秀的短剧，著名的反串人物包括杨婆婆、董娘，直到目前也还有董月花之流。但是这类由男艺人以笨拙、愚昧的方式所反串的女性角色却鲜少听闻新闻局觉得不妥，或认为其会误导儿童对女性的认知，反而这类型的短剧还成为节目的噱头，长期在电视的黄金时段——所谓的「阖家观赏」时段上——演出。这显示新闻局对不同型态的反串节目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而本研究想探究的是：由观众报名参加的新型态「反串模仿秀」单元究竟呈现了什么样的性别文化与性别意识，竟然能让新闻局做出如此的决议？

为了解新闻局所谓「反串秀的不良影响」，本研究将采用符号学分析深入解读台视《台湾红不让》的〈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选用《台湾红不让》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该节目并未曾因反串单元的「猥亵」情节被处分(注1)；换言之，〈变男变女变变变〉只是纯粹的性别模仿秀，这可以去除反串单元「妨碍风化」的道德疑虑，而将重心放在「性别」的问题上。

在理论层次上，本研究将采用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扮演」(performativity of gender)观念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架构。巴特勒以为，性别是有意图且表演性的行动；也就是在特定的权力脉络里，性别被重复地援引与表演出来。她并且指出，反串(drag)的演出有助于了解性别的建构本质，借由反串者去模仿另一个性别(gender)，可以凸显出反串者的生理「性」(sex)其实与其「性别」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存在，进而解构异性恋以「性」作为性别认同的依据。

在〈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里，表演者不只是扮演另一个性别，而且还必须扮回自己原来的性别，然后与主持人、评审、以及现场观众进行互动。在此性别跨越的过程中，它是否足以显示巴特勒所预期的，反串并非一个次级的模仿(secondary imitation)——因为根本没有一个原始的(original)性别存在？还是只强化了性别两极化的刻板印象——非男即女？本研究旨在检视一个被视为反常的性别扮演(医学上称之为「扮异性症」)如何在公开的电视异性恋文化里展开？以及它创造了什么样的性别文化表征？

二、相关文献

从相关的文献可以发现对反串秀的顾忌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即认为「扮装」有损男人的阳威而抨击男扮女装的行为，到了十七世纪，反对女扮男装的呼声也出现了，一些保守人士

认为，女演员在舞台上乔装成男人，实违反女人纤弱与顺从的本性 (Ramet 1996: 6)。从这些反对的声浪不难发现，反串所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它挑战了既有的性别体系。对反对的人而言，性别乃是先天且不可变更的，它是个人发展自我认同的起步，若是将其颠错，极有可能导致个人性格的崩溃，进而带来社会的混乱。因此，扮装的风气总是不时受到社会的箝制，尽管如此，它仍然流行于古今中外。

目前主要有三个学术领域对此现象感到兴趣，分别是：精神分析、人类学、以及妇女与性别研究 (women and gender studies)。首先，精神分析受到传统心理学生物决定论的影响主张男女有别，因而视「扮装」为一种性别倒错的行为，并称此为「扮异性症」(transvestism)。此病症顾名思义乃是指病患喜欢将自己装扮成异性，而此习惯的造成系因病患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某种创伤所致 (曾炆煜 1990)。很明显地，精神分析着重在探讨扮装者的个人早期经验与心理因素，然而，这个取向预设「扮异性」为反常性的行为也已引起许多的争议 (周华山 1995; Graber 1997; Ekins 1997)。

人类学者并没有像精神心理分析学者那样视扮装为不当的行为，而是把它当成一种民俗来研究。目前已有许多跨文化的田野调查证实，扮装会因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背景而有不同的发展方式与作用。譬如，G. Bateson 研究 Latmul 人民的扮装仪式，发现在 New Guinea 的社会里性别关系极不平等，为避免发生冲突，于是这个族群利用扮装仪式让人民实际扮演与学习各自性别的规范，进而合理化既有的性别关系 (Bateson 1958)。

此外，S. Volpp 利用京戏的戏码去探究中国帝国时期剧院的性别与权力关系。Volpp 指出，古老的中国不准妇女抛头露面，导致剧院必须使用男演员去扮演女人，然而这些饰演旦角的男演员后来却在

观众与剧院资助者的施压下被迫在台下继续扮演女人。因而 Volpp 认为，扮装者的性别其实是扮装者与观众之间协商的结果，在表演的过程中，男演员饰演美丽的旦角，观众不仅接受他的表演，并且投以爱慕的眼神，要求扮装者下台之后继续乔装，最后扮演者接受了观众的操弄，内化了女人的角色，而成为风骚一时的名妓 (Volpp 1996)。由上面两个人类的研究可以发现，扮装不是一个单纯的心理问题，它的产生与运作其实与在地的社会脉络和文化价值息息相关。

妇女与性别研究基本上也认为扮装是文化的产物，只不过这个取向是由性别去探讨扮装的形成与作用。有些女性主义者的研究已经发现，扮装文化隐藏着性别歧视，反映出男尊女卑的权力观——男性反串者总是企图丑化女人的形象，而女性反串者却是正面地强化了男人的地位 (Solomon 1993: 145; 周华山 1995: 76-77)。E. Tseëlon 指出，男扮女装可笑，是因为反串者放弃了他们的优势地位去扮演位居劣势的女性角色；相反地，女扮男装对女性扮装者而言则是一种地位的提升，因而没有笑闹的作用 (Tseëlon 1995: 90)。巴特勒指出，这些研究之所以关切反串秀的性别刻板效果，乃是因为他们预设有一个根本、原始的性别存在，而导致研究者偏重在探讨反串秀的「模仿性别」是否会扭曲「真实性别」。巴特勒从后结构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去解读反串秀，她强调借由扮演者去模仿另一个性别，能让我们了解到生物上的性与社会的性别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存在。是以，反串不仅能说明性别的建构本质，并且能挑战既有的性别论点 (Butler 1990; Czekay 1994)。

尽管上述各家各派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学者们皆同意扮装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性别变异 (gender variances) 的可能性，然而国内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是相当欠缺，除了精神科医师一直在从事「扮异性症」的研究之外，国内的扮装文化甚少被探究。其实，扮装

文化在台湾已有相当的历史，不论是从早期的歌仔戏、京戏、或黄梅调电影，乃至今日的电视短剧、连续剧、广告或模仿秀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反串的表演形式，不过，国内的传播学者并没有正视扮装对大众文化的影响。目前除了黄丽英在研究综艺节目的短剧时曾触及反串表演的性别意涵之外，只有少数的女性主义者或文化研究者对反串的表演形式感到兴趣，譬如：张小虹在《后现代／女人》一书中论及「扮装电影」如何利用反串去颠覆性别的建构；另外，《酷儿启示录》一书中也有多篇文章讨论扮装表演与个人欲望之间的关系（黄丽英 1993；张小虹 1994；纪大伟 1997）。

1998年10月，由于新闻局首度裁定反串秀属「辅导级」节目，并指出反串秀容易误导儿童的性别认同，而导致传播界开始重视扮装的性别问题，传播制作公司也因此意识到，「反串」作为一个表演形式是有限度的。尽管新闻局在决议文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反串秀」的定义，不过从歌仔戏、扮装连续剧、或扮装广告继续在正常时段播出来看，新闻局所谓的「反常表演的型态」应是针对新型态的「性别模仿秀」而言。这显示性别表演就像性、暴力演出一样，有在种类与程度上的差异。从扮装的各种演出来看，传统戏剧与爆笑短剧的反串都是在现有性别文化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因为扮装者并没有刻意隐藏其真实的性征，观众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扮装者的真正性别与认同。但在新型态的「反串模仿秀」里，扮装者逼真的性别演出已经造成雌雄莫辨的结果，导致观众无法掌握扮装者的真正「性趣」所在，这也是它被列入辅导级的原因。这种「性别模仿秀」正挑战我们所奉为圭臬的男女有别论。为深入了解「反串模仿秀」所建构的性别意涵，本研究将采用性别观点，特别是后结构女性主义取向，去解读〈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

三、理论架构

扮装与优伶制度在我国已有久远的历史，有些伶人甚至于演艺之外还兼营色情的活动。根据文献记载，在清朝乾隆年间，优伶应召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因而产生了「相公私寓制」，达官贵人开始狎优（相公）出入。这种举动在当时并未被视为病态，反而被当成风雅之事传颂（张宗尹 1991），可见古老的中国对于「性别变异」有较大的容忍度。可惜受到西化的影响，中国也开始禁止两性之外的性别认同（周华山 1995）。

西方的性别典范主要是奠基于解剖科学的证据与「阳具中心」的异性爱论述。R. Stoller 指出，所谓的「性」乃是指生理层面，包括染色体、荷尔蒙、生殖器官与第二性征等（Stoller 1985: 6）。这些生物特征不仅能决定个别身体的性——男性或女性（male/female），而且还能决定个人在异性恋社会中的性别位置（男人或女人）。所以「性别」是指，男、女性在心理、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意义建构。这种自然（生物）／文化（非生物）的二分法已导致「性」被视为生物事实，而「性别」则成为文化建构。

与生俱有的「性」被视为是先验的（先于一切论述而存在），遂成为个人性别与性欲（sexual desire）的起源，因此西方发展出线性的性别观；也就是说，从个人的性可以推断其性别、性欲与性实践（sexual practice）。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阳具（penis）来判定初生婴儿的「性别」。婴儿如果有阳具，则被称为男婴，众人会期盼他日后成为男孩、男人，并且发挥天生的阳刚性，主动去追求女性。由此来看，「性」的科学论据其实已经正当化了潜藏在「性别」背后的异性爱论述。

事实上，「性」不仅定义「性别」，并且也开展出一套二元对立的性别体系，包括男、女性各自应有的性别角色与性别认同。「性别角色」

指个人被期望表现出社会所要求的两性行为与态度模式(李然尧 1983: 5), 举凡内在的心理特质, 乃至外在的穿着、打扮与行为举止, 社会对男、女性皆有明确的规定, 以便借此稳定并且强化两性在生物结构上的差异。「性别认同」则是作为男性、女性的个人知觉其内在的一致性, 此概念涉及「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两个层面, 前者着重在个人如何知觉其「自我」(self), 后者则指个人因其性别而占有特定的社会位置(男/女孩或先生/太太), 从而发展出社会所要求的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Bolin 1996: 24)。这两个由「性别」衍生出来的概念已说明个人如何透过「性」去获得其人格与社会身份, 由此可知, 在西方的性别典范里, 「性」不但表意「性别」, 而且还赋予个人自我与社会价值。

原本西方的性别典范乃是西方特定社会下的产物, 然而在解剖科学的掩护之下却摇身变成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客观」知识。这个典范具有「真理」的权力, 能够要求「现代人」遵守其异性恋的行为标准, 并将各种性别变异的情形划入「反常」的范畴, 因而同性恋、双性恋或扮装等行为皆失去了合法存在的空间。为此, 一些后结构女性主义者认为, 唯有解构西方的性别典范才能产生多元的性别想像。

至于如何解构西方的性别典范? 学者们采用的策略不尽相同。本研究为深入了解「反串模仿秀」背后潜藏的性别意涵, 采用巴特勒的「性/性别」颠覆策略与「性别扮装」理论。巴特勒认为, 颠覆西方的性别典范首先必须解构「性」的本质意涵, 她指出「性」被视为是自然的生物事实乃是西方性别典范运作下的结果。其实「性」与「性别」一样, 两者皆是文化建构; 只不过「性」具有生物的基础, 所以能够有效地掩饰其文化的层面, 而被视为是自然的存在(Butler 1990: 7; 1993: 2-3)。受傅柯(M. Foucault)的《性史》影响, 巴特勒认为「性」被

建构在权力关系之内，因此「性」不仅是论述实践的效果，而且也是权力的机制，具有规范的作用，能够控制与生产身体，使其成为（两）性化的身体 (the sexed body) ——男性或女性身体。是以，巴特勒宣称「性」其实就是「性别」，两者根本没有分别 (Butler 1990: 7)。

没有了「本质」的性，性别的内在真理也就消失了，因此「性别」不再反映「性」，性、性别、性欲与性实践之间原有的因果关系也就跟着被切断了。巴特勒以「性别扮演」理论 (performativity of gender) 取代了过去的性别本质论，她指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性别」的获得乃是个人将「性」所暗藏的一套规范在日常生活中表演出来。对巴特勒来说，「性别」具有以下特质 (Butler 1990: 139-141; 1993: 244; 林宇玲 1997: 249-251)：

1. 性别只是「扮演」，同时具有意图性与表演性。
2. 个人无法随心所欲的表演性别，因为性别是在权力关系底下运作，所以它总是伴随着社会的惩戒与禁忌。
3. 个人以一种世俗且公开的方式重复地去表演性别；但每一次的扮演都不尽相同（只是趋近文化的性别理想型）。
4. 性别无法作为一个实质的认同，因为它是透过不断地重复 (reiterate) 或援引 (cite) 「性」的规范而被建构起来。
5. 借由扮演不同形式的性别行为，个人可以发现性与性别之间只有随意的关系，进而能发展出性别转换 (gender transformation) 的可能性。

在性别扮演模式里，我们可以发现个人为了配合文化的规范与逃避惩罚，会「主动地」表演出社会所期望的性别行为。在不断引用「性」规范与扮演的过程中，个人除了获得他／她的性别化身体之外，也同时取得了他／她的主体位置、性别化的自我与性别认同。

为了更明确的说明性别的扮演特质，巴特勒以「反串」来检视她的理论模式。她认为，「反串」涉及三个面向，分别是解剖学上的性、性别认同、与性别表演。以男扮女装为例，表演者是男性，他的性别是男人（或男孩），但其性别表演则是女人（或女孩）。巴特勒解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倘若表演者的『性』已经与表演者的『性别』区分开来，而且此二者又与『所表演的性别』不同时，那么（性别）表演所揭露的冲突，将不只是出现在性与表演之间，而且还出现在性与性别，以及性别与表演之间。」（Butler 1990: 137）

在某个程度上，雌雄莫辨的反串演出已凸显性别经验里各层面之间的内在矛盾。而此矛盾正是（异性恋）权力机制所欲掩饰的，因为它将会暴显异性恋性别观念的虚构性。是以，巴特勒强调，反串的表演绝非只是二手的模仿（a secondary imitation）。Volpp 在研究京戏的性别关系时也发现，由男童所扮演的旦角刚开始时被视为是一种性别扭曲下的产物，因其模仿「正常的」女人，然而之后戏迷却认为反串所造成的拟像（simulacrum）比原有的（original）性别更具有价值，甚至「旦角」已不再只是副本（copy），而是比真实的女人更真实（Volpp 1996: 145）。

在性别模仿的过程中，一位拥有男性身体的表演者必须停止「援引」异性恋文化对「男性」（masculine）位置的规范，然后尽力去想像与模仿另一个「性别」（也就是，异性恋文化对「女性」（feminine）位置的规范）。透过认同的想像机制，男扮装者最后才能成功地转变成社会所期望看到的「女人」。巴特勒指出，不仅反串是如此地运作，事实上异性恋也是如此地被建构起来——透过认同与想像的机制，作为表演者的个人努力去模仿一个文化所形塑的「性别理想型」（男人或女人）。因此性别的理想型从来就不是自然或天生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

尽管巴特勒试图以「反串」去解构异性恋的自然性，但她也承认「反串」未必具有颠覆力，除非搭配一套能解释此模仿的嘲弄政治 (parodic politics) (Butler 1990: 139; Weir 1994: 214)。在前面一节我们曾提及，目前已经有许多的性别研究发现反串表演强化了既有的性别刻板印象，这是因为扮装者仍是援引异性恋的两性规范去扮演另一个性别，所以并没有拆解性别所内涵的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尽管如此，巴特勒指出反串表演仍足以颠覆性、性别、性欲的「内在一致性」。她认为，研究「反串」的学者必须提出嘲弄政治，进一步显露「反串」的颠覆力所在，也就是一面解构异性恋的「自然性」，一面重新诠释性别。本研究基本上承袭巴特勒的看法，希望借由解析反串模仿秀的性别演出去了解异性恋霸权在大众文化里的运作，并提供另一种观点去解读「反串」的性别意涵。

本研究以《台湾红不让》的〈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为研究对象。在此单元里，扮装者不仅表演另一个性别，而且在扮演完毕之后还必须卸下妆扮，扮回原来的性别，然后再与主持人、评审以及现场观众进行互动。本研究认为，整个单元的设计相当吻合「性别扮演理论」的预设——性别是一种表演。然而，如此的节目在商业机制与异性恋文化的操弄之下是否能够彰显反串的颠覆意涵，还是被「笑声」模糊掉了？为了解其中的细故，本研究将根据上述的理论观点提出以下的研究问题，包括：

1. 在反串时，扮装者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建构另一个性别与性别特质？他如何揭露其性别认同与性别偏好？
2. 在电视的异性恋文化里，扮演者如何与主持人、评审、以及现场观众进行互动？在性别演出的过程中，他们如何共同地协商与界定性别、性欲、以及认同的意义？

3. 「反串模仿秀」的文化表征 (representation) 透露了什么样的性别意识？在电视的商业机制下，它又是如何地被包装，然后贩卖给观众？

四、研究方法

在方法层面，本研究采用「符号学」来解析电视综艺节目的反串秀单元。符号学一直是文化研究者用来探究意识型态形成与抗争的重要分析工具，近年来，国内的女性主义学者也开始使用符号学方法来检视电视广告，但研究的取向多偏重在广告内容如何复制父权的意识型态，而较少涉及意识型态抗争的部分。然而本研究以为，综艺节目不像广告或连续剧，它的内容比较开放，特别是一些邀请观众参与的综艺节目，台词并非事先写好，而是所有参与者临场反应的结果。「台湾红不让」的制作人沈玉琳在解说〈变男变女变变变〉的制作过程时指出：「制作单位在开录前会与每一位参赛的来宾进行沟通，但参赛者多为狂热的表演者，对于所表演的服装、音乐、舞步都有自己的想法与坚持，所以制作单位通常只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注2)由此来看，综艺节目的文本比较属于写作性的文本 (writerly texts)。费斯克 (John Fiske) 表示，写作性的文本意义未被封锁，参与者与读者被邀请参与意义的生产与制作 (Fiske 1991: 94)，因而这类的文本所呈现的「符号多义性」(polysemy) 也就更为明显。

然而符号的多义性并非指所有的意义都受到相同地对待。相反地，文本的意义乃是根据社会权力的「不均等」分配而被建构起来。以〈变男变女变变变〉为例，尽管参赛来宾在接受访问时多不讳言自己的性别与性倾向，但台视编审碍于广电法的「违反社会善良风俗与妨碍公共秩序」之规定，已在播出之前自动删除有关同性恋话题与性暗示等内容。换言之，我们在电视机前所看到的反串秀单元，其

实是经过制作单位与电视编审层层把关修剪过的版本。但是尽管电视的产制过程意图限制《台湾红不让》所生产与流通的意义，不过反串秀单元仍是无法完全地复制异性恋的父权思想。借由播放「忽男忽女」的性别演出，反串秀单元已让男性的「娘娘腔」重新书写「阳刚性」，而让「阳刚性」有更多的样貌出现。

综合前述，本研究认为，符号学适用于检视〈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的性别意涵。〈变男变女变变变〉作为文化场域，一方面电视产制的过程使其意义倾向于既存的意识型态；另一方面由于此单元的开放性，使〈变男变女变变变〉能够释放出某些反抗与冲突的意涵，而成为性别意识较劲之地。接下来，本文除了阐述符号学的重要概念之外，并将提出本研究的分析策略。

（一）符号学的重要概念

费斯克为了将符号学应用于电视的文本分析，早期曾提出符号的「意义化」(signification) 概念。他认为符号有三个意义化的层次，分别如下 (Fiske 1982: 90-96; Fiske & Hartley 1985: 40-47)：

第一层次：外延意义 (denotation)

外延意义是符号显现在外、普遍为人所熟知的意义。这一层次着重在描述能指 (signifier) 与所指 (signified) 以及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第二层次：内涵意义 (connotation) 与迷思 (myth)

这一层次将外延意义嵌进价值体系之内，包括内涵意义与迷思：

- (1) 「内涵意义」指出第一层的能指乃是制码者在生产过程中主观地选用一套科技符码所表现出来的成果。以电视为例，传播工作人员利用声、光、影、像等科技技术表达他们对

事件的主观看法与判断。

- (2)「迷思」则是由文化层面去概念化事情。尽管「内涵意义」是在主观的层次上运作，但在本质上它不是个人的，因为个人是组织与社会的一员，在使用符号时必须满足组织的要求与文化价值才能获得其他成员的认同。传播工作者也不例外，必须根据既有的规范与社会知识赋予符号意涵，而既有的知识通常与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相符合，因此所谓的迷思其实指的就是社会上占优势的霸权信念。然而，在现实社会里，不是所有迷思都是一致的，除了迷思之外，同时并存着对抗霸权的反迷思(counter-myth)，而且迷思也不是静止不动，而是随时改变，以便适应文化变迁的需求。

第三层：意识型态或神话 (Mythology)

「意识型态」是组织与诠释现实的广泛原则。这原则指导符码的运作与符号意义的构连，以发挥某种社会作用——维护或解除社会秩序的合法性。

奠基于符号学的意义化层次，费斯克在《电视文化》一书里，又再提出电视符码化的架构。他认为，事件若被搬上萤光幕，必须经过层层符码化，分别是 (Fiske 1991: 5)：

第一层次：现实 (Reality)

外表、穿着、打扮、环境、行为、言说、姿势、表达、声音等。这些会被底下的科技符码 (technical codes) 所制码 (encoded)。

第二层次：表征 (Representation)

摄影、灯光、剪接、音乐、音效。这些传递惯例的表征符码 (conventional representational codes)，形成种种表征，例如叙事体、冲突、人物、行动、对白、背景、角色等。

第三层次：意识型态 (Ideology)

上面这些符码能被意识形态符码，像是个人主义、父权、种族、阶级、物质主义、资本主义等，组合成具有连贯性而且为社会可接受的意义。

费斯克一再强调，电视文本不是封闭的，而是意义竞逐的场域。研究者在进行文本分析时，除了观察文本如何倾向主流的意识型态之外，也必须同时探究文本的矛盾与冲突之处才能掌握意义的抗争。他并且指出，电视文本至少有五种设置 (devices)，意图突破意识型态的封锁，提供文本多义性的解读 (Fiske 1991: 85-93)。

一、**讽刺 (Irony)**：表面上说一件事情，其实是另有所指。讽刺作为修辞学的设置并非只能用于文字，也可以应用在摄影机的观看角度，而且此设置总是多义，允许公开地「逆转」意义。譬如，反串来宾陈志凯在〈变男变女变变变〉的月冠军赛里穿着非常性感的服装出现时，主持人徐乃麟问他：「今天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打扮？」陈回答：「一种突破吧！」徐笑着说：「破得很厉害！」画面上并且出现徐乃麟前后打量陈志凯的镜头。从萤幕上，大家都知道主持人并非真心赞叹反串者的突破而是在嘲讽他的穿着暴露。不过，主持人的讽刺未必会获得观众的认可，观众也可能反转而同意男人打扮起来可以比女人更性感。由此来看，讽刺的效果无法完全由文本的语义结构所决定——它总是留下一些空间让观看者自己去探索。

二、**隐喻 (Metaphor)**：如同讽刺，它涉及两个不同的论述，因为「隐喻」借用其他事件来描述该事件。譬如在〈变男变女变变变〉里，徐乃麟问反串来宾高英杰：「你有没有当过兵？」高用台语回答：「有，我做海陆。」徐接着问道：「有没有对岸的经常『摸』过来？」高则紧张的叫喊：「你不要打我啊！」在此对话中，台海两岸对峙的局面被隐喻成男人对女人的骚扰。由于隐喻的应用必须搭配夸

张的语调，因而容易暴显其人为的特质，而有助于松解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

三、**玩笑 (Jokes)**：简单的说，就是玩弄意义。玩笑是借由不同论述之间的冲突或意外的结合而产生反常的意义，令人莞尔。譬如，当反串来宾张志明以女装亮相时，主持人徐乃麟调侃他：「你不会为了上我们的节目，去把嘴巴缝小了一点吧！」在此玩笑中，原本的意义被颠倒，观众发现男人也可以有像女孩般的「樱桃小口」。尽管玩笑能将定义扭曲而令人对现实产生怀疑，但有时也会因为玩笑的戏谑特质，而使人在笑过之后原有的紧张得到松解而更安于现状。

四、**矛盾 (Contradiction)**：电视是「大众」媒体，必须兼顾不同社会团体的需求与兴趣，然而异质性的团体彼此之间的兴趣并非完全相容，而导致电视文本经常出现矛盾的论述。以《台湾红不让》为例，制作单位为了让观众耳目一新，筹划了〈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然而此单元涉及阴阳倒错的演出，与电视保守的异性恋文化大相径庭，致使制作单位老是忧心「尺度」问题。制作人沈玉琳坦言：「前来参赛的反串艺人虽然不见得是同性恋者，但他们的言论思想却十分开放，导致我们必须花很多时间在后制的修剪上。」尽管如此，有些前卫的作风可能还是会「不小心的」出现在萤光幕前。费斯克指出，对于萤光幕上出现的种种矛盾与冲突，电视文本会试图提出解决之道，不过总是难以周全而留下空间，让观看者自己去揣摩意义 (Fiske 1991: 90)。譬如，在〈变男变女变变变〉里，有些担任评审的明星面对一些体格魁梧的反串艺人只能奉劝他们：「你的体型不像女生，不适合打扮成女人。」这个解决之道表面上维护了「男女有别」的传统看法，但实际上却暴显根本没有一个本质的「性」存在，只有一个理想型；一旦符合此理想型，男／女生即可以套用，摇身变成男／女人。

五、**过度 (Excess)**：以两种方式运作，分别是夸张 (hyperbole) 与语意上的过度 (semiotic excess)。首先，「夸张」乃是指意义被过度地呈现出来，例如「珠宝」象征身份，但若穿戴过多的珠宝反而显得品味低俗，因此「夸张」有双重的构连效果，一方面它承载主流的意识型态，另一方面它又足以嘲讽此意识型态。其次，「语意上的过度」系指电视上所出现的符号，集合声、光、影、像于一身，一次提供过多的意义，因而容易造成歧异。例如在〈变男变女变变变〉里，主持人一面宣称「扮回本尊更酷」，画面上却出现非常女性化的男艺人。意义「断裂」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以上这些设置经常交互地出现在电视文本中。由于论述的异质性、多义性与矛盾经常纠缠在一起，所以电视文本能够释放出多重的声音。不过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负载相等的权力，有些声音虽然意图挑战主流的价值，但因位于边缘，人微言轻，难成气候。尽管如此，它仍然制造了冲突，并且打开了文化协商的空间，所以仍是不容忽视。

(二) 分析策略

本研究根据费斯克的电视符码提出「三层次」分析策略(见表一)。

表一：电视反串秀的分析策略

符号学	分析原则
第一层次：现实 (外延意义)	着重在文本的 组织与连结
第二层次：表征 (内涵意义与迷思)	着重在文本的 选择与排他
第三层：意识型态	解说文本的权力意向

第一层次旨在分析符号之间的连结关系，以便说明电视文本所

呈现的内容。由于电视符号集结声光画面提供过多的讯息，因此本研究将针对研究旨趣，仅分析「性别」符码，也就是专注于检视「女人」或「男人」作为一个文化符码，反串艺人究竟是使用哪些策略去建构此符码？为此，在「现实」层次，本研究将分析反串艺人的服饰、发型、打扮、姿势、与声调等等，以便了解他们是如何连结不同的符号，建构另一个性别。

第二层次表征乃是「现实」已经过电视的表征符码处理过。罗兰·巴特指出，内涵意义是将第一层次的意义加以冻结（李天铎译 1993: 46），也就是说，将充满声、光、影、像的外延意义固着成某种意涵。因此在进入此层次之前，我们仍然有必要分析〈变男变女变变变〉的声光画面。本研究将文本分析分成「音部」与「影部」，前者包括对白、音乐与音效；后者则包含灯光、背景与摄影表现方式。

由于符号学的分析非常繁琐，我们不可能在本研究里检视所有符号连结的细节，因而在此层次，本研究将仅探讨〈变男变女变变变〉如何利用惯用的表征符码（指灯光、摄影表现方式、剪辑等）来形成反串秀的叙事体（见表二）。此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制作单位所采用的参考架构，并推知其所欲构连的文化意义，以及所释放的抗争讯息。

表二：反串秀的文本分析

外延意义		内涵意义与迷思
影部	音部	说明
灯光 背景（包括道具） 摄影表现方式 * 镜头运用：如特写 * 摄影机角度：如仰角 * 剪辑技巧：如跳接	对白 音乐 音效（诸如掌声、 罐头笑声）	叙事体

第三层次意识型态涉及权力意向的建构。前面我们曾经提及，电视文本是意义竞逐的场域，它可以利用某些设置（如讽刺等）打开文化协商的空间。因此，在此层次，我们将利用这些设置来讨论反串秀的参与者（包括主持人、反串艺人、评审、与现场观众），在性别演出的过程中如何去协商与界定性别，此分析也将有助于我们掌握不同权力意向的建构过程。

（三）研究样本

本研究将以八集的〈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作为研究样本。此单元是由艾迪升传播制作公司制作，艾迪升传播公司于1998年8月14日仿造坊间流行的新潮反串秀，推出〈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注3），此单元自推出之后即创下该时段「收视第一」的纪录，并带动其他综艺节目的模仿与跟进。在第五集播出之后，由于舆论热烈的讨论而引起新闻局的严重关切，新闻局并于10月6日致函制作单位，表明该单元已违反广电法之规定——「违反社会善良风俗与妨碍公共秩序」，要求制作单位改进，并处以9万元的罚鍰。制作单元原拟向新闻局申诉，不料台视却建议停播该单元，故此单元于10月9日播出第9集之后即停播。

为取得研究样本，本研究曾向艾迪升传播公司请求协助，他们拷贝了一份存档给予本研究。但分析后，本研究发现少了一集，仅有八集库存（注4），不过，由此八集仍可以看出制作单位的一贯风格，因而本研究认为少了一集，不会对本研究的结果有何影响。故本研究仅以八集作为研究的样本。

四、研究分析与结果

(一) 反串者的策略

〈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每一集有三或四位的来宾参赛，八集共有 27 位男性来宾参赛，全部有 32 次表演，每次表演大约七至十分钟不等（注 5）。为何此单元缺乏女性来宾参赛？制作人沈玉琳解释，一方面是女性报名的人数比较少，另一方面是制作单位的市场考量。由于女性的体型娇小，难以在外型上利用化妆或服饰来转换其性别，因此制作单位认为，「女变男」比较没有新鲜感，无法吸引观众的收视，遂改以「男变女」为反串表演的主轴。

根据「现实」层次的分析显示，当男性反串者扮演「女人」时，他们会利用许多的装饰物，如：化妆品（特别是眼影、腮红与口红）、假发、耳环、项炼、义胸、性感衣着、指甲油、丝袜、高跟鞋等来改变自己的外貌，而且在言行上，他们也会刻意地作些改变，譬如三七步站姿、抿嘴而笑、眨眼、轻声细语等。然而一旦变回「男人」，这些反串者则是扯下所有的装饰物与言行的规范，穿上衣裤潇洒地出现在舞台上。由此来看，扮演男女最大的分别是女人需要较多的伪装。例如在〈研究样本(2)〉中，担任评审的谢金燕询问罗政宏的意愿，「我觉得你扮女人很漂亮。如果让你扮女人，你愿不愿意？」罗回答：「不愿意。」主持人徐乃麟接着说：「他不愿意。很麻烦，光化妆就好久，对不对？男孩子出来就出来了。」

从精神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女性只是「伪装」(masquerade)，因为欲力是阳性(libido is male)，缺乏阳具的女人利用「女性特质」来掩饰她的匮乏(Doane 1982)。是以，「女性特质」作为女人的表征，只是一种「伪装」，女人根本不是主体，她只是他者(the other)——男性欲望的投射而已。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有些男性反串者扮成女人之后居然比女人更有「女人味」，因为身为男人的他们知道男人究竟想

要看什么样的女人。然而对女性主义者来说，「伪装」不仅说明女人缺乏本质，而且还暗示女人只是景观 (spectacle)(Tseëlon 1995: 38)。透过各种装饰物与言行的规范，女人努力把自己装扮成「物」供人观赏。一旦男人扮成女人时，他也掌握了这个要点，努力物化自身，并且变成今日男人欲求的对象——胸大腰细的性感尤物，供人品头论足。

但这是否意味男性反串者扮回「本尊」时就能完全地反映其本性？从〈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我们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许多男性反串者由女变男时，竟然不知如何摆出主持人想要看到的「阳刚气质」。例如在〈研究样本(8)〉里，当洪禄扮回男儿身份时，主持人徐乃麟好意提醒他：「你的脚要小心！刚刚站习惯T字型吧。」曾国城则亏他：「你不扮女装还不行，头发越来越少。」评审李明依也乘机要求要看他的脚毛，洪禄于是掀开裤管，萤幕上立即显现毛浓浓的脚毛特写。主持人接着要求洪禄展现其阳刚气，以男性雄姿绕舞台一圈，结果曾国城大笑不已：「你是在装腔作势！好像妈祖出巡。」

以此个案为例，我们可以发现男性特质并非是先天的。因为如果它是固定不变的本质，那么当男人脱掉女性化的服饰与文化束缚之后，男人应该能够立即一展雄风。然而，具有明显男性生理特征（如秃头与脚毛）的洪禄卸下女装之后却是无法尽速展现他的阳刚气概。这说明「男性特质」其实也是一种伪装，它和「女性特质」一样都是被建构出来的。

〈变男变女变变变〉将性别表演搬上萤幕。在电视机前我们亲眼目睹「性别跨越」的演出，不论是变女或是变男，「扮得像不像？」已经不再是个人的生理特质所能决定，反而是操纵在反串者的文化实践上，也就是个人是否符合性别的「理想型」。因此，扮装者若是愈能实现社会对性别角色的要求，包括穿着、打扮、行为举止等，

他就愈能表现出该性别的特性，观看者自然也就会觉得「像极了」。由此来看，性别是不断被演练出来的，更甚于是与生俱来的。

(二) 反串秀的叙事体

〈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是《台湾红不让》综艺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主持人在节目一开始按例先介绍现场观众与评审，接着欢迎反串来宾陆续出场与表演，最后是评分与颁奖。此单元自播出以来，几乎每一集都是遵循这个模式，有开头、中间与结尾三个段落，如果说「叙事体」是一连串事件顺时性的说明(Kozloff 1992: 69)，那么此单元已发展出独特的叙事体。在此我们将专注于分析「中间」部分，也就是反串者性别演出的叙事体，因为此叙事体旨在说明个人如何从跨越性别的惊奇与冲突至恢复平常。

根据「表征」的分析显示，制作单位在处理反串来宾的性别演出时往往利用各种惯例，包括灯光、音效、道具与摄影技术等来彰显其叙事体(见表三)。此叙事体的要素包括：(1)介绍反串来宾；(2)反串来宾穿着女装，遮面出场(众人好奇)；(3)反串来宾揭下面具(众人好奇解除)；()众人开始评论反串者的外貌；(5)反串来宾走台步；(6)询问反串来宾的私人问题；(7)反串来宾的才艺表演；(8)众人讲评其女装的演出；(9)反串来宾卸妆；(10)反串来宾穿着男装出场→广告→(11)众人好奇男装扮相；(12)男装相现身(好奇解除)；(13)来宾被要求说明自己对女装扮相的感觉；(14)众人开始评断来宾所适合的性别身份；(15)主持人作小结。V. Propp指出，叙事体内的每一要素都是一个「功能」，能对故事的情节产生作用(Propp 1968: 21)，因此每一要素的安排都有其深层的意义。我们可以透过二元对立分析进一步掌握其内涵。

在此叙事体里，两位主持人担任重要的「联系」角色，他们将每

一要素串连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首先，主持人简短地介绍反申者的基本资料，诸如体重、身高等，然后欢迎男扮女装的反申者出场。在干冰弥漫的舞台上，反申者手持面具出现在舞台上。「面具」在此除了能让反申者保持「神秘感」之外，它也意味着「不可见」，在现实生活里，男扮女装是一个禁忌，男人如果想要把自己装扮成女人，只能在私底下偷偷进行或是戴上面具，因为反申无法见容于社会 (Duncan 1996)。然而在一个公开、表演的场所，由于「做戏」的关系，面具可以被揭下，因为表演的虚构世界可以容忍扮装的反常性。

当主持人让反申者拿下面具之后，众人看到反申者的女扮相，好奇顿时消除。紧接着主持人带领评审开始评论反申者的外貌。例如在〈研究样本 (7)〉里，当来宾林韦华揭下面具之后，徐乃麟要求评审谈一下他们的第一印象，安迪指出：「我只有四个字『目瞪口呆』。」曲艾玲则表示：「我觉得他的身材比例真的很棒，蛮均匀的。然后他的脸是所有里面，妆不用打的太浓，就蛮像女生。」冯光荣惊喊：「小鹿乱撞。心脏砰砰通通地跳，怎么有这种情形？」苏爱伦应和：「我也只有四个字『目瞪口呆』。」通常主持人与评审会在反申者的「身」上，特别是他们的脸、手、腰、腿等部位大作文章，致使「外型」成为个人「变身」的关键。

之后，主持人要求反申者走台步，反申者完全变成了「景观」，供众人观赏。此时，摄影机也不停地垂直（由腿至脸）拍摄反申者的身体，并特写其重要的性征部位，透过摄影机，萤幕上呈现出男性的欲望在反申者的女性化身体上窜动。摄影机以男性观点上下打量，并且支解「她」的身体；换言之，女性「身」份使反申者变成了男性凝视下的客体。然而这种对身体的窥视与拜物 (fetishism) 的摄影手法并没有出现在反申者的男儿身上，当反申者变回男儿身之后，萤

幕上呈现的只是男人的胸上景或脸部特写，但未出现由下往上垂直拍摄或身体支解的摄影手法。摄影机「选择性」的拍摄手法其实已反映出文化对两性身体的不同定位与评价。

在众人的惊叹声中，主持人或评审经常会继续询问反串者一些私人问题。譬如在〈研究样本(1)〉里，徐乃麟问来宾杨明章：「从小有没有模仿过女孩子？或穿过女孩子的衣服？」杨回答：「家里都是姊姊，姊姊喜欢把我扮成女孩子。」于是在一声「难怪！」中，反串者的扮装行为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由此来看，主持人询问私人问题有助于将反串者的扮装行为予以「个人化」且「特殊化」。

在合理化反串者的扮装行为之后，主持人要求反串来宾开始表演他们的才艺。在〈变男变女变变变〉里，所有反串者的表演都是劲舞，在表演中，他们竭尽所能的展现其妩媚与性感的一面，有的甚至在表演中扯下他们衣服的外罩，仅着三点式的衣衫，继续在舞台上扭动他们的躯体。现场上口哨声、鼓掌声、惊叫声「天啊！」「救命啊！」此起彼落，摄影机并且利用MTV的拍摄手法，以仰角、摇镜、跳切、与大特写的方式去捕捉反串者的情欲。譬如在〈研究样本(2)〉里，当来宾高伟君在表演时扯下外罩时，评审张克帆用手半遮着眼继续窥视，安迪则是用卫生纸塞着鼻子。这些男评审们的动作，不管有意或是无意，皆反映出高伟君的表演是一种挑逗，一个评审感觉「非礼勿视」，另一评审则是按耐不住，已开始流鼻血。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从这些暗示与拍摄手法了解此刻必须采用「男性角度」去观看反串者的表演。

当音乐戛然而止，主持人走向台前，除了赞叹反串者的表演之外并且要求评审针对来宾的女装演出发表看法。然而大多数的评审仍是偏重在反串者的外型，而非他们的才艺。譬如在〈研究样本(8)〉里，当反串来宾林礼健表演完毕，评审曲艾玲马上表示：「我觉得一

般来讲，反正是反串了。你里头的东西都是塞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身材有一点稍嫌单薄，胸部好像可以稍微在凸显一点点。一点就好，也不要太大。」从反串者出场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单元其实是以「美貌」来决定反串者应否变身，因此该单元模仿的并非普通女人，而是美艳又敢秀的女人。

在听完众人的女装讲评之后，反串者回到后台准备变回本尊。借由交叉剪接的方式，悬疑与刺激的感觉被营造出来，电视机前的观众不仅可以感受到现场观众的期盼心情，而且也知道反串来宾正在后台忙着卸妆，从萤幕上，我们可以看到反串者已将一大堆的伪装，包括假发、眼睫毛、眼影、口红与腮红一一卸除。在倒数声中，反串来宾从干冰弥漫的舞台中再度现身，正当观众想仔细地端详他的男装相时，「广告」出现，好奇的观众必须静待广告结束后才能了解真相。这是商业电视的标准作法，利用「悬疑」让观众愿意在广告之后继续留下来收看该节目。

广告之后，反串来宾以男儿身相见，只不过这次他没有拿着面具出场。主持人立即要求反串者对其女装扮相发表看法。例如在〈研究样本(1)〉里，三位反串来宾看到电视墙上自己的女装扮相时，各有不同的反应：杨明章非常不好意思地傻笑，吴绍华则做了一个快跌倒的动作，陈志凯则表示：「太骚了！」。事实上，在此单元里，大多数的反串来宾对其女装扮相的反应都是负面的，此反应相当符合一般大众的刻板印象——男生喜欢当男人，而厌恶自己的变成娘娘腔的女人。

在反串者表态之后，众人开始表决反串者所适合的性别。譬如在〈研究样本(3)〉里，当来宾林圣伦变回男儿身时，主持人徐乃麟表示：「我比较喜欢你的男装。」黄安不以为然地说：「我觉得他的男孩装扮，我是评审，比较主观地讲，比较普通，但是他的女孩子扮相

就非常令人惊艳。你看！尤其是他的嘴。」很明显地，众人根据外貌来决定反串者的性别，虽然此复制了现代社会的形象神话——「俊」男「美」女，但却也挑战了性别本质论的看法。在此，决定个人的性别「身份」不再是个人的生物性征，而是文化的审美价值。

由于讨论容易引发歧见，因而主持人必须做最后的仲裁，让讨论能适时停止。徐乃麟通常会表示反串来宾「扮男的帅气，扮女的漂亮」，然后结束所有讨论，并且欢迎下一位来宾出场。此结论呼应了该节目的广告词：「忽男忽女、既美且酷！」，使整个叙事体看起来是连贯的。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叙事要素的安排多少都有强化社会价值的作用，尤其是性别的刻板印象，这是因为「反串秀」的文化表征是在「以男性为中心」且「商业导向」的电视文化底下所形成与运作。首先，制作单位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改以「性别跨越」的新点子为节目的号召。为了合理化它的新奇，〈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创造新的标语：「新新世代、新新人类！忽男忽女、既美且酷！」。尽管它挑战传统的性别固有论，并允许个人转换其性别，但从叙事体里，我们了解性别表演只是一种另类的「表演」——表演另一个性别，它的重点在表演而非性别。因此，制作单元宣称「参加反串秀，可以让你留下一个『美丽』的回忆」，因为对男人来说，表演女人可以把自己妆扮美一些。由此来看，性别跨越似乎仅止于个人表面的装扮而已。

其实，「美」一直是制作单位用来包装〈变男变女变变变〉的重要伎俩，因为「美」具有可看性，尤其是搭配「煽色腥」的手法将美丽的身体予以性欲化就更具有市场卖点。为此，所有报名者必须先通过试镜，以便淘汰一些身材走样或不上镜的人，一旦上了电视之后，参加比赛的来宾也是依赖「美貌」——年轻、貌美、与性感——

来争夺冠军。换言之，扮相愈美者，愈容易被认为反串成功。譬如在〈研究样本(3)〉里，当28岁的高英杰穿着低胸礼服出场时，众人称他：「高妈妈！」现场小朋友则大叫：「太可怕了！」尽管高英杰多才多艺，除了劲舞之外，还能即时来一段歌仔戏与劈腿，但因阿巴桑的脸与丰满的身材而使他变成反串的笑闹版。由此来看，〈变男变女变变变〉比较像是模仿「美女」，而非普通女人。当然这主要是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不过它也反映了资本社会里一般妇女的现状——目前许多台湾妇女不正也努力地模仿「美女」进行雕塑瘦身？

此外，〈变男变女变变变〉的叙事体充满惊奇与悬疑，但每遇到一个「不寻常」或「惊奇」即出现一个大家熟悉的解决方案，于是所有性别跨越的冲突又回归于寻常。制作单位所发展出来的叙事表征，就像一般的叙事体一样，有解释生活的作用：一方面它能减低个人的不确定感，并且提供冲突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它也强化既存的优势意义。最明显的例子莫过是「变女」或「变男」皆是根据「阳刚阴柔」的观点去变身。例如在〈研究样本(2)〉里，当众人纷纷认为，高伟君作女生比作男生出色时，徐乃麟出声：「高伟君换回男装之后，更是不得了！男人这个高大挺拔。」曾国城附和：「一样有那种孔武有力的感觉。」徐表情严肃的指出：「我们绝对不让一个男人，男不男、女不女！」曾大声应和：「对！」徐继续：「我们要让男的像男的，女的像女的！这才叫厉害。」此结语把之前的性别冲突做了一番修正，也让我们清楚的了解到制作单位的立场：性别可以跨越，但仅限于表演，而且性别跨越的演出仍必须遵循「男女有别」的原则。

表三：每位反串来宾的性别表演之叙事体

音部	影部	叙事体
主持人：让我们欢迎第 X 位来宾 XXX	(全景) 整个舞台的长景，后方的电视墙打开	介绍
现场观众拍手声	(灯光) 旋转灯打在舞台中央	↓
现场观众惊叫声	(道具) 电视墙打开，干冰由电视墙两旁向上往中央喷射 (zoom in) 反串来宾穿着女装，手持面具遮脸，由电视墙走出来	反串来宾穿着女装，遮面出场
主持人：简短介绍来宾的个人资料	(定格) 反串来宾的胸景 (电脑大字幕)「X 号 XXX(名字)」，出现在萤幕下方，占 1/4 画面 (腰上景) 反串来宾手持面具，走到台前摆姿势 (切)(胸景) 评审的表情	↓ 众人好奇他的女装扮相
评审开始发表意见(如：好美!)，并猜测其女装扮相	(全景) 反串来宾站到两位主持人中间 (zoom in)	↓
主持人：马上来看他的庐山真面目	(腰上景) 反串来宾揭下面具，主持人站两旁	反串来宾揭下面具(好奇被解除)
主持人：来，1、2、3！	(特写) 反串来宾的面部表情	
现场观众：1、2、3！	(tilt up) 反串艺人的身材(由腿向上至脸部)	↓
掌声、惊叫声、口哨声、与哨子声	(切)(胸景) 不同评审的惊愕表情 (中景) 两位主持人与反串来宾看着大家 (胸景) 切换不同评审的说话表情	↓ 众人开始评断
主持人、评审开始对反串艺人的身材发表意见	(切)(特写) 反串来宾的脸上反应 (切) 观众群像画面	反串来宾的身材
观众笑声，并穿插电脑特效声(咚！)	(中景) 两位主持人与反串来宾站在舞台中央，反串来宾开始向前走台步	↓
主持人要求反串艺人走台步：来，走几步展现一下身段。伴随音乐	(切)(特写) 反串来宾的腿、腰、手 (切)(group shot) 观众群像画面	反串来宾走台步

音部	影部	叙事体
观众惊叫声		
主持人与评审询问反串来宾私人问题	(腰上景)两位主持人访问反串来宾 (切)(胸景)评审问问题的表情	↓ 询问反串来宾私人问题
反串来宾回答	(胸景)(特写)反串来宾回答神情	
观众笑声,并穿插电脑特效声(咚!)	(切)观众群像画面	
主持人问反串艺人:今天我们表演什么才艺?	(切)(中景)主持人询问反串来宾	↓
反串艺人回答		
主持人:我们来看他的精彩表演。来,掌声鼓励、鼓励!(鼓掌声与哨子声)	(腰上景)主持人对观众说话 (切)观众群像画面(切)反串来宾的腰上景	反串来宾的才艺表演(以快歌热舞为主,拍摄手法类似MTV)
反串艺人的表演音乐扬起	(道具)舞群出现,电脑画面特效(如萤幕上出现五彩小星星) (灯光)不同颜色的聚光灯打在反串来宾身上	
中间穿插口哨声与哨子声	(切)(中景)反串来宾与男舞伴的搭配	
有时主持人或男评审会喊叫:救命!天啊!My God!等等	(仰角)(特写)反串来宾的脸、嘴、手、胸、腰、臀、腿部	↓
	(切)(摇镜)反串来宾的表演神情 (全景)舞群离开,主持人走近反串来宾	
表演音乐停止,鼓掌声起	(腰上景)主持人说话	
主持人问评审感觉	(切)(胸景)(中景)不同评审讲评的神情	众人讲评反串
评审发表看法	(切)观众群像画面(切)反串来宾的胸景	来宾的女装演出
观众笑声	(中景)(腰上景)主持人对观众说话	
主持人:来,现在大家看到XXX精彩的表演。大家一定很期待男装之后,XXX是不是一个英雄好汉?我们马上来看XXX的男人本色。(观众鼓掌声)	(中景)反串来宾向后转,回头走向电视墙,主持人仍继续讲话 (切)观众群像画面 (切)(特写)反串来宾卸妆 (切)观众拍手画面	↓ 反串来宾走向后台卸妆

音部	影部	叙事体
<p>观众鼓掌声</p> <p>主持人：你看那画面这么美丽， 换回男装是什么样子？</p> <p>主持人：到底像不像男儿身？ 我们来倒数计时。</p> <p>众人喊：「5、4、3、2、1」</p> <p>观众拍手声与惊叫声</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有时插播广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p>(切)(腰上景)两位主持人回头看电视墙上的 来宾女装扮相(特写)电视墙的女装相</p> <p>(切)(特写)反串来宾卸妆(切)电视墙特写</p> <p>(道具)电视墙出现「5、4、3、2、1」。当1 时，干冰由电视墙两旁再度喷起</p> <p>(zoom in)反串来宾穿着男装由电视墙走出来</p> <p>(停格)干冰弥漫，反串来宾走出的腰上景</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有时插播广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p>反串来宾穿着男装出场</p> <p>(因干冰看不清长相)</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广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p>观众鼓掌声</p> <p>惊叫声</p> <p>主持人开始发表对来宾男装扮相的看法</p> <p>主持人要求反串来宾回头看电视墙，并问：你对自己女装扮相的感觉如何？</p> <p>反串来宾回答</p> <p>伴随众人笑声</p> <p>评审开始评论来宾：适合当女生？还是男生？</p> <p>观众笑声与电脑特效声</p> <p>主持人：现在请评审对XXX的女装与男装扮相，打一个分数。</p> <p>主持人：也请XXX先下去休息一下。</p>	<p>(中景)舞台干冰弥漫</p> <p>(切)观众群像画面</p> <p>(腰上景)反串来宾走到台前</p> <p>(特写)反串来宾的男装表情</p> <p>(全景)反串来宾站到两位主持人中间</p> <p>(切)主持人胸景(切)(胸景)评审的惊愕状</p> <p>(切)反串来宾的脸部特写</p> <p>(腰上景)舞台上三人回头看电视墙</p> <p>(切)观众群像画面</p> <p>(特写)反串来宾的面部表情</p> <p>(切)(胸景)不同评审的讲评表情</p> <p>(切)观众群像画面</p> <p>(腰上景)两位主持人与反串来宾看着评审</p> <p>(中景)不同评审的动作</p> <p>(切)(中景)反串来宾走回电视墙，主持人继续说话</p>	<p>众人好奇他的男装扮相</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p>来宾已亮相(好奇被解除)</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p>来宾被要求说明自己对女装相的感觉</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p>众人开始评断来宾所适合的性别身分</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

音部	影部	叙事体
主持人：其实，XXX 女装时漂亮，男装时更是俊俏。待回我们还有更精彩。	(切) 观众群像画面	主持人最后作一结论
主持人：来，我们欢迎下一位，X 号 XXX。	(切)(腰上景) 两位主持人向着观众说话两位主持人手伸向后面电视墙	
鼓掌声	(切)(全景) 整个舞台的长景(可以看到后面的电视墙以及环绕舞台两旁的观众席)，后方的电视墙开始打开	↓
(重复开始)	(重复开始)	(重复)

(三) 意义的协商

在异性恋的电视文化里，「忽男忽女」的商业点子虽然惊世骇俗，但〈变男变女变变变〉所发展出来的叙事体却是有利于巩固传统的异性恋想法。尽管如此，此单元仍释放了一些歧异的声音，特别是它允许不同参与者讨论反串者的性别演出。下面，本研究将以电视节目常用的五个文本机制，来检视性别意义协商的过程。

(1) 讽刺

根据前面的叙事体分析，我们已发现〈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主要是模仿美女，也就是理想中的女人。因此，如果反串者的女装扮相非常娇美，众人会很钦羡，而好奇：「他如何办到？」不过如果情形正好相反，反串者则变成东施效颦，而成为众人消遣的话题，就像〈研究样本(6)〉郑国民的情形一样(见表四)。

表四：研究样本 (6) 郑国民的女装亮相

音部	影部
徐乃麟：这是我们这几个礼拜以来，这个男生打扮成女生之后，很像男生的。	(腰上景) 二位主持人与郑国民手持面具站在舞台中央
曾国城：你这样讲让人家没有信心。	
安迪：其实不会。	(胸景) 安迪讲话
我们从这边侧面看，他的曲线玲珑。	(特写) 郑的腰身
曲艾玲：还是蛮有线条的。	切(胸景) 曲讲话
我觉得他很像女生。	
徐：刚才只是讲他的身材。但是可能貌似天仙都很难讲。	切(腰景) 三人站在舞台
曾：天仙?! 你的仙是生锈(台语)的意思吗?	
(众人笑声)	(观众群像)
(电子音效：咚!)	
徐：我就知道了? 大家来看一下。闻香一下。	(腰上景) 三人站在舞台
曾：参考一下。	切(胸景) 徐讲话，切回
徐：参考一下。我们揭开他的神秘面纱。来，1、2、3!	(腰上景)
观众应和：1、2、3!	(观众群像)，(特写) 郑的
苏爱伦：他好像炒菜的那个菲姐哦! 真的。	脸部表情，(胸景) 苏
冯光荣：我蛮佩服他的勇气。	讲话，(胸景) 冯讲话
曾：你讲那什么话?	切(腰上景) 曾不以为然
冯：真的。我讲真的。我蛮佩服他的。你看他练了那么壮，还来	(腰上景) 评审台
扮女生。真不容易啊!	
苏：不是，那个小腹收一下	(胸景) 苏抢着发言
徐：人家讲青春不要留白。	
苏：我是说城城啦!(众人笑声)	
徐：可能是他这个，感觉上蛮粗犷的。但是走起路来，可能是婀	切(胸景) 徐解释
娜多姿，也很难讲。	
曾：来走一下台步。	(全景) 郑开始走台步
(音乐扬起)	zoom in(特写) 郑的身材
曲：好妖娇。	zoom out(全景) 舞台
安：好像某健美中心的教练。	切(腰上景) 评审台

<p>曾：自己有没有觉得装扮之后，自己最满意哪一部份？</p> <p>郑：眼睛</p> <p>徐：没错。</p> <p> 几天没有睡了。</p> <p>曾：没有礼貌。</p> <p>徐：没有，我看他好像很累。眼睛很红。</p> <p>好，马上来看他今天精彩的才艺表演。今天要表演的才艺是</p> <p>郑：「颜色」。</p> <p>苏：李玟。我就说嘛。头发像李玟。</p> <p>徐：难怪今天的穿着感觉也有李玟，是不是？</p> <p>曾：是。像三斑家蚊。(罐头笑声)</p> <p>徐：来，我们赶快欢迎他的精彩表演。</p>	<p>(腰上景)三人在舞台上</p> <p>切(特写)郑的脸,切(胸</p> <p>景)苏点头</p> <p>切(腰上景)曾拍打徐</p> <p>(特写)徐用手学郑的眼</p> <p>神,切(腰上景)</p> <p>切(胸景)苏说话</p> <p>切(腰上景)在舞台上的</p> <p>三人</p>
--	---

当郑国民穿着无袖的礼服出现在舞台上，尽管他拥有窈窕的曲线(符合女性的身形)，但由于他露出手臂上结实的肌肉，徐乃麟马上觉得「他像男生」。根据「阳刚阴柔」的原则，肌肉象征男性力量，女人不应该拥有，所以冯光荣指出：「你看他练了那么壮，还来扮女生。」对众人来说，郑国民的女装相摆明自己是一位带着阳具的女人。尽管郑国民走台步时，具有女模特儿的架势，但手臂上的肌肉使他变成「健美中心的教练」，在一般国人的想法里，女性美很难与「肌肉」相连结。当郑国民才艺表演完毕，冯光荣惋惜地表示：「我觉得他刚才的韵律真的很好，可是有一个缺陷，因为男人扮女人，最怕的是太壮，那个肌肉有够壮的。」最后郑国民回复男儿身，冯则揶揄他：「你要谢谢你的父母，把你生成男的，还好不是女的。」肌肉使他在众人的眼里，只能扮演男性。

很明显地，在意义协商的过程中，传统的刻板印象主导了「性别」的界定，并且强化优势的意义——「男性雄壮威武」。尽管如此，它还是释放一些歧异的声音，一般人总是以为，只有娘娘腔的男人

会把自己打扮成女人，然而从萤光幕上，我们看到孔武有力的郑国民也渴望表演、渴望扮装，以便为自己「留下美丽的回忆」。撇开他的外型不谈，当他扮女人时，他的举手投足之间也是蛮有女人味的，这显示「阳刚」，并非百分之百的「威武不屈」，而是掺杂女性的阴柔特质，并且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2) 隐喻

在〈研究样本(4)〉中，当众人参与讨论宋廷璇的性别演出时触及了更多敏感的性别问题。蓄着长发的宋廷璇有着一对米老鼠般的大耳朵，然而装扮起女人却丝毫不逊色，他的身高 174 公分，体重 55 公斤，加上 24 吋的腰围，使他穿上紧身的黑色礼服之后身材变得更匀称。当他换回本尊时，他将长发扎成马尾，穿着深咖啡色的上衣与灰色的长裤便出现在舞台上，与女装扮相比，众人觉得「落差很大」，女装相是妩媚，男装相则显得潇洒（见表五）。然而这样落差的营造除了服装的替换之外还必须搭配相应的「动作」，换言之，男人穿男性服装，做男性动作，才能「蛮男孩子的」。评审陈志成的评语正指出一般人对性别角色的期望，但他同时也暗示，性别是建构的，因为宋廷璇本来就是男生，为什么变回男儿身之后，还只是「你蛮男孩子的。」

在此个案，我们可以发现主持人与评审们都很惊叹宋廷璇的男装造型，在「非常女人味」之后，他居然还能成功地变回本尊。于是曾国城想了解他平常是否有些女性化的嗜好，诸如擦指甲油上街？宋回答：「怎么可能？！」根据性别规范，除非特殊情况（如上节目），否则正常男人不会无聊地作女人的事（擦指甲油），宋在此想强调的是：「我知道我是男人。」陈志成则开始挑衅传统的性别规范，「现在很流行男生化妆，擦指甲油」，显然陈不觉得有何不可，并说

明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例。在潘仪君的附和之下，他们试图以「流行」来合理化男人打扮的行为。

然而，曹西平借由揶揄自己跟不上新潮流以指出陈志成是现代的「妖孽」。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喜欢打扮的男性总被比喻为「妖姬」，因为男不男、女不女，无法划入性别类属，只好归于妖类。但曹西平用「孽」来代替「姬」有更大的讽刺意味，因为普通人跨越性别都会觉得内咎或不好意思，然而陈志成却觉得理所当然，此人无疑是「祸害」，完全藐视性别规范的存在，陈志成则有趣的回应，「你不知道我是妖孽吗？」陈承认自己的妖性，使他拥有了主动的扮装权。尽管在意义协商的过程中，陈志成指出男人化妆也是正常的行为，因为「现代很流行」，直接挑战传统的价值观，但终究此新观念是商品拜物下的产物，因而众人最后仍是以既存的性别规范，将喜好装扮的男性全划入非人类的「精」（老鼠精）来收场。

表五：〈研究样本(4)〉宋廷璇的男装亮相

音部	影部
曹西平：我好想叫他的那个 Bad Boy 穿这样子跳一遍，会不会有刚才的味道？	(胸景) 曹讲话
曾国城：很可能会完全都不一样。	(腰上景) 主持人与男装的宋
潘仪君：所以你落差太大，对不对？	站在舞台上，切换潘的(胸
徐乃麟：你觉得落差太大对不对？	景)，切回(腰上景)徐看着
我可以感受她的感觉。	背后的电视墙
陈志成：就是说，就动作来讲，不会有别扭。	(胸景) 陈讲话
他穿男孩子服装，他的动作就是那一种。	切(特写)宋的脸部表情，
你蛮男孩子的。	切换(观众群像)
曾：这其实让我很意外。	
陈：你平常也是这样的吗？你这个老鼠精。	切(胸景)陈讲话
曾：你讲什么？	(腰上景)曾惊愕，切(特写)
宋：对。我平常都这样子。	宋回答

<p>徐：平常，平常个性比较外向。</p> <p>曾：也擦指甲上街吗？</p> <p>宋：怎么可能？！</p> <p>徐：今天是上节目的关系。</p> <p>潘：可是现在很流行男生化妆擦指甲油。</p> <p>陈：我常擦指甲油上街。潘：对，他常常擦指甲油上街。</p> <p>陈：百货公司很多这样子。潘：现在很流行。</p> <p>曹：那我们落伍了。陈志成你不知道，你不也成了妖孽吗？</p> <p>陈：你不知道我是妖孽吗？</p> <p>宋：对，他也是老鼠精的家族。</p> <p>陈大笑。</p> <p>徐：有老鼠精的味道。</p> <p>来，我们谢谢宋廷璇的表演。(鼓掌声响起)</p>	<p>切(胸景)徐补充</p> <p>(胸景)曾问</p> <p>(特写)宋做了一个鬼脸，切回(腰上景)</p> <p>(胸景)潘讲话</p> <p>切(胸景)陈讲话</p> <p>(胸景)曹讲话</p> <p>切(胸景)陈回应</p> <p>切(腰上景)宋讲话，切回(胸景)陈笑</p> <p>切(腰上景)三人站在舞台上</p>
--	---

(3) 玩笑

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综艺节目的参与者都会尽可能的制造笑料，在此个案中尤为明显。当众人看到崔家豪扮回本尊时的「帅」样，不禁万分钦羨，因为十分贴近所谓的理想型「帅哥」「美女」，于是陈为民开始歌颂崔家豪的成就，开玩笑地将其比喻为「明灯」、「救星」、「伟人」等(见表六)。就在哈哈笑之余，反串成功的性别意涵也被模糊掉了。

在此个案里，跨越性别的正面意涵被释放出来。当众人感到崔家豪的阴阳反差很大时，罗碧玲指出：「他是让女人羡慕、男人嫉妒的一种人。」这句话寓意甚深，根据既有的性别类属，非男即女，并没有额外提供「亦男亦女」的选择，然而罗似乎隐喻有「另类」的可能性存在。徐乃麟则以节目「忽男忽女」的制作原则来肯定崔家豪正是那种可以任意游走在性别界线两端的人。「性别跨越」在此得到了正面的支持。黄安更进一步地指出，性别跨越不再只是「搞笑」而已，

而是有发人深省的地方，也就是表演者可以将阴、阳两种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说「人生是舞台」，那么每个人都是表演者，每个人应该都有能力去开发潜在的阴、阳特性，成功地跨越性别。

尽管众人在协商的过程中倾向支持性别跨越的演出，但有些地方仍是巩固既有的优势意义。当曾国城问崔家豪对其女装扮相的感觉，崔回答：「好像鬼。」这句话表明了崔的性别认同：身为男人的他，降格反串妖艳的女人，然而这个女人并非真实存在，而是「像鬼」。当他表态之后，众人很高兴，因为「这只是一场表演」，表演者的性别并没有错乱，他只是好玩地游走阴、阳两界。最后，当徐乃麟以「女生漂亮，男生更是俊俏」做结尾时，曾却补充：「身材太好的关系。」曾暗示，跨越性别并非人人可以做到，崔家豪之所以能够反串成功，多亏他有一副姣好的身材。于是，性别跨越又被拉回到个人的外貌层次。

表六：〈研究样本(3)〉崔家豪的男装亮相

音部	影部
众人：5、4、3、2、1。	(观众群像)
曾国城：我们来欢迎崔家豪。	(全景) 崔由电视墙走出，已站在两位主持人的中间
众人：哦！（配合掌声与哨子声）	(特写) 崔脸部表情
徐乃麟：太瘦了。	(胸景) 徐讲话
黄安：怎么他是崔家豪吗？这个长……	切(胸景) 黄讲话
徐：身材变化不大，但长相变化极大。	
六月：帅！	
曾：回头看看	(腰上景) 三人站在舞台，曾指着背后的电视墙，切(特写)
崔家豪大笑。	崔大笑的镜头
六月：观众朋友觉得帅不帅？	(腰上景) 六月与评审台背后的
观众：帅！	观众

徐：他算是一个长的蛮斯文的小男生，还没有当兵。	(胸景)徐讲话
罗碧玲：我喜欢。	切(胸景)罗讲话
黄：你喜欢？你要干什么？	
众人笑声	切(中景)评审台与后面的观众
曾：你的感觉会不会落差很大？	(腰上景)曾问崔，崔靠近曾回答
崔：好像鬼！	
曾大笑。	(特写)崔笑的面部表情
徐(用台语)：你说什么？	(腰上景)徐问
崔：后面那个……	(腰上景)崔欲回答，但曾抢答
曾：说得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	
罗：他是让女人羡慕，男人嫉妒的一种人。	切(胸景)罗讲评
徐：真的。扮女的漂亮，扮男的帅气。	切回徐的(胸景)
罗：对。真不错。有前途，有前途。	切(胸景)罗讲话，换切黄的(胸景)
黄：说谢谢，来。	
崔：谢谢。(崔笑)	切(特写)崔笑的表情
黄：不错啦！我觉得搞笑赏心悦目之外，还有一些别的收获，还有一些启发人的东西。大概是崔家豪给我的启示吧！	切(胸景)黄讲评
徐：不错的小孩。	切(胸景)崔的脸部表情
六月：我觉得他扮女装的时候很妩媚、很成熟动人。但是他换回男装之后，很像邻家男孩，很有那种亲切的感觉那样。	切(胸景)六月讲评
陈为民：我觉得崔家豪让我感觉，你是我航行在大海中的一盏明灯，你是我们民族的救星。	切(胸景)陈讲评
众女明星：噢约！（观众笑声与电脑特效声）	切(中景)评审台与背后的观众
陈：你是世界的伟人。今天看到你可以说是我三生有幸，那怕我待会儿离开台视，被车撞死我都……	(特写)陈向崔合掌礼拜的表情
黄：干嘛！陈：阿弥陀佛。	
众人大笑、鼓掌。	(观众群像)
曾：陈为民，让我确定一下，你看到崔家豪还是看到耶稣？	(腰上景)曾讲话
陈笑与众人大笑	
曾：你有那么大的感动吗？	(胸景)曾讲话

<p>徐：你真的是……好，崔家豪带给大家很多的启示。我们大家谢谢他，谢谢。(鼓掌声)</p> <p>徐：女生漂亮，男生更是俊俏。</p> <p>曾：他太秀气了。我觉得身材太好的关系。</p>	<p>切(腰上景)徐讲话，崔离开(观众群像)切回(腰上景)</p> <p>二位主持人在舞台</p>
---	---

(4) 矛盾

在众人参与协商「性别」意义的过程中，未必会完全符合制作单位的预期——不违反新闻局的「善良社会风俗」之规定。在陈志凯的个案中，评审们最后居然鼓励反串者去变性，徐乃麟急忙制止，并表明节目的立场，然而矛盾的言论已充斥在文本中(见表七)。

首先，徐乃麟要求评审表达他们对陈志凯跨越性别演出的看法。郭静纯根据「美貌」原则认为陈志凯不论「扮女」或「扮男」皆适宜，因为他的长相符合「俊男」、「美女」的标准，而且舞艺又是一流。陈志凯并且穿着男装翩翩起舞，他的身体居然比女人还要「柔软」，吓得郭不禁叫喊：「帮帮忙。」由于陈志凯非常具有女性特质，高培华接着问他是否有性别认同上的困扰，薛志成更直接的表示，如果自己像他一样，「会考虑做女人。」这里指涉彻底地变更性别。这个「变性」的建议引起徐乃麟的紧张，表明「绝对不要」，尽管我们从新闻报导偶尔听闻「变性」之说，但毕竟是少数。然而高培华与薛志正的提议似乎暗示陈志凯，如果你对自己的性别不满意，除了扮装之外，你可以彻底更换性别，这番讨论无疑鼓励个人去改变固有的性别，已违反所谓的「善良风俗」，因此身为主持人的徐乃麟马上出面制止，希望借由表态，重新将分歧的意义固着于「绝对不要(变性)」。

表面上，「变性」是个大胆的挑衅，特别是在异性恋的电视文化里。但若从整个协商的脉络去审视，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评审基本上

仍是根据传统性别的刻板印象来决定反串者的性别身份。高培华认为陈志凯「长得太美了」，一个男生却拥有完美的女性特质，一定「有问题」，遂建议他不用再困扰，可以永远地「做女人」。然而，变性的建议把个人再次划入「非男即女」的类属中，而忽略跨越性别所可能带来的愉悦，事实上，有些人可能不见得有性别认同的问题，而只是喜欢游走于性的两端。

表七：〈研究样本 (1)〉 陈志凯的男装亮相

音部	影部
徐乃麟：让我们的评审来说说好了。	(中景)三人站在舞台上
郭静纯：看他原来女生的扮相就觉得很艳的女生。现在是个小帅哥。基本上他的五官，你看，他现在装卸掉以后都还是很帅。	(胸景)郭讲话(特写)陈的脸部表情，切(胸景)郭用手指着陈
徐：你看他的眼睫毛多漂亮啊！	切(中景)徐指着陈
郭：对…我刚刚看到他的眼睫毛长长的。	(特写)陈的脸部表情
徐：是真的。郭：你可不可以……	(腰上景)徐用手去拨陈的睫毛
郭笑着说：好坏。(众人笑声)	切(胸景)郭讲话
乃哥，我有一个要求，我刚刚看他的印度舞，他那个手很软。你可不可以穿男装的时候，在跳一点点给我看，那个手这样	(腰上景)三人站在舞台上，陈开始扭动手、腰
郭：唉哟，帮帮忙。(鼓掌声)	(观众群像)，切(胸景)郭惊叹
很难联想在一起。	
曾：你看到了没有？你只要看看他的手，他连腰和脚都一起给你了。	切(腰上景)曾模仿陈的动作，观众群像)
(众人笑声)郭：对……	
高培华：我去泰国。然后我听说那边有很多医生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胸景)高讲话(特写)陈微笑
众人笑声	
徐：解决什么问题？	(腰上景)徐问高，曾则拍打陈
曾：他的国语讲得不好。(众人笑声)	的肩膀说话

高：他太漂亮了。看到那个你就会知道了。	(胸景)高指着电视墙的画面
徐：你觉得当女生比较好。	(腰上景)三人在舞台上，徐对
高：我觉得不错，当女生不错。	着高说
薛志正：对。我倒有点认同。如果，如果我装扮女生，有	(胸景)薛讲话
这么美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做女人。	
徐：不！不！我们不鼓励，绝对不要！	(胸景)徐严肃的表情
好了，今天我们〈变男变女变变变〉三位，我们已经看	
过他们精彩地表演，来……	(腰上景)三人在舞台上

(5) 过度

前面的叙事体分析曾提及，当反串者以女性之姿出现时，身体将变为「景观」，不但众人会以「身材」作为话题进行讨论，而且摄影机也会逐步地支解身体，并且放大其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由此个案窥知一二（见表八）。身高 179 公分，体重 62 公斤，而且只有 19 岁的高伟君，穿起性感的黑色礼服实在是非常符合今日的美貌标准——年轻、高挑、美艳与性感。因此在众人谈论「高伟君」之际，实已复制了现代人的「美貌」神话，然而在此个案中仍有一些夸张的要素存在足以让阅听众在观看时产生异样的联想。

首先，当众人欣赏高伟君的身材时，曾国城脱口而出：「就是世界小姐选拔的标准。」然后徐乃麟应和：「你真是台湾小姐。」但大家都知道他是男生，不可能代表台湾参加选美，这番对话除了制造笑料之外，其实也让人意识到世界选美小姐的标准，对娇小的中国女孩而言是一种夸张的要求，大概只有反串者可以轻易达成。其次，当高伟君走台步时，安迪竟然夸张地流鼻血，还向他人借卫生纸；而张克帆则直吞口水，看得瞠目结舌。不管他们是作秀，还是出自本能的反应，这中间其实暗藏玄机。当一个男人装扮成女人之后，他是否就不再是男人？而且会释放出「女性」的致命吸引力？如果不

是，那反串者为何能吸引其他的男性？如果异性恋假设的「异性相吸」是真理，那如何解释安迪、张克帆被假女人吸引一事？在此先不论性欲是否有性别之分，但此单元的夸张安排其实有助于松动性、性别、与性欲之间的线性关系。

最后，王彩华看到高伟君迷人的风采不禁自怜——为什么高伟君是男的却能比自己更有女人味？这种性别的讽刺当然一方面有助于强化「美貌」神话，但另一方面却也指出男、女性特质其实不是固有，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因为如果是与生俱有，高伟君绝对无法扮得比王彩华更好，不过，由于「女性特质」是以文化的理想型（特别是采用男人的标准）建构出来，所以男人就有机会表现的比女人更好（因为他们知道男人想看什么）。此外，有了理想型之后，当然也会有优劣的层级出现，如美女、姿色平庸与丑女之分，因此，每个女人就像反串者一样总是努力地去模仿理想型以获得肯定。相反地，如果不符合理想型，通常会沦为笑柄，结果就像王彩华一样只能自怨自艾。

表八：〈研究样本(2)〉高伟君的女装演出

音部	影部
徐乃麟：先让我们看看你的手好吗？	(中景)三人在舞台上，高一手持面具，一手伸出来。(特写) 高的手，切回(中景)(特写) 高手持面具 zoom out (中景)高掀开高叉的裙摆，露出腿。 (特写)高的腿，切回(中景) (胸景)徐讲话 (观众群像)
众人：喔！好细长。	
徐：多么细长啊！	
曾国城：你自己最欣赏自己哪一个部分？	
高伟君：腿。	
徐：我们现在看他的庐山真面目，好不好？	
徐：已经把他掀出来了。众人：看到了。	
好，那我们先来卖一个关子，先看腿，再看脸。我们请他揭下面具。	
众人：1、2、3	

众人惊叫。马维欣：好艳，他好有中国小姐的气质。	(特写)高的脸部，(tilt up)由腿至脸
徐：如果说一个女孩子是一百八十，他的骨架是这样子，多匀称！	
曾：就是世界小姐选拔的条件。	(中景)曾指着高的身材
徐：你真的台湾小姐，Miss 台湾(众人鼓掌)。我们来看他这个……	(腰上景)徐指着高说
马：他的屁股好翘。	(特写)由腿慢慢向上拍摄(中景)三人在台上
徐：要看腿，一定要看！他的腿好细喔！	
曾：我们请他展示一下身段。徐：来，音乐请。(音乐扬起)	zoom out (全景)高开始走台步，
徐：走几步看看。	(中景)评审的惊愕表情，切
曾，徐：来，鼓励一下。(鼓掌声)	(腰上景)高回到舞台中央，
安迪：有没有人带卫生纸？来给我二张。	(胸景)安迪讲话
马：不是，张克帆看今天的男扮女装从头到尾都没讲话。他一直在吞口水。	(胸景)马讲话
徐：好，你要讲话来讲。	(腰上景)徐对张说
张克帆笑着说：我真的分不出是男是女？	(胸景)张结巴地说
徐：你讲话都结巴。	(特写)高的表情
张：这个……腿，未免美得太过份！	(中景)三人站在舞台上
马：美得过火。	
王彩华：乃哥，我看了以后一直想要流眼泪。我父母为什么要把我生成这个样子。(众人笑声与电脑特效声)	(胸景)王悲戚地指出
徐：所以你说说看，人家男生扮女生这个样子，女生扮男生只能扮老夫子。来，我们现在看看他的才艺。	(胸景)徐讲话 zoom out (腰上景)三人在舞台上

五、结论

从性别观点来看，〈变男变女变变变〉虽然试图让反串者去模仿一个「真实」的性别，但「忽女」、「忽男」的性别演出却显示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性别存在，而且性、性别与性欲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论是女明星觉得男反串者「比女人还要女人」，或是男主持人觉得反串者的「阳刚性不够」，这些都反映出男、女性特质的虚

构本质。试想，如果男性或女性是天生，有什么比「天生」还要自然、真实？如果没有，当然就是后天操弄的结果。此观点能解构异性恋以「性」作为性别认同或性欲实践的正当性。

整体来看，《台湾红不让》为了商业利润想出了「忽男忽女」的新点子，直接挑战了电视文化的异性恋价值，尽管在文化表征上，制作单位一直试图以传统的性别规范与美貌神话来包装〈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也就是藉由「扮男像男的、扮女像女的」的性别表演方式来突显异性恋的「男女有别」论，然而雌雄莫辨的演出仍是让许多观众提心吊胆——新世代的人类是否看了之后会变成男女不分？在某个程度上，观众的紧张已暴显出「反串表演」的颠覆力，最后为了维护异性恋文化的正当性，代表文化警察的新闻局只好出面晓以惩戒，并将〈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列为「儿童不宜」。

从本研究分析显示，有几个现象值得我们再深思：

(1) 反串的「表演」空间：尽管巴特勒指出「性别是扮演」，但性别的表演却是在特定的权力脉络下进行。在「异性恋」文化当权的今日，个人其实无法在日常生活中任意地选择「性别」去表演，因为「非异性恋」的性别方式已被贴上「反常」赶入死角，个人只能私底下偷偷地进行「非异性恋」的演出。偶有例外，就是在公开的「表演」场所（如电视节目或酒吧）演出性别跨越，但此表演却常是为了表演而表演，表演者未必会进一步思考有关「性别」的深层意义，反而有些还借着表演，强化了异性恋的正当性。

(2) 反串者的扮装技术：本研究发现，反串者使用性别规范去发展他们的扮装技术，这正是一般女性主义者反对扮装之处。女性主义者认为反串者援引既有的性别规范，将会加深性别的刻板印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扮装技术却也彰显出性别的「扮演」特性。反串者利用「认同的想像机制」，在规范的导引下努力地模仿另一个性

别，其实不只是反串者如此，我们每日也都在援引规范，试图表演出社会所指派给我们的性别。此外，扮装者的身体随着服饰、行为标准的转变，他的性欲似乎也有了改变：当反串者穿着性感的礼服出现在舞台上，他展现出「女性」的挑逗与妩媚，此时他的身体变成「性幻想」的场域，男性观看者的情欲也被他的「女性魅力」所撩动。这显示身体是一个被建构的场域，不仅性别如此，性欲与认同也都是可移转、可变动。

(3) 反串的衡量标准：在〈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里，反串者的成功关键是在他的扮相符合「俊男」、「美女」的条件。这种以「美貌」作为衡量反串的标准，虽然能够嘲讽「性别生物论」的观点，但它也隐含着其他的危险：容易将「美貌」的标准定于一尊，同时也剥夺了某些人扮装的权力。由于美貌的过份强调，使得「形象」变成新的权力机制，控制了现代人的身体产制。以「迷你裙」为例，刚开始流行之初，曾一度被国人视为「伤风败俗」之物，因暴露女性的大腿，然而「迷你裙」被广泛接受之后却变成拥有美腿的女人适合穿着。今日的反串秀过份强调美貌，会不会也演变成未来「性别跨越」合法化之后的危机——只有美丽的人可以扮装？再则，应用在台湾妇女身上的美貌标准居然使反串者做得「比女人好」，这究竟是台湾妇女应该检讨还是台湾男人应该醒悟？当反串者展现出来女性形象正好符合现代美女的标准，不正好也说明：原本用来箝制女人身体的标准其实是夸张的，因为只有「假女人」才能做到，而且还需要利用各种「伪装」去达成，要有中国男人的身高才算「高佻」，要用不断的充填才做得出「丰胸」，而像这样假装的女人真的算是「美丽」的女人？此外，反串秀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男性特质」的建构性，在萤幕上我们看到不同的男人表演着「理想中的男人」，结果却是「不够像」或「阳刚气不够」。但究竟什么是「阳刚气质」？众人也说不上来，只觉得男人应该拥有

它。或许这正说明「阳刚性」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的面貌。

从本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性别是文化的产物，它能左右我们的自我认同、性欲表达、与性实践。然而由于「性别」的建构性，我们无法回答什么才是它的本来面貌，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断探究我们的文化如何建构性别概念。〈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已经停播，不过目前有更多关于「性别」的成人综艺节目出现，诸如《惊艳星期五》、《周末晚点名》、《恋爱讲义》、《女人大哥大》等等，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大众文化提供我们多少性别想像的空间、或是冲突的性别议题，未来这些节目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究的。

——本文于 1999 年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主办的第四届四性研讨会中宣读

注释

1. 在「性别模仿秀」流行期间，台视《龙兄虎弟》与中视的《天才 BANG BANG BANG》曾因男性反串者的艳舞表演涉及「猥亵」情节，而被新闻局处以十五万元罚鍰。
2. 本研究曾多次与艾迪升传播制作公司接触，并委请赵敏小姐专访《台湾红不让》制作人沈玉琳先生。
3. 制作人沈玉琳指出：「这种新潮的反串秀，不同于往昔歌舞剧团式的反串表演，而是男艺人模仿玛丹娜之流的歌手。」
4. 由于节目播出时，主持人没有说明日期或集数，因而无法查明究竟是少了哪一集。
5. 第五集为月冠军赛，乃邀请前四集的优胜者参赛。因为表演者重复参赛，故人数累计时，第五集不算在内。

参考书目

- 李天铎译 (1993) 《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台北：远流。
- 李然尧 (1983) 《中国儿童性别角色发展之研究》，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
- 纪大伟编 (1997) 《酷儿启示录》，台北：元尊出版社。
- 周华山 (1995) 《同志论》，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 黄丽英 (1993) 《解读三台综艺节目短剧的性别论述》，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
- 张小虹 (1994) 《后现代／女人：权力、欲望与性别表演》。台北：联经。
- 张宗尹 (1991) 〈相公？性别角色扭曲的一群〉，《源流学报》，29-40 页。
- 张文辉 (1998) 〈红不让、天才各罚九万元〉，《联合报》，10 月 7 日第 26 版。
- 曾炆煜 (1990) 〈附录一：谈性异常〉，《性学三论：爱情心理学》，林克明译。
台北：志文。
- Bateson, Gregory (1958) *Naven: The Culture of the Iatmul People of New Guinea as Revealed Through a Study of the "Naven"*. California: Stanford UP.
- Bolin, Anne (1996) "Traversing Gender: Cultural Context and Gender Practices," in Sabrina P. Ramet (ed.), *Gender Reversals and Gender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2-51.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zekay, Augelika (1994) "Flaunting the Body: Gender and Identity in American Feminist Performance," in Griffin, G. et al. (eds.), *Stirring it: Challenges for Feminism*.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pp. 92-106.
- Doane, M. A. (1982) "Film and the Masquerade: Theorizing the Female Spectator," *Screen* 23: 74-78.
- Duncan, Nancy (1996) "Renegotiating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in Duncan, N. (ed.), *Bodyspace: Destabilizing Geographie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27-145.
- Ekins, Richard (1996) *Male Femaling: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o Cross-Dressing and Sex-Chang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iske, John (1982)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1991)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iske, J. and Hartley, J.(1985) 1985 *Reading Television*. New York: Methuen.
- Graber, Marjorie (1992) *Vested Interests: Cross-Dressing and Cultural Anxiety*. New York: Routledge.
- Kozloff, Sarah (1993) "Narrative Theory and Television," in Robert C. Allen (ed.), *Channels of Discourse, Reassembled: Television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Propp, Vladimir (1968)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Ramet , Sabrina Petra (1996) "Genders Reversals and Gender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in Ramet, S.P. (ed.), *Gender Reversals and Gender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1-21.
- Solomon, Alisa (1994) "It's Never Too Late To Switch," in Lesley Ferris (ed.), *Crossing the Stage: Controversies on Cross-Dressing*. London: Routledge.
- Stoller, Robert J. (1985) 1985 *Presentations of Gend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seëlon, Efrat (1995) *The Masque of Femininity: The Presentation of Woman in Everyday*. London: Sage.
- Weir, Lorraine (1996) "Post-Modernizing Gender: from Adrienne Rich to Judith Butler," in Radtke, H. L. and Stam, H. (eds.), *Power/ Gender: Social Rel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s*. London: Sage. pp. 210-218.
- Volpp, Sophie (1996) "Gender, Power, and Spectacle in Late-Imperial Chinese Theater," in Ramet, S. P. (ed.), *Gender Reversals and Gender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38-147.
- Yu-ling, Lin (林宇玲)(1997) "Reading the Theoretical Work of Judith Butler," *Women and Gender Studies*(《妇女与两性学刊》)8: 239-263.

网路酷儿再现娘娘腔

林淳得

一、前言

多年来，同志团体一直在努力从事同志平权运动，争取同志权益，但在争取同志权益之前，先自己反省一下，我们是否有一些行为让社会大众不能接受？……这些变性欲族群的言行却一直重复在社会大众面前，让社会大众觉得很呕心！这更加深社会大众对同志的刻板印象！这样我们同志永远抬不起头来，更别说是同志平权运动了！……CC(注1)不是Gay，而是变态，Gay是有男子味，外表不像女生，只是男生互相吸引，CC纯属变态，应该属于女人类，不关Gay的事，CC真呕心！真呕心！Club1069不应该让CC进来！

——真正的同志

2000年秋天，当我首度登入这个号称台湾最受欢迎的「男同志」(注2)网站之一的「Club1069」时，整个讨论区便弥漫着一股「革C」的烟硝味，一群自我标榜为「阳刚不C」的「真正的(男)同志」信誓旦旦地宣称着，惟有CC Gay和跨性/别者(注3)从这个社群消失，男同志(男同性恋者)方能为主流社会所接纳，于是，对于他们而言，性压迫的

根源似乎不再是那个看似抽象而遥远的「强制性异性恋霸权」(compulsory heterosexual hegemony)；反倒是这群环绕身旁、令人火冒三丈、却又除之不去的「死妹子」。

然而，即便在一片挾伐声中，一群使用「女／阴性 ID」的网友们依然屹立不摇、打死不退，欢愉地借由文字进行一场场精彩的「跨性／别操演」(注4)。更令我惊奇的是，当时极力展现阳刚特质的我，竟也如着魔般地、无法自拔地虚拟了一个女／阴性的主体，共同参与这类的线上操演。甚至，在与这群网友进一步互动后，我也了解到，这类的跨性／别操演并不限于讨论区的文字描述而已，它同时可以再现于「聊天室」(chat room)、「视讯」(net meeting)、「线上游戏」(online game)等等。再者，他们的欲望流窜场域也并未框限在同志网路空间，甚至还延伸至一些主流异性恋的线上世界。

这篇论文是我与一群「网路酷儿」(cyberqueer)长时期互动后的成果。论文一开始，我探讨了娘娘腔及围绕着它的相关议题，如何以一个「难题」(trouble)的形式，持续地困惑着、但也不断地「酷异着／质问着」(que(e)rying)学术界(特别是「精神分析学派」)及男同志社群本身；其次，我将透过受访者的「叙述故事」(story telling)的形式，再现一篇篇充满羞辱感的娘娘腔男孩童年回忆，及他们(注5)如何在网路虚拟世界进行「酷儿操演」(queer performativity)，甚至如何借由此一操演得以拥抱那充满羞辱感的娘娘腔童年回忆，进而自我疗伤、自我培力。在结论部分，我更借由反思自己在整个研究进行中的位置，以叙述个人的娘娘腔童年史，及如何正视那原本即是繁复变动的性／别主体。在文中的某些片段，我以「生理男性」指涉我的受访者，其用意无非是强调他们如何在此一生理基础上，由于无法或不愿表现出主流社会所强制的性别特质，而为异性恋性别二元霸权所压迫。我非但无意服膺任何偏执的生理决定论调；其反而成为本文主

要批判的对象之一。

关于跨性／别族群对于自我主体的打造工程，我相当同意何春蕤的观点，「跨性别主体的自我反思大业，配搭着他／她们在矛盾和不协调的身体——身分中经验到的社会压力和脉动，往往也使她／他们至少不断尝试『跨越／转化』既有的性别范畴。面对着这些不但打造各自身体也打造性别内涵的主体，所有的认同理论、性别理论的定论断语都需要让开一条路，积极提供一些帮助跨性别者自我壮大的论述。」（何春蕤 2002: 41）。因此，我必需坦承，在这篇论文中，所有用来指涉我的受访者的描述辞汇及引用理论，必然有其局限性，而绝对无法完整地再现他们那持续变动、繁复的性／别主体。然而，即便这篇论文只是反映出相当有限的面向，我仍希望它有助于性／别异议者对于自身性／别主体的不断探索及对异性恋性别二元霸权体制的持续抗争。

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虽然结合了「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深度访谈」(depth interview) 及「参与观察」(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但事实上，整篇论文的主要资料乃取自于深度访谈的成果，再辅以一些文本的分析心得及个人参与观察的反思。面对面的访谈部分，主要是采取「非结构式」(unstructured)；但在与其中一名访谈对象进行五次的国际越洋电话访谈的部分，则是属于「半结构式」(semi-structured)。论文中所引述的访谈内容皆力求以原貌再现；但其中所出现的少数括弧内的文字，乃研究者为了使脉络完整呈现或让语意更为清晰，所不得不作的补充说明或润饰。

出现在这篇论文里的四位受访者的「网路花名」分别为：「第三性妖精」、「『零』气逼人娃娃熊」、「女政战」及「韵贵人」。关于他们的个人背景，在兼顾他们的隐私的前提下，我仅做一些基本而模糊的简介：

- ◎ 第三性妖精：一位男变女的变性欲者（注 6），1965 年出生，曾在日本接受大学教育，目前在台北县从事设计方面的工作。第三性妖精一名的由来，根据受访者的说明，除了自己的跨性／别身份外，更因为扮装后的他，确实美艳如妖精。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够顺利地进行变性手术。其在虚拟世界里的欲望流窜场域包括讨论区、聊天室及视讯。我与第三性妖精进行过三次面对面的访谈，都是以非结构式进行，第一次访谈是在 2001 年 10 月 13 日，地点是在台北市公馆晶晶咖啡厅，我以笔记的方式记录整个访谈内容；第二次访谈则是在 2002 年 4 月 3 日，地点是在受访者的办公室（当时为下班时间，并无其他同事在场），访谈内容以录音方式记录；第三次访谈是在 2003 年 2 月 21 日，地点是受访者位于台北市南港的住宅，在此次访谈进行前，受访者还邀请我观看他与网友们的视讯情欲互动过程，访谈内容以录音方式记录。（注 7）
- ◎ 「零」气逼人娃娃熊：摆荡于男变女变性欲者及阴柔男同性恋者两种身份认同之间，1969 年出生，拥有硕士学位，目前在台中市从事文教事业。关于其网路花名的由来，乃因为目前的他改走「熊族」（注 8）路线，且自认拥有一张可爱的娃娃脸，又坚持做爱时只扮演「零号」（被插入者）的角色。最大的愿望是，能拥有像港星莫文蔚一样的傲人身材。其在虚拟世界里的欲望流窜场域包括聊天室及视讯。我与娃娃熊（简称）进行过一次面对面的访谈，时间是 2002 年 4 月 6 日，和从那次访谈之后到同一年的 11 月间的五次国际电话访谈。唯一一次的面对面访谈是在台北市安和路的伊是咖啡厅进行，访谈属非结构式，内容以

录音方式记录；电话访谈部分，以半结构式进行，访谈的内容则以笔记方式记录。

- ◎ 女政战：在真实世界里，他是一位蓄着小胡子、表现出一种成熟阳刚特质的男同性恋者，1968年出生，大专学历，目前在台北市从事服务业。关于女政战一名的由来，乃是因为命名当天适逢双十国庆，电视上正转播政战学校花木兰仪队通过司令台前英姿焕发的场景。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在真实世界里，能够达到一种完美的阳刚典范。其在虚拟世界里的欲望流窜场域包括聊天室及讨论区。我与女政战进行过两次面对面的访谈，第一次在2002年4月14日，地点是台北市敦化南路的诚品地下一楼咖啡厅；第二次则是在同年的5月6日，地点在台北市松江路的伊是咖啡厅。第一次访谈的内容以笔记方式记录；第二次则是全程录音，两次访谈都属于非结构式。
- ◎ 韵贵人：一位阴柔的男同性恋者，1971年出生，高中毕业，暂居台北市，在历经一段颠沛流离的失业期后，终于在一家便利商店找到一份大夜班的工作。韵贵人的命名灵感取自于华视八点档连戏剧《怀玉公主》里的一个狠角色，他挪用这个名字、角色，主要是为了教训一群「恐C」（注9）的男同志。其最大的心愿是，有朝一日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爱他的阳刚猛男哥哥。其在虚拟世界里的欲望流窜场域包括聊天室、讨论区及线上游戏。我与韵贵人进行过两次面对面访谈，两次均是非结构式，第一次访谈时间在2002年4月5日，地点在台北市敦化南路的诚品地下一楼咖啡厅，访谈内容以录音方式记录；第二次访谈时间是在2003年1月12日，地点是在台北市二二八公园旁、怀

宁街上的 Skylark 餐厅，访谈内容也以录音方式记录。我并对韵贵人进行过一次线上游戏的互动过程观察，时间为 2002 年 12 月 26 日，地点是在受访者经常光顾的一家位于台北市后山埤捷运站附近的平价网咖。

这篇论文是我在初步完成田野调查后的部分资料整理，初稿曾以〈网路扮装皇后再现娘娘腔：在虚拟实境中歪造跨性／别的欲望主体〉为题，发表在 2002 年 12 月 14-15 日于台中东海大学所召开的文化研究学会年会，并有幸聆听丁乃非、何春蕤、甯应斌三位教授的宝贵评论、意见，之后，我又根据一些最新的田野资料，而做了某种程度的增补、改写。这篇论文得以顺利写成，完全要归功于四位受访者；但其中的任何缺失，则完全由我一人承担。

Ken Plummer 认为，「情欲故事的叙述」(sexual story telling) 一直都是在权力的流动中进行着，因为什么样的故事能被叙述，什么样的故事又不能说出口，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过程 (Plummer 1995: 26)。如今，我们这群网路酷儿们得以一种论文的形式，在「神圣的」学术场域内，叙述着我们那来自最底层的、不被允许说出口的、充满羞辱感的情欲故事，我们希望这将会是一场永不停止的「酷儿政略」(queer politics)。

二、娘娘腔的难题 (effeminate trouble)

每个孩童皆与生俱备双性恋的倾向，亦即一个小男孩不仅会对其父亲呈现暧昧两歧的态度，及对母亲怀抱着依恋的情感；同时，他也有可能举止宛若女孩，对父亲怀抱着一种阴性化的爱恋情愫，而对母亲呈现出一种妒恨

仇视的态度。

—— Freud 1991: 372

真实的性别或者灵魂的性别这类的东西，好像太抽象了，我比较相信每个人都同时具有阴性及阳性的性格面，你不能说一个人有一根屁，他就完全失去阴柔的一面，应该是说先天、后天的因素都有才对，我比较相信先天影响的是你的性倾向，后天影响的是行为举止。

——女政战

上国中之后，娘娘腔的称号就紧随着我，有几个同学会把我拖到厕所，要强脱我的裤子，想知道我是男？是女？于是，我就会在里面多穿着一件很紧很紧的裤子，把所有的第一性征的部位盖得紧紧的，让人家摸不出来，感觉是平的，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第一性征出现在我身上，我觉得它是多余的。

——第三性妖精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 Richard C. Friedman 在他那本充满争议性的著作 *Male Homosexuality* 一书中，以一个章节的篇幅，详实地铺述「童年期娘娘腔」(childhood effeminacy) 与「成年男同性恋」(male homosexuality in adulthood) 的紧密关连 (Friedman 1988: 33-48)。Friedman 代表着美国「后 DSMIII」的「修正主义精神分析」(revisionist psychoanalysis) 思潮，其所关注的焦点在于，随着同性恋行为本身的去病理化后，如何积极寻求一种可建构娘娘腔男孩的性别认同错乱的科学论述基础。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酷儿学者 Eve Kosofsky Sedgwick 在她那

篇为国内学界所熟悉的‘How to Bring Your Kids Up Gay: The War on Effeminate Boys’(中译为〈如何将孩子教养成同性恋：为娘娘腔男孩而战〉)的论文中，便对 Friedman 上述著作中，如何以修正主义精神分析的观点，将娘娘腔男孩病理化而大加挾伐；但对于 Friedman 以同样的研究方法所归结出的结论，亦即「童年期的性别角色及性别认同上的阻碍(娘娘腔)与成年期的显着的(男)同性恋特质之间存在着关连性」，则是倾向接受(注 10)，并据此论点进一步抨击(男)同性恋运动及成人同志论述中对于娘娘腔男孩议题的漠视、贬抑、污名化，已再现了「一种纠缠着(自我)灭绝的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c)、阴性恐惧症(gynephobic)及孩童恐惧症(pedophobic)的仇恨」(Sedgwick 1994: 157-8)。

这彷彿意味着，保守的修正主义精神分析家与基进的酷儿学者，即便在如何对待娘娘腔男孩的立场上南辕北辙，但在由成年男同性恋者身上极有可能地反推出一段娘娘腔童年史的论证方面，似乎已取得若干共识。但这样的观点却也引发相当大的争议，特别是在以「去污名化」作为主要抗争策略之一的台湾男同志社群内。换言之，依一种盛行于「圈内的」主流论述观点看来，如果「圈外的」强制性异性霸权认定「男同性恋者就是娘娘腔」的话，那么反抗这类「污名化」的最佳利器，似乎就是再现「男同性恋的阳刚特质」(gay masculinity)。于是，积极建构一种以阳刚特质为基调的「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男同性恋者也是男人，男人就应该阳刚」，并进而规范『情欲认同』(sexual identity)——「男同性恋就是一个阳刚的男人欲求着另一个阳刚的男人」，便成为当务之急。

无疑地，这类的论述本身就是(或极容易流于)一种排他性的压迫，它似乎以「父之名」(the Name-of-the Father)重新授予那些自认生来阳刚或雀跃自己已从「CC 恶习」(注 11)中矫正过来的男同性恋者们

的「阳具」一种相对性的威权(注 12)，不仅可针对 CC Gay 大肆抨击，对于长期性或暂时性依存于圈内的跨性／别族群，更是赶尽杀绝。一篇发表在 Club1069 讨论区，由一位署名为「C 妹滚出同志圈」的男同性恋者所撰写的〈她们跟我们不是同志，志不同道不合〉文章，堪称此类排他性意识型态之极致：

男不男、女不女勿，很差劲！讲话还要比莲花指，看就想吐，呕心！走路又扭扭捏捏，跟狗没什么两样，你们有看狗走路吗？当然，也有些人跟兔子一般跳来跳去，真是败坏同志的印象。一般人以为，所有的 gay 都是温柔汉，就像 Tony Chen……，难道那些像娘们的同志，妳们将为抄（炒）新闻而跟阿莲求婚吗？好想吐！衣服呢？花花绿绿也就算了，吃饭也叽叽喳喳、嗲声嗲气，真的很可卑世！总之，妳们这些异类们，请你阉了它吧！以免我看了就想打，干！！！！！！

—— www.club1069.com

上述的文章活现了盛行于台湾男同志社群内的「集体娘娘腔恐惧症」(collective effeminophobia)，我认为，有关它的成因、运作的逻辑，以及它与认同政治、本土的同志运动和全球化的男同性恋阳刚文化之间的纠葛关系，一直都是一个令人困惑但却值得持续关注的议题。总之，娘娘腔以及围绕着它的相关话题，对于学术界及男同志社群内的一些忧心忡忡的「有志之士」而言，长期以来，便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它之所以成就为一个力道十足的梦魇，在于有关它的成因及表现风格，根本无法被整齐划一地放置在一个标准化的架构下来检视，它总是沿着多种诡异的渠道，不时繁衍、四处流

窠。在接下来的段落里，我将聚焦于精神分析学派如何以「伊底帕斯情结」(Oedipus complex) 架构进行阴柔男同志的性／别认同的探究，以说明娘娘腔这个议题本身，如何以一个难题的形式，不断地搅乱、酷异主流论述。

精神分析学家 Sigmund Freud 在解说孩童经历伊底帕斯情结后所可能形成的性／别认同时强调，「随着伊底帕斯情结的解除，小男孩对于母亲的情感依恋必需被迫放弃，它的位置将被两样事物当中的一样所取代：或者是性别上认同他的母亲，要不就是对其父亲产生一种强化的性别认同，我们习惯上视后者较为常态；它允许小男孩在若干程度上保留着对母亲的爱恋关系」(Freud 1991a: 371)。Freud 上述的性／别认同形塑的阐述无疑是充满异性恋性别二元论调的偏见，他不仅凸显异性恋关系的优越性，更隐约地指出，每个人在经历伊底帕斯情结后所形塑的性别认同，只能纳入「阴柔」或「阳刚」的两大范畴之一。Freud 认为男同志在经历「消极的伊底帕斯情结」(negative Oedipus complex) 后，便循着类似异性恋女孩的性／别认同模式——「认同母亲、爱恋父亲」，因而呈现阴柔、女态的性别特质。但他无法解释何以部份男同志终其一生皆呈现一种阳刚特质(注 13)？以及何以阳刚的男同志会欲求阴柔的男同志？甚而依其强制性异性恋的思维模式，亦即，「无论是异性恋或同性恋，阴柔与阳刚两种异质的性别特质必定相互吸引」，也无法说明诸如在台湾男同志社群内盛行已久的「阳刚猛男伴侣」，以及正在兴起的「CC Gay 姐妹相恋」现象(注 14)。

Kaja Silverman 窥出上述 Freud 的消极的伊底帕斯情结架构所面临的诸多难题，而尝试在其 *Male Subjectivity at the Margins* 一书中，挖掘实际上已存在于 Freud 的文本之中、但未被其察觉的所谓「希腊模式」(the Greek model) 及「李奥纳多模式」(the Leonardo model)，以强化

整个伊底帕斯理论架构对男同志性／别认同形塑的诠释 (Silverman 1992: 339-88)。

Silverman 所挖掘的「希腊模式」，说明了认同父亲的成熟阳刚男同志，借由欲求其他年幼男同志的行为，以满足其自恋过去那个年幼阴柔自我的欲望；另一方面，如同 Freud 所强调的，也因为年幼男同志身上的阳具，预设着他目前所透显的阴柔特质，将随着年岁的增长，转化为如同自己（成熟阳刚男同志）此刻所具备的阳刚特质，而同时满足了他自恋此刻所具备的阳刚特质的欲望 (Freud 1991b: 56)。总之，这是一种杂揉「自恋」及「双性恋」的模式，它虽然解释了何以成熟的阳刚男同志心仪年幼的阴柔男同志；然而，只单凭 Freud 个人对阳具至高无上的阳刚特质的信仰，却无法充份说明一群阴柔男同志，何以拒绝蜕变为「阳刚成熟叔叔」；反而毅然跻身于「妈」（注 15）字辈的「资深阴柔男同志」？

相较于「希腊模式」对于成熟男同志身上所彰显的阴柔特质的诠释上的无能为力；「李奥纳多模式」则提供了较为宽广的想像空间。Freud 根据著名的艺术家兼科学家李奥纳多·达·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的童年回忆，「一只兀鹰用它的鸟尾拨开我的嘴，并且不断地戳刺我的双唇」，归结出李奥纳多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Freud 考证指出，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母亲」一辞是由兀鹰的图形所再现，且在古埃及人的想像里，所有的兀鹰都是雌性的，它们是借由在空中飞翔时，张开阴道，从风而孕；另一方面，「鸟尾」(tail; coda) 则是广泛被用来指涉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符号，因此，他认为，李奥纳多的这段童年回忆所表达的是一种渴望被阳具插入的幻想，而这类的幻想则常出现在女性及所谓「被动的（男）同性恋者」(passive homosexuals) 身上 (Freud 2001: 30-42)。

Freud 进一步考证了李奥纳多的生平后发现，他在五岁之前都还

是与那位出身低微而遭生父遗弃的生母相依为命，之后因为元配无法生孕，李奥纳多才被生父接回抚养，自此被迫与生母分离 (Freud 2001: 42)。由于李奥纳多在与生母相依为命的这段童年岁月里，也正是他内心世界形成的最关键时刻，因此，Freud 推断，其童年期有关兀鹰的回忆并非确有其事，而只是反映出被压抑在潜意识里头那股对「阳物母亲」(phallic mother) 的爱欲与认同。男孩压抑了对母亲的爱欲之后，便将自我置放于母亲这个角色位置上，他不仅在性别角色上认同母亲，更如同当年母亲爱恋自己一般爱恋着其他的男孩；他将对母亲的爱欲保存于潜意识中，并忠贞于母亲，而这也促使他不断地且立即地从与其他女性产生爱恋情愫的可能性中逃离，以确保对母亲的绝对忠贞 (Freud 2001: 52)。

Judith Butler 在解读 Freud 的文本时，也窥出这类「将失去的爱恋对象内化为自我性别认同的一部分」的所谓「性别忧郁症」(melancholia of gender) 模式，并挪用此一模式以颠覆性地推断，一位阳刚的异性恋男性，其潜意识里极可能是个不折不扣的爱欲父亲的同性恋者；相对地，一位阴柔的男同志，其潜意识里也极可能是位忠贞不二的爱欲母亲的异性恋者 (Butler 1999: 73-91)。

然而，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在这样的一种诠释架构之下，如果一位男同志所认同的母亲是位阴柔的女异性恋者，跟另一位男同志所认同的母亲是位人工受孕的「女同志」，或是一位性别表现中性的「女双性恋者」，或是同时具有男女生殖器官的「两性人」(hermaphrodite)，或他所认同的亲生母亲是位后来完成变性手术的「女变男变性者」，甚至他所认同的母亲并非单数，而是「一对女同志伴侣」或是「一群抚养他长大的扮装皇后」，那么，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娘娘腔难道会只有一种形式、风格吗？甚至，他们都一定会娘娘腔吗？再者，一位认同母亲的阴柔男同志难道在潜意识里就一定是个异性恋者吗？如果

阳具未必能如 Freud 所预期的，保证使一个年幼阴柔的男孩蜕变成为一位成熟阳刚的男人，甚而，如果拥有阳具未必就能和产生男性认同划上等号的话，那么我们似乎无法排除一种另类的可能性，亦即，一位阴柔的男同志，其潜意识里也可能是位「女同志」——他可以借由一种想像的「自我阉割」(self-castration)，让自己彻底与母亲结合，并以此一强化的性／别认同，表达对母亲忠贞不二的爱欲，使得认同与爱欲的对象合而为一。

这样的一种另类模式，或许可以说明一对 CC Gay 姐妹的爱欲关系；甚至可以进一步挪用解释，为何一些更为边缘化的男变女变性／欲者及扮装皇后的情欲对象，并非生理男性，而反倒是生理女性（注 16），亦即，其变性及扮装的目的并非为了当一个女异性恋者，而是为了成就一种女同志的认同，换言之，这群「另类女同志」完全跳脱了 Freud 对于欲望与认同必需分离的偏执及对阳具崇拜的迷思，其除了在性别上认同母亲外，更尝试在其他的生理女性或阴性男性身上，寻求那种被压抑的对母亲的爱欲满足。如此一来，Freud 所谓「去势情结」(castration complex) 及「阳具妒羨」(penis-envy) 的普遍有效性便受到颠覆；甚至也质疑了 Silverman 所宣称，「除非透过阳具的这层关系，否则男性主体便无法爱欲及认同他的母亲」(Silverman 1992: 373)。我将在接下的几个章节里，透过我的受访者的亲身故事叙述，进一步论证何以「去势情结」并非在每个生理男性身上皆奏效。

三、叙述娘娘腔故事 (telling effeminate stories)

于 1980 年所发表的同一版本的 DSM-III 中，首度不包含同性恋这个记录项目，但它却首度加入一项新的诊断，其编号为 302.06(为了方便健康保险的相关作业)，所谓「童

年时期的性别认同错乱」。表面上，这项诊断似乎保持其性别指涉上的中立性，但实际上，却有一种高度的差别待遇存在于男孩与女孩之间，换言之，一个女孩只有在解剖学上被认定是男性，如她确实拥有或未来将长出阴茎，才会被贴上一个特殊案例的病理标签；反观男孩，只要他自我认定「没有阴茎会比较好」，或是「透过扮装或模仿女性的服饰，或是借由强烈渴望参与女孩的游戏与休闲娱乐，以表现出一种对女性刻板行为的全神贯注」，便可以被视为童年期性别认同失调而接受治疗。

—— Sedgwick 1994: 156-7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她长得很像 T(注 17)，很 Man、超阳刚的，运动很行，她很喜欢取笑我，常笑我娘娘腔，还骂我为什么一个男生还比不上一个女生，我记得有一次，我很生气、很生气，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你知道吗？我竟然在教室拿刀要追杀她耶！还有国一的时候，也有一个男同学常笑我娘娘腔，我还在周记上说我想杀掉他，害我们班的导师紧张死了。

——韵贵人

那件事是发生在国一下学期，老师为了我的行为举止娘娘腔，还有喜欢上隔壁班男生的事情，专程到我家来，老师走了以后，我妈就马上把门关起来，当场要我脱裤子，看我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她叫我自己脱，我就当着我妈面脱了。我那时候唯一的感受是，我被老师出

卖了，我妈生气几天后，这场风波就慢慢平息了，但我的心态上还是觉得，第一个老师背叛了你，第二个或许我那时也觉得这种事（娘娘腔和喜欢男生）是不对的。

——女政战

女性主义学者 Janice G. Raymond 在 *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 一书中，针对男变女变性／欲者展开一连串严厉的批判，她那充满歧视意味的宣称：「男变女变性／欲者不是女人，他们是偏差逸轨的生理男性」（Raymond 1980: 183），更引来支持男变女变性／欲者人权的运动份子及学者的一阵挞伐（注 18），此外，Raymond 更不忘将炮火指向那群她所认定的「妄想天生来拥有阳具的男性身体上表现出女性阴柔特质」的扮装皇后及 CC Gay。她最具争议性的见解之一为，女人穿上男装是为求舒适与便利；但男人一旦以女装现世，便是图谋不轨，既巩固了性别二元刻板印象，更满足男人自身的一种曝露狂的丑陋欲望（Raymond 1994）。

Raymond 所服膺的「女同志女性主义」（lesbian feminism），为美国七〇年代「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的主力，代表一种厌恶、仇视生理男性的思想极致，但不同于 Adrienne Rich 等人对男同性恋多元情色文化的百般挞伐（张小虹 2002: 253）；Raymond 则另辟战场，将矛头指向一群男跨女的跨性／别族群的多元性／别表现。她对男跨女跨性／别族群的抨击，除了符合主流社会对生理男性及生理女性所分别设立的差别性的跨性／别容忍度外，更曝显了部分女性主义者在认识论的角度上，以是否拥有（或曾经拥有）阳具为其主要判准，来对生理男性主体进行一场本质化的打造工程。一旦她们启动那单一向度的生理女性防卫体系，令人担忧的是，她们所捍卫的，恐怕不是一个女性主义的伟大平权梦想；反倒是一个被牵引到生理

决定论的性／别认知蛮荒时代的厌恶男性基调。

随着九〇年代酷儿论述的兴起，尤其是 Butler 援用 drag 的扮装表演，以阐释其相当具影响力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 概念后，西方学术界似乎也开始关注跨性／别的相关研究，但在这一波研究风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一群具备变性／欲者身份认同的学者相继现身学术界，单以英国为例，当前十分活跃的变性／欲者学者，即包括女变男的 Jay Prosser、Stephen Whittle，以及男变女的 Carol Riddle 等。这些学者基于自身的性／别转换的生命体验，既提出关于跨性／别（特别是变性／欲特质）的精辟见解，更对以往的一些性／别论述展开批判。

以 Jay Prosser 的 *Second Skin: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一书为例，他在书中提出所谓「体现」(embodiment) 的概念，以作为变性／欲者的主体打造基础，他强调，此一体现所关涉的不单是物质肉体本身而已，更是那种安居于物质肉体的感受 (Prosser 1998: 7)。Prosser 在书中更批判 Butler 的性别操演的概念，他认为，此一概念虽被许多人深信揭露了那些非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的偶发性结构，但它却严重漠视了跨性／别者、特别是变性／欲者打造自我主体的能动性。Prosser 强调，变性／欲者有着自己的「非操演」(non-performative) 的轨道，循着此一轨道，她／他们非常明确地、未曾间断地、一心一意地打造自身的跨性／别主体 (Prosser 1998: 27-33)。

然而，Prosser 的上述见解毕竟是植基于欧美的社会脉络。以其目前定居的英国社会为例，变性手术的相关医疗技术十分先进，且政府并未设定严格的变性手术年龄门槛（注 19），而是由医生针对个别变性欲者的生理及心理状况进行评估、诊断，以决定是否符合接受变性手术的条件；而通过评估者更可向政府申请「国家医疗服务基金」(NHS funding) 的手术费用给付（注 20）；反观台湾，非但一些相关

医疗技术仍在改良中，变性欲者更需要自己负担庞大的变性手术费用，甚至现行法律还对变性手术强加种种不合理的限制，诸如年龄必需四十岁以下及父母的同意书等，以致许多变性欲者被迫打消手术的念头。

如果 Prosser 所揭橥的变性／欲者轨道，是一种在西方社会脉络下的高举能动性的轨道，一种目标相当明确的变性／欲者的轨道，一种可以一心一意甚而心想事成的主体打造的轨道，那么，它是否可以充份地被用来解释一群无法或不愿进行变性手术的台湾变性欲者的处境，实有待商榷。相较之下，基于在地的田野调查结果，何春蕤则进一步挖掘 Prosser 的「体现」此一概念的潜在意涵，她认为，「在这个说法之内，自我与身体都是开放的、动态的存在，在与周遭社会各种力量的互动中不断改变、不断调整，不断在不同时刻和情境中寻求着／营造着不同的（身体）安居感」（何春蕤 2002: 14）。因此，何春蕤所提出的「互动的」、「开放的」、「不断调整的」跨性／别主体打造轨道，在我看来，似乎较贴近于台湾跨性／别者所位处的文化、社会脉络现实。

台湾社会中的生理男性跨性／别族群自幼所承受的压迫与歧视可说是全方位的，他们不断地与这个异性恋性别二元体制进行周旋，在个别的生命历程中，时而被迫进行性／别表现上的修饰与转换，时而又获取一种抗争的灵感与资源，他们总是在各种边缘夹缝中，以强韧的生命力，不断形塑个人的娘娘腔风格，更不时以酷异、杂揉的性／别表现，翻搅主流社会所强加其上的片面论述。

本节一开始所引述的韵贵人的生命叙述便再现了一个与主流社会的刻板认知——「被人欺负的娘娘腔小男孩一个人躲在角落暗暗哭泣」——大异其趣的娘娘腔故事，因为故事中的娘娘腔小男孩非但不哭，反而还粗暴地拿刀追杀那位欺负他的阳刚女生；它同时颠复了

「男强女弱」的性别刻板公式，因为故事一开始，娘娘腔生理男性长期受到一位阳刚剽悍生理女性的凌辱，女孩在这个故事中成了迫害男孩的狠角色，她无法忍受的是，一个男生所表现出来的阳刚特质，为何会比不上像她这样一个女生呢？但有趣的是，一旦娘娘腔男孩透过「持刀追杀」这类普遍被认为阳刚男孩才有的性别表现，来进行阳刚拟仿时，我们所看到的，似乎是一场娘娘腔男孩所表现出来的阳刚特质与阳刚的女孩所表现出来的阳刚特质之间的一场「性别拟仿」(gender mimicry) 角力(注 21)。

另一个由娃娃熊所再现的娘娘腔故事，也告诉我们并非所有娘娘腔男孩都对他人强加而来的压迫逆来顺受：

那群男生一天到晚笑我是查某体，但我才不鸟他们，我马上反击：「你们也不看看自己那付德性，等你们自己比我强时，再来笑我吧！」你知道妹妹我以前国中时，功课好是没话说，那群笑我的男生根本都是一群没路用的角色，而且我不仅会用言语及功课表现来反击，我甚至还会在行动上反击，我记得国二当服务股长时，有一个矮个子的男生，我叫他打扫，他不扫就算了，竟然还不断用三字经骂我，笑我是查某体，不男不女，还说要找我单挑，真是笑死人了，要单挑就来啊！妹妹我哪会怕他啊！才三两下，我就把他推倒在地，还撕破他那张臭脸，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从那次以后，他再也不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了。

娃娃熊之所以能勇于反击任何针对他的性／别表现而来的压迫，除了因为他的强势性格外，体型上的「优势」也是另一项重要原

因。他是位男变女的变性欲者，但却拥有一个粗旷厚实的骨架，体毛浓密的身躯，在刚进入男同志圈时，他也和部份男变女变性欲者一样，将自己拟扮为 CC Gay。不过，娃娃熊虽然也勤刮身上的体毛，甚至每次出门前，画淡妆、喷洒女用香水已成了例行事项，但不同于一些男变女的变性／欲者醉心于再现一种传统社会规范下的女性特质；他所再现的则是一个「相对中性化的女强人形象」，一如他的口头禅「妹妹我是新时代的都会女强人，我才不是那种靠男人的女人呢！」。

娃娃熊之所以形成此一自觉意识，除了源由对主流社会及男同志社群内贬抑、歧视女／阴性特质的反抗心理外，其身体特征上的局限也促使他建构一个相对中性化的女／阴性认同，换言之，当一个男变女的变性欲者拥有一个不仅是「男性的」(male)、更是「阳刚的」(masculine) 身体，加上所位处的环境对变性／欲者极度不友善，以及所能获取足以改善这些生理限制的资源又十分有限时，他往往被迫必需在性／别的认同与表现上，做了若干程度的转换与妥协。

如前所述，由于台湾现行法令对变性手术强加种种高门槛限制，使得多数变性欲者最后只能打消念头，否则便远走海外进行手术。于是，就在娃娃熊进入男同志圈后不久，虽然领悟到自身的变性欲者身份是不同于其他男同性恋者，但他也被迫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妹妹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变性了」。从此之后，他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便做了相当程度的转换，亦即，从一位「意志坚定的男变女变性欲者」转变为一个「CC熊族男同性恋者」，以及现阶段的「摆荡两者之间」的矛盾复杂心态。他描述了这段心路历程：

我没想过要去做变性心理评估，不太可能实现变性的梦想，现在妹妹我专心当一个很C的丰满熊，我承认我有胸毛，还有肚毛、腿毛。以前的BF(男友)不允许我有胸

毛，因为那样会比他更男人，但更早以前，我那时一心想当女人，女人是不允许有胸毛的，所以妹妹我每天都要刮胸毛、脚毛、肚毛的，以前为了遮掩胡渣，我还涂粉化妆，现在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所以比较不能化妆了，但偶尔还是会化一点很淡的妆，如果我觉得当天气色不是很好时，我还是会打一点粉底，刷一点睫毛的。我在工作时，也不会刻意要装得很阳刚、很男人样，你是知道的，妹妹我就算要装，也装不来，但我想有些人应该会怀疑我吧！所以我在上班时，穿着上就尽量不要太夸张，不要太C。……Physical 肉体是男的，Mental 是女的，这样的组合当然是矛盾的，但还OK啦！没办法改的！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当然要一个女性的肉体，目前的外型还可以接受吧！我只希望可以拥有一个像莫文蔚那样性感的身材，至于是否可以有子宫、生小孩，我没想那么多！

相较于娃娃熊在性／别认同及表现上所做的明显转变，同样是男变女变性欲者的第三性妖精在进入男同志圈后，反而更强化了他的变性欲者的身份认同。但第三性妖精也提及，由于台湾社会对于跨性／别族群的压迫与歧视，使得他在某些脉络情境下，仍必需对性／别表现进行若干程度的修饰，意即拟仿一种主流社会认定的异性恋男性的阳刚特质，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阳刚拟仿经验，就是发生在即将入伍前。他回想起这段记忆时说着：

在入伍的时候，我妈看到我要走时，就要哭了，我告诉她：「妈！不能哭，要坚强！」，其实那时候我内心是蛮

恐惧的，面对的是全部男孩子的世界，所以事先我有刻意去做一些体能上的训练，因为我怕我会负荷不了，我不想让我妈难堪，不想发生任何事情，所以我去慢跑，去跳有氧舞蹈，把我的身体弄好，像其他男孩子一样。

军中的生活迫使第三性妖精拟仿了异性恋男性的阳刚特质，这是一段惨淡的人生岁月，但也正是这个时候，让他首度尝到恋爱与性爱的滋味，他强调，在整个恋爱及性爱的过程中，他始终是以一种女／阴性的主体参与，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是「一个女人的灵魂被放到男性的身体里」。退伍后不久，第三性妖精前往日本留学，东瀛多彩多姿的「new half」(注 22) 次文化，丰富了他对跨／性别族群的认识，然而，他的变性欲者身份认同却是一直到了返台进入男同志圈后，才进一步确认。换言之，在此之前，他都以为自己「可以是」一个「CC Gay」。他叙述了这段伤感的领悟过程：

我记得三年前，在高雄参加一场在 Gay Bar 举行的耶诞舞会，我特别做了扮装打扮，我穿了一件豹纹拖摆的礼服、粉红色的假发，当我一从霖园饭店走出来时，就有很多人在看，那次让我很难过的是，我当兵时认识的那群姐妹淘，那天其实是为他们打扮的，因为他们几个听说我在尾牙的扮装打扮很轰动，所以专程南下想看我的扮装，一开始在饭店房间打扮时还好，但等到大家一起去 Speed 时，他们就推拖有事，要我先走，后来我只好跟帮我设计这套礼服的专学弟小莲一起去 Speed，但我在里面时，就连我的朋友都不敢过来跟我打招呼，当时全场只有我这样打扮，我成了所有人的焦点，除了几个

T拉子(注23)以外,大家投过来的眼神都是不屑、不友善的,连我自己的姐妹都会刻意疏离我,他们可能怕站在我旁边后,会破坏了他们的行情,让别人以为他们是跟我一样的,所以连走在我旁边都不敢。那次对我的伤害其实非常大,只有长发小莲跟他的一个老Gay朋友甜甜陪着我,他们两个当天晚上并没有扮装。那晚让我觉得我跟同志之间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同志圈内根本就不可能有人会喜欢我的,我只待一个小时就离开了。

确认了自己的变性欲者身份后,第三性妖精却进入了一段更为挣扎、矛盾的人生历程。在接受我的访谈时,他已届三十八芳龄,迫近现行法令所设定的四十大关变性门槛,他的经济状况尚称宽裕,当足以负担庞大的手术费用,而且即便因为手术前的贺尔蒙转换及手术本身可能引发的种种后遗症,也都无法弱化他的变性意志,正如他所言,「人生在于精彩,不在于长短」;唯一阻断他进行变性手术梦想的因素,一如其他多数的变性欲者,乃在于父母的无法认同。第三性妖精的父亲已过世,母亲当年为了偿还父亲留下的债务,曾进入特种行业,年幼的他常在深夜里起身照顾酩酊大醉的母亲,因为他实在太爱他的母亲了,以致连跟母亲承认自己无法娶妻生子的勇气都没有了,遑论变性的念头。因此,母亲以及他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对第三性妖精而言,已再现为一种「含蓄的力道」,「让已经实践逸轨或异议之性的同志驻留在相对于社会家庭来说是魑魅罔两的世界里,还要负担委曲求全的任务」(刘人鹏、丁乃非1998:112)。

然而,即使变性的梦想被阻断,第三性妖精仍尝试在母亲的压力、社会的歧视和自身的「能动性」(agency)之间所进行的角力拉拒中,活用自己薄弱的资源,而不断寻求各种抗争的可能性。他透露

了一项可能展开的「变身」秘密行动：

对我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性征，就是乳房，我是非常想要有乳房，所以，以后就算不进行变性手术，我还是希望能透过荷尔蒙或手术来拥有一对真实的乳房。乳房对女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我非常渴望，但也有第三性姐妹跟我说，要变就全部变，不要变一半，否则会很痛苦，但我还没有清楚理解他的意思，但国外有类似这样的网站啊！就是同时拥有乳房跟阳具的那一种。我现在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同时拥有乳房跟阳具，但这可能要等到我妈百年之后，我才有可能进行乳房整形手术，但我也可能会在我妈还健在时，先从服用女性荷尔蒙开始，万一女性性征出现了，胸部隆起来了，在我妈的面前，我可能就会像拉子一样绑起来，就是我妈还健在时，我就将它平胸，反正现在见面的时间，最多一个月也才一次而已。

如果 T 拉子与 CC Gay 之间存在着一条明显的性／别疆界，那么酷异、翻扰此一疆界的，却是一位来自更底层的男变女的变性欲者，「一根无法去除的阳具」（迫使他拟仿为 CC Gay）及「一对仍未成型、但一旦成型便被迫捆绑的乳房」（迫使他拟仿为 T 拉子），成就了此一性／别越界的可能性。生理男性弱势族群的性／别拟仿，并非如 Raymond 所抨击的，只是在缤纷舞台上，以华丽之姿，夸大的身段，满足生理男性对女性特质的曝露狂欲；反之，它可能是一场持续的哀悼仪式，借由从异性恋男性的阳刚特质、CC Gay 的娘娘腔到 T 拉子的捆绑胸部等一连串的性／别拟仿转换，他悼念着的是他那不断被压抑

的、始终无法企及的性／别认同(注 24)。

类似的哀悼故事不断在上演着，只要这个异性恋性别二元霸权持续运作着，这类故事就会在各个底层角落，无时无刻地不在缠绕着、抗议着、扰乱着。在真实世界呈现成熟阳刚特质的女政战，曾有过一段娘娘腔童年史，国一那一年，他喜欢上了隔壁班的男生，当时以为喜欢上一个人，就是一件极为单纯美好的事，所以「就尽情把自己那种喜欢表达出来，很喜悦！好像又很开心！想说出来，让别人知道我喜欢谁，少女情怀总是诗嘛！」。他天真地将恋爱的心情写在周记本上，想与最敬爱的老师分享，孰知那位受他敬爱的老师竟然惊慌失措地前往家里，向母亲和盘托出。他被母亲下令赤裸下体，只为验明那阳刚意符——「阳具」是否依在。那次的伤害在他的心灵留下永久的烙印，「我把最宝贵、最私密的东西，跟我最敬爱的人分享，但没想到，到头来，她竟然出卖了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这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人可以信任了」。自此之后，女政战除了不断提醒自己绝不可以再贸然向他人表达爱意，并对那位老师怀有一种很深的恨意外，他更被迫迈向漫长的「阳刚学习之旅」。终于，他成为一位男同志圈内令人欣羡的标准的成熟阳刚哥哥，与另一位可爱帅气的弟弟相恋、同居，但他也以一种相当大男人主义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爱人，就连他一直想尝试的被插入的肛交体验，也因为有损他的阳刚特质，而始终只停留在想像的层次。女政战叙述了成年之后的他，如何对于可能还残留身上的娘娘腔特质，感受到一种莫名的「不自在」：

我有阴柔的一面，不能说已经被我砍杀得差不多了，我只是很多时候没有用到、没有拿出来而已。现在变得有阴柔一面的时候，也会让自己不自在，就算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也会不自在，但还不算恐惧啦！只是会想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阴柔的。你知道，现在我是想说，阴柔可以表现在我的思想上，但行为举止上，我觉得没有必要，如果行为上被我察觉到，我会特别注意，并提醒自己不要再犯，现在的我不希望它出现了，应该是说，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不一样了，（现在的我）希望我会成为（小时候妈妈常带我去看的电影中的）那个男主角，而不是成为那个女主角；成为男主角那个样子，去喜欢年轻、可爱、但不能C的同志，我会希望成为那个男主角，拥有他的身体，希望拥有他的 face、他的魅力、那种力量，或许是（因为我现在的）年纪的关系吧！

那个被女政战极尽砍杀、但并未殆尽的娘娘腔特质，果真还活着！如他所言，它活在他的思想中，活在他渴望被插入的幻想中，更令人惊奇的是，它那貌似苟延残喘、实则力道十足的生命力，依旧生灵活现地运行在「他」对「它」的不自在的感受中，于是，娘娘腔成为自我认同中的那个被压抑、被异化、却又紧密相伴而无法割离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两个章节里，我将揭露这个被压抑、被异化的娘娘腔自我，如何在一个虚拟的异质空间里，被活化着、被操演着、被酷异着，以及它又如何回过头来威胁着、扰乱着、颠覆着那个在真实世界被阳刚化的自我。

四、线上操演娘娘腔 (performing effeminacies online)

在性别的拟仿中，扮装隐约地揭露了性别本身的拟仿结构，以及它的偶发性。

—— Butler 1999: 175

我跟你讲，net meeting 真是太神奇了！我不会秀出我的真实样子，只要将整个画面变得很模糊，再把 ID 换成是女生的，然后再配上妹妹我那性感的女性的声音，很甜美的声音，他们会觉得那样也可以，因为我的声音实在太像女生了，只有一个异性恋哥哥曾经半信半疑地问我：「你是 Gay 吗？」，我就很嗲地反问他：「你说呢？Gay 的声音有我这么性感娇柔吗？」，后来他就相信我是真的女人，然后就乖乖地把屁掏出来，自慰给我看，我跟你讲，他们都是异性恋的，而且几乎高达九成的人都会在上面自慰给我看，他们喜欢这个样子。

——「零」气逼人娃娃熊

最近在玩线上游戏，我都玩女性的角色，因为比较自在投入嘛！我都比较乐意去扮演女性的角色，像最近我在网咖玩时，旁边那一群知道我是男生的网友，就说我愈来愈像女孩子，我就随便他们讲，没关系啊！例如穿衣服啊！我们是说防具装备啦！他们都会看功能，例如是不是防御性高啊！有没有加什么属性的这类的考量，但是我不是的，我都是要穿漂亮的颜色，要美美的；它的功能好不好，这倒是其次。然后网咖那些人就会觉得一般男生不会这样，但是我才不管他们怎么想，人家我就是耍穿得美美的！你管我啊！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我一定是 C 的。

——韵贵人

Dressing and Sex-Changing 一书中，将生理男性的「女性化」(femaling) 对照于「sex」、「sexuality」及「gender」三个范畴，而区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分别为：「身体女性化」(body femaling)、「情欲女性化」(erotic femaling) 及「性别女性化」(gender femaling)(Ekins 1997: 54)。根据他的解说，「身体女性化」指「生理男性跨性/别者将自己的身体加以女性化的一种渴望与实践」(55)；「情欲女性化」指「生理男性的女性化行为本身即是充满情欲意味的，并可导致撩起情欲及兴奋感的效果」(56)；「性别女性化」则是指「生理男性跨性/别者就社会文化的层面，于行为、情感及认知上所采取的各种足以使自己女性化的方式」(57)。然而，Ekins 也强调，这种区分主要是为了有助于了解生理男性的女性化现象的一种「策略性」运用，事实上，这三种类型之间乃存在着一种相当复杂的内在交互关系 (54-5)。

Ekins 上述关于生理男性女性化的三种区分似乎仅侧重真实世界里的男跨女跨性/别现象，但实际上，网路世界里的种种跨性/别操演已相当程度地复杂化了原有的跨性/别意涵，例如，在传统定义上，「扮装」(drag) 乃意指为了戏剧表演上的效果，而穿上生理异性的服饰 (Stewart 1995: 73)，但随着人类情欲型态的持续繁衍、杂沓，加上电脑科技的不断推陈出新，扮装已不再限于真实世界里穿上生理异性的服饰，它更可以透过电脑的影像与音声科技，虚拟一个跨性/别的身体，并在视讯和聊天室里进行一场场跨性/别的情欲交流互动，甚或在线上游戏及讨论区内，借由角色扮演及文字描述以进行跨性/别的拟仿等，于是，一种科技化的另类情色族群——「网路酷儿」便「咸湿地」在虚拟舞台上酷异登场。

一般而言，学者们在进行网路酷儿现象的探究时，大都援用了 Donna J. Haraway 所提出的「cyborg」概念。在‘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

文中，Haraway 基于「女性主义」(feminism)、「社会主义」(socialism) 及「唯物主义」(materialism) 的立场，尝试建构她所谓的「一种反讽式的政治神话」(an ironic political myth)(Haraway 1991: 149)。位处这个反讽式神话中心点的，便是她所提出的「cyborg」宣言。究竟何谓 cyborg 呢？根据 Haraway 的定义，cyborg 是「一种传达控制的有机体、一种机器和有机体的混合物、一种社会实相的发明物、同时也是一种虚幻的发明物」(a cybernetic organism, a hybrid of machine and organism, a creature of social reality as well as a creature of fiction)(149)，它更是「一种后性别世界中的发明物」(a creature in a post-gender world)(150)，此一发明物同时质疑了人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实质与非实质的传统分野(152-3)。因此，cyborg 可以被再现为「一种混杂了跨性／别人种、妖兽与电脑机器的发明物」(注 25)，并进一步凸显、强化 Marjorie Garber 所揭露的「范畴危机」(category crisis)(Garber 1992: 17)。

关于网路族群版域的分布与交迭，因为牵涉欲望的流动性，所以也成为网路酷儿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Mark Dery 在‘Flame Wars’一文中强调，网路空间人口分布是呈现一种整齐划一地相互区隔的多元性，换言之，根据他个人的观察，网路空间即使呈现一种多元性，各种族群分占不同的版域，但彼此间仍是泾渭分明的(Dery 1993: 559-68)。这样的观点当然过于轻忽人类各种欲望(不限于情色的)相互重迭、交杂的特质，特别是在网路这样的异质空间里，虚拟的主体既可横越性别上的男／女，甚至翻搅了同／异性恋的疆域，Dery 又如何断言网路的人口能被整齐划一地区隔呢？Dery 上述的观点便受到 Allison Fraiberg、Nina Wakeford 的批驳，这两位网路酷儿学者均强调，在网路的虚拟空间里，不论是否「被酷异化」(queered)，各族群都抗拒着一种秩序性的欲望版图分布(Fraiberg 1995; Wakeford 1997)。

至于网路世界里的人我互动究竟是「复制了」或「颠复了」存在于

真实世界里的「霸权意识型态」(如异性恋阳刚霸权、西方资本主义等)呢?国内学者罗灿焯在〈线上性别 vs. 线下性别:网路互动中的性别形构〉一文中,基于她在北中南东及澎湖等地、针对经常上网打B【注:BBS】的大专院校学生所进行的十一场焦点团体访谈的研究结果,提出「线上的性别互动,不论在沟通模式,上网动机,或跨性别扮演上,均倾向复制及强化男性阳刚及异性恋霸权」此一结论(罗灿焯 2002: 2)。换言之,这项研究的整体发现,一如研究者所宣称的,充份验证了「网路贫民窟(注26)对线上性别互动复制阳刚霸权的观点」(2),同时,这项研究也揭露了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现象,亦即,「网路互动呈现高度的异性恋取向」(23),因为研究者发现到「两性多只对异性有兴趣」(23)。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似乎已排除同性恋者及跨性/别族群,以致于在整篇研究论文里,读者只能阅读到一群「异性恋」学生在线上世界里的「男欢女爱」,但令人不解的是,难道「男男女女」的「同性恋者」都不上网打B吗?甚至一群拒绝「两性」性别框架的「跨性人」也从未在网路世界里漂浮、游走过吗?此外,这项研究所采取的焦点团体访谈法也可能过于轻忽存在于国内各大专院校内的「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c)及「跨性/别恐惧症」(transphobic)的威力,试想,真实世界里的「暗柜中」的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扮装国王、皇后们,岂能在一群同侪的众目睽睽之下自在地现身呢?又如何能针对他们在线上世界颠覆「异性恋阳刚霸权」的酷儿经验侃侃而谈呢?

另一方面,Donald Morton在‘Birth of the Cyberqueer’一文里,则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网路空间」(cyberspace)和「酷儿理论」(queer theory)批判为一种晚期跨国资本主义的现象,他强调,网路世界根本就是一种由中产阶级所设计、掌控的空间,在这样的一种充满霸权意

识的空间里，一群享有特权的西方的或西化的主体可以幻想着他们正在选择自己的历史，而不是被历史所选择 (Morton 1999: 303-4)。

显然地，Morton 的观点过于简化、单向化权力的互动关系，以致于他只着重霸权意识如何由上而下地宰制、压迫弱势族群；却漠视了弱势族群如何由下而上地进行颠覆、反扑。甚至，他那种凡西方世界以外的网路玩家便全是一群西方资本主义附庸的西化主体的说法，也难脱东方主义的幻想色彩。再者，网路世界真的全都是中产阶级的天下吗？以台湾社会里随处可见的平价网咖为例，流连其中的，多的是蓝领阶级、中学生、失业青年等，甚至与我不论在真实世界或网路空间均有互动关系的网友群之中，也有相当的比例并非来自所谓的中产阶级，换言之，即便他们买不起电脑，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注定就和网路世界绝缘，甚至，他们在虚拟空间里，也未必就是毫无颠覆、反扑能力的阶级弱势者。

相较之下，Nina Wakeford 在 ‘Cyberqueer’ 一文中，虽也承认在网路世界里确实存在着一段霸权意识如何掌控、压迫弱势族群的历史，并强调，诸如「在网路世界里，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角色」此类宣言乃难脱乌托邦的色彩，但 Wakeford 更关注的是，网路世界里所存在的一些属性与资源，例如它的隐匿性及迅捷性，如何为酷儿们所挪用，以营造一种相对有利而安全的运动场域，进而挑战异性恋霸权，这正是「网路酷儿」此一新兴学术领域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Wakeford 1997: 30-6)。

的确，在真实世界里被打压的一群生理男生性／别弱势族群，一旦进入了网路虚拟空间后，往往挪用一些现存的资源，并彰显一种足以翻搅各类性别、情欲疆界的能动性，以进行一场场颠覆异性恋性别二元霸权机制及男同志社群内的恐 C 意识型态的抗争行动。如前所述，娃娃熊堪称活用电脑视讯的情色高手，他喜欢观看「大屌哥

哥」的现场自慰表演，且不论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通通一「幕」打尽。在改走「熊族路线」后，他所再现的多毛壮硕的身躯，着实让一群男同志们垂涎三尺。即便他的声音娇柔如昔，肢体动作媚态依旧，但在男男视讯情色世界里，他仍是「发烧抢手货」，而纵使是一群恐 C 的男同志们，由于过度着迷于他所再现的多毛阳刚身躯，也只好包裹收受他的内心世界的「极度 C」。娃娃熊叙述了他与男同志们的网路情欲交流的故事：

如果妹妹我想跟 Gay 玩，那我前面当然会标明我也是 Gay，而且我还会强调我是肤白多毛的 bottom(被插入者)，我在玩 net meeting 时，都是不露脸的，有些哥会要我露屁给他们看，虽然不太自在，不过，我通常都是只露一下下而已，然后他们都会要看我的菊花(屁眼)。其实我虽然不太愿意露屁，但我也不会像一些变性欲者一样打死都不露，我是想说，反正它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吧！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它出现在我身上，这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吧！妹妹我生性就是怕麻烦，尤其跟人家玩时，要完全不露屁是很麻烦的一件事，而且如果跟 Gay 玩的话，如果他们真的要你露，你又一直说不露，人家就会觉得你很龟毛、很扫兴，搞不好就不跟你玩了，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坚持，妹妹我以前不是说过吗？那是阴唇肥大症！我每次只要露屁或是被哥碰那里，我就假装那是我的阴唇肥大症的结果！

由于娃娃熊的性／别认同仍然于男变女变性欲者和 CC Gay 之间摆荡着，这使得他即便以熊族男同志的主体身份与其他 Gay 进行网路

情欲交流时，那个阳刚雄性的意符——「阳具」，仍然在若干程度上，再现为一个令他焦虑不安的源头。于是，在心理想像的层次上，他将「勃起的阳具」转换为「肥大的阴唇」，并透过此一对性器官的颠复性注解，即便正感受着那一阵阵的阳具快感，他仍然可以是个女人，还依旧保有那一直还存在着变性梦想。

如果与 Gay 的情欲交流让娃娃熊曝显在一种丧失变性欲者认同的危机里；那么，与异性恋男人的虚拟性爱则强化了他的女／阴性主体意识，只不过，这需要一些科技技巧上的操弄。他描述了如何巧妙地运用电脑的影像及音声技术，以再现一个异性恋女性主体，而与异性恋男性们进行一场场的虚拟性爱：

我现在上 net meeting 时，如果我要装女生的话，我就会在前面注明身高、体重、还有三围，像我都是写 165cm/48kg/ 34D/24/35/28yrs，还有我还会注明是 cybersex，你不需要特别注明性别，我跟你讲啦！他们那些男生只要看你这样写，就知道你是女生了，再加上妹妹我那柔情似水、又很淫荡的声音，他们就受不了啦！至于我怎么知道他们是 Straight 呀？我当然知道了喔！因为他们都会标明要找浪女，而且还会写 Gay 勿扰，他们当然都会希望我能露清楚一点啊！可是我一开始都会故意装说：「我的 camera 有一点问题喔！我知道我的影像很模糊，可是没办法啊！那如果你觉得不公平的话，你就去找别人好了！」，然后他们就会说：「不会啊！没关系啊！你的声音真好听，你好浪喔！」，有一些人就会问说，我可不可以传照片给他们，我就骗他们说，我的照片存在办公室的电脑里，我现在人在家里上网耶！然后，我的声音就会装得很嗲、

很无奈的样子，他们就会说：「好啦！好啦！那没关系啦！」，然后，他们就开始玩起他们的屁来了，你知道吗？有一次还有一个人拿着自慰套在玩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慰套长什么样子！

在上述的故事里，我们所阅读到的是一连串性／别想像的过程，因为娃娃熊的声音及阴性化的身体特征的简要而关键的描述（如身高、体重、三围等），使得他的男性网路性伴侣们想像了他的生理女性的性别；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强调了「Gay 勿扰、找浪女」，娃娃熊也想像出了他们的异性恋的身份认同，在彼此想像的互动中，他们最后都在「被真实化」的想像里，达到虚拟性爱的高潮。

相对于上述的娃娃熊而言，由于第三性妖精的变性欲者的身份认同强过于娃娃熊，所以即使在充满压迫感的真实世界里，他也未如娃娃熊那样游走于变性欲者及 CC Gay 之间；加上身体特征方面，第三性妖精也拥有较为女性化的骨架、身材及五官，因此，相较于娃娃熊善用电脑科技以再现一个模糊化的女性形象，他则选择传达了一种「真实（化）的」变性欲者的扮装形象给他的网路情人们。第三性妖精叙述他的网路情欲故事：

从 2001 年的 6 月起，我开始在网路上，玩 net meeting，我有 camera 和麦克风，我可以看到对方，对方也可以看到我，我们也可以现场语音交谈，我化了妆，戴了非常妖艳的假发，穿着非常性感的礼服、非常高的高跟鞋，穿着丁字裤、丝袜、吊带袜，跟一般的男孩子聊天时，他们居然都还会有反应，像女孩子如果这样子打扮，大概就是参加什么特殊场合，一般生活上的女孩子，就是

让人家感觉干干净净、舒服就好了。不晓得为什么一般男孩子在 net meeting 看到我这样的打扮时，竟然会有性冲动，他们会叫我跳艳舞给他们看，或是想看我的胸罩，看我穿什么样的胸罩，什么样的吊带袜，他们会被我很性感的装扮，引发他们男性很原始的性欲，就在我的面前，他们就打手枪给我看，几乎每次上去都会有，而且他们要来找我聊天的时候，我的名字就写第三性妖精，我已经很明白地告诉他们，我是男孩子的身体，但我的装扮是女孩子，但他们还是愿意进来，我就不晓得是不是有很多隐藏在人群里，喜欢这样族群的男孩子，他们没有一个是正常的管道去认识这样的人，就是不能归类男性或女性的人，但是属于中间的，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变性。

即便在真实世界里，因饱受医疗法令及亲情阻力的交相压迫而几近放弃变性手术念头，以致在性别二元体制的夹缝中无法找到一个被认可的性／别定位的第三性妖精，却惊奇地在网路的虚拟世界里，发现了一个属于跨性／别族群及他们的欲求者的情欲交流空间。在这个虚拟空间里，他和他的族群跃然翻转为情欲主流，他的跨性／别的身体不再被贬抑、异化，反而成为被强烈欲求的对象；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变性欲者的身份认同，建构一个可以观看、凝视「那欲求着他的跨性／别身体的男体」的跨性／别欲望主体。此外，上述的故事中也揭露了另一个被边缘化的情色族群的存在，亦即一群喜欢拥有两性性征的跨性／别族群的「两性恋者」，如第三性妖精所言，他们在真实世界里，往往被迫隐身于异性恋或同性恋人群之中；惟有在网路的虚拟空间里，才会借由与跨性／别族群的情欲交流而现身。

目前虽已淡出，但身为创板元老之一的韵贵人，在 Club1069 讨论区的威名依旧显赫，在讨论区里，他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一方面再现了一种拟仿女性主义者的角色，以捍卫在圈内备受污名化的 CC Gay 人权，但另一方面，他使用极为犀利的言辞，批驳那些「沙猪」男同志们，也令部分网友反感。真实世界里的韵贵人说明了网路空间里的韵贵人此一虚拟人物的由来：

韵贵人这个名字就是从怀玉格格那个连戏剧里头出来的，她很坏，她就是很坏，像陷害人啦！夺权啦！她比皇后更坏，她连皇后都想干掉，她还会联合皇后来干掉怀玉格格，还会假怀孕啦！看到皇上来，还会假跌倒、假哭啦！装可怜啦！她就是这样角色，皇上一走，马上变成秀枝阿姨（注 27），所以很多人就会把我这个人的真实性格，跟她这个角色联想在一起。我有时候也会用这个 ID 写得很好笑啊！用这个名字、角色，主要是为了骂那些死白目，我完全不认同（包括戏剧里头）韵贵人这个角色，但我觉得没关系，反正这就是网路，这只是一个名字，但我用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内容、骂人的文章，我都认同啊！我也常用韵贵人的名字，写了一大堆跟同志运动有关的问题，包括同玩节，有些人只会嘴巴说说，坐在电脑前而已，真正有事发生时，他们在哪里？他们只会骂 C Gay，要 C Gay 们通通不要代表同志形象去参加同玩节，说什么 C Gay 出现在电视新闻里，会破坏同志的形象，但是他们有到现场去参加、看过吗？他们有全程参与过吗？记者一定是挑负面的报导，他们没有亲临现场，就没有资格讲这些话！当警察到常德街、到酒

吧恶意临检时，他们又在哪里？他们今天没有资格说 C Gay 怎样，因为他们没有为这个族群尽过一点力量，他们没有资格批评 C 族，起码 C 族的还比他们勇敢！……还有啦！我记得刚上这个板时，是发现这个板其实蛮有趣的，那时候我们的对话都是一些像演戏的对白，清宫剧的，那都是为了配合兰格格（一位讨论区的网友），他很会写那个啊！那我就要配合他啊！我觉得韵贵人的角色，不敢讲说自己很伟大，但是我可以讲说是，应该是讲捍卫正义，捍卫这个族群不平等的事情。

在 Club1069 讨论区里扮演修理恐 C 族女强人角色的韵贵人，在现实生活里，由于年岁渐长，因而在与圈内同志互动时，也经常被迫或自迫扮演起照顾他人的「阿姨角色」。他在访谈中无奈地表示，自己的性格中还是有很柔弱的一面，还是会渴望被阳刚哥哥照顾，「我是渴望被照顾的，虽然我一直都在照顾人家，我不想要当强悍的女子，我已经当太久了，我其实最想当的是一个弱女子，像秀枝阿姨当久了，也会想当个可爱的小女生，等待白马王子的到来！」。于是，当韵贵人淡出 Club1069 讨论区而转战「线上游戏」时，他在角色性格的扮演上，便有了相当大程度的转变。他接着述说一段发生在线上游戏「金庸群侠传」里的「侠女情仇」故事：

那种线上游戏就是仿效金庸小说里面的角色，你可以选择一种角色来扮演，大家会在里面比武啦！练武啦！还有一些马来西亚的华人也会来玩，他们都超爱比武的，像我都喜欢选择侠女的角色，每次都会有男生来救我，大家还可以互相借钱，里面有客栈，可以休息啦、吃东

西啦，你也可以在里面练功，也有鑲局，功力可以一直累积下去。像我每次都会装可怜，然后就会有更多男生来救我，大家玩久了，都嘛很熟了，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女生，我在里面可以很任性，反正你是女生嘛！男生都嘛会让你，如果有人在路上要找你比武，想欺负你，也会有男生出来保护你。

韵贵人始终相信「自己有一种很深的欲望，一种很希望被保护的欲望」，但这样的欲望在真实世界里必需被压抑着，除了因为以圈内的生态而言，他已是年华老去，不宜再装「可爱妹妹」之外，更因为他一直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转型为一位成熟独立的阳刚哥哥，被另一位阳刚哥哥所深爱；而这样的欲望即便在 Club1069 讨论区的虚拟空间里，也不太允许显露出来，因为大多时候他必需以女强人的姿态，捍卫着 CC Gay 的人权；惟独在线上游戏所再现的江湖儿女的虚拟世界里，在那歌颂着英雄救美的侠义情爱故事中，他那股被压抑的欲望方能肆无忌惮地任意宣泄（注 28）。

类似的欲望压抑／宣泄也出现在女政战的真实／虚拟世界的故事里，还记得前一章节里所提及的那个被老师背叛的娘娘腔小男孩吗？自从被母亲强令赤裸下体、以验明阳具是否依在，他变得对爱情充满了罪恶感，对任何人更怀抱着不信任感，除了那个和他一起爱上同校的男生、也一起被处罚的「死女人」——Andy。在惨淡的年少岁月里，与 Andy 的「姐妹情谊」是仅存的美好回忆；然而，他也逐渐领悟到，在主流社会的「男同性恋者就是娘娘腔」的刻板认知下，性别表现上的娘娘腔无疑是一项危险的符码，既容易曝露自己的性倾向，也进而让自己受到「娘娘腔」及「同性恋者」的双重污名，因此，他极尽所能地迫使自己割离那个娘娘腔的自我，而终于成为一

位圈内公认的阳刚男同志，并以为自此彻底挥别那个无助、发抖、不敢哭出声、赤裸着下体的 CC 小男生。

但那个 CC 小男生并未离开，在网路的异质世界里，「他」重新被活化起来，且不断地「召唤」(hail) 着那个阳刚成熟的「他」进入一个虚拟的女／阴性主体。女政战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叙述着他如何在虚拟空间里，被蛊惑着进入一种女／阴性的主体，而当他回到真实世界后，又如何对那个虚拟的女／阴性主体忐忑不安：

小时候那种渴望像电影女主角那样被爱的感觉已经不再了，但上网时，那种欲望会再回来，我是说，我希望能成为男主角那样，但可能现阶段的我还没法完全达到，我对现阶段的我还不是很满意，我希望我的观念、思想可以阴柔一点，但不希望行为、举止上出现阴柔，虽然在网路上，我会感觉到很自在，但有时还是会有罪恶感出现，想说我会为什么会这样？记得有一次我在聊天室，我取名叫周遊，我是故意取的，用她的口吻说我怎么去小针美容啊！用女人的口吻去讲！我讲完之后，有点罪恶感，我觉得很无聊，干嘛浪费时间，然后用那种口吻怎么怎么的，我会去检视我自己，当我关上萤幕时，我就对着电脑萤幕说：「我怎么会这么无聊！」

女政战的上述告白表露了他在横越「虚实阴阳」两界后所衍生的矛盾感。在真实世界里，他必需极力压抑着自我认同中的阴性部分，持续内化一种在男同志社群内被正确化、被正常化的性别规范，以趋向一个完美的阳刚典范，但一如 Butler 所言，「性别规范是绝对无法完全地被内化的」(Butler 1999: 179)，因此，他在真实世界里

所极力建构的阳刚主体，无论如何貌似稳固，其实是脆弱不堪的，因为它必然受到那个被压抑的阴性自我的部分的持续扰乱、翻搅，也不断地被蛊惑着回归那个（自以为）已被遗忘的娘娘腔小男孩。下个章节里，我将进一步探讨我的受访者如何在网路世界里，回想起那个被迫遗忘的童年时的羞辱场景，以拥抱充满羞辱感的娘娘腔自我，进而反生出一种自我解放、自我培力的能动性。

五、拥抱羞辱的娘娘腔 (embracing shameful effeminacies)

运动份子对「酷儿」这个名词的自我挪用结果证明非常多变不稳，主要原因就是〔在夺回「酷儿」为自己所用时〕没有任何肯定的夺回能够成功地把这个名词从它和羞辱的连结、从它和性别认同失调的或是污名的童年的可怕无力感中完全脱离。假如「酷儿」是个政治上有力的名词——事实上它也是——那绝不是因为它可以脱离童年时的羞辱场景，而是因为它把那种羞辱的场景当作一种近乎取之不尽的能量转换来源。

—— Sedgwick 1998: 101

我从网路扮装中，找到一种对身体的自信，以及一种可以对抗歧视的力量。

——第三性妖精

我会想到从前童年的事情，我会希望为这个事情有一个公平性，怎么讲，一个平衡点吧！我希望找到这个平衡点！

——韵贵人

对于拥有娘娘腔童年回忆的生理男性而言，一个可能的共同羞辱场景为：其他同侪随口抛出的一句「死人妖！娘娘腔！不男不女！」，便使自己衍生莫大的羞辱感。接着而来的回应，可能是默然承受，也可能奋力抗拒；但关键在于，自己如何去看待那个挥之不去的羞辱感，以及那个羞辱感又如何影响性／别认同的形塑。

「去污名化」在过去十年的台湾同志运动史中，一直是个重要的抗争议题，其中如何对抗异性恋霸权机制对「男同性恋者就是娘娘腔」的所谓「刻板偏见」，更俨然成为主流同志论述之一（注29）。于是，在男同志社群内，围绕在「C妹」的争议从未间断过，一些焦虑不安的道德净化份子及崇尚阳刚的男性主义者，更以极高的放送频率，提醒圈内的雄性同好，小心「这股颠覆同运的逆流」，或干脆直呼它是「一种泛滥中的恶习」。在他们苦口「公」心、谆谆教诲的论调中，C妹对同志形象的杀伤力，似乎不亚于二次大战时期广岛原子弹对日本国力的摧残。

在这股恐C的焦虑情绪下，一切愤怒与猜忌似乎都要找出一个宣泄口，必需指出一群具体的代罪羔羊，方可罢休。于是，就像1950年代的反共急先锋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挑起了美国民众的恐共意识形态，以对政治异议份子及同性恋者大加迫害（何春蕤1998: 262），台湾的男同志社群也建构了一个「恐C神话」。曾经有位男同志在Club1069讨论区登录了一篇文章，以描述他在真实世界亲见网友的经过，他先是极力形容这位网友在外形及言行上，如何符合他的阳刚标准，但最后却强调，这一切终究在他的「法眼」下现出原形，其关键在于，这个他所认定的「假阳刚」的Gay，竟悍然地拒绝他的追求，而在他的认知之下，一个真正的「哥」是不会这么傲的，只有「死妹子」才会这么跩。类似的复仇情节也常见于各大男同志交友网站，一个人的照片被不断地复制着，下面衔接的一串不堪入目的辱骂用语均是

指向一个「阴性」的客体，而支撑这样论述的逻辑，其实很可笑（但也很粗暴）——「因为他是我心中的烂货，所以他一定是个母的、很女的、娘娘腔的、妖里妖气的、欠人干的」。

类似的逻辑也曾以一个斗大的标题——「敬请各位同志及“C族”一同深切反省」再现于 Club1069 讨论区上，这是一位网友转载了一篇「要所有弱势族群自我检视自身的言行是否违逆主流社会期许」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认知下，「C族」（包括娘娘腔的男同性恋者在内）俨然已从「同志」（同性恋者）这个范畴里遭到放逐，而另成一个更应该不断地被反省、检讨、监督的「卑贱族群」。

然而，C族果真能完全被驱离而与同志社群永无瓜葛吗？Diana Fuss 在‘Inside/Out’一文中提到，「同性恋之于异性恋，更像是阴柔之于阳刚，乃被运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内在排斥」（Fuss 1991: 3）。换言之，异性恋男性虽一方面仇视、拒斥男同性恋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时无刻地不在索求着同性恋男人的「异常性」，以操演着他们那「自以为义」的「正常性」，因此，「娘娘腔」被建构为一种可以用来识破男同性恋者的符码，并以此作为既囚禁又放逐男同性恋者的罪名之一；同样地，极力去除娘娘腔污名的男同性恋者虽贬抑、排挤 CC Gay，却又吊诡地强求着 CC Gay 的「阴柔特质」，以凸显他们那欲借以「正常化」却又频频遭到主流社会所质疑、否定的「阳刚特质」。但反讽的是，只要主流社会不断地祭出、操弄「男同性恋者就是娘娘腔」此一符咒，他们便只能歇斯底里般内化着一种始终无法达致的完美阳刚的性别规范，并无止无息地幻想着一群永远比自己还阴柔的「卑贱的他者」，于是，这个欲被除之而后快的 C 族，与那个在男同志社群内不断地被「洁净化」（注 30）、「偶像化」的阳刚族群，依旧宿命地形成一种紧密纠缠的关系，C 族成为他们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

如果娘娘腔所呈现的是一种羞辱的形式，那么一如 Sedgwick 所

言，它并非「群体或个人认同中可以被切除的『有毒的』部份，而是在认同本身被形塑的过程中就统括在内而且残存下来的。这些形式可以随时被用来质变 (metamorphosis)、重构 (reframing)、重塑 (refiguration)、转化 (transfiguration)、在情感和象征上的载入和变形 (deformation)；但是却不适于用来进行净化和去本体化的封闭 (deontological closure)」(Sedgwick 1998: 105)。因此，对于那些拥有娘娘腔童年史的男同志而言，娘娘腔的羞辱形式可以说是一个永久性、结构性的认同事实，它内蕴着强而有力的自我建设及产生社会质变的可能性。

由于从小便不断承受着外界加诸其上的羞辱与歧视，第三性妖精一直对他所认为的「不完美的变性欲者身体」产生极大的自卑感，甚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时常被迫以一种「男装形式」包裹着他那所谓「不完美的变性欲者身体」，一直到了他成为「网路扮装皇后」后，才终于寻获对身体的自信。他说：

去年6月20日开始吧！从这样的扮装打扮中，我找到一个女人的自信，就是我以前还未这样扮装前，所一直缺乏的一种对身体的自信，当我穿上性感的女装之后，我觉得男人看我的眼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我的自信就出来了。有一个义大利男人在 net meeting 看到我时，就举起他的大拇指说我非常的 beauty，他还要跟我要电话，说他11月要到台湾来。基本上，对于我的穿扮，一些台湾人就觉得我真像酒店小姐，曾经有一个人在网路上骂我死变态、XXX，他知道我是第三性，所以故意进来骂我，我心里想：「你要骂，就让你骂个够吧！」，然后就把它关掉了！我那时是扮装的打扮，只要是在 net meeting，我都是这样的打扮，我觉得他的歧视是他家的事，跟我

没有任何关系。以前我还没扮装时，在 Club1069 讨论区的时候，如果碰到这样的人，或许我会很难过、很懦弱，但我一旦扮装之后，我会觉得我更有力量去抵抗这样的羞辱，因为我打扮起来，就是这么美！而且是很多人都觉得我就是这么美！自从我上 net meeting 女装打扮之后，我完全就是一位成熟、妩媚、有韵味、有自信的女人。

原本在真实世界里缺乏自信、备受歧视的第三性妖精，从网路扮装中，不仅找到了一种对身体的自信，更衍生出一种可以对抗歧视的力量，甚至他也发现到，这样的一种自信跟力量正逐渐影响着真实世界里的自我：

在网路上扮装久了，我就越来越有自信，也越来越不怕别人的一些批评的眼神，我现在已经决定要把头发留起来，让自己平常的时候也能看起来美美的，甚至平常生活上我也要女装打扮，以前我只敢在网路或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时，我才敢这样打扮，但现在我发现我有一种冲动跟自信！我想要让自己一直都是这样女装的打扮，我要做我自己！

如前一章节中所述，娃娃熊从一位男变女变性欲者到目前改走 CC Gay 熊族路线背后所驱使的因素，其实是反映出男同志社群内的恐 C 意识及圈外异性恋霸权体制的一连串交相排挤与践踏的残酷现实，因为一位外型阳刚壮硕、体毛浓密、却又极度 CC、且身着中性、女性服饰的男变女变性欲者，在性别二元体制下，不仅无以见

容于异性恋主流社会；于男同志社群中，更是被视为「异端」而欲除之而后快。但反讽的是，改走熊族路线后的他，却在 net meeting 的虚拟性爱过程中，让那群恐 C 的熊族爱好者不得不因着过度迷恋他所再现的「unshaved」（未刮体毛的）阳刚身躯，而连带包裹地收受他的内心世界里的「极度 C」。另一方面，拜科技之赐，只需将 camera 稍加调整，以模糊其再现于对方萤幕上的影像，再佯称仪器故障，并辅以她那比女人还女人的性感声音，及造假的三围、身高、体重的标示，便可使那群强调「Gay 勿扰」的异性恋男人，在这位「极 C Gay」面前争相献「宝」。娃娃熊描述了他如何在网路世界里，颠覆了异性恋男性的情色主控权的那段香艳、刺激但又很搞笑的过程：

我跟你说，有一次有一个异性恋哥哥，看起来蛮跩的，一付大男人的样子，就是等着女人去服侍他的那种，还写说 Gay 勿扰，叫 Gay 不要装女人去骚扰他，但很好笑的是，等到他自己来找我之后，妹妹我就用我那柔情似水、又很性感、很嗲的声音，搞得他神魂颠倒，他后来变得多乖、多顺从啊！我叫他干嘛他就干嘛，我说：「喔！人家不行了！快干我吧！用力一点！嗯！」，然后，你知道吗？他本来是坐着在打手枪，听我这样一说，他整个人就半蹲着，假装在干我，我再跟他说：「喔！喔！抬高一点！再抬高一点！用力一点！嗯！嗯！」，然后，他真的就愈抬愈高，看得我都快笑出来了。后来那个人一直弄好久喔！都不出来！我觉得厌烦，想走了，就骗他说：「喔！喔！人家不行了，人家出来了！流好多喔！好湿喔！你看！都滴到你的毛上面了！」，然后，你知道吗？他真的马上低下头去看他的阴

毛耶！嘴巴还一直说：「喔！真的吗？真的吗？」，然后，我就跟他说：「人家湿透了，我到浴室拿面纸，你等我喔！」，我就关上萤幕做其他事情去了！然后，你知道吗？过了两三天之后，因为我前几天都很忙，所以没时间上网，你知道吗？他竟然又跑来，还不太高兴地问我，为什么那天没有再回来？还问我说这几天为什么都没有上来？说他这几天一直在网上挂着，等我出现，我心想着：「我干嘛要跟你报告我的行踪啊！」，然后，他就一付很跩的样子，还说有多少女人想跟他玩，他都不愿意呢！我心想着：「反正你的屌我都看过了，我才没兴趣跟你耗呢！要玩我也要找别人玩！」，然后，我就把他的萤幕关掉，妹妹我才不鸟他呢！

娃娃熊在网路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信与力量，乃源自于他在一连串的被压迫与反压迫的过程中，所萌生出来的深刻领悟，亦即每个自我其实是残缺不全的，都是在寻求一种无法明述的欲望满足；性／别主体及认同往往都是在不断与他人的互动指涉中，暂时性地且极不稳固地被建构出来，因而其中存在着一种应该被尊重的差异性，也正因为他体会到这样的一种差异性的存在，所以他渐渐地不再对自己的性／别特质感到罪恶感，也积极地学着如何去尊重每个人不同的生命特质。如他所言：

有一些哥嫌我太C了，但有些哥却说我不够C，还有一些哥本来说我C，后来又觉得我不够C，我以前常会说，那妹妹我到底够不够C呢？但现在我相信，其实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蛮复杂的，一些想法也都不断在改变，连

我自己也一样啊！但我是觉得，自己应该是蛮C的，就算有人觉得那样是变态的、不正常的，我也不会很在意了！妹妹我是想说，既然它是我的一部份，那我就接受它吧！……很多东西都不会只有一种标准模式，人也是啊！就像男人跟女人啊！Gay跟Straight啊！都不会只有一种类型！Transsexual也一样啊！也可以有像妹妹我这样，很熊的Transsexual啊！我以前也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什么样的人就应该要怎么样，如果跟一般标准不一样的，我也会去批评人家，可是自从在网路上看到那么多不一样的人，很多都是不敢在真实世界里把他们自己的欲望跟想法跟别人讲的，像是喜欢玩SM的！要妹妹我跟他一起穿女装做爱的哥！还有问我可不可以在他身上小便的！……妹妹我是觉得，怎么说，我从网路上学到一种差异性，它也会影响到真实世界的一些想法，也就是越来越懂得去尊重各种差异性吧！

如果说真实世界里的种种歧视与压迫，使得一群拥有娘娘腔童年回忆的男同志们，在相当的程度上无法再现他们那复杂变动的自我当中的无法割离的CC部分，那么，在颠复了虚与实、男与女、同与异、自然与文化的网路虚拟世界里，他们则得以连结到那个被压抑着、充满羞辱感的娘娘腔童年回忆。真实世界里的「阳刚的女政战」作了如下的「阴柔的告白」：

电脑是我除了酒吧、三温暖之外，一个可以跟这个圈子接触的管道，当我用女政战或比较阴性的名字时，会有一种让我回到国中时代的感觉，有些回忆会浮现出来，

就是那些不允许在真实生活世界出现的想法、行为，好像又可以显现出来了！我会觉得有种释放的感觉，不用那么「一丁」，很轻松、自在，没人知道我啊！我就可以利用那个名字，尽量来挥洒我的一些想法！

类似的感受也浮现在韵贵人的网路扮装经验中。娘娘腔的童年回忆，对他而言，一直是不堪回首的！访谈一开始时，他极力避谈有关童年时期的种种，而仅以「我忘了」、「这好像没什么好说的」加以回应，一直到了访谈快结束前，当我们谈到他如何在 Club1069 讨论区捍卫 CC Gay 人权时，他才透露前章节所提到的，曾经被欺负到愤而持刀追杀一个长得很像 T 的女孩子的伤感往事，同时也为他以韵贵人这个虚拟人物所从事的种种网路平权运动，做了如下的感言：

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捍卫我自己，但是我会想到从前童年的事情，我会希望为这个事情有一个公平性，怎么讲，一个平衡点吧！我希望找到这个平衡点！所以在网路上，玩女性的角色扮演时，我觉得我可以找到这个平衡点！

Sherry Turkle 在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一书中，以一种心理学的角度指出，「即使网路空间并非总是有助于心理成长，但它确实具有一种高度的召唤能力，且相当有利于心理动力的治疗过程。」(Turkle 1995: 208)。然而，我认为，网路酷儿们在线上世界里的自我心理治疗及自我培力壮大的过程，实具有一种更为深邃的意涵，换言之，当他们在虚拟空间被一种充满羞辱感的娘娘腔童年回忆所召唤时，此一召唤实紧扣着一种相当诡异的「背离正常性」、「违逆主流化」的「酷儿力量」(queer power)。

在真实世界里，四位访谈对象，不论是具备变性欲者身份的第三性妖精和娃娃熊或是拥有男同性恋者认同的女政战和韵贵人均坦承，他们都曾经有过或一直到现在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抱持一种迈向性／别正常化的想像，例如，在第三性妖精和娃娃熊的一种认知里，似乎只要完成变性手术，便能使自己成为一位正常的异性恋女性，而在变性之前，自己仍具备生理男性的身份，所以还是得向一些社会的性／别规范妥协；另一方面，女政战及韵贵人则不断地努力内化一种社群内的阳刚规范，以期许自己成为一位性别表现正常的男同性恋者，并相信，只要同志们表现出一种符合主流社会所期许的正常性，同志族群便能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因此，对于真实世界里的四位而言，童年时期的那种被讥为「不男不女」、「心理变态」的羞辱感，正是迈向性／别正常化的他们所企图摆脱的。

但吊诡的是，这种企图摆脱的娘娘腔童年回忆，却总是如幽灵般地在内心世界里缠绕不已，特别是在进入网路世界后，自己总是被一种无法言喻的、与所谓「正常性」、「主流化」背道而驰的力道，不断地蛊惑着回归那个遭到咒骂的、充满羞辱感的娘娘腔童年回忆，于是，他们欣然地操演着一种「不正常的」、「不符合主流品味的」、「令人不耻的」的虚拟角色，如第三性妖精被批评为「酒店小姐」、娃娃熊的「淫荡小辣妹」、女政战拟仿又老又丑的「周游阿姑」及韵贵人那又毒、又狠、又惹人厌的「秀枝阿姨」角色性格等，并从这类「酷儿操演」(queer performativity) 中，反生出一种得以自我解放、自我壮大的力量，甚而这样的一种力量更逐渐地影响着线下世界的自我，换言之，这也正是 Sedgwick 所深信的，「假如『酷儿』是个在政治上有力的名词——事实上它也是——那绝不是因为它可以脱离童年时的羞辱场景，而是因为它把那种羞辱的场景当作一种近乎取之不尽的能量转换来源。」(Sedgwick 1998: 101)。

总之，当娘娘腔被以一种污名的形式投掷到一群生理男孩身上时，它似已再现为一段漫长巴比伦放逐的起点。这群男孩不准回头望，仿佛只要看一眼那个羞辱的源头，自己就将幻化为盐柱一般，但吊诡的是，那个起点却未曾安份地定立于那个自以为已被抛离的遥远的他方；它始终如幽灵魑魅一般缠绕在前头，阻绝了迈向那个性／别正常化的乌托邦式的终点，并且不断地蛊惑着、召唤着回归那个充满羞辱感的性／别错乱的起点。

因此，在起点与终点之间，网路酷儿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如同韵贵人所想像的「平衡点」，一个被寄望着能够悄悄地重返童年时的羞辱场景的平衡点，甚至是一个让如今已成熟壮大的自我得以幻想拭去那个躲藏在内心底层的孤立无援的娘娘腔小男孩的冰冷泪水的平衡点；然而，那却也是一个在真实世界里无法完全企及而令人充满悔恨的平衡点，于是，在网路的世界里，酷儿们借由一场场虚拟的扮装表演，哀悼着那被迫割裂的 CC 自我，进而得以拥抱那充满羞辱感的娘娘腔童年回忆，并反生出一种解放、抗争的能动性。

六、结论

如果我们能够认清自己始终是被象征体系、被语言所改变的话，我们就能让我们的眼睛一直睁开着。

—— Kristeva 1982: 88

关于我自己童年的种种，我似乎也一直有许多话要说，但却始终欲言又止，是我害怕看到什么吗？2002年11月上旬，当我正因原先就读的 Birmingham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ology 被校方强令关闭、两位指导教授被迫离开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时，University of London,

Goldsmiths College 社会系教授 Victor Seidler 适时对我伸出援手，而提供我一些研究上的宝贵意见。在他读完我所整理的部分田野访谈内容后，他的第一句评语便是：「我觉得你跟你的访谈对象之间，似乎刻意地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距离」，他的这句话完全击中了我在研究上的缺失及性格上的弱点。一位受访者也曾对我提出类似的质疑，「好了！我都说很多了！现在换我也想问问你，你是 Gay 吗？我觉得你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而且通常会想研究 Gay 的，都嘛是一群异性恋」。

上述的质疑除了曝显了我自身周旋于「相对优势的学术研究者」及「相对弱势的性／别异议者」双重身份间的尴尬处境外，更指出了我仍残存着对于自己那充满羞辱感的娘娘腔童年史的持续抗拒感，以及对于自己那繁复变动的性／别主体所衍生的焦虑感。如同韵贵人一般，我始终抗拒着回想自己的童年史，但有两幕关于童年的场景迄今却仍不断出现在我所谓的「恶梦」里。其中一幕是关于一个长期遭到勒索的娘娘腔小男孩被推倒在地后，仓皇起身，继而慌张地逃向操场的另一端，在梦里，我可以看到那张因着极度惊恐而呈现惨白的脸孔；另一幕则是关于另一个娘娘腔小男孩的眼神，他的眼神混杂着慌张、无助与仇恨，因为一群欺负他的小男生向新来的老师检举他的娘娘腔行为，于是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前警告他，如果他再不改掉这个「恶习」的话，就要通知他的家长。前一幕的娘娘腔小男孩就是童年的我；但我后来却成为第二幕场景中，向老师检举的小男生之一，于是，那对充满恨意的眼神便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梦魇。

那个当年在操场上仓皇奔逃的我发誓再也不让自己成为受欺负的对象，于是，我努力掩饰自己性格及行为上的娘娘腔，就如同女政战一般，竭尽所能地让自己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的男孩子」，甚而我也学会了如何借由欺负比自己更阴柔的小男生，以证明自己已

经不再是娘娘腔了。反讽的是，当我刚进入男同志圈时，基于我那取自于异性恋主流社会「男同性恋者就应该是娘娘腔」的刻板认知，我便如同脱缰野马般地尽情操演着那自童年起即被压抑的娘娘腔自我，直到我认清了 CC Gay 非但不是圈内主流、反而是多数男同志眼中欲除之而后快的「异端」后，我又努力学着成为一位阳刚的男同志。

1999 年的秋天，刚抵达英国时，我开始接触同志网路世界，首先参与讨论的，并非男同志网站；而是一个女同志网站，我在该网站的讨论区内拟仿了一个「性格豪迈」的「婆」的角色，取名为「艳婆」，我记得当时还参与了一场围剿一名前来闹场的男异性恋者的抗争行动。大约两个月后，我转战 Club1069 男同志网站，当时讨论区正弥漫着一股「恐 C」的氛围，CC Gay 成为一个最常被检讨的、被抨击的另类族群，于是，我将「艳婆」转换为「C 婆」、「C 蒙婆娃」，虚拟一个很「恰」的 CC Gay 角色，与一群同样使用女／阴性 ID 的网友们，共同并肩作战，反击了一些「恐 C」的论述，也因此认识了包括第三性妖精、女政战、韵贵人等在内的一群受访者。

即使借由「C 婆」、「C 蒙婆娃」的虚拟角色，我发表了许多迄今回想起来相当荒谬不已的言论，但我的 CC Gay 认同也因而再度被强化了；不过，它却也与自我认同中的阳刚一面，形成一种矛盾抗争的状态。甚至有一天在 Birmingham 的一家同志 Cafe 里，我竟一时着迷于一位英国的「Butch Lesbian」(T 拉子)，而对她们产生一种既认同又欲求的想像，于是，我终于意识到，自己那看似稳固的性／别主体，其实是处在一种分裂不堪、变动不已的状态。

如果我的性／别认同始终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依存关系中，由各种歧异的欲望身份，不断竞逐后所暂时地、勉强地拼凑出来的整体假象，那么，我敢不敢让自己睁开双眼看着这个已然分裂、持续变动的性／别主体呢？

这篇论文除了叙述着一群网路酷儿们如何借由在线上世界的跨性／别操演，以探索自身的性／别认同外，它更是一段我个人学习如何睁开双眼看着自己那分裂、变动的性／别主体的过程，以使自己体认到，「我就是卑贱的 (abject)，一个终将死去的言说主体，本身不完整且依存着大对体」(Kristeva 1982: 88)，如果我敢让自己睁开双眼看着，那么我将不只看到自己身为那卑贱的「弃却物」本身，我也将看到他人如何将自身的焦虑、不安，投射到我身上。我的污秽当真能成就他们的圣洁吗？如果我所再现的正是他们内心的恐惧，如果我就是那个卑贱的弃却物，那么，他们何不也勇敢地睁开双眼看着自己？

注释

1. 「CC」即英文「sissy」的简称，意指「娘娘腔」。在台湾男同志社群内，「CC Gay」或「C Gay」常被用来指称一群具备阴柔特质的男同志，类似的用语还有「C妹」、「C族」、「Gay妹」、「G妹」、「妹子」、「姐妹」、「娘们」等。
2. 「男同志」一辞究竟专指「男同性恋者」，或亦可扩大涵括其他的「性异议者」(sexual dissidents)，在台湾男同志社群内，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自1980年代末期起，香港华人同性恋社群首先启用「同志」一辞，以做为身份认同的称谓。1992年12月，金马奖国际影展筹划一个专门播映二十多部 queer films 的单元，于是，香港影像与剧场工作者林奕华便将「queer」一辞翻译为「同志」，而名之为「同志影展」单元。自1990年代中期后，同志一辞在台湾主流媒体论述中，更已取代了之前甚具病理化色彩的「同性恋」一辞(纪大伟 1997: 37)。另一方面，当同志一辞俨然为一净化后的主流辞汇时，一些来自性／别阶级底层的骚扰、翻搅力量即层出不穷，因此，诸如「双性恋同志」、「第三性同志」、「SM同志」等另类的辞汇组合，更相继成为某些道德净化份子眼中妨碍同志平权列车前行的违法加挂车厢。第三性(或跨性／别)族群究竟可否被视为同志呢？号称全球第一本华文同志杂志《热爱杂志 G&L》在第七期的一篇介

绍「第三性公关」的专文中，便以斗大的标题宣称：〈他们不是同志，却是我们的同志〉（邓志杰 1997: 40）。这吊诡地说明着，即便在一群进步开明的同志运动者中，仍然对第三性（跨性／别）族群存有一种「欲拒还迎」的矛盾复杂心态，以及跨性／别族群本身因着同性恋者的排拒而产生的分离出走的意识。在这篇论文中，我倾向「酷异」(queering) 同志一辞，亦即，它除了可以用以指涉同性恋者外，更可以为各类形形色色的跨性／别族群及其他的性异议者所挪用，以做为一种性／别拟扮、酷儿操演的另类资源。

3. 在这篇论文的某些段落中，我使用了「跨性／别者」一辞，而非「跨性别者」，其原因在于，四位受访者在不同的程度上均感受到，「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 与「情欲认同」(sexual identity) 这两个自我身份的面向并非互为独立分离的，而往往是相互紧密地纠缠着。以其中一位摆荡于男变女变性欲者及阴柔男同性恋者两种身份认同的受访者——「零」气逼人娃娃熊为例，当他认同自己是位男变女变性欲者时，便觉得自己是位异性恋女性；但当他转而倾向认同自己是位阴柔的男性时，他又会觉得自己是应该是个男同性恋者，换言之，随着性别认同的转换，情欲认同也往往随之变动。更吊诡的是，当跨性／别者的欲求对象的性别表现与认同也呈现模糊暧昧时，自身的性／别认同便更趋繁复，例如，一开始原以为性爱对象是位很阳刚的男性，但性爱过程中才猛然惊觉到对方比自己还阴柔，因而当下便可能形成一种自己仿佛是位「女同志」的矛盾心态，另一方面，在与网友进行视讯性爱的互动过程中，对方对于自己的性别表现的评价，从「完全跟生理女性一样」、「很阴柔」、「有点中性」、「不够阴柔」到「其实蛮 man 的」等，这些不同程度的评价，也都会影响情欲认同的形塑。因此，就本文所要探讨的某些现象而言，我认为，以使用「跨性／别者」一辞会较为贴切。
4. 此处我挪用了「操演」(performativity) 一辞，乃为了强调，这类的网路跨性／别现象并非一种当事者可全然地随心所欲的自主性演出，它其实还涉及了社会文化的 (socio-cultural) 及心理的 (psychic) 层面的形塑因素。
5. 关于论文中又来指涉四位受访者的第三人称主词，在与四位商谈后，决定一律使用「他」、「他们」。原因在于，即便是具备变性欲身份认同的第三性妖精与「零」气逼人娃娃熊也不认为他们此刻已完全具备女性的身份，而适用于「她」字；但四位却都认为，「他」字比「她」字更具备「中性」的意涵，而较为贴切于他们当前的性别特质。
6. 变性／欲者的身份认同的形塑及主体的打造是相当繁复且持续进行中的，因

此，以现存的一些充斥着异性恋性别二元意识型态的辞汇语法而言，实难以贴切地对其进行阐述，但在这篇论文里，我仍然权宜地以「变性欲者」来形容「欲进行变性手术但尚未进行」、「欲进行变性手术但碍于主客观因素而未能进行」、「只愿或只能进行部分生理性征的转换」、「拒绝进行任何生理性征上的转换但仍自我认同为变性欲者」的一群跨性／别者；并以「变性者」指涉「已完成医学认知上的变性手术」的跨性／别者。另外，「变性／欲者」一辞则是用来统称上述「变性欲者」及「变性者」。

7. 根据我个人的田野调查访谈经验，部份的男同志鉴于过去学术界多起侵犯同志尊严、隐私的案件，如发生于1995年3月25日的同志首度走上街头以抗议当时的台大公卫所副教授涂醒哲在其研究报告中丑化同志形象（王雅各1999: 65-86），而对于一些学术性研究的访谈邀约，仍心存芥蒂，甚至有一位受访者即便得知我的男同志身份后，仍然会在言语间刺探我「是否为异性恋假冒的？」，因此，在对一些较为谨慎的或有所顾忌的受访者进行首次访谈时，我通常都是采取笔记的方式，记录整个访谈内容（因过去的职业关系，我具备了基本的速记能力），以降低受访者的疑虑（因为录音内容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并进而取得对方的信任感，也因此，在进行第二次访谈时，这些受访者几乎都同意改以录音方式进行。此外，在挑选访谈地点方面，我基于尊重受访者的隐私及意愿此一前提，每由受访者决定一个最适宜的场所，但若受访者对于访谈地点没有意见并希望我代为决定时，我则主动建议诸如台北市公馆晶晶咖啡厅、台北市敦化南路诚品地下一楼咖啡厅及二二八公园附近的一些咖啡厅、餐厅等这类属于同志的或对同志友好的（gay-friendly）的场所，并尽量挑选一些位于角落的安静位置。至于一些居住在大台北地区以外的受访者，由于我对于当地的地理交通及风俗民情较为陌生，所以几乎都是由受访者决定、安排访谈地点。少数受访者基于交通上的考量，会主动建议一些位于他们住家或公司附近的一般公共场所，在此情况下，也相对地较易受到一些潜在的不友善氛围的干扰，例如，曾有一次访谈进行中，隔壁桌的一对高中女学生便明显地在窃听我们的对话内容，并表现出一付猎奇的暧昧表情，而使得这位受访者开始出现不安的情绪，于是，我立刻建议中止访谈，另择时间、地点再继续；但也有一些已出柜的受访者并不介意这类的不友善氛围，反而偏好在一些非同志的场所接受访谈，以享受一种在异性恋主流空间里公开叙述同志情欲故事的「敢曝」（camp）欢娱。
8. 「熊族」一辞在男同志社群内，简而言之，乃意指「身材壮硕（多毛）」的一群男

同志，甚至部分拥有强烈熊族认同意识的男同志，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判定标准，例如肌肉中的脂肪比例等，以排拒一些肥胖而非壮硕的所谓「猪族」；经常与熊族相对并列的是「猴族」，后者意指身材精瘦的男同志。就像过去许多人存在着「哥哥配妹妹」的刻板认知一样，「熊族一定欲求着猴族」或「猴族一定欲求着熊族」的神话也曾流传过一段时日，但这类的组合神话近来已遭到质疑、解构。此外，熊猴绝对二分的效力也不断遭受到一些无法被或拒绝被二元区分的所谓「合成兽」——既非（是）熊也非（是）猴——的挑战。

9. 「恐C」即「恐惧CC」的简称，或称「娘娘腔恐惧症」(effeminophobia)，意指恐惧或厌恶娘娘腔此一性别表现特质及拥有这项特质的生理男性。
10. Sedgwick 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提到，「许多来自不同理论及政治立场的研究都一致指出，无论一位成年男同性恋者目前自我察觉到或被社会认定的阳刚特质达到何种程度（从极度娘娘腔到极度阳刚），他都很有可能拥有一个自我意识的娘娘腔、女性化或不够阳刚的童年史。」(Sedgwick 1994: 157-158)。Sedgwick 更进一步在注释中列举这类的研究著作，包括 Richard C. Friedman 的 *Male Homosexuality*、Richard Green 的 *The 'Sissy Boy Syndro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mosexuality* 及 A.P. Bell、M.S. Weinberg 与 S.K. Hammersmith 所合着的 *Sexual Preference: Its Development in Men and Women* 等，她尤其推崇 A.P. Bell 等人的研究结论？「在研究的各项变数中，童年时期的性别失调与成年期的同性恋之间有着最大的关连」，她认为，这项研究是从同志立场出发的，所以也是上述研究中可信度最高的(158)。
11. 娘娘腔或 CC 在台湾男同志社群内，不仅被视为一种恶习，甚至更被当成一种如同感冒一般的「传染病」，可以借由日常生活中的接触而互相感染。而这样的想法不仅存在于一些阳刚的或自认不C的Gay当中，就连一些CC Gay 也在若干程度上内化这类的论述，例如韵贵人在访谈时，就不经意地透露了这类的想法，「C是会传染的，像感冒病毒一样，因为姐妹混久了，难免会有一些小动作」。
12. Kaja Silverman 在 *Male Subjectivity at the Margins* 一书中，借由所谓「李奥纳多模式」(the Leonardo model) 来分析男同志的性/别认同的形塑时强调，「除非透过与阳具的这层关系，否则他既无法爱恋、也无法认同他的母亲」(Silverman 1992:373)；而在论到男同志的阳具与男同性恋者的阳具之间的差异时，她则宣称，男同志的阳具「未被父之名赋予威权」(it remains unauthorized by the-Name-of-the-Father)(373)。有关 Silverman 这方面的论述，黄宗慧在〈可疑/酷异的

伊底帕斯？——试解／结精神分析与同志论述之纠葛〉一文中，做了相当精辟的分析与批评（黄宗慧 2000）。总之，我要强调的是，男同志的阳具是否被「父之名」赋予威权，必需被置放在其本身与其所依存的他者的关系脉络下来看待，换言之，一个阳刚的男同性恋者的阳具与男异性恋者的阳具相较之下，或许未被父之名赋予威权；然而，若其被置放在与娘娘腔的男同性恋者或男变女的变性／欲者的阳具关系脉络下来看，显然地，他的阳具在若干程度上已被赋予威权了。

13. 在我的一些受访者中，有几位呈现阳刚特质的男同志便坚称，就他们的记忆所及，从未自我意识到或被他人指认出，他们在言行、思维上呈现娘娘腔的特质。当然，在娘娘腔污名的压力下，这类告白的可信度或许会遭到质疑，然于此处，我所要强调的是，任何一种概括式的本质化论述，以用来断定凡男同志必定是阴柔的或是阳刚的，都是十分危险的、粗暴的。
14. 关于台湾男同志社群内的伴侣组合演变史，从早期流行的「哥哥配妹妹」等「阴阳组合」，到时下最被推崇的「哥哥配哥哥」或「哥哥配弟弟」等「阳刚组合」，其实也间接说明了男同志的欲望形式不断地在酷异化中，但我认为，不论是对于主流社会或男同志社群本身，最具颠覆性的，莫过于正在兴起中的「CC Gay 欲求 CC Gay」的欲望模式。目前还不太能接受这类欲望模式的娃娃熊，叙述了一段在网路上被一位 CC Gay 诚挚追求的难忘经历：

昨天我在同志聊天室，遇到了终生所难以忘怀的事，我们一开始还OK，我们是在熊猴族的聊天室认识的，他一开始说自己是猴哥，可以当一（号），但聊到最后，我告诉他，我明天要去台北，我要下线了，我要早点睡了，他突然打出了一句让我非常一生难忘的事，他问我：「你可不可以接受一个讲话很C的人？」，其实他的文字表现还好，不会很C，他说他平常讲话就会C，我跟他说：「我讲话也很C啊！而且我床上也很C！」，他说没关系！他还问我能不能接受C的，我说：「两个C的可以当成couple吗？」，他就回答说，「如果连你自己是C的，你都不能接受C的，那如何让别人来接受你自己呢？连你自己都会排斥C的，那些不C的，岂不是更排斥你了！」，我接着就反问他，「两个C的也可以当lover吗？」，他回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后来我就跟他说：「那我就晓得该怎么说了！」，然后，他自己也蛮有礼貌的就回答说：「好吧！那我不

打扰你了！加油！」。

有趣的是，娃娃熊的这位网路追求者除了批判也已被部分 CC Gay 所内化的「恐 C 症」现象外，他还进一步挑战了诸如 CC Gay 只会欲求着阳刚的 Gay 及 CC Gay 只能扮演「被插入者」（零号）角色等刻板单一的欲望模式。

15. 「妈」字辈是台湾男同志社群内对一群年长资深的 CC Gay 的一种尊称、昵称。早期时，男同志酒吧的经营者也常被在其姓氏下冠上「妈」字，如已故的前柴可夫斯基酒吧经营者「赵妈」即是。此外，妈字辈也不再限于尊称资深的 CC Gay；对于一些年长资深的男变女变性／欲者也以妈字辈尊称之，例如男变女变性／欲者人权工作者「刘妈」即是。
16. 例如，撰写《彩虹阴阳蝶》一书的男变女变性欲者慧慈的情欲对象便是生理女性而非生理男性，因而在情欲认同上将自我界定为女同志。此外，我的一位男扮女跨性／别受访者 Terry 也向我透露，其在日本居住时曾与一位日籍女同志作家发展一段亲密关系。
17. 「T」即是英文「Tomboy」的简称，正式的英文学名为「Butch」，意指「冷峻阳刚强壮的雄性化女同志」（洪凌 1997: 52）。
18. 例如，本身即是男变女变性者、跨性／别人权运动者、学者及女性主义者的 Carol Riddell 在「Divided Sisterhood: A Critical Review of Janice Raymond's The Transsexual Empire」一文中，即毫不讳言地表达出她在阅读此书时所感到的极端愤怒与痛苦，她强调，Raymond 的观点及其所发挥的影响作用，尤其让如同她一般献身于女性主义运动的男变女变性／欲者的处境更加艰难（Riddell 1996）。
19. 在英国的社会，不乏一些中老年跨性／别者寻求变性手术的例子，例如，《太阳报》（The Sun）于 2002 年 6 月 17 日的一篇报导中指出，一位定居 Birmingham、四十七岁、祖父级的屋顶工人，同时也是一位业余的足球队员，更是众人眼中的阳刚男子汉，在通过身心状况评估后，顺利完成变性手术，并将名字由原先的 Tony 改为 Helen（Scott 2002）。
20. 虽然英国的变性欲者在通过评估、诊断后，可申请 NHS funding 的变性手术费用给付，但过去也曾偶传一些因为地方政府官员从中作梗，而迫使部分变性欲者改以自费方式进行手术的例子（Whittle 2002: 113-4）。
21.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此处所述及的阳刚拟仿角力，究竟是复制了或是挑战了父权结构呢？此外，一个拟仿了女性特质的 CC Gay，当他反过来拟仿异男或同男的阳刚特质时，也就是当他「扮女再扮男」或「扮女又扮男」时（挪用

张小虹的扮女扮男之各种可能差异的解说)(张小虹 1996: 190), 这样的性别拟仿又对主流社会及男同志社群产生何种颠覆效用呢?

22. 就像台湾的跨性/别族群将自己命名为「**第三性**」; 日本的跨性/别族群则自称为「**new half**」。根据第三性妖精的说法, 日本的 **new half** 族群相当地活跃, 其现身的场域并不限于「**情色界**」; 甚至还包括了主流的「**艺能界**」(演艺界)在内。
23. 「**T 拉子**」意指「**冷峻阳刚强壮的雄性化女同志**」(洪凌 1997: 52)。「**拉子**」一辞最早出现在知名女同志作家邱妙津的《鳄鱼手记》一书, 而后逐渐盛行于台湾女同志社群, 以作为女同志的代称。
24. 2003年2月21日, 就在我与第三性妖精进行第三次访谈时, 他向我透露, 在过去六个月里, 他都一直以服用避孕药(内含女性荷尔蒙的成份)的方式, 试图让自己拥有一对丰满坚挺的乳房, 但除了肌肤变得较细嫩及胸部出现胀痛感外, 并未出现自己原先所预期的胸部明显隆起的效果, 反而还伴随着焦躁易怒及容易疲劳等副作用, 最后在男友的劝告下, 决定中止这项以服用避孕药进行隆胸的计画。目前, 他正在审慎研议着以整型手术方式让自己拥有一对梦想中的乳房的可能性。
25. 关于「**cyborg**」一辞, 国内学界便出现几种不同的中译, 如卡维波将其翻译为「**生化电子人**」(卡维波 1998: 40); 王志弘译为「**人机合体**」(王志弘 2002: 8); 苏健华则译为「**人机介面**」(苏健华 2002: 114)等。然而, 这类的译名似乎仅偏重于人与机器的混合状态, 而忽略了人与妖兽的交杂面向。在本文的脉络之下, 我建议可将其翻译为「**人妖机体**」, 以供网路酷儿族群挪用后的自我命名, 其原因在于: 「**人妖**」一辞, 对于一些台湾的男同性恋者及生理男性跨性/别者而言, 为一充满羞辱感的童年期共同污名回忆, 它出自于主流社会基于自身的愤怒与仇恨的一种集体想像, 因而建构出一种半人半妖、人形兽行的污名化意象, 以投射到一群被贬抑的生理男性性/别弱勢者身上。近来在一些男同志网站的讨论区内, 已出现越来越多的酷儿欣然拥抱人妖及类似的污名, 就像《孽子》一书中, 小玉歪唱「**人妖歌**」时的「**敢曝**」(camp)欢愉(白先勇 1993: 361), 这群网路酷儿们也以华丽喧闹的姿态, 热情拥抱人妖的污名。另一方面, 在一些华人神话故事的想像中, 动物可借由修炼而幻化人形, 于是, 这类动物妖精神话也隐约地揭露着, 在华人的想像世界里, 人与动物之间并非存在着一条无法横越的疆界。因此, 「**人妖机体**」的现身, 也正式宣告着结合了跨性/别人种、妖兽与电脑机器的网路酷儿时代的到来。
26. 根據羅燦焜在同一篇研究論文中的說明, 所謂網路貧民窟論點, 乃指「网际网路反

映男性想像与欲望，电脑中介传播提高个人对性别实践的自我觉察。因此，网际网路非但无法在虚拟空间中消除性别偏见基础，反而复制及强化男性的自我认同及父权体制对女性的控制与压迫」（罗灿燮 2002: 3）。

27. 「秀枝阿姨」是民国七〇年代华视闽南语连戏剧《妈妈！请您也保重！》中的一个狠角色。秀枝阿姨是收买小女主角阿春为童养媳的富有人家里的女管家，她对阿春极尽凌虐之能事，于是，秀枝阿姨在一些「**五年级生**」（民国五〇年代出生的人）及「**六年级前段班**」（六〇年代前期出生）的 CC Gay 心中，便再现为一个年纪够大、心肠够毒、言行够狠的角色，而不断地被戏谑、拟仿着。
28. 陈怡安在〈线上游戏的魅力〉一文中，对于玩家们如何在游戏中释放出？心深处的欲望与想像时提到，「当游戏的弹性愈来愈大，更能反映出人们有能力让环境配合玩家的需要，玩家在游戏中发现宇宙，它成为探索人类所有可能的神奇实验室。实现了人类的梦想，提供了玩家一个最佳的场域，因为它满足了玩家内心的需求与渴望，让心灵找到出口，展现无限之魅力。」（陈怡安 2002: 210）
29. 台湾男同志社群内的「**去娘娘腔污名化**」的声浪似乎与一种要求回归「**正常性**」的所谓「**性羞辱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sexual shame）有着相当大的关连，如 Michael Warner 在 *The Trouble with Normal: Sex, Politics, and the Ethics of Queer Life* 一书中所指出，这种性羞辱政治学驱使一群渴望融入主流社会的男女同性恋者企图营造一种去情色的同志文化假象，并极力与一群不符合主流性／别规范的酷儿们划清界线（Warner 2000: 41-80）。
30. 赵彦宁也曾对台湾同志运动及论述中的「**洁净化**」倾向提出评论，她强调，「因为洁净本身不仅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重新认可与再生产了社会既存分类标准的文化实践；而且就研究本身而言，也极可能『洁净化』、『单纯化』、『政治正确化』了同志（或酷儿）的意涵、与同志文化（理论上应该具备的）多元性」（赵彦宁 2001: 91）。

引用书目

- 王志弘 (2002.7), 〈技术中介的人与自我〉, 《资讯社会研究》3: 1-24 页。
- 王雅各 (1997), 《台湾男同志平权运动史》, 台北: 开心阳光出版公司
- 卡维波 (1998), 〈什么是酷儿?〉, 《性／别研究》3/4 期: 32-46 页, 中坜:

- 国立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 白先勇(1993),《孽子》,台北:允晨文化。
- 何春蕤(1998),〈从左翼到酷异:美国同性恋运动的「酷儿化」〉,《性／别研究》3/4期:260-99页,中坜:国立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 (2002.6),〈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台湾社会研究季刊》46期:1-43页。
- 纪大伟(1997),〈同志〉,《酷儿启示录:台湾当代 QUEER 论述读本》,纪大伟主编,台北:元尊文化公司,37-9页。
- 洪凌(1997),〈汤包与婆〉,《酷儿启示录:台湾当代 QUEER 论述读本》,纪大伟主编,台北:元尊文化公司,52页。
- 真正的同志(2000.9),〈希望你们赶快去变性,和我们划清界线,不要自称同志了!〉,Club1069讨论区 www.club1069.com。
- 张小虹(1996),《欲望新地图》,台北:联合文学出版公司。
- (2002),〈女同志理论?性／别与性欲取向〉,《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顾燕翎主编,台北:女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43-68页。
- 黄宗慧(2000),〈可疑／酷异的伊底帕斯?——试解／结精神分析与同志论述之纠葛〉,《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何春蕤编,台北:麦田出版社,31-66页。
- 陈怡安(2002.7),〈线上游戏的魅力〉,《资讯社会研究3》,183-214页。
- 赵彦宁(2001),《戴着草帽到处去旅行》,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 刘人鹏、丁乃非(1998),〈罔两问景:含蓄美学与酷儿政略〉,《性／别研究》3/4期:109-55页,中坜:国立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 邓志杰(1997.6),〈他们不是同志,却是我们的同志?第三性公关爱情仇〉,《热爱杂志 G L》7期:40-2页。
- 罗灿熯(2002.12.14-15),〈线上性别 vs. 线下性别:网路互动中的性别形构〉,发表于台湾社会学会年会,台中东海大学。
- 苏健华(2002.7),〈Cyborg、乌托邦〉,《资讯社会研究》3期:113-48页。
- C 妹滚出同志圈(2002.5),〈她们跟我们不同,志不同道不合〉,Club1069讨论区, www.club1069.com。
- Sedgwick, Eve Kosofsky(1998),〈情感与酷儿操演〉,金宜蓁、涂懿美译,《性／别研究》3/4期:90-108页,中坜:国立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 Bell, A. P., Wienberg, M.S. and Hammersmith, S.K. (1981), *Sexual Preference: Its Development in Men and Wo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Judith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Dery, Mark (1993), 'Flame Wars,' i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Autumn. Special Issue: Flame Wars: The Discourse of Cyberculture, pp.559-68.
- Ekins, Richard (1997), *Male Femaling: A Ground Theory Approach to Cross-Dressing and Sex-Changing*,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Fraiberg, Allison (1995), 'Electronic Fans, Interpretive Flames: Performing Queer Sexualities in Cyberspace,' in *Works and Days*, 25/26, 1, 2, 1995. Published Online: www.acorn.grove.iup.edu/en/workdays/Fraiberg.html
- Friedman, Richard C. (1988), *Male Homosexuality: A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reud, Sigmund (1991a), *On Metapsychology: The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Penguin Books.
- (1991b), *On Sexual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 (2001), *Leonardo da Vinci: A memoir of his childhood*,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Fuss, Diana (1991), 'Inside/Out', in Diana Fuss (ed.), *Inside/Out: Lesbian Theories, Gay Theorie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pp. 1-10.
- Garber, Marjorie (1992), *Vested Interests: Cross-Dressing & Cultural Anxie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Green, Richard (1987), *The "Sissy Boy Syndro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mosexua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 Haraway, J. Donna (1991), *Simians, Cyborg,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Kristeva, Julia, (1982),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Leon S. Roudiez,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orton, Donald (1999), 'Birth of the Cyberqueer', in Jenny Wolmark (ed.), *Cybersexualities: A Reader on Feminist Theory, Cyborgs and Cyberspa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 295-313.
- Plummer, Ken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Riddell, Carol (1996), 'Divided Sisterhood: A Critical Review of Janice Raymond's The Transsexual Empire,' in Richard Ekins and Dave King (eds.), *Blending Genders: Social Aspect of Cross-Dressing and Sex-Changing*,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pp. 171-89.
- Raymond, Janice G. (1980), *The Transsexual Empire*, London: The Women Press.
- (1994), 'Introduction to the 1994 edition,' in *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She-Mal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pp. xi-xxxv.
- Scott, John (2002), 'Once I was Tony the rugged roofer, Now I'm Helen', *The Sun*, June 17, 2002, p.15.
- Sedgwick, Eve Kosofsky (1994), *Tendencie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Silverman, Kaja (1992), *Male Subjectivity at the Margin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Stewart, William (1995), *Cassell's Queer Companion: A Dictionary of Lesbian and Gay Life and Culture*, London: Cassell.
- Turkle, Sherry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Wakeford, Nina (1997), 'Cyberqueer,' in Andy Medhurst and Sally R. Munt (eds),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Cassell, pp. 20-38.
- Warner, Michael (1999), *The Trouble with Normal: Sex, Politics, and the Ethics of Queer 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tle, Stephen (2002), *Respect and Equality—Transsexual and Transgender Rights*, London: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

跨性别美学初探： 晚期现代性与漂浮的性感*

甯应斌

前言

这篇文章从当前逐渐显现的「新性感」男人、「作怪」青少年、「酷异」跨性别、「跨龄」老年人等跨越「以生物性别为基础的美感」现象出发(注1)，来探究晚期现代的性感/美感变化的意义与动力。「性感」一般被认为和「性别」密切相关(下详)，性感是性别的某种表现，性感与性别不可分。可是，这就带来了「跨性别的美感/性感」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第一，各种各样的跨性人为什么性感？跨性人与第三性的性感也来自「性别」吗？(butch)美在哪里？CC Gay(effeminate “sissy” gay)为什么性感？庞克或酷儿美在哪里？踰越年龄规范的老年人可能性感吗(老年人、幼儿与胖子几乎是无性别或性感的)？这些问题还指向到第二个层次，亦即，性感/美感可不可能超越生物性别？甚至与性别无关？——这是「后性别」意义的「跨」性别美感。以下我会提出三个美感原则，第一个原则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异性恋的或生物基础的美学，这个原则建立在两性之别的规范上、和性别是紧密相关不可分的。第二个原则和第三个原则在分析上可以分开，但在实际上却是结合的，两者开启了同性恋或跨性别美感的可能性，这里的同性恋与跨性别美感虽然仍和性别相关，但是已经违反传统的性别规范；但是两者也可能发展出与性别无关的美感，这是「后性别」意义的美学，表现在激进的酷

儿、「核突」(注2)的SM身体或跨性身体、跨龄的老人与各类青少年新扮相(从庞克到「颜黑(109辣妹)」等)之上。本文认为第二与第三美感原则的动力乃是现代性动力的一部份。

首先,我将从男人的性感切入,因为晚近同性恋男人的新性感或美感现象似乎正在切断性感与性别的联系。本文所谓男人的「性感」,指的是男人的性吸引力或性吸引力的美(注3)(故而我有时用「性感/美感」来并称或互相替代)。当然这都是很难界定的词,而且我也还没有找到很多直接探讨男人性感或美感这类问题的学术文献。Lakoff and Scherr 在 *Face Value* 这本准学术书中包括“Men and Beauty”一章,算是多少间接地处理了男人性感问题的某些方面。这本书有些基本的女性主义意识,也比较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美貌的文化变迁,颇有参考的价值,不过这类书只从性别角度或女性主义角度分析男人性感,比较受到第二波女性主义在美的议题上的制式思考之局限,乃是其基本缺憾。Naomi Wolf 的 *The Beauty Myth* 可以说是关于女性美貌议题在这个时期最出名的女性主义代表作,显示了男性将美貌要求强加于女人(虽然在这本书最后, Wolf 有些跳出受害者意识的说法,谕示了她自己后来的转向)。Nancy Friday 在 1990 年代中期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回顾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对于女性美貌的批判态度,她还指出反美貌还连结着反性与反男人(324-337),(故而有关男人性感的谈论,与传统女性主义存在着内在张力)。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女性作者反对这种「批判美貌」的女性主义立场,但是却被认为是「假(后)女性主义」(Friday 337-339);不过被认可为女性主义立场的 Kathy Davis 仍对传统女性主义的观点提出一些中肯的批评(注4)。本文并不直接处理女性美貌的问题,但是某些方面可以说是从跨性别角度间接对女性主义立场的一种批评与回应,或者更正确地说,是问题意识的转化。

I. 男人的性感／美感（超越批判理论）

在同性恋与跨性别运动及其美感普遍昌盛时期之前的性学写作中，例如我随手拈来的1960年代《性行为百科全书》的「美」一文中，就认为「力量与健康而非俊美，似乎是男人之美的判准」（Frumkin 218），其背后思考承袭自性学大师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异性恋观点，因为霭理士认为大多数女人爱慕男人身心的有力或力气而非美貌，霭理士甚至认为「最能打动女子欢心的男子往往不是最美的，说不定是美的反面」，而「美根本是女子的一个特质……男人之美所能打动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美术家和美学家，一是有同性恋的倾向的男子，至于能打动性的兴趣，那就只有这两种里的后面一种了」（86）。性学家一般的观点大抵是建立在霭理士这类看法上的。例如Frumkin虽然认为美的标准大多是文化决定的，但是他同意霭理士而认为美也有生物的普遍因素，例如健康与青春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因素。健康和青春是「自然的美」的生物基础，而「人工的美」（如化妆美容整型打扮等等）则很多部份是表现或模仿健康与青春。而健康与青春除了和「美」，也和「性」紧密连结；亦即，美和性吸引力是相连结的（Frumkin 217, 222ff）。（笔者虽然也在本文中把美和性吸引力相连结，但是并未断言其背后的必然关系或生物因素）。

不过把健康当作普遍的美的因素，似乎有些反例：Dominique Paquet就谈到了西方19世纪的疾病的美容（64-67），「1822年，爱时髦的人必须呈现出不幸福且生病的模样」（61）。中国也有所谓病态美的例子。不过让我们忽略这个「健康为美」说法的可能问题。总之，在强调健康这个生物因素下，性学家又断言个人的美乃是接近他／她那个性别的理想类型（cf. Frumkin 218）。

很明显的，性学家认为男人的理想类型「自然天生的」就是高大宽肩这些有力量的样子，女人的理想类型当然就是娇小削肩丰胸肥

臀等等。可是这个全人类性别的普遍「理想类型」(ideal type) 究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会不会还是偷渡了生物因素以外的性别文化偏见呢？或许理想类型是建立在「健康(?)」成人的平均值上，可是平均值会受到种族差异与文化的影响，例如重视女子体育或肉乳饮食的文化影响等等。

不论如何，在上述这种观点下，男人脸庞的俊美是不被认为有功能的，女人也不重视的，而性学家认为「美」必须有功能，男人的美就是要包括肌肉力气或健康，后者才有功能(cf. Frumkin 218)(注5)。

上述性学家的结论：「男人脸庞的俊美不能算是男人之美的一部份」，固然反映了某个时期(前同性恋运动时期)的性别文化或异性恋观点，但是也反映了男女权力的不对等(cf. Friday 397-449)(注6)。不过性学家将美建立在性别的生物特质与功能上，是值得稍后进一步讨论的。

男人的性感或美感经常和男同性恋联想在一起，不过我们很少看到有关男人性感(或性吸力的美)的男同性恋理论书籍，即使在实用指导类书籍内也很少直接探讨性感的意义。像 *The New Joy of Gay Sex* 一书中的“Beauties”项目，只有在第一段简短提到「美」(「美」虽然不同于「性感」，但是在一些文脉里，所谓的「美」指的正是「性感」或「性吸引力」，本文就是采这种用法)，这本书一方面说同性恋男人并不是只喜欢「漂亮男孩」，对外貌的口味事实上很复杂与多样，而且一代一代地不断变化；另一方面此书却说确实有些外表出类拔萃的人，像神话中的阿波罗，有别于一般凡夫俗子，因而认为这些出众的人的美还是有绝对的标准。

我们可以不理睬或不相信绝对标准这种说法，而只去注意凡夫俗子的美，但是我们很快地就会陷入「不同的人对美有不同的品味」这样的泥沼。在 *The New Joy of Gay Sex* 的“Types”项目中，讲到「吸

引的类型」时就说没有人是万人迷。然而很显然的，除了性吸引力的主观成份外，种族歧视或其他社会关系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不论是种族歧视、年龄歧视、阶级歧视、残障(身体)歧视等等对于性吸引力的影响，都不只是同性恋关系中的现象，在异性恋中也同样存在。例如某些华人女性被西方白种男人吸引，却不愿亲近黑人，这也许和种族成见有关。许多男人不喜欢胖女人，许多女人不喜欢矮男子，许多年轻人不喜欢老年人，等等。至于阶级区分在穿着打扮、气质、学历、品味等阶级表现的部份也会影响性吸引力。

从另外一些粗浅的观察来看，男人的性吸引力好像也有文化的差异。例如，在美国的性别文化中，男性阳刚和女性阴柔的区分非常极端和明显；美国男人是以身体和气质的阳刚来表达男人味，而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台湾男性则被鼓励发展「智慧型」，反而把体育型的男子形容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注7)。所以在中外银幕上看到的是不尽相同的男性性感典型(国片几乎看不到诸如阿诺或蓝波的极端阳刚之气)。然而这种文化差异也可能是种族特质的差异(注8)；不过，当文化有优劣强弱势之分时，种族差异往往蕴涵着价值高下(例如过去东亚病夫的论述即是暗示典型的中国男体不够健美)。

凡此种介乎于常识与粗陋观察之间的说法，似乎在说男人的性感只是性别、阶级、种族、年龄等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这也符合旧式批判理论的论述。

相对于这些旧式论述，我则认为在全球化现代的今日，性感此一范畴内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与趋势(例如异性恋男人性感的持续「同性化」，跨性别影像的流行，日本少女的跨种族、跨阶级的新身体美学，老人的跨龄装扮和整型、与各地青少年的全球化「作怪」等

等)，而旧式批判理论的论述只能将之化约到既有的性别、阶级、种族等范畴，缺乏一个从「性与身体的美感」作为一个独立自主领域出发的分析，也忽略了主体在表现个别性感时的反思 (reflexivity) 与能动 (agency) 与超越传统阶级、性别、种族等因素的独特性质 (idiosyncrasy)。

如果从「性吸引力的美感」作为一个独立自主领域来切入男人性感这个问题，那就必须现象学式地把「男人的性感」的社会文化因素暂时搁置于背景中，而从男人性感的现象中，特别是一些对男人性感的实用指引、媒体形象、时尚实践等等 (注 9)，归结出一些性感的基本原则，而以这些原则来解释男人 (延伸到跨性别等) 的性吸引力。这种做法可以给予我们一个分析的开端，同时也并不排斥对这些原则下的实际性感内容做进一步的社会 历史 文化分析。

本文在此提议的共有三个原则：性征原则 (sexual characteristics)、抽离原则 (disembedding / abstraction)、操演原则 (performativity)。我不敢说这些原则穷尽了性感的所有原则，但是它们对我所要表达的主题是足够了。此外，虽然我思考的起点是「新性感」男人与青少年，以及跨性别的美感，但是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女人 (包括胖女人、老女人等)，故而以下也会用一些女人的性感为例证。

II. 性徵原则

第一个性征原则说明性感或性吸引力来自于 (生物) 性征，来自于「性」。这似乎是很直觉的原则：男人的性感来自男人的性征，女人的性感则来自女人的性征，或作为母性角色的一些第二性征 (cf. Frumkin 222)。女人的乳房、男人的胡须的性吸引力都好像是例证，性成熟男人的声音体态等等身体特征的性感也都可以归入这个原则。至于性征或甚至性别都不明显的老人、胖子、幼儿等则缺乏性吸引力。

「性征原则」建立在一种「性感乃来自两性(性别)的性(征)」假设上,这个假设有着常识与理论上的简单性——性感来自性(征),而且符合两性社会的一般性别意识形态——亦即,性征不但是两性的性别分界(即男女不同),也使得性感有清楚的性别区分(即男女的美或性感不同)。易言之,「性征原则」假设了男人性感和女人性感所根据的生物特征是不同的,因此这种看法也很容易和生物决定论结合,例如以进化论来将性吸引力化约为生物意义上的性(别)特征。

从性征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要如何看待许多被视为性感的装饰打扮方式呢?例如女性的眼影、耳环、口红、高跟鞋、发饰等等。某种程度上,这些都可以被性征原则所解释,例如认为这些化妆打扮方式突出或衬托了女人的性征:高跟鞋突出了摇曳的体态,或口红或粉底腮红突出了面部的女性特征,如白中透红的双颊、红唇等。但是这意味着白中透红的双颊、红唇等也都是「性征」,不过后者这些性征,就像长发之所以变成女性而非男性的特征一样,是否为「生物决定」?还是有社会文化的约定成份?这是以生物性别为基础的性征原则之一大问题。

由于「性征原则」符合两性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所以会诱使人坚持「性征原则」,并以各种方式来解释一些不符合这个原则的现象。例如,一本倾向生物演化论的通俗书在提出女人喜欢光滑无毛的男人后,说:「不过男人并无意模仿女人的身体——无论他们多热衷刮毛或剃毛,脸部是禁地。无论是正式摄影或杂志封面看到的总是有点男性化胡渣的脸……有时也剃掉胸毛,显露盔甲般的上身。皮肤是斗士的战服,胸部是铜墙铁壁,有了毛发,刚硬的效果尽失」(南西·艾科夫 101-102)。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坚持:剃毛男人并非采纳了女人性征,男人剃毛的性感仍然可以在「表现男人性征」的框架下被解释。不过

这样的解释有些牵强，毕竟胸毛或毛茸茸的身体（这是男人的性征）也曾被视为男人的性感，而表现女人性感光滑油亮的皮肤（这是女人的性征），现在却移植到男人无毛的胸部上，这些反例现象并不能被本质化的、无变化的「性征原则」所解释。（现今男人除了在剃毛方面的变化外，很多的装扮穿着也趋向女性化，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变化。）

由上面的讨论可见，若要坚持性征是解释性感的有效原则，那么「性征原则」必须历史化，以及扩充生物基础到社会文化的约定。

历史化：也就是认可表现美感的男人性征是会改变的。例如，当男同性恋（采纳女人性征为性感的表现）影响到男异性恋时，男人的性征也随之改变，换句话说，男人会采纳过去被视为女人的性征来表现自己的性感，但是这些性征现在已经是男人的**新性徵**了。对于坚持「性感 性征 性别」有本质联系（三合一）的人而言，这种解释策略的好处是坚持男人的性感来自「男人」（而非「女人」）的性征——虽然目前男人的新性征有些曾是女人的（有些新性征甚至看来和目前女人的性征相同，但实质上不同），但是两性的分野仍然存在。不过，这个解释策略显然有着任意的成份——归根究底的问题是：为何男人的性感不能来自女人的性征？如果不放弃「性感 性征 性别」之间的本质关连，那么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历史化，而是换汤不换药的性别本质化。

扩充生物性徵：亦即，「性征原则」所谓的「性征」，不能仅止于性生理学所谓的第一性征、第二性征等等，而必须扩大（抽离）到其他带有社会文化意含的外在表现或身体特征（cf. 霭理士 89）。首先，有些看似生物标准的男性特征其实也有着社会文化约定的渗透。例如身高，个子高大似乎是男性的特征，但是并不是所有男性都比女性个子高大；易言之，个子高大之所以成为男性特征，也是经过社

会文化对于性别身高差异的平均值的特定诠释。

此外，诸如温柔、粗犷、豪爽、认真、聪明、健康等等，有些过去曾被认为是某个性别的特征，而且是性感的特征，但是从今日的角度来看，这些性别特征似乎只是社会文化的约定而非生物决定（温柔必然是女人的生物特征吗？聪明则必然是男性生物特征？），而且有着历史—社会文化的变迁（例如温柔现在也被视为男人的性感，聪明在目前也能表现女人的性感，而不再被当代人认为是男人独有的特征）。

以上的例子显示，性征原则不能只狭窄地从生物学来解释性感，因为那很明显是不够的，性征还必须从性（sex）扩充到一些男性特质（masculinities），也就是从生物性别扩充到社会性别，才能更进一步解释许多被视为性感的现象。不过，所谓男性特质本身也是个历史文化中变化的事物，而且在社会之内除了主流霸权的男性特质，也可能有边缘的或臣属的男性特质；许多有关男性特质的社会—历史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R. W. Connell）。故而表现美感的「性征」除了历史化（注 10）、社会性别化外，还要考虑文化相对性。

除了扩充外，「性征原则」有时必须加以某些限定，例如在年龄与平均值方面的限定：也就是说，表现性感的特征很多时候要连结到青春（或至少不是年老），以及表现为某种人口的平均值（过高的身高、极端的男性化、过度的肌肉都违反了这种平均值）（注 11）。

但是不论如何扩充与限定、不论如何改变原来「性征」的生物学意义，「性征原则」只能解释一部份性感的现象，而且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例外。例如与过去性感标准不同的是，今日许多被认为性感的女人往往比女性平均身高要高（这是对于平均值原则的违反，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个人独特性的表现——也就是「作怪」——被认为「有个性」或「有吸引力」。这一点我会在文末再提及）。其他例外的例子

像：健美练肌肉的女人被一些人当作性感；还有，模仿女人除毛的男人（毛发一般被认为是男人的性征）也被认为性感，等等。

许多和男人美感相关的例外或反例，基本上就是「**男人性感的女性化**」的现象，或者男人的性感来自（原本被认为是）女人的性征。这些现象和「性征原则」（亦即，男人的性感来自男人的性征，女人的性感则来自女人的性征）有着根本的矛盾与张力。而这些违反性征原则的现象，特别是所谓「新性感男人」或「柔性男人」（注 12）的异性恋男人（至少在媒体中被呈现为异性恋者），一般都被说成是男同性恋被男同性恋（后者首先采纳女人性征为其性感的表现）所影响的结果（如 Lakoff and Scherr，以及 Chris Nutter 关于「后异性恋男人」的报导。Nutter 之后类似报导（抱怨）相当多，基本上是说目前从外表已经分不出同志与异男了，这是新性感男人的全球化现象）。

如何理解这种「男人性感的女性化（或，异性恋男人美感的同性化）」违反「性征原则」的现象，首先构成了本文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其蕴涵涉及了最基本的性／别假设。

本文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意识，也就是从男人性感延伸到跨性别的性感问题；我们将发现：即使将性征原则做牵强的诠释，也很难去完善解释当代所出现的许多跨性别或后性别的新性感现象。

更详尽地说，「性征原则」无法完善地解释无性别者（如老人）的性感问题，以及跨性别者的性感问题。当男人装扮为女人时，特别是那些装扮并不完全「成功」的例子，其性感的原则是否为性征原则？或者反过来问，那些具有女／雌性阳刚（female masculinity）特质的女人，其性感是来自男性性征吗？CC Gay（effeminate gay）为什么性感？

（butch）为什么性感？「不分」性感吗？（注 13）温柔汉、男人婆为什么性感？跨性别者的性感问题凸显了「性征原则」所依据的「两性性别清楚分野」之假设在事实上并不正确，我们很显然需要「性征原

则」以外的其他原则来解释当代性感的新现象。

当然，生物演化论或社会生物学取向的学者绝对会坚持性征原则这类美感或性感标准。例如 Donald Symons 便从性吸引力的心理的演化论观点来解释女性身体外表一些特征何以具有性吸引力；可是 Symons 却没有相对地提出一套解释男性身体特征的性吸引力理论，因为他主要还是接受了「男人性吸引力比较不是外表特征、而是如身分地位与英勇等抽象特质」这种想法 (80)。Symons 虽然承认了当代文化、多种族社会与大众媒体对性吸引力心理的一些有限度的影响，也承认他无法解释女人性感的每一个层面，但是他还是认为演化论提供了主要解释 (106-112)。在这一点上，Symons 和之前的性学家是相似的。不过像 Frumkin 这类性学家给予文化差异与文化因素在决定性感方面较多的影响力，以及承认「人工美貌」(不同于生物决定的自然美貌)的存在。受到弗洛伊德影响的霍理士甚至也认可「独特性」美感(性选择标准)的存在 (90)。本文就某个意义而言则是一方面历史性地看待生物性别在性感美貌方面的影响(认为这个影响在晚期现代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则提供了对于「人工的」或「文化影响的」美感、以及「个人独特美感」的社会—历史分析。

III. 抽离原则

我所思考的第二个原则可称为「抽离原则」。以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某个性感的性征可从其原本固着的性别抽离出来。所以一个原本是女人性感的性征可以抽离出来，成为男人的性感。这就可以解释上述新性感男人与跨性别的性感问题了。在性征原则中，性感的性征必然连结于某个特定性别的性感，但是抽离原则却是性征的去脉络化、松开或脱离原来的性别脉络；性感从性别抽离出来了。

为了能够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我的意思，此处先抛开「抽离」这些术语，让我借用 Suppe 的讲法来说明：为了方便，我们把性征狭义地理解为「性兴奋的刺激反应类型」，也就是会引起性兴奋或倒胃口的感官类型：例如有人会因为皮肤的色泽和质感、发型、大乳房、香味、异性生殖器等而引发兴奋或倒胃口。这种性兴奋的刺激反应类型不见得和性别必然相关：例如某人会对某些刺激引发性兴奋或性趣全失的反应，但却不是因为这些刺激是源于某个性别。张三可能会对美丽脸庞、细眉毛、白皮肤、长发、削肩、富于皮下脂肪的臂膀、圆润的腰等等这些「刺激」产生性兴奋或性趣全失的反应，但是张三不在乎对方是男或是女，性别不会影响张三对这些刺激的反应。虽然这些刺激因素可能都是某种性别典型才具有的特征——在这个例子里这些刺激多半是女人才有的特征——但是这并不表示男人不可能有那些特征。换句话说，一些刺激反应的类型只是在统计上和性别相关 (statistically relevant)，而非必然因果关系；这也就是说，有些人的性兴奋刺激反应类型也有可能统计上和性别无关。

如果我们把上述「性兴奋的刺激反应类型」扩大为「性感或性吸引力的性征」，我们可以推论出同样的结论，亦即，表现性感的性征不必然和性别相关。例如，有人觉得乳房、细眉毛等性征很性感——不论这些性征长在女人或男人身上。

在之前的性征原则中，表现性感的「性征」从「生物性的性征」扩及到「社会的性征」等等，例如从乳房抽离到胸罩、胸饰，或者以表现阳刚（不论是用代表阳刚的动作、气质、言谈、衣着、相貌等）来谕示男人性感等，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抽离原则的应用。但是抽离原则的机制与运作应当是随着社会变化而演变的。在传统社会我们也曾看到性感的性征不再固着于特定性别现象，特别是某些上层男性

以阴性气质或面容来表现其美感，或者，具有阴性气质与特征的男童也对某些男人具有性吸引力。但是总体而言，性感大幅度地从性别抽离出来，这是在同性恋美感与跨性别美感开始流行并且被社会机制所开发的时代所出现而普及的现象。我愿意说这是一种历史现象，易言之，或许在性征与性感之间原来有某种生物的或性别的、固着的关系，但是在历史社会激烈变化的过程中（「现代性的扩张」下详），透过一些美（性）感抽离机制的开发与建构，使得表达性感的性徵较大程度地离开了其性别的基础或脉络。抽离化的主要动力在现代当然是性感／美感的商品化，商品化本身就是一个抽离化的机制（从使用价值抽离到交换价值）。

这些性感／美感抽离机制（此刻在一个全球化的规模下）包括了在各种美容化妆服饰与表现性感的专家指导、各类传播媒体与文化工业中的性感形象、具有性感品味的身份认同与生活方式的形塑、身体科技（整型与养生）与化妆服饰的消费文化、各种形象艺术的生产与展示、美学教育，还包括了每日生活中经过设计、充满了符指、象徵或比喻性感的商品与环境——例如橱窗展示、室内装潢、包装、广告、商品设计等等，一言以蔽之，日常生活的美学化 (Featherstone 65-82)。

抽离原则的运作，总是把某个元素或某个关系从其原本镶嵌的脉络中抽离出来，再接合到一个新的脉络中去（原本的元素或关系有时会在这个过程经过一些改装或增删）；而这个抽离过程是可以不断进行的（可循环的），例如从 A 脉络抽离，接合到 B 脉络，再从 B 抽离并接合到 C 脉络，再从 C 抽离而到 A，又从 A 回到 C 等等；亦即，所谓「原本」脉络或「新」脉络之别总是相对的。例如表现甲社会男性下层的一个阶级服饰标记，可能抽离成为该社会中产阶级子女的对立文化或次文化的标记，而这标记的某些元素或与其他服饰的搭配

关系又可能抽离成为乙社会中产女性的性感流行表现，然后又经过某种变形改装或增删而抽离成为甲社会不分阶级性别的性感表现，等等。牛仔裤的一些流行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cf. Fiske 1-21)。

如果我们略去性感／美感抽离原则的复杂社会机制不谈，而就其抽离结果来看，抽离原则的操作基本上是语言象征的操作。下垂的耳环可能原本换喻着女人的摇曳，而女人的摇曳则隐喻着女人的阴性气质。可是隐喻可能成为明喻或失去隐喻性质，或者由于不断的「抽离 接合 抽离」，已经看不出最新隐喻的原指为何了。例如，我们或许能够追溯男人带着单一耳环的性感或美感；但是当青少年以耳朵上穿满许多耳环或耳扣来表现其美感时，可能就很难辨识出其美感抽离的轨迹。总之，性感／美感的记号元素或关系之间可能会不断地差异或衍异；许多新的性感性征都可能在既有的美感系统下继续被创造或建构出来。例如，即使现在没有人认为女人某种蓄胡的样式是性感的，但是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亦即，可能从性感或美感的系统中的元素与规则衍异出来，而被某些人或社群视为性感），同时这个新美感也可能会改变「女人」的性别意义。不过，抽离原则的极致运用不但使性感抽离特定性别的性征，也可能会使性感抽离性别的脉络（易言之，**性感不必然和性别有关**）。

必须澄清的是，抽离原则不意味着任何事物都可以随时随地被抽离为性感元素。因为性感诸元素所构成的系统（就像一个语言符号系统）总是已经存在的，这个系统有着性感／美感规则，而这个系统与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美或性感（就像必须符合美或性感的语法一样）。虽然美感系统与规则会变动，但不是任意变动。换句话说，不是任何打扮或表现都是美的，（例如）我们的某个方面之所以是美的或性感的，乃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方面的表现符合了美感系统的规则，后者仿佛是客观结构的存在。总之，美感系统的构成元素、各

元素之间的关系与系统的规则不是任意构成的：虽然会变动，但也有其稳定性。

照这样说来，即使是一个有独特性感或美感的人，也未必能从其身上抽离出任何新的美感元素，亦即，不是所有美的个别事物都可以被抽离出新的公共元素。那么新性感如何产生？如果说我们之所以是美或性感的，乃是因为我们对既有的美感元素的运用表现符合了既有美感系统的规则，那么美感为何能够改变？这就必须考虑第三个原则了。

IV. 操演原则

从现成既有的美感系统来看美感或性感，只能看到其静态与不变的一面，而看不到其变化的过程。当然，性感不是个被动静态的状态。从我们的经验中便知道，性感的形成在于表现性感的实践，这个实践在本质上就是操演：性感并不先于其操演而存在，性感只在造成性感的实践中形成。换句话说，性感不是个独立存在的概念，而是在运用性感系统的元素与规则并做出、摆出、表演出性感的时刻中才存在；因此性感也必须是对身体进行操作以表现出性感的实践。

让我们把「性感作为一种操演」说得更清楚一点：首先，使自己性感的努力是造成性感的必要条件，在这个努力与实践之中，显露出你想要性感的企图，这个企图在展现你对性的兴趣——你想在性方面去吸引人，**你将自己物化成为一个性对象（性客体），也就是使自己（一个特殊的个体）成为性感的载体。抽象普遍性感元素要具体存在于个人之中，是需要个人做出性感的努力，才能体现那个性感。**

其次，个人在做性感时，往往自觉需要勇于与众不同（注 14），

但是他实际上所接合的性感元素却是「流行的」、「公共的」、「大众的」或至少是「小众或次文化的」。换句话说，性感作为一种操演，也同时是操弄既有的性感规则，接合现成的性感元素，以「从众」的方式来表现个人的性感或美感。不过这个「从众」只是表面的，主体在做性感时并非只是复制或套用流行的性感元素（注 15），或者仅仅顺从既有的美感规则，主体总是因其处境、社会脉络、个人特色而与这些性感元素「编出」(excorporation) 自己的性感及其意义（此处的「编出」是与「编入或收编 incorporation」相对的 (cf. Fiske 15))。有时这些「自己」的性感还会具有被认可的创新意义，甚至形成新的性感元素——亦即，从「自己」的脉络被抽离，而被收编到性感生产系统中。

总之，性感／美感的抽离机制虽然生产出各类性感，但是这个结构并不能决定主体在性感表现上的能动。性感的抽离原则与操演原则在分析上是独立的，但是在实际上却是「结构 能动」的拉扯。

此外，不论是媒体中的日本明星影像所呈现的性感，或者台北街头青少年意图模仿这种性感而表现出来的性感，都是一种操演（注 16）。后者的性感并不因为其模仿意图，而成为前者性感的一个低劣的副本或摹本，因为后者未必低劣而且可能创新性感。同时，由于两者的性感都必须在不断的操演中才存在，故而前者并不比后者更稳固真实的存在（例如，前者有可能被视为「过时」或「僵化」等等）。同样的，跨性别者的扮装，表面上看似简单地模仿某个性别，但是其过程往往充满了创意与个人调整；看似在复制最刻板的性别印象，其实只不过是道具的拼凑借用 (improvised) ——由于欠缺现成的资源系统，跨性别是非常拼凑借用的族群。某些跨性别的模仿，甚至被认为比真实原本更为真实。很明显的，跨性别不是复制原有两性的性感／美感，因为事实上跨性别的新创美感今日正开始影响原有两性的美感。

V. 做性感／做自己

「性感是一种操演」这个原则道出了一个简单事实，亦即，人必须在化妆、打扮、身体管理等等一些和周遭环境、美感系统规则与人的互动实践中才能实现性感。性感是「做」出来的，而做性感很显然地是一个**筹划身体的反思过程** (reflexive project of body)，而这根据 Giddens，必然也是**筹划自我的反思过程** (reflexive project of self)。身体的筹划是指像饮食控制、健身运动、刺青穿洞、作息养生、美容整型等等身体管理，而这些身体管理则密切关连到形成自我认同、塑造生活方式或风格等……，也就是「做自己」(这个「**做自己**」不是「忠实于本我」的意思，而是借着不断参照知识资讯将自我与身体当作一个开放的事业或筹划来不断形塑，也不断地因为新获得的知识与资讯来思考修正这个筹划的手段、目标或目的)。易言之，「做性感」在当前也是人们「做自己」的一部份，经常在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中(注17)；例如，反思某个美感规则、某个性感元素是否适用自己、如何挪用才能使自己美或性感(「如何挪用」就是在反思如何接合既有的性感元素与如何操演既有的性感规则)，也同时使「自己」成为某种人、表现某种生活风格、表达自己。换个角度来说，「**做自己**」可以**变得性感了**，「**做自己**」有时也可以**就是「做性感」**。总之，「操演原则」陈述的是一个与「做自己」不可分的「做性感」之反思操演。

操演原则必须建立在抽离原则所生产的性感元素与关系及所形成的性感／美感规则之上，易言之，操演原则受限于一定的规则与结构，但是操演原则容许在做性感的过程中存在着个体的独特性(特异性)与能动，以及创新性感的可能性。今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以「作怪」为性感、或者表现自我独特性或怪异性(idiosyncrasy)为性感的现象。当然，个人怪异性本身不可能为性感，事实上它一向是令人厌恶或畏惧的，是「疯狂变态」或「不文明」的表征；只当此怪异性

有「合理」的解释时，偶而它会被当作「个性」的表征。如果作怪或表现个人独特怪异性可以被视为性感，那必然是在「操演原则」的「做性感／做自己」过程中，才能将之转化为性感——而这种情况之所以越来越多，也和当代社会背景越来越走向文明化进程的「非正式化」(informalization) 相关 (Wouters)。

非正式化使原本僵固的性别与年龄规范、公共礼仪、公私界限都松散了，酷异形象得以在公共场合呈现，而不被视为「疯狂变态」或「不合宜」。松绑的性别与年龄规范，也使一些中老年人（特别是中老年同志与跨性别）得以看似跨龄的风格来表现美感，还有像日本的一些老女人和「作怪」的青少年一样穿着打扮、染鲜艳色彩的短发。从性征原则来说，几乎已经失去性别的老年人应该不可能性感，但是晚期现代的美感生产却使许多青少年性感元素抽离或漂浮出来而为老年人在性感操演中所用。

回到以作怪来表现自我独特、或以作怪来表达性感：即使某个个人的作怪或独特性感方式能在其个人操演中表现为性感或美，这并不表示这个个人的创新或特异性感元素必然可以被抽离而普遍化；只有当这个特异元素一方面被抽离机制启动（例如这个元素根本就是性感工业所设计的商品），另一方面这个特异元素具有「能够被许多个人来挪用表现其性感与自我」之性质（亦即，原本只是个人的特异性却恰巧能为许多其他人所用）(注 18)，这个特异元素才可能普遍化而成为新性感。新性感不仅是性感诸元素所构成的系统（就像一个符号系统）的变动，而且也同时是性感本身的改变——性感没有本质，不是一个固定自在不变的实体。性感就是人们的性感操演所表现出的性感（这个操演则预设了先在的性感系统），而当代的性感和**自我表达**不可分。

在我为本文做总结之前，让我暂时偏离主线来谈虚拟领域里的

一些性感操演现象，之中也有很大的成份是自我表达。Castells 观察到电脑虚拟媒介的兴起造成文字书写的再度复兴，而且文字书写被整合到一个多媒体的环境中(327-375)。在虚拟性爱的领域中，文字变成一个传达魅力与性感的重要工具。许多女性情欲的实践者喜欢以文字营造气氛，以小说或散文来抒发其情欲，她们不但表现出近乎自恋式的自我表达，也常要求对方的文字必须能表现性感与自我特色，才能打动芳心。甚至从一些粗浅的观察来看(特别是女性情欲实践者的创作)，这类在虚拟文化中表达性感的文字书写，有着黑色、SM、酷异、sex-positive、sexually explicit、都市、虚无、实验、边缘性爱(背叛、外遇、一夜情、3P、纵欲、同性或双性恋等等)这些特质，显然这些已经成为本地虚拟性感的重要性感元素了。这些性感元素似乎不是「性别的」，而是跨性别(或超越性别的)，可以归类为某种酷儿文体或杂种文本。

VI. 漂浮的性感

从以上所述的三个「性感原则」的顺序与方式，可能会使读者认为这三个原则在某个意义上对应了三类主体所倾向的性感：「性征原则」可以说是主流异性恋的、性别区分的性感。「抽离原则」是同性恋、跨性别或第三性所倾向的性感。「操演原则」则是那些深受美感抽离机制影响而努力做自己(强调独特怪异性、流行风尚、不顺从)的个体所倾向的性感原则。这个印象不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即使是异性恋的性感也必然由抽离原则与操演原则所构成；同性恋与跨性别则更是在今日积极地「做自己」的社群。

如果我们把性征原则纳入抽离原则来解释，那么「性征」可以被我所所谓的「(抽离的)性感元素」所取代，这个「性征」由生物性别的属性被抽离为社会性别的、跨性别的，甚至与性别无关的性感元素。

更进一步说，一些性感或美感抽离机制使「性徵」或性感(元素)离开或松脱其原有的脉络，亦即，离开原有的性别、性、年龄、阶级、种族、传统文化、地域(本土)的脉络，使性徵或性感成为全球化的流动空间内「漂浮」的元素(注19)，成为个人做性感的素材与资源——另一方面，性感的漂浮也使得个人不必再固守或受限于自己原有的性感元素。(「漂浮」的意象意味着一方面从其原来脉络松离脱开，另一方面仍然附着在某些脉络上(注20)，但是不再紧密地被镶嵌，与其现有脉络只有松散或流动的关连，并可能从其现有脉络漂浮到其他脉络，因此被个人接近使用或摆脱甩掉的门槛降低了。)

这些漂浮的性感(元素)在抽离原有脉络的意义上可以说是高度个人主义化的(individualized)以及全球化的(globalized)，在这两个特点上我们也可以吊诡地将其视为「普世的」(“universal”)，这不是传统上伴随着抽离化(abstraction)而来的普世化，而是「全球流行」的意思。当然这不是说这些漂浮的性感元素是被所有人(大众)普遍地接受为性感，事实上，在今日全球化的资讯与传播结构内，漂浮的性感有区隔化、分众化与杂种化的现象，但是这些区隔与分众未必是沿着旧有的社会范畴界限(如阶级、性别、性、种族、年龄、国族)，而是受到更复杂的因素与新形成的各类认同网络所影响。故而，虽然有比较大风潮的流行，但也有许多更凸显自我认同性质的小众或次文化的流行美感。

另一方面，这些漂浮的性感也许会再度「固定」下来，接连新的脉络，被主流或边缘的年龄、阶级、性别、性、地域、族群等所挪用或编出新意义，亦即，个人的「做性感」可能会展现出特定社会类型与趋势。但是就像所有流行事物一样，性感之美的「汰旧率」很高，固定性很低，但是也经常「回收」或「复古」；性感之美一旦高度抽离后，成为「普世的」(也就是全球化下高度个别化的)性感之美后，即

使看似刚硬也很快烟消云散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就像其他全球化下高度个别化的事物一样。「普世」的性感之美不再是人们过去幻想的永恒的美，反映的不是「人性」、崇高 (sublime) 或自然的规律等等，因为这些漂浮的性感与其美学系统已经不再指向或联结到人类活动的外在限制因素 (external parameters) (如自然的性别、生物演化的需求)，而是彼此指涉，内在于社会化的、组织化的 (socially organized) 与反思性的 (reflexive) 美学生产。这种内在的互指性质 (internal referentiality) 对 Giddens 而言，乃是现代性的结果。故而这篇文章正是在这个立场上主张那些漂浮的性感元素与「做性感」之出现，乃是建立在一个现代性的扩展所必然带来的广大深层变迁的一部份。美的自然成份 (生物性别等)，已经像自然世界一样，被社会化了。易言之，将自然世界社会化的现代性，也使得性感脱离原有的传统、国族文化、年龄、阶级、性别、性、地域等，而成为漂浮的，这可以说是更进一步地「去传统化」与「个人主义化」(U. Beck)；「作性感」成为「做自己」的反思活动的一部份，既是「个人主义化」的一部份，也加深了个人主义化。

VII. 结语

在结语的部份，我将以略微不同的方式重复之前的重要论点。首先，在今日性感／美感的领域中，我们看到一种看似与表现自我独特性相反的趋势，特别是追逐或模仿「流行」的性感的从众现象。从「操演原则」来看从众现象，会认为「漂浮」的性感虽然是公共的，但是「做性感／做自己」这个不断反思的过程，会将个人生命史、个人认同连结到这些「漂浮」的性感元素，后者被挪用为做性感的素材与资源，也被编出一个私人或个人的人生意义。但是这个「将公共流行赋予个人意义」的部份往往是被忽视的。例如，人们往往忽视了台

湾哈日族以借用拼凑(创意)来表现自我,而只能批评台湾哈日族的「从众」、「媚外」、「无创意模仿」、「文化殖民」(注21)。但是这种批评却自我矛盾地将这些实践称为「作怪」——而「作怪」其实是最富个性的行为,而且通常也是自我培力(self-empowerment)的方式。事实上,许多第三世界青少年的模仿富裕国家偶像都有这种自我培力意图,有时则是他们在同侪间取得较高地位的方式。或许就是这种力量或权力的自我肯定,使得「做自己」变得性感。总之,在做性感过程里,「从众/个人作怪」的区分是模糊的。

其次,很明显的,所谓男人的新性感现象不能化约为性别问题,或者只从性别角度(女性主义)来分析。在全球化商业消费文化主导下的美感流行风尚,其所形成的新性感愈来愈趋向杂种化,也愈来愈趋向跨越性别的、脱离生物的、脱离传统阶级品味(如hip-hop文化)的性感,而许多被视为「作怪」的实践(特别表现在全球青少年次文化中、激进的跨性别与酷儿生活风格中、还有某些跨龄风格的中老年人身上),其实正是在「操演原则」之下的「做性感/做自己」。从这些面向来思考此刻男人的新性感,将为我们展开全新的视角(注22)。

最后,同样的,跨性别的性感/美感现象也不能只从性别角度或女性主义来分析,并且应当看到跨性别的性别操演中的「模仿复制/拼凑借用」(一如作怪/从众的流行性感实践),亦具有一个更宽广深层的社会意义(即,现代性与现代自我)。有人或许质疑跨性别性感影象的「流行」(从音乐歌手到广告模特儿)能否改善跨性别者的处境?也有人怀疑流行的跨性别美感是否真的被普遍接受?其实,任何流行的美感都不意味着人人皆以流行为美或性感,所谓「流行」只是一种文化正当性与社会接受。当然,对于跨性别性感元素的文化正当性或社会接受,不必然和跨性别处境或政治权利有必然直接的关系,然而,它

提供了一个介入的可能、以及跨性别者自我培力的机会。跨性别争取自己的美感具有文化正当性，在我看来，是具有政治意义的。

注释

* 本文最原始的草稿曾以「男人的性感」为题，发表于〈两性教育季刊〉的「男人研究」专号。在此谨向当初的邀稿人谢卧龙教授致谢，他给我机会去把一些想法写出来，也给我很大的鼓励，若没有他邀稿与鼓励的这个机缘，这篇文章也不可能产生。不过那篇原始草稿在思考上还不够完整，后来文章经过大幅度的修改，发表于「女『性』」主体的另类提问小型学术研讨会2：跨性别」（2000年11月26日，行政院国科会人文处主办，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合办）；那次发表前的修改过程中，有机会与GSRAT的一些朋友讨论，她们给了我不少意见，使我有机会尽量从一个社会理论的角度，去采纳跨性别主体的视野，但是文章的最后面貌与责任当然是我个人的。

此次于本书中正式发表，我还是做了不少必要的修改。这篇文章题为「初探」，是因为我虽然提出了问题意识，并将此问题联系到（晚期）现代性，但是我对问题的解决可能还不成熟或融贯，故而本文有抛砖引玉的期待。另外，此文在研讨会发表时，曾配合了一些幻灯片显示「新性感」男人、「作怪」青少年、「酷异」跨性别等等的形象。如果读者在阅读本文时，已经从周遭或媒体略知这些形象也将有助于对本文的问题意识之理解。

1. 本文中「跨性别」有两个含意，狭义的是指变性反串等TG主体，这是本文中最常见的用法。另一个广义的含意则是指跨越或超越性别的，所以本文会探讨不同于旧性别规范的新性感男人，同／双性恋，以及「后性别」意义的作怪青少年、跨龄老人以及狭义跨性别者（TG）；这些主体都是不能完全被生物性别为主的「性征原则」（详见本文）所解释。很明显的，本文标题的「跨性别（美学）」就是广义的用法。
2. 「核突」或「核凸」是广东话中样子很难看的意思，原来应该是「猾突」，本是宋明时代的流行口语。
3. 其实我另有一个特别名词，来指涉男人的性吸力与美，这个特别名词不但是

我的书(构思写作中的一本通俗书)的主题也是书名本身;但为了避免横生枝节去解释这个特殊名词,我暂时就用「性感」这样的名词来代替。

4. 后来成为妓权派女性主义者的 Wendy Chapkis 在 1986 年也写过一本女性美貌主题的书。若将此书与 Davis 做比较是十分有趣的;一方面,Chapkis 已经看到传统女性主义的一些问题,但是她和 Davis 一样还保留了女性主义的一些假设,不过 Chapkis 显然还处于一个挣扎中的立场,以致于在陈述观点上不如 Davis 清楚有力。
5. 这种功能说至今还得到当代从演化论观点来看待美的学者之回响,例如把性吸引力当作性愉悦的指标(Symons)。
6. 就我粗陋的观察,台湾妇运与女性情欲运动兴起后,女人凝视与讨论男性面容之俊美变得比较公开与大胆。
7. 与此相对的是:美国女人是以成熟女性的性感来表现「女人味」,但是过去在台湾,由于教育过程对女性的「去性(征/感)化」的压抑,所以台湾女性常以小孩式的柔弱撒娇,来表现「女人味」;不过近年来,台湾青少年也勇于表现性征(例如乳房),并且有辣妹的出现。这些则是新的性/别文化趋势。
8. 霭理士认为种族特点会影响美的客观标准,「在各个族类自己的成员看来,总以为其所以不同于别的族类的地方,正是其所以美于别的族类的地方」(89)。虽然霭理士把种族特质还是联系上健康活力这种客观标准(「族类特点的充分发展多少是健康与活力的发展的一种指示」(89)),但是提出族类特点为美的一种标准则对(后)殖民主义有其蕴涵,亦即,如果东方人的美本应是该族类的典型特点,那么很显然的,现在这个美的标准已经移向西方人的典型特点。
9. 从以下坊间这些文章或新闻报导,可以看出新性感男人的一些标准论述与趋势。新闻报导:〈男同志保养品〉、〈男性自觉健康操「我的美容功课」〉、〈世纪末美男子~柏原崇现象〉、〈比起妳 男人更爱 body Shopping:美体情结〉、〈台湾男性仪容穿着大诊断〉,以及陈建志、刘黎儿、杨子的文章。
10. 本文没有提及的一个美感的历史化层面是:正如 Susan Bordo 指出的,人类史的大部分时期,对于美感与装饰并没有很根本的性别差异;在广大的劳动阶层中,女人与男人都是并肩劳动的,美貌问题对劳动男女而言都不是优先的;对于美的注意不是和女性相关连,而是和一种特权而且有精确标准所管控的生活相关(201-202)。

11. 南西·艾科夫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不过我并不拥护此书对这些现象的生物演化解释。
12. 参看〈给“柔性男人”一个理由〉。由此新闻报导也可以看出「新性感男人」是个全球化现象。
13. CC Gay 是指 Sissy(娘娘腔)的男同志。在女同志文化中是和「婆」相对或配对的。「不分」则是指「不分 婆」。 、婆与「不分」可以是指外表的、两人关系的、求偶角色扮演的。例如外表男性化、扮演阳刚角色的可以称为 。「不分」则可以指没有明显主动或被动的求偶角色的女同志，也可以指能够同时扮演或接受 或婆的女同志，等等。
14. 在一个「性感」或多或少被压抑的社会(性歧视社会的特色)，「做性感」(特别是男人与青少年)有时也是需要「勇敢地表现性感」，从〈善待自己 勇于开发身体美感〉这篇报导的标题便可以看出之中的关连；而勇于做性感也往往就是勇于与众不同。在〈我喜欢人家说我好性感！〉这篇文章中，作者 WITTY 猫提到：在台湾说他人性感，会被认为不正经、不恰当。
15. 易言之，一个人不是因为穿上一件性感衣服或说出性的语言就可以变成性感。
16. 请参见相关报导：〈东京的黑姐传奇与教主之争〉、〈西门町变装搞怪秀一片哈日风〉。
17. 以下的新闻报导，可以看出扮装者的「做自己」，也印证本文的一些其他论点。

妖魅般的眼神，奇异的服饰，再加上背后突兀的黑色羽毛翅膀，14岁的小爱在镜头前面，自然地摆起日本视觉系偶像招牌的姿势，小爱代表的不只是现年轻人「哈日」的流行风，也诉说着想借由角色扮演的过程，解放被桎梏的心灵。

小爱用着 Y 世代标准冷冷的声音说，扮成什么样是她的自由，如果要她穿成这个样子在街上走，也没有什么不敢的。从最早日本「漫画风」的造型，到前一阵子布袋戏迷「霹雳风」的造型，再看到目前「哈日风」的视觉系造型，造型成为年轻人的另一种身体语言。

为什么会选择视觉系的造型，小爱表示，那种卡通或者是电动玩具人物的造型太幼稚了，像她这种「大人」，应该打扮的更有个性

才对，而视觉系的造型正好符合个人特色的装扮要求。

小爱一身视觉系的打扮，前前后后花了她1万多元，不过小爱不在于花了这些钱，小爱说「反正都是爸妈给的」。

不过小爱表示，这个造型流行一阵子了，看起来已经没有那么炫，因此未来还是会看一些日本杂志再决定改变造型。至于会用什么样的造型，小爱说不管变成什么造型，一定不会扮成那种漫画人物的幼稚造型。(〈Y世代的变装原则：秀出自己特色〉)

- 18.用 Richard Rorty 的观念来说，一个特异性感元素就像一个人自创的隐喻，只有当这个新语言发明恰好模模糊糊地捕捉到人们各自不同的需要，刚好能为处于不同情境的人们所用时，这个隐喻就有公共的性质了，这个新性感元素便得以流行了。参见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以及他的“Freud and Moral Reflection”。
- 19.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将美联系到具体的生活脉络（如劳动），然而在美的商品化过程中，美也越来越抽象，并且随着最新一波的全球化，到达一个新的「全球普世」（global-universal）抽象程度，也就是本文所提到的「抽离机制使性感或美感很大程度上离开原有的传统文化、地域、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的脉络」，后面这样的论点受到 Giddens-Beck-Lash 有关去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自折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说法的影响。关于美感与自折现代化的部份，可参看 Scott Lash and John Urry 31-59。我在之前提到本文的立论取向企图超越旧式批判理论的典范，此处可以用注 8 提及的西方美感的殖民主义为例，本文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如何理解这个美感殖民如何进行的理论模式；亦即，美感殖民必须透过美感抽离机制（包括美感的「专家系统」）（Lash and Urry 54）与反思活动来进行，而不是简单自动的船坚炮利之强加于人过程，而这正是传统批判理论盲点——如忽视主体反思与能动的复杂协商挪用过程。周美芳在研究二十世纪初男体美感的形成时，提出西方男体的美学观如何进入中国社会文化脉络，这中间涉及了西洋美术教学与展示、以及含有现代化与国族寓言的男性健身呈现等美感抽离机制。
- 20.此处把「脉络」想像成水，性感元素与其脉络的关系，就像在水上漂浮。
- 21.请参见注脚 17 的新闻报导的内容，可以看出所谓「哈日」不只是单纯的「文化侵略」，而包含了台湾青少年对制式教育的反抗、表现个性与形成次文化的能动。此外，这里所谓的「模仿」其实充满了创意。

22. 「新性感男人」的欲望及认同，当然不同于「新好男人」。在今日台湾，一些「性／别中层」的女性主义者仍然寄望于「新好男人」的创造或改造，其理论与实践的着眼点则只能诉诸「道德良心」、「觉醒」，也就是诉诸男人的「父职」或「夫职」（做个好爸爸、好先生），希望男性能自我克制欲望（辅以法律、社会规训或舆论对出龌欲望与「色情」的压抑），并且将「新好男人」的特色连结到上层阶级的符码。这些理论与实践是「性别化约」的，也终会失败的，因为「新好男人」其实只是性／别中层的女人的欲望投射，但是她们所欲望的「新好男人」缺乏一个现实的男性欲望基础，亦即，晚近不断成形的男人新欲望结构并不想成为「新好男人」，而且这个新的、现存的男人欲望结构的形成是来自更大范围的全球文化下的欲望生产（美学化）与社会转形（如个人主义化），根本不是道德劝说与法律打压可以克制的。所以这些性／别中层女性的道德 压抑策略不可能成功；正如同她们所欲望的——也就是新好男人所代表的——传统一男一女浪漫爱家庭与性，正在和新的欲望生产与社会转形日渐冲突矛盾一样。这篇文章则企图指出另一个思考方向：今日性／别下层男女的欲望结构是相似的，而且其形成与转变都和全球化下的欲望文化和社会转形的逻辑相合及互动，依此欲望结构与欲望文化 社会转形逻辑所进行的社会运动转换（而非压抑），所改造或创造出的新男男女女——或者说新（跨）性／别——才是现实可行并具有改变现行性／别制度的运动方向。（按：「性／别」是「性别」与「性」及两者关系的简称。性别上层是指男性，性别中层是指女性，性别下层则是指跨性。「性上层」是指符合性道德与正面价值的「性」，性中层是指有争议的性道德、不被保守认可、但是被开明人士护卫的「性」，性下层则是指被视为严重偏差变态、违反性道德、负面价值的「性」。女性主义基本上是性／别中层的代言人。）

参考书目

- 南西·艾科夫，张美惠译，《美之为物：美的科学》，台北：时报出版社，1999。
- 周美芳，〈二十世纪初中国绘画中男性裸露形象的改变〉，《人文学报》26期（2002年12月）：97-142。
- 陈建志，〈美丽与俊帅 两性新角力场〉，《联合报》，2000年1月16日。

- 刘黎儿, 〈美男的定义〉, 《中国时报》, 2000年1月19日人间副刊。
- 杨子, 〈帅哥新义〉, 《联合报》, 2000年1月31日。
- 霭理士 (Havelock Ellis), 潘光旦译, 《性心理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Paquet, Dominique. 扬启岚译, 《镜子——美的历史》, 台北: 时报出版, 1999。
- WITTY猫, 〈我喜欢人家说我好性感!〉, 《中国时报》, 2000年3月14日家庭版。
- 〈Y世代的变装原则: 秀出自己特色〉, 陈瀚权(记者), 《东森新闻报》, 2000年5月20日。
- 〈比起妳 男人更爱 body Shopping: 美体情结〉, 郑丽园(记者), 《联合报》, 2000年5月8日。
- 〈世纪末美男子~柏原崇现象〉, 黄秀美(记者), 《明日报》, 2000年07月14日。
- 〈台湾男性仪容穿着大诊断〉, 张玉贞(记者), 《中国时报》, 2002年10月23日。
- 〈西门町变装搞怪秀 一片哈日风〉, 陈瀚权(记者), 《东森新闻报》, 2000年5月20日。
- 〈男同志保养品〉, 张亦良(记者), 《中时晚报》, 2000年3月6日财经产业版。
- 〈男性自觉健康操「我的美容功课」〉, 闻文(记者), 《台湾立报》, 2000年4月27日。
- 〈东京的黑姐传奇与教主之争〉, 林翠仪(记者), 《明日报》, 2000年11月2日(生活)。
- 〈给“柔性男人”一个理由〉, 《北京晨报》, 2000年11月21日。
- 〈善待自己 勇于开发身体美感〉, 张晋纶(记者), 《联合报》, 2000年1月16日。
- “Beauties.” *The New Joy of Gay Sex*. Eds. Charles Silverstein and Felice Picano. New York: Ha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 Beck, Ulrich.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 Bordo, Susan. *The Male Bod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 Castells, Manu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UK: Blackwell, 1996.
- Chapkis, Wendy. *Beauty Secrets: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Appearanc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6.

- Connell, R. W. *Masculin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Davis, Kathy. *Reshaping the Female Body: The Dilemma of Cosmetic Surge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Featherstone, Mik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1.
- Fiske, John.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 Friday, Nancy. *The Power of Beau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6.
- Frumkin, Robert M. "Beauty." *The Encyclopedia of Sexual Behavior*. New Revised ed. Eds. Albert Ellis and Albert Abarbanel. New York: Jason Aronson Inc., 1973.
- Giddens, Anthony.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Lakoff, Robin Tolmach and Raquel L. Scherr. *Face Value: The Politics of Beauty*. London: RKP, 1984.
- Lash, Scott and John Urry.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 Nutter, Chris. "Post-Straight: How Gay Men Are Remodeling Regular Guys." *The Village Voice*. Week of August 8 - 14, 2001.
- Rorty, Richard.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Freud and Moral Reflection." *Essays on Heidegger and Oth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43-163.
- Suppe, Frederick. "Curing Homosexuality." *Philosophy and Sex*, New Revised Edition. Eds., Robert Baker and Frederick Elliston. Buffalo,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4. 391-420.
- "Types." *The New Joy of Gay Sex*. Eds. Charles Silverstein and Felice Picano. New York: Ha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 Symons, Donald. "Beauty Is in the Adaptations of the Beholder: 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Human Female Sexual Attractiveness." *Sexual Nature / Sexual Culture*. Eds. Paul R. Abramson and Steven D. Pinkert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80-118.
- Wolf, Naomi. *The Beauty Myth*.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2.

Wouters, Cas. "Formalization and informalization: Changing tension balances in civilizing proces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3(2): 1-18.

跨性别运动

在奋斗中浮现的跨性别

费雷思 (Leslie Feinberg) 原著

张玉芬翻译，何春蕤校订

【编按：本文是《跨性别战士》(*Transgender Warriors: Making History from Joan of Arc to Dennis Rodman*)(1996)一书的序，费雷思在书中细数历史上存在于各种不同文化中的跨性别主体，图文并茂的述说跨性别主体奋力活出自我的种种血泪事迹。在这篇序文中，费雷思一方面显示跨性别主体的多样面貌，另一方面也举出「跨性别」的大旗来呼召跨性别的生命共同体。面对主要跨性别社群之间的分合张力，费雷思以「跨」(Trans)来标记跨性者(TS)与跨性别者(TG)的共同位置，指出就连想要清楚的区分两者(例如是否使用手术或荷尔蒙等等)都很困难，并以此显示身分认同的多元变幻。这一篇序文展现了费雷思串联整合跨性别运动内部的努力。】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个问题跟了我一辈子，但是答案没那么简单。因为英文中没有像我这么复杂的代名词，而我也不愿意为了要符合某些代名词就简化我自己。像我这样的人，单单在美国就以数百万计。

我们这些人的历史充斥了骁勇善战的英雄／英雌。但是难就难在这里！英文中描述所有身体变化和表现风格的词汇几乎只包括「女人」(woman)和「男人」(man)、「阴柔」(feminine)和「阳刚」(masculine)

这些字眼，我要如何向你们诉说这些英雄／英雌的战役？

现实的抗争加速了语言的变化。当我在 1960 年代出柜，进入纽约州西边和安大略湖南边的变装酒吧时，我开始听见了语言的进化，那个时候用来称呼我们的字眼总是从那些呼啸而过、坐满了潜在暴力份子的汽车中咆哮而出，无情的灼痛了我们。当时没有任何字眼能让我们不顾一切的使用并且感到自豪。

刚开始听到「gay」这个字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愤怒地坚决反对这个名词，因为听起来我们像是很快乐的人。〔译注：gay 在英文中的原意就是快乐高兴〕「不会有人想要用『gay』这个字的」，我的朋友们向我保证，并各自提出了其他的字词选择，但是这些字词后来都没有能生根留存。从这件事我学到，语言不是像席尔思(Sears)邮购型录那样可以让个人订购的，它是由群体在抗争的炽热狂烈中锤炼出来的。

此刻，1960 和 1970 年代美国各种解放运动所争取到的许多敏感字汇，正被保守右派丑化为「政治正确」并进行反挫攻击。在我的家乡，「政治正确」表示在语言的使用上尊重他人被压迫的经验及其伤口，而我认为这样慎选的语言必须被维护。跨性别运动还在萌芽阶段而且正在逐步定义自我，各种和跨性别相关的词汇或许在短期内就会过时；然而，横幅上书写的标语或许迅速的改变，抗争却仍然会澎湃发展下去。这本书既然决意投入呼吁跨性别解放，那么它的目的就不在于定义而在于捍卫那些正在不断串连的多样社群。

我个人并不特别在意跨性别运动是否会造就一个新的第三名称或性别中立的名称，例如正在网路空间中实验使用的 ze(她／他 she/he) 和 hir(她的／他的 her/his)。对我来说，这些字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跨性人几世纪以来的抗争历史并不是他的故事(his-story) 或她的故事(her-story)，而是我们的故事(our-story)。

我曾经被称为男 女人 (he-she)、T(butch)、男人婆女同志 (bulldagger)、反串者 (cross-dresser)、蒙混性别的女人 (passing women)、女扮男变装者 (female to male transvestite)、以及变装国王 (drag king)。我个人偏爱用来称呼自己的名称则是**跨性别** (transgender)。

如今「跨性别」这个名词至少有两个口语上的意义。一方面，它被当作一个**涵括**的名词，用来涵盖所有挑战性与性别疆界的人。我问过许多自我认同为跨性别的运动份子（在本书中都有列名或照片）他们认为这个涵括式的名词包含了哪些人，她们提出的名称包括：跨性／变性者 (transsexuals)、跨性别者 (transgenders)、变装者 (transvestites)、跨性别者 (transgenderist)、双性别者 (bigenders)、变装皇后 (drag queens)、变装国王 (drag kings)、反串者 (cross-dressers)、阳刚女人 (masculine women)、阴柔男人 (feminine men)、双性人 (intersexuals)(过去被称为雌雄同体 hermaphrodite)、中性人 (androgynes)、跨越性别者 (cross-genders)、变幻形体者 (shape-shifter)、蒙混性别的女人 (passing women)、蒙混性别的男人 (passing men)、性别扭转者 (gender-benders)、性别融合者 (gender-blenders)、有胡子的女人 (bearded women) 以及跨越了社会认可女性身体形象界限的女性健力士 (women bodybuilders)。目前，许多组织——从旧金山的「跨性国族」(Transgender Nation) 到纽泽西海岸的「蒙默海跨性人」(Monmouth Ocean Transgender) 等等——都用这个字作为一个涵括的名称。

除了**涵括**以外，「跨性别」有时也被用来**区分**那些在性别表现上被视为不符合其生理性别的人（简称 TG），以及那些透过手术和其他方式将其生理性别重新设定的人（也就是俗称的变性者，简称 TS）。跨性别战士维吉妮亚·普林丝 (Virginia Prince) 首先引介「跨性别者」(transgenderist) 这个名词进入英语，她曾经告诉我：「1987 或 1988 年我创造跨性别者这个字的时候就觉得，总得有个名字来描述像我这种

跨越性别疆界但并没有跨越性的疆界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全时间活在和本身生理性别相反的性别里的人。」

随着整个跨性别运动发展至今，愈来愈多人开始探索「生理性别」（女、男、双性）及其「性别表现」（阴柔、中性、阳刚、以及其他变形）之间到底有着何种差异区别。许多全国或地区的性别杂志和社群团体也开始使用 TS/TG 的区分法：跨性者／变性者（TS，即 transsexual）和跨性别者（TG，即 transgender）。

在西方法律之下，医生只要瞄一眼婴儿的性器官就可以宣布这个婴儿是男是女，就这样决定了。**跨性者**（transsexual，也就是**变性者**）则跨过了他们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sex）的界限。【校注：英文的 sex 和 gender 在中文里共用「性别」一词，本文翻译则以生理性别和性别表现作为区分，在此处所讨论的「区分」式语意运用中，以「跨性者（变性者）」来指称 transsexual，而以「跨性别者」指称 transgender。】

另一方面，在主要的西方文化中，婴儿的性别表现也是在出生时就被设定了：粉红色是女孩、粉蓝色是男孩，女孩应该长得阴柔，男孩应该长成阳刚。**跨性别者**则穿越、横跨、或模糊了他们在出生时就被规定的**性别表现**（gender expression）界限。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跨性者**（变性者）都选择动手术或施打荷尔蒙；相反的，有些**跨性别者**反而会这么做。我是**跨性别者**，我就曾经以手术的方式修饰自己的身体，并且两度使用荷尔蒙来改变身体，我也保留继续使用这些方式来修饰身体的权利。

虽然我们的运动已经引介了一些新的术语，但是所有用来指称我们社群的词汇都仍然有其局限。例如，反串、跨越性别、男变女、女变男这些用语都强化了「只有两种身分」——非此即彼——的观念，然而现实却非如此。又例如，**双性别者**（bigender）指出人们有女性化的一面也有男性化的一面，过去大多数双性别个体都被笼统

的归类为「变装者」，有些双性别者是全时间变装，有些双性别者则被称为部份时间变装。要是没有性别压迫，某些部份时间变装的双性别者或许会享受全时间变装的自由，但是基本上，双性别者希望自我的**两个**面向都能够自由展现。

我支持任何人都拥有用「变装者」(transvestite)作为**自我**定义，但是在本书中我比较少用这个名词。虽然有些跨性别刊物和组织仍使用「变装者」或简写的「TV」当作刊物标题，但是许多被贴标签当成变装者的人都反对这个字眼，因为它使人们联想到精神病态、性恋物癖和强迫症，而其实这些都是很健康的自我表现方式。此外，医学和心理学一直把变装者定义为男性，事实上，女性反串者也不少。

反串者、变装者和扮装——这些字汇传达出一种感觉，似乎这些错综细致的自我表现方式主要是环绕着衣着打转。这就造成一种印象，让人认为既然他们承受压迫只是因为穿错了衣服，那就只要换件衣服就好了！然而任何看过电影《一笼傻鸟》(*La Cage Aux Folles*)的观众都会记得，当片中的变装皇后被指导着穿上男性的三件式西装，摆出「真男人」的样子，在面包上涂奶油时，他的样子比穿着女装的时候更为女性化。那是因为跨性别者的整个灵魂——我们生命的本质——都不符合那些狭窄的性别刻板形象。许多以往被称为反串者、变装者、变装皇后和变装国王的人们如今都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

我们众多不同面貌的跨性别群体联手挑战性与性别的所有疆界和限制。而把这些社群凝聚在一起的黏着剂就在于捍卫每个个体定义自我的权利。

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跨」(trans) 这个字逐渐被性别社群用来做为团结整个联盟的用语。但是由于这个用语尚未赢得大众的认知，这本书还无法被命名为「跨战士」(Trans Warriors)。跨性别(transgender)

是较为世界认知的字眼，它在本书的书名里因此有着最宽广的意义：意指所有勇敢的跨战士们，不管来自哪一种性别，也就是那些在历史中领导战役首先造反的人们，以及那些在此刻凝聚勇气为了认同和生命奋战的人们。

本书并不自诩写尽了「跨」(trans)的历史，甚至也写不完现代跨性别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史。不过，它以一个新颖的观点来看历史中的性与性别，以及阶级、国籍、种族和性之间的交互关系：所有的社会都只认可两种性别吗？跨越性与性别疆界的人一直都是这样被妖魔化的吗？为什么性别重设和反串扮装会牵涉到法律？

然而，我要如何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呢？要有答案，就要走遍各种多元差异的文化社会，而这些社会的性与性别观念就像沙漠里的沙丘一般从亘古以来就不断变化着形貌。做为一个白种的跨性别研究者，我又将如何避免在这些被压迫人民的国族身分上强加我个人的主观诠释呢？

我用以下几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将很大一部份的注意力聚焦于西欧，这倒不是因为某种缺乏反省的欧洲中心主义作祟，而是因为我认为西欧几世纪以来的统治者都应该为今日深入西方文化肌理、而且硬性扩散到全世界被殖民地区的仇恨和偏执心态负责。我对反帝国主义运动所作的贡献之一，就是证明这些封闭心态很明显的来自西欧统治阶级。

另外，我在书中放入了来自全世界各种文化的照片，并且找到来自那些国家和民族的人协助我制作简短切实的说明文字。我竭力不去诠释或比较这些不同的文化表现方式，这些照片也并不是要暗示这些被拍摄的个体是以现代西方意义的「跨性别」这个语词来认定自己。我呈现这些影像的用意，是要挑战目前西方所接受的主流观念，这个主流观念以为女人和男人就是唯二存在的性别，而且只有

一种方式来做女人或男人。

我不认为个人的性别表现全然是生理决定或是文化产物。如果性别主要是由生理决定的，那么为何乡村妇女会倾向于比都市妇女更「阳刚」？另一方面，如果性别表现仅仅是我们被文化熏陶的结果，那么为何这么多跨性别人口没学会？如果两性是不变的生物事实，那么为什么有许多社会认可不只两种性别？虽然生理并不等同命定，但是在人类解剖学光谱上倒确实看得出一些生物上的标记，那么，性是社会建构吗？或着性别的僵化分类构成了文化的基本成份？显然在个体和社会之间必然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

我对跨性别这个主题的兴趣并不只限于理论。你或许已经知道，我们这些跨越性与性别文化疆界的人们付出了庞大的生命代价：我们面对歧视和肢体暴力，我们被剥夺了受到尊重、尊严的工作和生活的权利。照我们想要的方式过日子需要极大的勇气，有时单单早晨离家、以真实自我面对这个世界，就已经是一种抵抗的举动。但是你也也许不知道，我们有着与此不公不义搏斗的长远历史，而且今日我们也正在创造属于我们的解放运动。本书无法收录所有奋力成就了运动的领导人士的身影，但是我收集了一部份照片以呈现性认同与性别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并且加上种族、国族、和宗教等因素作为平衡。没有任何书籍可能囊括从田纳西州的「矮山仙子」(Short Mountain Fairies)到旧金山的「永恒娇宠姐妹」(Sisters of Perpetual Indulgence)之间所有跨性别个体和组织的各种各样性别认同。

现在是我们以专家身分来写我们自己历史的时候了。长久以来，我们的光芒都是透过别人的棱镜来折射的。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将历史、政治和理论形塑成为精钢武器，好用来捍卫这一群被严重压迫的人口。

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以为，我的性别表现所引发的仇恨只是人

类天性的副产品；我以为我之所以成为这种愤怒的众矢之的，一定是我的错。现在我不希望再有任何年轻人相信这种观念。我撰写此书，就是要揭露性压迫与性别压迫的盘根错节。

今日「性别理论」有很大一部份是把人类的经验抽象化而来，然而，理论如果不是经验凝聚累积的结晶，它就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引。我提供活生生的历史、政治和理论，正因为它们根植于为争取自由流血流汗亲身肉搏的真人实事。我的工作不只是专注于为过去编年纪实，它更是为形塑未来而进行组织工作。

这正是我一生工作的**核心**。当我紧握拳头，向那些不把我当人看的诋毁怒骂回去时，就是这些活生生的历史、政治和理论支撑起我的愤怒。当我在痛苦中语无伦次的回应那些「我实在搞不懂你是什么？」的善意人们时，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些流血流汗的真人实事。现在，《跨性别战士》这本书就是我的回应，也是我最核心的骄傲。

——译自 Leslie Feinberg, *Transgender Warriors: Making History from Joan of Arc to Dennis Rodman* (Boston: Beacon, 1996), ix-xiii. 经作者授权翻译。

我们都是正在成形的作品

费雷思 (Leslie Feinberg) 原著

张玉芬翻译，何春蕤校订

【编按：本文是《跨解放》(*TransLiberation: Beyond Pink or Blue*)(1998)一书的序，费雷思在此文中开展了跨解放的宽广战线，向非跨性别的主体说明，一个严谨的性／别体制对所有想要实现自我的人都不利，而跨性别主体的抗争则可协助消除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的封闭和狭隘。】

你看到粉红、粉蓝这种带有性别符码的婴儿衣物时可能会感觉不舒服，或者你是个在这些范畴分野中悠游自在的女人或男人——不管你是哪一种人，跨解放运动都捍卫了你的权益。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在「泛」粉红或「泛」粉蓝色系的多样性性别分类中做选择，也应该有权利选择调色板上的任何其他色调，此刻这项权利却被剥夺了。然而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就可能让这个权利成为现实。

这正是这本书的主旨。

我是个不喜欢被称作女士小姐 (Ms. 或 ma'am) 或先生 (Mr. 或 sir) 的人。我偏好使用性别中立的代名词，例如 sie(发音如 see) 和 hir(发音如 here)，来称呼我自己。每当必须在身分证明文件的性别栏上选择「女」或「男」的时候，我就感到无比的困难。

我并不否认我生为女儿身的事实，我也不认同自己是某种「中间

性别」(intermediate sex)；我只是不符合西方观念中普遍认为女人或男人「应该」呈现的模样。可是这个现实却主导了我戏剧性的人生路程。

让我给你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995年12月到1996年12月之间我染患了严重的瓣膜性心脏病，这种疾病导因于细菌在心脏瓣膜上寄生繁殖而造成感染。其实只要做个简单的血液培养，就可以立刻查出我发高烧的根本原因，八个礼拜夜以继日的静脉注射抗生素就可以清除我心室中每一点留存的细菌。然而我在一些医疗人员手中所经历到的仇恨却让我几乎濒临死亡。

我记得在12月底某个深夜，我的爱人带着我在暴风雪中抵达一间医院的急诊室。我发烧到104度〔摄氏40度〕而且体温还在上升，血压猛烈怦跳，高得危险，医疗人员立刻将我连上监视器，并且努力把我的高烧降下来，值班的医生则开始检查我的身体情况。当他确认我的身体是女性时，他突然对我闪现一个恶意的诡笑，然后走近坐在桌前的一位护士，他的眼睛继续盯着我看，但是另一方面开始揉搓那位护士的脖子和肩膀，和她打情骂俏了一阵。在他刻意示范了所谓「正常情欲模式」之后，他叫我穿好衣服，自己则冲出诊疗室。我挣扎着穿好衣服，虽然神志不清，却很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我穿好衣服后医生回来了，他命令我离开医院永远不要回来，但是我拒绝了。我告诉他，除非他告诉我为什么我会发高烧，否则我不会离开。他说，「你会发高烧，是因为你是个心理很有问题的人。」

在这样重病急难的时刻，医生这种对我的偏见很有可能让我致命。要是真的不幸，死亡证明上只会写着：「死因，瓣膜性心脏病」，但是其实真正应该写的死亡原因是：「他人的狭隘偏见」。

我和爱侣包裹着厚重的大衣毛毯挤进急诊室外冰冷的汽车中，

那位医生的仇恨仍然回荡萦绕着我们。我想到有多少其他人曾在他们病危就医时被医疗机构拒绝——有些人是因为急诊室入口高挂「只收白人」的种族隔离标帜，有些人是因为他们的卡波西氏肉瘤组织病变，使得医疗人员远远避开他们的病床。我还记得 1950 年代我母亲有个伤口一直无法痊愈，她一再去看医生，最后那个医生竟然开了个镇定剂的处方，因为他认为我母亲患了歇斯底里症。当我母亲最后求助于专科专家时，他们说癌细胞已经蔓延到她脑部了。

狭隘偏见所造成的伤害铭刻在血肉的躯体上。要是我们不管偏见，也不挑战偏见，它就会制造出一个把所有人都包围在内的恶毒氛围。要求每个人都有工作、居住、医疗、自尊和受尊重的权利，这和我们每个人都利害都相关。

我很珍惜有机会和你展开对话，来谈谈为什么我们迫切需要也来捍卫个人表现及定义个人的性与性别、以及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对你也会有重大意义。你一辈子都听到人家说什么是「真正的」女人、什么是「真正的」男人这些教条，你极可能也曾被其中一些教条压抑。当人家说女人应该瘦得像竹竿、感性而温暖、但是算术一窍不通的时候，你会对这些说法有所保留；你也心知肚明，做个男人，和起伏的肌肉、内在勇气或精通操作电动炼锯没什么关连。这些当然都是夸张的描绘，然而这些形象却已经透过教育和通俗文化，经年累月的灌输进我们的脑袋，更何况这些粗糙的概念缝隙中还潜藏着无数更为细致但是同样恶毒的讯息。这些有关「真正」女人或男人的说法，紧紧的束缚了个人自我表现之自由，而这些性别讯息在我们脑袋中回绕放送，就像周遭那些无法静音的广告。

尽管如此，我在人生中也曾经看到过社会剧变积极的挑战这个统筹性与性别的教条。我的童年是麦卡锡主义、「爸爸无事不知」的

1950年代，我成年的时候则恰逢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我亲眼目睹人们在思考和谈论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方式上有了巨大的转变。

今日，19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正遭受右派宣传家们的围攻。今日那些年纪太轻、不晓得妇女运动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人有必要知道妇女解放运动带来了何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些都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这个由女人和她们的盟友所推动的抗争，奋力的把人类的意识摆荡向前。

妇女解放运动用「女人」这个名称替代了原本被惯用来鄙视女性的许多粗俗字眼，并且在「女人」这个字眼中注入了力量与骄傲。以往许多被孤立的女人此时被意识觉醒团体团结在一起，她们讨论女性压迫的根源何在，并研究消灭这个根源的具体方法，这些讨论所引起的震荡回响也从那些团体讨论室一直扩散到远方。妇女解放运动广泛的点燃了对话，挖掘了女人在历史中所面对的有系统的鄙视、暴力和歧视，而这个意识觉醒则改变了许多女人和男人看待自己和彼此关系的方式。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应该记得这些广泛散布的讨论不是被组织起来**谈论**压迫的；事实上，它们都广泛的研讨如何采取**行动**来反抗制度化的性别歧视、强暴及殴打、堕胎非法化、就业和教育中的歧视、以及社会经济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其他贬低形式。

这些积极行动的年代向人性迈进了一大步。甚至随后而来的政治反动时期也没能反转在那个重要的社会运动中得到的所有成果。

现在，另一个运动正风起云涌的卷上历史的舞台，那就是「跨（性别）解放」(Trans liberation)。这个新兴的运动再一次提出强有力的质疑，质疑我们社会因着人们在性和性别上的表现不同而给予差别待遇，这个运动因此也将为人类意识带来新贡献。就像妇女解放运

动一样，跨性别社群正透过促进广泛的讨论来创造一个有力量为正义而战——拨乱反正——的运动。

跨解放运动的成员包括了阳刚女性、阴柔男性、反串者 (cross-dresser)、变性的男人和女人、生来身体介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双性人 (intersexual)、性别融合者 (gender-blender)、其他的性／别多元人 (sex and gender variant people)、以及我们这些人在生命中的爱侣。整体说来，我们扩展了人们对人类生存方式的认知。

我们真实的生命证明了性和性别远比手术室里医生瞄一眼生殖器官所能决定的更为复杂，远比粉红或粉蓝的婴儿帽来得更多样。而我们之所以被压迫，正是因为我们不符合那些狭隘的社会既有常规。

现在，我们正在奋力反击，而我们的抗争将有助于揭露那一些和所有女人男人相关的有害迷思，这些迷思撕裂了也扭曲了你我的生命。事实上，不论你如何界定或表现你的性或性别，跨解放对你而言都有意义。

如果你是跨性别人士，你面对的是可怕的社会惩罚——从送入精神病院到集体强暴，从挨揍到丧失子女访视权。我们所有在跨性别旗帜下前进的人都以不同的程度面对着这些压迫。这种暴力和贬低也夺走了我们个人生命原本可以达成的美景。

即使你不认同跨性别或跨性人或阴阳人，你的生命也被同样的压迫所挫折。你个人要做个什么样的男人或女人经常受到严格的限制：你个人表达自我的行径只能被导入两条深深铭刻的轨迹之一，而那些交付给你的社会包袱则是别人早已经替你打包好的。

所以，维护每个人掌控自我身体、探索自我表现的权利，将提供你个人有更多自由去发掘自我和潜能。这个运动将给你更多空间去做你自己，更深层发掘「做自己」的意义。

手牵手，我相信我们可以创造联盟，共同为你我所承受的压迫而战。肩并肩，我们可以揭露彼此所承受的不公，并且赢得我们企盼已久的重大改变。但是，团结的基础是「理解」，所以，让我先从讲我的故事开始。

我是一个让某些人不知所措的人。当他们看着我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些属于男性的特质和另外一些属于女性的特质，组合成一个多彩变化的整体。在我看来是各种性别矛盾的纠结。所以他们热烈的追问我：「你是女的还是男的？」这两个辞汇似乎是大部分人思考这个问题时仅有的用语。

「你是什么性别？」我了解她们问的问题，听来十分简单，而我也愿意给他们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只回答「我是女人」或「我是男人」，仍然无法让提问者放心。只要人们继续透过「男」、「女」这两个镜片来看我，我就永远是个谜团。

事实上，我不是什么神秘难懂的存在形态。我是个比大众文化中凸显描绘的女人更为阳刚的女性。我们虽然一向就被教导只有两个「自然」和「正常」的性别，但是我们国家里有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和男性都不符合这两个狭隘的分类。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女人或男人、女士或先生、她或他**这些字眼本身或其含义，并不能概括组成我们多样的认同或压迫形式。就以我来说，只有在这些并列的对字中加入「**跨性别**」这个字，我的生命才变得清楚明确。

只说我生而为女或男，并不能解决这个谜题。人家问到我的出生性别，期待听到的答案是个简单的「非男即女」，而我觉得应该先挑战这个假设，这是很重要的一步。面对这个看似无辜的常见问题——「多漂亮的婴儿啊！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们需要批判地审视其中的二选一假设。

只要我们持续认为女性或男性是仅有的性别形式，那么我们就

永远都搞不懂——更无法欣赏——人类多样身体结构所形成的宽广光谱。遗憾的是，「男孩还是女孩？」的出生证明上却只容许这两个类别。

这个「非此即彼」的性别分野使得那些生来介于女性和男性两端之间的双性人 (intersexual) 无所归属。当代流行的概念认为老天爷按照性别安排了两条完全不相关的输送履带把婴儿分别送到人间；然而人类生理结构的现实状况却不断突破这个概念的局限。那么，我们会因此改变出生证明的选项以反映人类的多样生理结构吗？不，美国医学建制反而选择使用荷尔蒙或外科手术来塑造并切割双性婴儿细腻而复杂的身体结构，直到他们乖乖地符合这个或那个范畴。

阴核是否「太大」或阴茎是否「太小」，是由医生决定的。这个高度主观的判断就这样决定了他人的身体应该是何模样。更可怕的是，做这个决定的人竟然是那个已经消毒好双手准备动刀的人！再说，要用什么标准来决定一个阴茎「太小」？通常都是以阴茎能否成功地进行异性恋性交而言。在这里，双性婴儿不但被量身打造了性别，连他们的情欲都同时被定性了，而婴儿对在她们身体上进行的打造工程完全没有任何发言的余地。显然美国国内需要从双性婴儿的遭遇开始，反对这种对生殖器的野蛮残害。

一旦跨性性欲 (transsexuality) 被纳入考量，追问新父母「是男孩还是女孩？」就不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了。大批出柜且自傲的变性人已经显示，个体对自身的性别有着深刻的、不断发展的、真实有效的感觉，而这个性别并不见得总是能符合产科手术室医师所作的草率决定。跨性性欲也不是什么新现象，纵贯漫长的人类口述历史和记载历史，人们早就经历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性别定位以及手术或荷尔蒙变性了。

提供了这个观点说明出生分类的复杂性和局限性之后，我毫不

犹豫地说，我确实生为女性，但是这个答案并不足以厘清人们的困惑，他们还是急切的问我，「你是男是女？」。这里的关键在于，他们企图用我的生理性别 (sex) 来理解我的性别表现 (gender expression)。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只学会了「女人」和「男人」这些观念，同样的，阴柔／女性化和阳刚／男性化这些用语也是大多数人谈论性别表现的复杂面貌时仅有的可用工具。

前面说的那个粉红 — 粉蓝性别分野教条所假设的是：生理现实主导了我们的社会命运。我们认为生为女性或男性就决定了我们将如何穿着和走路，决定了我们喜欢三分平头或长发飘逸，决定了我们在感情上会是呵护型还是压抑型。照这样的思考方式，阳刚的女性只是在尝试看起来「像男人」，而阴柔的男性则只是在尝试举止「像女人」。

但是我们这些跨越了主流性别假设的人却同时打碎了它们的僵固不变。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有时候还是说自己是个「阳刚」的「女人」呢？这个概念不是很狭窄吗？没错，但是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本身就具有煽动性，而这个社会矛盾正是坊间所有的性别教科书所没有提到的，它炸翻了一个传统的信念：性别表现和生理性别直接相连，就像马和马车天生就该连在一起一样。

我也很厌烦把自己描述为阳刚 (男性化)，原因之一就是阳刚 (男性气概) 是一块极度膨胀的领土，涵盖了国籍、种族和阶级的疆界。最重要的是，个人往往在这片领域上驰骋出自己的痕迹来。

另外，我也很难把自己性别的复杂微妙表现仅仅描绘为「阳刚」(男性化)。对我来说，把一个人的自我表现贴上一个标签，说那只是阴柔或阳刚，就好像我们问诗人：「你是用英文还是西班牙文写作？」这个 (二选一的) 问题预先就排斥了诗句有可能是用广东话、非

洲话、阿拉伯话（这些我们很不熟悉、极可能无力辨认、但是却是确实存在、而且鲜活有力的话语）来写作的。这个问题只想到诗人最初学习的母语，它有意的略过了诗人是怎样从文字的深井中胼手胝足的挖出一个一个的单字：它略过了这些字在第一次彼此相接触时创造出什么样的美妙音乐，而概念与概念之间又震荡着什么样的寂静回音。它更根本的忽略了那些推动诗人提笔创作的强烈情感和信念。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性别只是社会的建构——我不认为性别只是我们自小到大、死刻板板学会的二选一语言。对我来说，性别是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所学到、所掌握的语言素材中创作出来的诗。而当我阅读这个世界的诗集时，我看到每个人都在以各种细致的、复杂的、而且不断变化的方式来表达她们的性别，而她们创作诗的时候根本就不自我设限于既存的平仄押韵规则。

所以，性别表现怎么能被法令所统治或规范呢？那不就是企图用手铐铐住一池水银吗？人类的自我表现确实多样而且通常以暧昧或矛盾的方式展现，而何种程度的性别表现会被认为「可以接受」，就要看你的社会地位、你的种族和国籍、你的阶级、或是你居住在乡村或都市环境。

但是没人可以否认，僵化的性别教育从生命早期就开始了——从婴儿服装的粉红和粉蓝符码，到贴有性别标签的玩具和游戏。那些僭越这些专断界限的人都要接受处罚，严厉的处罚。当性别的精钢手铐紧缩时，应声折断的是人们的骨头：没人知道有多少跨性别生命曾经消失在警察的暴力和街角的攻击中。跨性别人士的生命在这个社会上如此被轻贱，以致于许多杀害都没有被呈报，我们这些存活的人则每天面对仇恨、歧视和暴力，在生命中留下深深的伤痕。

跨性别人士仍然被视为社会不法份子 (outlaws)。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偶尔公开地浓缩我的整体自我表现，称呼我自己为阳刚女性、T(butch)、男人婆女同志 (bulldagger)、变装国王 (drag king)、反串者 (cross-dresser) 等等。这些词汇都描绘着某种不法状态，而我昂首挺胸骄傲地站在警方指认罪犯的行列中。「不法」这个字眼并不夸张，我曾因为穿着西装和领带就被警察关进监狱。我的穿着真的有罪吗？如果是我穿着西装，那还是「男人的」西装吗？从田间到衣架——纤维布料是在哪个时刻被分派了性别？

我被逮捕的真正原因就像牢房的水泥地一样冰冷——因为我被认为是个阳刚女性——这是个**性别**上的犯规。我那些阴柔变装皇后姐妹们就在隔壁牢房里，他们是因为穿「女人的」衣物而被捕，我们的牢房有着同样的栅栏和混凝土设计，但是当我们——同性恋变装国王和变装皇后——被扔进去之后，警察们就称这些牢房为牛栏或皇后栏。牢房以我们的罪名命名：性别越界 (gender transgression)。事实上，判定变装和跨性别行为违法的条文仍然见诸今日白纸黑字的法律中，即使在法律没载明的地方，警察、法官和狱吏也被赋予权力，以性与性别「差异」为由，执行冷酷的惩罚。

我相信我们需要磨利我们的观察力以便看清警察、法院、监狱的压迫——以及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和封闭心态——是如何联手操作，架起那个主导我们生命的经济社会体制。当我们这些在体系改变的过程中无所损失的人共聚一堂一起检视这些社会问题时，我们就可以从陈腐谎言的粗糠里分辨出真理的麦粒来。历史任务已然在眼前，呼召我们站定立场，采取行动。

此刻就是采取行动的時刻，因此我们俩之间的对话已经带着庞大的抗争动能在内。

要怎么做才能终止跨性别者所承受的一切「合法」暴力与法外暴

力？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废除那些规范女性男性穿着言行的荒谬不公法条？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全面铲除各种基于跨性别恐惧和性别恐惧的歧视？

性／别解放的抗争要怎么样来和其他追求经济和社会平等的运动串连？我们要怎么样学会「欣赏」彼此的差异而不再只是「容忍」差异？我们要怎么样拆毁架在我们之间的电流铁丝网，让我们不再彼此隔绝、彼此害怕、彼此对立？我们要怎么样锤炼出一个可以为社会带来深刻长久的改变、甚至彻底改变社会的运动？

当我们开始串连组织，准备为彼此奋斗之时，这些问题才会有答案。一旦相互了解，我们就不得不诚恳关切的把彼此遭受的压迫当成自己所承受的压迫来抗争。

这本书就是我对以上这些社会讨论所贡献的心力之一，其中许多篇章改写自我 1997 年春天的几场演讲，当时我正要开始走上重病痊愈的坎坷路。当最后一支静脉注射管从我的手臂和胸膛拔掉之后的几个星期中，病后的我就像一个从下水道中爬起来迎向阳光的抗暴斗士，月历上填满了各种到大学、研讨会和造势集会去演讲的机会，那个春天是一个我不能不珍惜的宝贵礼物，我经过了何等的奋斗才活了下来。

我记得当时要使出多么巨大的力量，才能从输送带上拿下行李，拖着它跋涉长途穿过拥挤的机场，但是我也记得我和许多很棒的人有过惊喜的交谈。我发现从曼哈顿到达拉斯，从伯明罕到丹佛，美国的每一个我拜访的地方都有很多人热切的要谈论性与性别解放，我也被德国柏林、莱比锡、科隆、和汉堡的听众们充满情感和热忱的回应所感动。

那些演讲有些收录在这本书中，我在每一篇前面加了一个短序以描述当时的情况、听众和环境，以便你有身历其境的感觉。我也

收录了其他跨性别人士的声音——这些都是我深深尊敬的人。她／他们拥有与我不同的认同、经验和观点，所以你可以听到此刻正在进行中广泛对话。

诗人瑞科 (Rainer Maria Rilke) 曾经写过：「与转变保持对话」(“Be conversant with transformation”)。本书是我在跨性别对话中的声音，期盼也能在对话中听见你的声音。

——译自 Leslie Feinberg, *TransLiberation: Beyond Pink or Blue* (Boston: Beacon, 1998), 1-14. 经作者授权翻译。

我们正在创造历史

费雷思 (Leslie Feinberg) 原著

张玉芬翻译，何春蕤校订

【编按：本文是《跨性别战士》(*Transgender Warriors: Making History from Joan of Arc to Dennis Rodman*)(1996)一书的结语，也是费雷思左翼思考和运动经验的呈现。在细数历史上各种不同文化中的跨性别主体奋斗血泪事迹之后，费雷思以这篇结语来指出串连跨性别运动与其他被压迫者寻求解放的社会运动——特别是阶级解放运动——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奋斗，就不会有进步。那些高举自由但轻蔑抗争的人……只是想要不劳而获而已。他们希望不打雷不闪电就下雨；他们想要大海但是不要波涛汹涌……。掌权者从不会自动退守；我们不强烈要求，他们就永远不会让步。

—— Frederick Douglas

每当有一些数千年来都被噤声、被迫害的人们开始组织起来为自己的诉求发声时，其他被压迫挫伤的人们也直觉的感到一股清新的改变之风已然吹起，于是他们也抬起头来搜寻天空中的征兆。跨性别解放运动就正在引进这样一个转变。

我们大多数人——特别在受苦的时候——都冀望处境会改变，

但是却也不必然对改变抱持很高的期待。我们都听过一些尖酸的回应：「你打不过政府的！」或者「变来变去还不都是那么一回事！」反正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世界一向就是如此——狗咬狗自相残杀。

但是，那些都是天大的谎言！改变和发展，是每个活着的人和事物（甚至人类社会）的特质。

我在这本书中所呈现的历史是支持我信念的坚固基石。我相信，人类的未来世界不应该再有压迫。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接触到真实的世界历史，那么我们应该很早就学会：我们祖先所生存的社会有着比我们今日更为人性的社会关系。这个事实本身就提供给我们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今的社会。

对多元性别的仇恨并不是人类的天性，这个认知同样的鼓舞我。我钻研得越多就越清楚看到，虽然我们今日所谓的性别(gender)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地区、国籍和阶级中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相同的是，人类也一直都呈现出性别的多样性。另外，证据更显示，性别(sexes)并非一直都被蛮横地挤进女人和男人这两个严苛不变的范畴；事实上，性别之间的流动是一条远古流传至今的道路。

从数以千计的书籍、论文、口述纪录、文章、和其他讯息中，我去芜存菁的整理出本书中的资料以显示有些社会确实尊重跨性别者。我也在书中概要的描述了跨性别人士在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所遭受的压迫。面对这么多资讯，跨性别解放运动需要开始检视并比较那些尊重跨性别以及那些谴责跨性别的社会有着什么样不同的经济结构。换句话说，现在应该是谈论阶级分化的时刻了，因为——贫富悬殊差距的社会正奠基于各式各样的社会分化上。

要是我们把人类历史浓缩成一年，那么其中有360天以上都是合

作共有的生活形态。这个史实使我坚定地期待：要是我们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来规划生产活动而不是考虑获利多少的问题，那么现有的强力生产工具与技术就已经足够我们达成前所未有的境界。因为，从生产和交易中除去利益竞争，就能消除那个促使人们互相敌视对立的动机。

过去的社会之所以能更容忍和尊重差异（包括性与性别的多元），乃是因为人们是以共有的工具和其他原料来合作从事生产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四周维持生活的每样东西——工厂、农业机械和农地、医院、科学实验室——虽然都还是由集体的劳动完成，它们却大都属于个人私有。

最近《纽约时报》头版上的一篇报导指出，我们日以继夜集体工作创造的财富，事实上有百分之四十掌握在百分之一的家庭手中，《纽约时报》还提到，美国的贫富两极化比任何其他工业国家都来得大。《纽约时报》不好明说的是：富人之所以能更富，就是因为穷人变得更穷了——这个重要的因果事实竟然被省略了！

我记得几年前我在纽约华尔街当信差的时候，看到一个衣着肮脏褴褛的老人在一辆时髦的加长型豪华轿车旁的垃圾桶中找东西吃。有些善心人士可能会认为把富人的财富重新分配给穷人就可以解决这种刺眼的经济不平等景象。

但是任何玩过「大富翁」游戏 (Monopoly) 的人都知道【校注：这个饶富资本主义经济精神的遊戲英文名称原意就是「垄断」】，如果游戏结束时你手边已经没有代表现金的玩具纸钞，那你就是输家。就算庄家再多给你一些贷款，你还是输家，因为庄家还同时拥有游戏图上的海滨步道 (Boardwalk)、公园大厦 (Park Place) 和水电能源公司，一旦你掷骰子落点是这些地方，庄家就会再次拿走你的钱。

对那些找不到工作或者完全没钱的人来说，现实生活中的垄断

可不是游戏。最近在一个派对里有个年轻女人问我：「你做什么工作维生？」我回答：「我不知道。」我的回答让自己都感到焦虑。我没有资产、事业或工厂，所以我并没寄生在他人的劳动上，我必须为工资而工作，否则就会挨饿。但是因为我的性别暧昧，所以几乎不可能找到什么固定的工作，每个月我都得为我自己那一半房租奔波筹措，但是更困难的是为了生存而应付全职工作，因为我同时必须处理在街上可能遇到的威胁或者地铁上的骚扰。我生活环境中的这个社会体系真的让我处处碰壁！

资本主义是人类可以想像到的最非理性的经济体系之一：劳动最多的人获得的最少，而劳动最少的人却获得最多。我们怎能让这样的体系持续下去呢？要是广大众多的劳动人口团结一致争取一种较为公平的新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就会垮台。

让大家害怕那些穿着奇怪、选择变性、或者不男不女的人，目的就是要分化众人。因为这个目的，所以要浅肤色的人和深肤色的人对立，让不同国籍的人对立，让男人与女人对立，让异性恋与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或双性恋对立，让有能者与失能者对立，让年轻人与年长者对立。「分化以便征服」是个粗糙的武器，但是历史证实它很有效——直到大家觉悟我们有必要团结一致的那一刻为止。

所以，解决之道是什么？经过几个世纪合理化对跨性别的迫害后，性压迫和性别压迫已经根深蒂固到无法根除了吗？我们应该努力吗？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呢？

我成长在 1950 年代窒闷的压迫氛围中，当时根本无法想像后来会有 1960、1970 年代一波接一波的革命抗争，而「石墙抗争事件」就是这些战役之一【校注：1968 年 6 月 27 日纽约警方对同性恋酒吧「石墙客栈」进行恶意临检，在场扮装皇后的激烈抗争唤醒了同性恋族群也掀起了后来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但是这也是一个跨性别历史事件】。我

还记得当年在支持黑豹党和反越战的群众运动中也看见过刚刚兴起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旗帜飘扬。【校注：「黑豹自卫党」(后来简称黑豹党)成立于1966年，主要是组织美国黑人贫民窟的工人阶级武装自卫抗拒白人警力对黑人的暴力对待，这个「黑权」(black power)运动可说是美国黑人的建国运动。】

但是我们许多在1960年代工作的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准比现在还高一点，部份是因为当时的掌权者决定采取一个开明的「壮大兼富裕」(guns and butter)策略，以有效的挫折美国国内反越战的声浪【校注：这个说法很讽刺的来自1936年德国纳粹空军元帅Hermann Goering，他曾针对纳粹政权的四年经济计画说：「枪炮使我们强大，牛油使我们富裕」】。这就是为什么詹森政权(1963-1969)加重了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那些攸关生计的重要措施今日正在被一一删除)，这些补助政策让主流劳工阶级的日子好过些，因而成功的孤立了反战的年轻人及黑裔、拉丁裔、印第安原住民的解放运动。

但是今日这个社会体系已经不再照顾大多数人。数百万人从事两、三份兼差工作，缺乏医疗照顾，甚至逼近流离失所。美国的上层统治者在看到前苏联和东欧的工人遭到挫败后就越发胆大妄为，不但想要消灭美国国内的工会组织，还想粉碎过去70年来美国人透过激烈抗争而赢得的社会保险、失业救助、福利制度等等成果。

此刻，大部分工人没有真正的经济保障，我们的生活水准也受到打击，难怪我们现在也看到一系列规划完整的公投措施企图把进步平等的公民权条款描绘为「特殊权利」，以夺走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抗拒歧视时的唯一倚靠。

也难怪那群资金丰富、用仇恨的圣战来维护「传统家庭价值观」的权位人士，往往和那群猛烈攻击妇女生殖自由权，企图将移民当成代罪羔羊的人，同属一个阶级。

这就是分化以便统治。但那并不表示我们不应该争取改革！所有跨性／别人士都需要基本公民权，而且我们现在就要。此刻在美国，跨性／别人士几乎无处可以求助以抗拒歧视，甚至此刻都还在争取被纳入宪法所保障的广泛人权定义中。

随着目前越来越多性与性别的受压迫社群集结进入跨性／别运动的漩涡中，我们将在抗争的进程中规划更多广泛的诉求。我们必须要求把所有被视为不法的性与性别表现形式都除罪化，并推动教育争取社会接受性与性别差异。我们应该拥有没有标示「女」或「男」的干净厕所，这是我们的基本权利。

所有跨性／别人士都应该能够享用基本医疗照顾，而不须害怕因为偏见或缺钱而被拒绝。变性的女人和男人以及其他跨性／别人士都应该有权享有合理价格的手术和荷尔蒙。此外，跨性／别社群也遭受滋病侵袭，我们需要对跨性别友善的爱滋教育和各种服务。

我们需要对抗在居所、就业、军旅、儿女监护和访视权案件中包含的各种歧视。我们应该支援那些人权遭受侵犯的跨性／别囚犯，以及在警察暴力下受害的跨性／别者。

高中、学院和大学的课程应包含跨性／别个体及其抗争事迹。「性与性别体系永恒不变」这种狭隘的观念需要借由拓展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的多样性来加以挑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历史、人类学和医学，以铲除任何把性差异与性别差异视为「不正常」的观念。

从驾照到护照，所有基本识别文件都应该删除性别栏。而且既然每个人有基本权利定义自己的性别，那么出生证明的性别栏也应一并删除。此外，美国的保护弱势族群政策 (affirmative action) 原本是要平反一些基于种族和性别的历史歧视，我们需要继续维护它，但是也要扩展它，以涵盖更多性压迫与性别压迫的受害者。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决定或改变其性别，每个人也都有权利以

自己选择的方式来表现其性别。

但是这些权利不会从天而降。人们有食物和居所的权利，也有免于性暴力或种族暴力的自由，但是这些都是经过抗争才得到的。

在我成长过程中，种族隔离 (Jim Crow segregation) 的法律还在当道【校注：从 1880 年代直到 1960 年代美国大部分的州都透过各种法律来设立种族隔离的社会空间，例如公车分区乘坐、厕所分离、禁止通婚等等。Jim Crow 则是 19 世纪中叶美国通俗表演中常见的角色，由白人涂黑脸孔，以夸张的表演方式来呈现黑人的刻板印象。后世用这个丑化黑人的角色名字来统称维持种族隔离的各种建制。】经过激烈的民权运动和黑人解放运动才推翻了某些最反动的法律，使得一些进步的反歧视与保护弱势族群政策得以成功立法。从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 (1867-1877) 以来，民权运动首次赢得了黑人担任民选市长、州长、国会代表的权利，然而资本主义的危机仍然持续恶化，长年深刻而持续的经济不景气使得都会区非裔黑人的生存情境每况愈下。

同样的，高科技的发展使得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许多职业分野不再。但是那是靠着妇女运动的努力才消除了所谓「女性行业」，使性别歧视成为非法，并且要求同工同酬。然而目前女人整体都陷入了更深的贫穷，显然这些改革还不够！

阶级分化的社会往往透过法律来把经济不平等法条化。不论法律是否披上神圣之名，或是被视为出自人类道德准则，法律看起来好像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事实上，法律一直在变。然而，生产方式的进步或人类意识的改变并不会自动地改变法律，进步的立法总是透过激烈的游行、集会、示威和草根组织争取来的。只有行动才能使得法律改变。

不过，这就像工会契约一样，首先你需要抗争以得到这个契

约，然后你仍然需要继续抗争以免你赢来的成果被夺回去。

对跨性／别人士来说，赢得进步的新立法或者废除饱含偏见的法律，都是我们争取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石。不过，本世纪的经验已经显示，利益挂帅系统的基本结构无可避免的会激发经济和社会危机，甚至因此抹去我们一生努力的进步成果。这是我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中学到的教训。

身为一个犹太小孩，我小时候以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像暴风雨云般毫无预警，因此当我发现学校书桌被刻上了一个纳粹标帜时，我担心法西斯已经来临，而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这场风暴。难怪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纳粹能够在 1930 年代德国掌权的真正原因。

当时，德国经济严重衰退，一场强大的工人运动正挑战着资本主义本身，其中也包含了许多跨性／别、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女人和社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于是借此机会肆无忌惮的摧毁了工人运动、整个劳工阶级以及其他和他们结盟的组织。事实上，纳粹的兴起正是由一群工业钜子和银行家资金援助的，要不然是谁付钱兴建集中营、铁路和毒气室的呢？是谁从这些新创造出来的奴工身上获利的呢？希特勒当年誓言复兴经济并且带来繁荣，他后来确实实现了这个承诺，因为战争仍是个有效的电击器，可以使得资本主义停滞的经济快速复苏。

同样的，1960 年代石墙暴动的时候，越战也被视为「有益于商机」，但是就像任何药物一样，快效药迟早会失效。1991 年国防部五角大厦对伊拉克开战，美国的经济就并没有好转，那么，现在极端右翼份子还能提供什么出路呢？他们不会提供任何工作机会，他们推动「精简瘦身」企业结构以及高科技的革命都意味着有更多身怀专业技能的工人现在必须在速食店翻汉堡以赚取基本工资。

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势是：要不就弃守我们和前几代人奋力争取而来的生活方式、工作条件与政治空间——要不，我们就得组织一场更大的反攻战。

如果只看过去的经验，想要在美国挤出足以挑战掌权阶级的力量看似不切实际。但是如今城市衰败，工厂的钢铁锅炉冷却，债台高筑，军火生产成为经济常态，人民面对着立即的饥饿和流离失所，政府提供对抗爱滋和乳癌这些广泛流传疾病的经费不足……，从这里向前看，我们必须问：可能避免这场抗争吗？

此刻，难道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还能不出柜？此刻，难道不是脱去老旧幻想的时刻？难道不是告别那些支持剥削、延续人类痛苦的意识形态的时刻？最重要的是，难道此刻不是我们应该有信心自己能创造新世界的时刻？

从我还是个年轻的运动份子刚开始问这些问题的那一刻起，我就被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了。没错！我确实是，因为我不满足于仅仅删除那些限制我衣着的法律——更何况许多年轻的跨性／别者都还被强迫睡在废车里或人行道上。银行家有实力恣意浪费优雅晚餐上的丰盛食物，但是黑人扮装皇后和拉丁扮装皇后却不得不卖身换取一些炸薯条，你认为解决这场社会灾难的关键是什么？就像早年工会歌的歌词说的：「你要站哪一边？」我相信这些深刻的社会灾难需要彻底的社会解决方案。

「扣红帽子」(red-baiting) 本来就是想要吓阻我们不要挑战那个完全不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经济体系。要是在中世纪，我们也会被归类为异端份子。我成长的过程中曾经感受过麦卡锡反共时代「扣红帽子」的强大压力，但是就像其他分化社会的武器一样，「红帽子」也是可以被打败的。一位研究劳工史的同性恋学者艾伦·博路培 (Allan Berubé) 在 1995 年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作家会议的一场演讲中就谈过

这个问题，他说 1930 和 1940 年代的海事厨师与侍者工会负责组织美国西岸游轮货轮上的服务人员，那是个多重国籍的左翼工会，里头包括了许多公开表明同性恋身分的跨性别劳动者——也就是扮装皇后们。

一名现年八十多岁的工会组织者曾经告诉博路培，当年共产党工会组织者总是设想出能够反映工会成员身分认同的标语。博路培告诉听众：「他们 1936 年曾想出一个标语：如果你容许他们扣红帽子【即迫害左翼份子】，他们就会扣种族帽【即迫害特定种族】；如果你容许他们扣种族帽，他们就会扣性别帽【即迫害扮装皇后】。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在一起。」

这只是我们需要从过去的运动中学习的重要教训之一，就像跨性／别的抗争经验也将提供宝贵经验给其他运动及未来的抗争。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衰落所带来的普遍社会灾难正在深化中，成千上万的人都开始感觉到这是个迫切的议题，因此，此刻我们跨性／别人士应该比以往更有信心去接触我们的同事、邻居、朋友、家庭和所爱的人，并且告诉他们：掌权者想让我们相互残杀，以避免我们团结起来争取真正的改变。

在过去 150 年中，劳工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关键力量，它是所有基本物资和设备的生产者，而且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大多数。虽然即将到来的抗争并没有蓝图，但是我们可以从联手对抗共同的敌人以及过去凝聚的运动经验中学到宝贵的功课。

从 19 世纪初英国跨性别织工粗陋但是自发的反抗（他们自称「路德将军的妻子」）到今天，劳动阶级已经累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形式。【校注：传说英国莱切斯特区有个名为 Ned Lud 的人，他长年被附近的男孩欺侮，并在一次反击中打坏了两具织袜架。后来 1810 年代英国北部抗拒机械化的工人集体打烂织布机

以抗拒机器取代他们的劳动，领导者就被戏称为 Lud 将军，主要的支持者则自命为「路德将军的妻子」。费雷思在此处指出这个典故和名称的跨性别内涵。】

身为跨性／别人士，我们有值得引以为傲的抗争历史：跨性／别战士曾经挺身对抗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主义老板们。如今，身为跨性／别战士，我们正以越来越庞大的人数加入运动追求一个正义的社会。当我们在这个追求改变的大抗争中提出跨性／别运动的诉求时，我们也在教育他人认识我们感受的压迫、赢得盟友、打造我们想要实现的社会。

除非我们创造一个符合每个劳动者需求的经济体系，否则我们都不可能真正享有自由。作为跨性／别，我们需要努力实现一个不再有阶级可以透过散播仇恨和成见来获利的社会，我们需要努力实现一个无法想像还有法律可以限制性、性别和人类情爱的社会。

请在带领群众努力实现解放运动的晨曦中寻找我们——跨性／别战士们。

——译自 Leslie Feinberg, *Transgender Warriors: Making History* (Boston: Beacon, 1996), 121-130. 经作者授权翻译。

性别谜题

朴蜜妮 (Minnie Bruce Pratt) 原著

张玉芬翻译，何春蕤校订

【编按：朴蜜妮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美文学博士，专攻妇女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同性恋与跨性别研究，也是多次获奖的作家，现任汉弥顿学院妇女研究系系主任。本文是《她／他》(S/HE) (1995) 一书的序，朴蜜妮在书中以流畅深刻的散文，剪影了她和爱侣费雷思相爱相知生活中发人深省的点点滴滴，也侧写了妇女运动日渐僵化的性别政治与跨性别主体之间产生的张力，曾被美国图书馆协会选为年度同志及双性恋好书奖五本获奖作品之一。】

quiz.：名词【来自拉丁文 quis 什么，who 谁，which 哪个，what 什么；quid 谁，how 如何，why 为什么，wherefore 何处】

1. [罕用语]，诡异或古怪的人；
2. 戏弄、恶作剧；
3. 一种提问，尤指测试某人知识的非正式口头或书面测验

1975 年，我第一次和女人恋爱，也第一次搞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当时我是有夫之妇，结婚将近十年，有两个儿子。每个人对我

生命中的这个转折都感到震惊，包括我自己。从帮我处理离婚的律师到我那一堆女同志朋友们，每个人都想知道：我以前有没有过这些感觉？我何时领悟我是「异于常人」的？我何时开始「转变」？而我所居住的北卡罗莱纳州显然也想知道：我明不明白，我不能既当母亲（所谓的好女人）又当女同性恋者（所谓变态的女人）？

为了回答他们，也回答我自己的疑问，我做了也许每个向自己现身为同性恋的人会做的事：我回溯我的生命，寻找记忆的线索，挣扎于一大堆问题之中。我过去不觉得「异于常人」，但是我真的是异于常人吗？（异于谁？）我改变了吗？（从什么变过来的？）是不是我青少年时是异性恋，只在二十多岁时成为女同性恋？还是我一直都是女同性恋，但是早年曾被迫成为异性恋？比起我那些「一直知道」她们在情欲与感情上被女人吸引的朋友们，我是个比较不真切的女同志吗？女同性恋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我是个「真的」女人吗？

这个自我探索的核心是我的第一段友情。当时我5岁，她也5岁，她是住在我隔壁的白人女孩，是个tomboy。从阿拉巴马州小镇的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没和她说过话，但是从母亲那里听说她从未结婚，我很奇怪自己对她的记忆那么强烈。后来某天傍晚，当我在一家伯明罕书店朗读我的诗作时，她正好走进来，穿着牛仔靴，白衬衫敞着领子，合身的休闲裤，看来成熟而优美，很像一个阳刚女同志（butch dyke）。她从小就认识我，但是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她也对我长大变成女同性恋感到震惊。

当我再度遇见她的那一刻，我发现还有另外一堆问题需要我再次回顾我的人生，好好再检视一下：我们的童年都在那个仇恨女性、种族歧视的虔诚小镇上渡过，可是怎么我们两个都长成了女同性恋？为什么她——不只是女同性恋，而且还是个T——会是第一个

让我动情的人？当时并没有什么语言可以描述我们这种人，那么我们又是如何辨识彼此的？我们在彼此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标记？而当只有5岁大的时候，我们对彼此有何认知？是「T」和「婆」吗？是「男孩」和「女孩」吗？为什么我在她的记忆中只是个「女孩」而不是个「女同性恋」？

我再次回顾我们两人，当日的那两个小女孩，我看见手中松弛的风筝线，风筝摇摇欲坠开始折弯，她却伸手拉着我和风筝一齐迎风前进。我对她说：「可是我们长大以后我就一直遇不到你，你都和男生玩，而我怕男生。」她说：「但是你不知道的是，我怕女生。」整个高中生涯，她热爱着那些看来非常女人味的异性恋女孩，也不断的痛苦失恋，但是在毕业舞会上，她和足球队队长携手出席，我则穿着露肩的粉红色舞会礼服，沉静、笨拙地独自坐着，充满期待的力量，但就是无法昂扬的走入那间大厅，虽然厅里的舞者们和我一样，热切的渴望——但又鄙视——女人的力量。

20年后，这些问题终于在我面前展开：我的婆风格 (*femme style*)——我微微倾斜的头、我发问的方式、我的声音语调——和我的性欲望有关吗？我的婆风格和我如何看待自己身为女人的事实有关吗？男性特质 (*maleness*) 和女性特质 (*femaleness*)，和我们后来长成 T / 婆认同有什么关系？阳刚气质 (*masculinity*) 和阴柔气质 (*femininity*) 的表现和我们身为女人又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再次回到伯明罕城时，她安排了一个同学会，找来了我们高中时代的同性恋同学们共进晚餐。那顿晚餐的五个人都是白人，这个友谊网络就和我们年轻时所受的教育一样，都是种族隔离的，我们从未遇到过在镇那一头学校里的黑人学生。当年我们对于镇上的秘密生活所知不多，现在我们聚在一起，准备好好挖掘一

番。我们五个，包括了我和我那第一个女朋友，我的第一个回忆；包括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她也长成了女同性恋，并且做了妈妈；包括我第一个男朋友，现在成了男同性恋，温柔得让我想起为什么当年曾想当他的女朋友；另外还有一个固守乡里的男同志。我们五个人闲扯着当年曾经迷恋过谁，曾经和谁偷偷牵手，而对方如何投桃报李。

讲到最后，我们发现，在我们那个大约只有两千人的小镇上，同志名单却长得惊人，远超过我猜想可能是「女同志」或「男同志」的那些人。有一位结婚很久的女同学毕业后和一位女健身教练交往；另一位女同学曾经周旋于数个女情人之间，直到有人半夜踢破了她家前门；有一位已婚的主日学校老师，她的女儿结婚之后曾和一位女友相恋，而这个女友几年后却和这位当主日学老师的母亲有过一段情；还有一堆男孩，要不是彼此做爱，就是在教堂或牧师住所欣赏彼此和牧师儿子性交；还有个男同性恋有天晚上打开家门，发现门阶上有个信封，塞满了某个已婚友人的照片以及他恳切的性邀请。

我们各自述说着在高中时如何面对那个强迫异性恋体制的诘问，这个诘问只允许两种作答方式，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直」或「同」，「异性恋」或「同性恋」。其中一个选择会带领我们远离迷宫，进入成年，另一个则直通地狱。不过，现在看来，我们在公开统计时宣告的选择是一回事，我们隐密的生活现实、谁曾经把手放在谁的臀部上、我们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梦想，那些又是另一回事。异性恋机制确实存在，但是它的日常实践——至少在我那南部内地的家乡——突然看起来并不比地方周刊轻薄泛黄纸张上的结婚照来得坚固。

但是法律和习俗却经常强大到足以要求我们的公共生活符合社

会常态和规范，而异性恋疆界则强化了其他那些尚未被人察觉疆界的（种族和阶级的）建制。我在地方报纸上看到警长及其副手站在法院旁的照片，他们正在把一堆被没收的威士忌倒入街边的排水沟中，小镇因此弥漫着私酒的味道。但是报上却从没有我女友家的照片，没人看得到她陪着那几乎被贫困压垮的母亲在厨房擦地板；也没有她父亲的照片，没人知道他为了养家糊口贩卖私酒而入狱。我的白人父亲死在乡下养老院中，报上刊登的是他从半职业棒球到锯木厂的辉煌生涯，这个版本完全没有提到他偷喝私酒，也没有提到他谈论谁即将掌握这个世界时的种族歧视论调。养育我长大的黑女人和他同一家养老院，房间就在他对门，但是她死的时候没有任何报导提到她的死活或者她带大过多少小孩，也没有提到她的女儿或儿孙。

当年我订婚时，地方报纸曾经发布消息，还刊登了我的照片，照片中的我整洁而婉约，预备嫁作人妇。但是镇上的公共纪录——从绿湖区到六哩区的周刊八卦专栏——从来就没有记录过我们这些同志朋友们曾经钟爱5年、10年的爱人，也没有提到我们曾经生养的孩子。然而在我们身体深处，我们知道这条路并不是死路，也不会是一片空白，一张白纸。我们已经踏实地走入了我们自己的生命。

最近一次回家乡，我把我的新爱人介绍给我的初恋女友，她们热情的彼此问候。多年来我都一直爱着T，这次我找到的伴侣是个石头T，她的阳刚气质甚至使她常常被误认为男同志。我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谈论她或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必须学习说：我爱上了一个很**跨性别**的女人，她的出生性别与性别表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以致于街头的人称呼她「女士」，街尾的人却称她「先生」。而我也开始领悟到我自己比从前想像的更为复杂，我开始从那些盘根错节的

语言文字——女人和女同性恋、婆 (femme) 和女性 (female) ——中抽离出我自己的独特存在。

那晚我想起我的第一个朋友，一个被她母亲的羞辱灼伤的女孩，我想起那些「走路要淑女一点」和「别这么大声暴躁」的威吓（这些训斥足够让你厌恶自己，几乎发疯）。我想到我自己，那个在照片中搔首弄姿猛抛媚眼的小女孩，还有老师给我的无理选择：「要聪明就不是女生，要是女生就不该强悍」（这些说法让你厌恶自己，几乎脱离自己的身体）。我和第一个女友曾经在下课时间脱光脚，在游戏的沙堆里拼命的扭打，只为了想击败对方。我们是怎么存活下来还能再次见面的？我们是怎么存活长成这么特别的女人？因为我们而言，「女人」这个字眼根本无法充分描述我们的身体透过性与性别而经历的人生转折。

从没人问过我们：女孩、男孩、男人、女人的**生理性别** (sex) 到底有多少种形式？从阳刚到中性到阴柔之间有多少形式的**性别** (gender)？女同性恋、双性恋、异性恋之间，欲望和解放之间，是否有着什么关连？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道路会分歧，而且总是会再度分歧，岔向许多不同的方向。没有人问过：**身体的性别** (body's sex) 可以因染色体、荷尔蒙、性器官而有多少种区别？在家或在工作时、在电脑上、在你亲吻某人时、在梦中、以及走在街上时，**性别表现** (gender expression) 可以怎样的无限多样？没有人问过我们：在你的梦想中，你想要自己成为什么样子？

1975年，我第一次和女人相恋并且知道那就是自己想要的，当时我才刚刚开始称呼自己为女性主义者，刚刚开始觉悟女性的身体可能落入多少陷阱——性侵害、强暴、家庭暴力，我们的思考在差

辱中回顾自己的身体。我学到原来女人的身体往往还没有征得同意就被用来制造小孩或制造他人的「愉悦」。最重要的是，我开始能够解释自己生命中原本难以理解的许多事情。

我开始回想并且发现，过去搞不懂的一些事情其实有着固定的模式，例如男同事所提出的性暗示评语；还有那些我原本不觉得有重要意义的行为，例如男面试官会询问我对育儿有何安排。生平第一次，我明白了自己是个**女人**，是男人面对的「异性」(opposite sex)，我属于一群承受歧视与压迫的人——但是有能力反抗。我在历史与权力的迷宫中找到自己身体与生命的定位。

女人所受的压迫使我觉悟，女人得到解放，我才可能自由。身为解放运动的一份子，和其他女人聚在一起探讨如何得到自由，这些经验充满了绝妙的欢愉。在意识觉醒小组、政治行动团体、文化事件、文学集会中，在每一种女性团体和女性空间中，我们开始认识到社会压迫如何封闭局限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阅读了女性主义学者们对于终结女性所受到的性别压迫所提出的建言。我找到了几位检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女性压迫之间关连的作者，但是我所能接触到的其他理论大多是跳脱历史 (ahistorical) 和局限于单一文化 (monocultural) 的，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之道也多半在于消除**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差异。有些提议废止生理功能上的明确区别，例如法尔史东 (Shulmith Firestone) 建议以人造子宫来消除女性生理功能，她相信那是男女性别分野及不平等的基础。其他人则觉得答案在于终止性别表现的不同形式，也就是终结阴柔 (femininity) 及阳刚 (masculinity) 的不同形态，海尔布伦 (Carolyn Heilbrun) 就宣扬某种中性的阴阳同体 (androgyny)，以消除「性别角色」(gender roles) 的两极化，她认为那是男女之间权力差异的源头。铎尔金 (Andrea Dworkin) 则发起改变有关性交的实践，以扫除那些她认为会永久延续

男性特质 (maleness) 和女性特质 (femaleness) ——也就是宰制和臣服——的性影像和性举动。

我觉得这些理论很有说服力，或许只要消除了性差异或超越了性别表现就能让女人不再承受性别压迫。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理论并没能解释身为女人的我日常所承受压迫的某些重要面向。例如，我曾经孕育生产两个小孩，医生对待我的方式只会让我想要问：「如果有人造子宫，会是谁的手来操作这项科技？是为了谁的利益？」另外，我的两个小孩都是男孩，他们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各有其阳刚与阴柔特质的独特混合，我们可不可能训练他们成为某种没有性别特质的中性人？这会是他们采取行动反抗世界不正义权力时需要的技能吗？至于性交，这是我在与男人的关系中体验过最多愉悦的时候（我的丈夫一向非常小心翼翼地取悦我），要是没有对怀孕的恐惧和对我自己欲望的羞耻感，我在性游戏中应该会享受更多愉悦。然而，我丈夫的阴茎并没有因此就宰制了我的生活，相反的，我非常关切的是，那些大公司白种男性面试官在我求职面试时如何挥洒其权力，又如何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优势而永不雇用我。

还有，在我挺身面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公敌时，我读过的理论好像帮助不大。我和我居住的北卡罗来纳社区中的右翼女性热切辩论，她们抨击男女平权修正案 (Equal Rights Amendment) 时所用的策略就正是批评妇女运动企图消除性差异与性别差异。她们指责：平权就意味着男女不分的厕所，平权就是同性婚姻。她们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挑战性别疆界，你就会消解性的保护作用，使女人在面对虐待时更为无助。她们想要说的是：如果你挑战性别疆界，那就会使男人与女人互相学习彼此的行为而且以此取乐。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些猛烈的批评，而这些指控在全美国都

得到回响，因而成为全面反女性主义战争的一部份力量。我在妇女运动中最早学到的标语就是「生理不能决定命运」(Biology is not destiny) 和「女人是造成的，不是天生的」(Women are made, not born)。我阅读过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认为工作、家务、情绪都是按照性别来分配给男人和女人的。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我——以及那个支持平权修正案、成员主要是中上阶级白人的妇女改革运动——对性、性别表现和情欲都提不出一个足够复杂详尽、足以回应这些右翼攻击的分析。

事实上，在这些辩论中我们或许应该说：女性受暴的解决之道，不能只是用限制女人的行动来达成保护的，我们的运动应该帮助女人学习和盟友们联手反抗，以保护自己能安全的游走世界。我们或许应该回答：**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分裂分化，是被设计来延续经济体系中的上下性别阶级，使图利者从两性间的战争获利。我们或许应该回应：**女人**不是**男人**的对立面，而解放意味着跨越所有专横的性别疆界，让我们能随心所欲，在生活中的任何层面上都能把自己放置在男性特质—女性特质光谱中的任何位置上。

在妇女解放运动内部私密的空间中，我们确实讨论了这些争论，但是在充满敌意的公共空间里，即使只是建议在两性所谓的「正常」举止中做出最轻微的改变都可能引发争议，因为**那就等于**质疑整个「文明」(civilization) 的基础。妇女运动中的改良派对于公然面对女同性恋或跨性别的议题一直爱恨交织；事实上，就算妇女运动偶尔处理到种族和阶级的议题，她们的态度也是不情不愿、反反复复的。对这些改良派而言，运动的胜利就仅仅是部份突破所谓「女人」端庄举止的界限，或者稍稍扩张「好女人」的疆界。

有些改良派女性主义者之所以坚守「女性特质」的内涵，是因为她们从未反省对自己阶级种族地位的效忠。对另外一些改良派女性

主义者而言，这则是个策略性的决定：她们相信在政治上定义女人时如果能淡化其中的差异，将可以在这个不友善的世界中为较多女人争取到较大的空间。她们希望建立一个堡垒，以此作为未来建设和解放的基地。但是事实上，出于其种族、阶级、性、或性别表现上的考量，而把那些模糊了「女性」定义及疆界的女人排除在外，反而使得女性的空间更为紧缩，更为危险，也更弱化了妇女运动，局限了它的基础。

最终我离开了这种改良式的政治，迎向那些愿意拥抱女人多样复杂性的文化和政治行动。一开始和我合作的那群女人主要是白人，有劳工阶级也有中产阶级，而且都是女同志，但是我们都深受黑人民权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影响，认为全体女人的自由和消除种族歧视紧密的相连。此外，黑人女性主义者和黑人女同志的政治与理论工作也让我们学到如何去质疑不同范畴——包括种族、性／别、阶级和性欲——的「差别」，把它们放在经济和历史的脉络中思考。

但是，即使我们思考如何透过这些连结、松解和重编来拓展妇女解放，我们仍然尚未全面探讨性与性别的内涵。关于「男性意涵」(manhood) 和「女性意涵」(womanhood) 仍有许多问题没有答案或者根本尚未提出。每个人都带着我们这个大文化氛围所赋予女人、男人、阴柔、阳刚的许多负面假设与价值，而这些负面观念不但限制了女人的行动，更阻止我们认识「阳刚」与「阴柔」不应该构成性、种族和阶级压迫的基础。

一个被认为太「帅气」(T、butch) 的女同性恋经常被假设至少有一部份是个男性沙文主义者，她有可能会因此被赶出女同志团体或不准进入女同志酒吧。而一个太「娇媚」(婆、femme) 的女同性恋者也

经常会被认为是个尚未解放心智或身体的女人，她在日常和女同志朋友或情人争论时可能会被轻蔑的斥责：「你的举止就像个异性恋女人」——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可是同时，不管是帅气女同志或娇媚女同志或是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性别表现的女同志，大家都在试图解析我们还有哪些行为残留了来自仇恨女性文化的压迫模式。1982年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Barnard College** 举办的「学者与女性主义者」研讨会就反映了这些挣扎，一群不同性口味的女人组成了一个联盟来筹划举办这场会议，希望能借此检视愉悦和危险是如何复交交织在女人的性与性别表现上。然而，她们却被另外一群组织起来反色情、自认是「正牌女性主义者」的女人们指为「性变态」和「荡妇」。

就在那个时刻，我正在华盛顿附近一所州立大学教妇女研究。某天，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着一般女同性恋的生活，但是特别关注到 T / 婆 (butch/femme)。当天我的穿着很随意，但是明显是婆的风格，坐在我左手边的白种女人则是身材高大，筋肉结实，留着短发，穿着黑皮夹克，每天骑哈雷机车到学校。然而她却强有力的说：「T 和婆已经不复存在了。」就许多方面来说，这是 1980 年代我所身处的女同志 女性主义空间中很典型的一个时刻。身为女人和女同性恋，我们希望能脱出那些为我们这些生为女人的人所设置的圈套，我们也希望能避开那些随着我们的性别而强加上来的负面价值。我们不想做周遭文化定义下的女人，所以必须摆脱阴柔；我们不想被男人压迫，所以必须摆脱阳刚；我们还想终结被强加的欲望，所以必须摆脱异性恋情欲。

对某些女同志而言，脱离这重重圈套的方式之一就是选择中性 (androgyny) 或者实践一种「相互且平等」(mutuality and equality) 的性，以此尝试消除我们日日可见、林林总总的「男人」和「女人」面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我们对「阳刚」女同志和「阴柔」女同志的敌

意归罪于同性恋恐惧 (homophobia)，而不承认其实大家对于「好女人」和「解放了的女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性别表现是很有成见的，而这些成见才是敌意的源头。第三个方法就是否认我们社会文化以及我们自己心中都潜存着深刻的恐惧，我们都恐惧性和性别的流动不定。

这种恐惧可能用各种不同的形貌出现。例如，男女同志报纸的分类广告版面上仍然有人会在征友栏注明「不要 T，不要嗑药的人」(No butches, no drugs)，这类说法把女人的性别反叛等同于自我毁灭，几乎就是男同志征友广告中注明「外表直，不 C」(straight-appearing, no femmes) 的翻版。或者，情欲讨论中也可能会排除 T / T 和婆 / 婆的配对，说这样的同性情欲太诡异。另外，我们有些人虽然认同自己是 T 或婆，但是却可能拒绝认同另外那些性别表现很极端的 T 或婆。就像一位非常酷、非常世故的女同志在舞会上可能会说：「我是婆，可是不像她那样」，以此来鄙视那个她认为娇媚得「过火」的女人。

活在 20 世纪的美国，我们知道跨越性与性别疆界的人往往要承受严厉的惩罚，那些宣告自己拥有独占的女性主体意涵的女人也要面对可怕的惩罚。不过，其实这也并不稀奇，因为权力机制至少有部份奠基于对控制差异——特别是性、性别与情欲上的差异。难怪我们会觉得节制、同化和「正常」表现性与性别比较安全。但是，「节制」就表示必须「乖乖待在界限内」，我们又是待在谁设立的界限内呢？

尽管越界会有处罚，我们还是每天继续和我们所有的矛盾差异共存。我依然站在这里，在风格上毫无疑问的「阴柔」，在个人经验上非常「女人」，在政治兴趣上非常「阳刚」，在我致力写作超越女性家庭领域的诗作时，我同样的很「男性化」。我在出生证明上的性别

被定位为「女」，但是只因为我是个女同性恋，我就被认定不够女人，不能保有从我女身所出的小孩的监护权。身为白人女孩，长在种族隔离的文化中，我被期待要「像淑女」，要性压抑，但是要顺从同阶级的白人男人；而其他肤色较深的女人却被诅咒为「淫乱」，好让她们的身體被逮捕、被剥削。从青少年时期起我就出外打工——许多人认为这是很男性的事情；但是我现在的工作是老师，是个适合女人担任的温婉工作——只要我不告诉学生我是个女同性恋；因为别人认为女同性恋这种情欲模式看来太具侵略性又太「阳刚」了，不符合我的「女性阴柔」。

我自知是个绝对的女同性恋，但不是像异性恋世界假设的——女同性恋者都「很男性化」——那样。我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在我课堂上、在朗读诗作时、回应好奇的计程车司机时）宣告自己是女同性恋，可是如果我不说，一般人都把我当成异性恋女人。然而，要不是我偶尔「豪迈化」(butch up) 我的风格，我还会被我的女同志世界怀疑是太柔媚而不像女同性恋。而在女同志空间内部与外部，有些人有着这样的预设：「真正的」女同性恋者应该不会像我那样，喜欢我的女同志情人那么的阳刚。

我要如何在我的经验、我的政治、我的身体中调解性与性别的冲突？在某些时刻，有人会给我们机会暂时逃脱这个谜团，因为总是有人要给我们机会选择正确的是非题答案，总是有人要我们填写问卷。然而我们所勾选的栏项(M 或 F、**男性**和**女性**) 完全无法涵盖我们任何人在性与性别上的复杂性。

本书中的故事属于一个新近浮现的理论，以理解在以下交会处所出现的复杂性：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主义、国内与国际有色女人的书写、女男同性恋解放与双性恋解放的酷儿观点、以及正在

浮现的跨性别解放思想。跨性别解放运动拥抱的是变装皇后和变装国王、变性人、反串者、男女人和女男人、双性人、跨性别主义者、以及所有在性与性别上暧昧、中性、或矛盾的人们。这些交会点清楚的显示，一个人的性别表现与性在任何方面都不会一贯地阳刚或阴柔、男人或女人。我在这个理论中发现了许多自己经验的面向，我欣喜的发现也愈来愈清楚的看见，我和他人相连，因为性别压迫与性别解放影响到我们每个人，而身为女人和女同志，我的抗争和其他在性与性别上受压迫的人的抗争重迭合流。我的一位朋友曾这样描述这种喜悦：「就好像我从笼中被释放出来，而我竟然过去不知道自己身在笼中。」

这个理论探索无穷的可能、也探索性和性别的流动不定。坐在邻桌吃寿司的黑人女性可能骨子里、手势举止、声调语音都很优美可爱，但那并不表示她的性器官是女性的。如果公寓楼上那位英俊的菲律宾男人外貌像异性恋，那并不表示他的情欲取向对象是「异性」。在医生诊所里坐在你身旁的白种女人可能出生的时候是男性，而且有着复杂的荷尔蒙与外科整型手术历史；或者她可能生来是个女的，但是也经历过轨迹不同但是同样复杂的荷尔蒙与整型手术。地铁上那个你认为是白种男人的上班族，可能生来是个女的，可能认为自己是个T，或者认同自己是个男同性恋。从这个角度来看，问卷上的M或F选项栏目其实真的没什么用处。

现在我站在这里：远离我出生的阿拉巴马州，在那里一所种族隔离的小医院里，护士在我的出生证明上勾选了F(女性)、W(女人)；远离我第一个T女友以及我们在雨洼中赤脚玩水的嬉闹时光；远离我20年前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当时我开始质疑我被定位为女人后的命运。我的生命经历了20世纪美国社会各种深刻变革运动

交会时的巨浪，我经历了黑人民权运动和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女男同双性恋性解放运动、以及跨性别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发展出各自的理论，也复杂化了我们对于种族、性、性别、情欲和阶级分类的质疑。这些理论也都增强了我们的能力，去对抗以这些分类为名义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压迫。但是，要想把理论化为行动，我们就需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各自古怪游移多元中找到已经存在的那些具体行动。我写作以下这些故事，就正是要为这个理论提供血肉与活力。

——译自 Minnie Bruce Pratt, *S/HE* (Ithaca: Firebrand, 1995), 11-22. 经作者授权翻译。

婆女性主义

网路专访朴蜜妮 (Minnie Bruce Pratt)

丁乃非提问

张玉芬翻译，何春蕤校订

【编按：以下的网路访谈是 2000 年 9 月由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丁乃非向朴蜜妮提出问题，然后由朴蜜妮自己撰写答案。】

Q1：您现在是一个有婆认同的诗文作家、教育者及运动份子，请问您是如何达到今日的政治立场与运动位置的？

我出生于 1946 年，老家是曾经施行奴隶制度而且在 19 世纪和其他南方各州一起点燃美国南北内战的阿拉巴马州。而我在个人生命中反抗妇女压迫和种族歧视，完全是因为受到这个出生时空的巧合所影响。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美国南方还普遍存在着种族隔离政策，就像现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一样。在这个政策下，「有色」人种（包括非裔、印第安原住民、中南美拉丁裔、华人）都不准与所谓的「白人」通婚或与他们共同用餐、上学，就连和「白人」共用一个饮水器都不可以。我的父母、长辈、教会领袖、学校老师和政府官员都教导我，这样的种族歧视系统是正确且道德的生活方式。

但是到了 1970 年我开始拒斥这样的价值观，因为我亲身接触到历史的洪流。1950 年代晚期和 1960 年代，越南、中国大陆、非洲等地区的解放抗争激励了全世界，好几波解放运动也横扫过美国。虽然当时我对这个国际层次一无所知，但是非裔美国人士在我家乡阿拉

巴马州发动大型的组织造势活动以终结白人优越主义，却深深影响到我。后来南方的民权运动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反越战运动衍生出妇女解放运动，我也被吸引加入。

在国际抗争中担任领导地位的女性都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成员们仰望的对象，几乎每个成员家中或聚会地点都有那张中国革命口号之一「女人撑起半边天」(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 的海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说「女人解放」(women's liberation)，而不仅仅是「女性主义」(feminism)。换句话说，我们了解到，女人的命运是经由抗争来决定，而不仅只靠理论！而且我们也将妇女的抗争连结到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种族歧视、反殖民主义的抗争上。

这就是我在 1975 年「出柜」为女同志时面对的政治环境。当时我仍居住在美国南方，有着近十年的异性恋婚姻，有两个年岁尚小的儿子。当我公然宣告自己是女同性恋并与丈夫分居之后就失去了孩子的监护权，因为法院和社会都认定我既然是个女同性恋者，那就一定是个「不适宜」的母亲。

我的朋友圈里主要是自诩为妇女解放运动份子或女性主义者的女人，许多也自认是女同性恋者。除了政治运动工作之外，我们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些新的社会空间和机构，例如为举办文化活动的咖啡屋、各自带菜合吃的晚餐、文学杂志等。但是我们也会去同志酒吧社交，并在那里接触到许多不必然借由认同政治抗争来「进入同志身分」的女同志、同性恋女人和男人。

就是在这些同志酒吧中，我们有关性、性别角色和性别表现的妇女解放讨论，终于际会了 T、婆、「变换者」〔原文 kiki，就是性别流动，随时更替或综合 T 婆特质者〕、变装国王与变装皇后们的漫长同志生命历史。

Q2.：您觉得您自己的婆性／别政治与 1970 至 1990 年代衍生的美国女同志女性主义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女性主义内部外部的哪些矛盾冲突可能塑造了您的政治立场？

原本我个人的「女人」认同完全被我的出生地及其文化所塑造，所以当我在 1975 年「出柜」为一位女同性恋者时，我也开始和这个事实挣扎角力。（而这也是我们许多妇女解放运动份子当时挣扎着面对的！）

对我个人来说，我当然知道我的父母和家乡都冀望我长成异性恋、嫁给白种男人、让丈夫掌管我的想法和计画、继续做个基督徒、生养子女、担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不要追究那些「男主外」的男人在外面的世界里做些什么……在他们传统的定义之下，一个「真正的」女人（当然）拥有女性的生殖器、是「白人」、是异性恋、「有女人味」(feminine)、只和单一性伴侣作爱而且总是被动的、已婚且有小孩、拥有一个低薪低地位的「女人的工作」——以上这些特色都必须同时存在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我们这一波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贡献之一就是粉碎了那个看来完美一致的图像，打破了上述那种单一的「女人」定义。在我个人生活中，我以出柜现身成为女同性恋者并且成为妇女解放的政治组织者来突破我的文化调教：我变成了诗人，取得了博士学位，找到了一份专业的工作；我享受非单一伴侣的恋爱，学习照顾自己的财务，维护我自己的公寓和我自己的车；我开始独自驾车长途旅行，跋涉千百英里去参加妇女研讨会与各种会议。这些举动在今日似乎是再平凡不过的，美国任何一个女人都这么做，但是在当年，我家或我社群中的女人是完全不准做这些事情的。

在整个妇女运动中，打倒这个单一的「女人」定义，就意味着发动许多不一样的、挑战性与性别成见的抗争。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群

众来抗拒工作歧视与薪资不平等，呼吁不应该区分「男人的工作」和「女人的工作」，反对同工不同酬。我们有些人则努力争取全面开放堕胎权与堕胎管道，主张「女人」的意义不应该是强迫生育；有些人则争取增设价格合理的日间托儿制度，认为「女人」的意义不应该是筋疲力竭、缺乏支援的母职；有些人则反对强迫有色女人绝育，因为我们相信女人应该有权利选择是否愿意当母亲，我们相信「女人」不能以种族歧视的方式来定义，母职不应该是只保留给富裕白种女人的选择；还有一些人致力争取同性恋和双性恋女人的情欲自由，认为「女人」这个名词不能只让异性恋女人使用。

借着打倒这些很局限的社会定义，我们认识到：基于阶级地位、种族、地区、性、肢体能力、语言、国族等等方面的差异，女人们的经验和生命是不同的。我们认识到：「女人」是生理性别和文化教养复杂交织着「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结果。我们引述西蒙波娃的话：「女人是制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Woman is made, not born.”）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套用这句话的时候都有选择性的设限。例如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个「女孩」，因此我的抗争方式就是夺回「女人」的自我定义权。其中一部份就是开始来回穿越所谓「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疆界——独自旅行、搞婚外情、成为一位诗人。当然还有很多未被检验的假设……

可是，虽然我在同志酒吧中的社交生活使我熟悉了如何以「婆」的身分来做女同性恋，但是当年我正在妇女解放风潮的影响之下全心重新学习做「女人」，以致于没有仔细检视我的「婆」认同。毕竟，在旧的「女人」定义下，「阴柔」(feminine)被认为是「柔弱」(weakness)的同义词。然而从我以女同志的身分生活以来，我就知道自己是会比较女性化的「婆」(femme)，只消看一眼我三岁时的照片就可以看出

我那时就已经是个「婆」了！

但是这个「婆认同」却和我的女同志生涯及女性主义者生涯格格不入。基于人们对「阴柔」的预设，她们（包括女同志在内）都用那些社会调教的刻板印象来看待我。在某些层面上，我知道我的性别表现 (gender expression) 并不一定紧密的连结到社会化定义下的那些「女性」(female) 特质（例如：女性不会替车子换机油、不会直接了当的表达沟通等等）；但是，不论外在世界或我自己都没有完全领悟到：性别表现（阳刚性、阴柔性、中性）就只不过是「个人自我被性别化了的表现」，就这样而已。

这些就是当今跨性别解放运动正在好好挑战的假设。这个运动重新打开了那个被妇女解放运动开启的讨论，以彻底思考「女人是制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Q3：婆往往因为她的「阴柔」而被视为是以主流的、过时的、传统的性别表现模式蒙混度日，也因此承受污名的压力。请问您如何看待婆 (femme) 和女性特质 (femininity) 之间的关系？又如何看待婆和「女人」（就是女性主义定义之下的那种标榜「认同女人」或「生为女人」的女人）之间的关连？

婆的性别表现是阴柔的，当然也比較容易被这个没有跨性别意识的世界诠释为体现了女性气质的内涵。而在那个世界里，女性气质是被鄙视和压迫的，所以阴柔就被视为最低贱的特质，因此婆也就被说成是柔弱的、被动的、工于心计、现实、自私自利、虚荣等等。反正任何加诸于「女人」的负面刻板印象都会被加诸于「婆」身上。有时候连一些「正面的」描述也会被加诸于「婆」，当然这些正面描述有可能是恭维之词，但是如果是基于性别的刻板定型，那可就不是什么赞美之词了：例如有人会说，婆「天生」比较善长煮饭、打

扫、购物、养花蒔草、照顾别人等等。

事实上，当一个婆，就只不过是拥有一种阴柔的性别表现。婆可以打篮球、做女红、做粗工、熟练的操作电脑、养小孩、或决定不生育；婆可以是异性恋、双性恋或同性恋女人（其风格细节当然会不尽相同）。婆还可以是男变女的变性女人、女变男的变性男人、同性恋男人、异性恋男人或双性恋男人。婆，甚至可以完全不认同女人。

做一个婆，并不表示就「认同男性」，并不表示她会认为男人的想法与关注比女人的想法和关注来得重要。做一个婆当然也不表示就是「认同女人」的。做一个婆就仅仅表示这个人的性别表现是阴柔的，而这个阴柔的风格还会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

Q4.：被压迫者之间的连结（例如在台湾，酷儿与性工作者在1997年妓权运动中的集结）是既困难但又十分重要的。请问您如何看待美国的性与性别不法份子（gender and sexuality outlaws）所集结的这种结盟？

美国当代的同志运动是由1969年6月纽约市石墙事件所点燃，当时女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社群中最受压迫的成员们团结一致反抗警察暴力。在石墙酒吧发动反击的人正是那些非裔和拉丁裔的变装皇后和T女同志，她／他们有些人无家可归或被迫从事性工作谋生，而她们全都因为没有活在「适当的」性别中而遭到警察骚扰。这个当代同志运动的起源在美国从未被遗忘，而伴随着跨性别运动的浮现，大家正在努力再生那些影响力，强化那些连结。费雷思就在最近的新书《跨解放：粉红与粉蓝之外》（*Trans Liberation: Beyond Pink and Blue*）中强而有力的促进了这些连结的形成。

但是，想要更巩固各种性／别被压迫人士之间的连结，就必须

在分析中清楚理解种族歧视和阶级不平等在维系压迫中扮演的角色。就像「女人」并不是一个同质单一的群体，我们的「酷儿」社群也不仅仅是一群同质单一的人们：有色人种或贫穷的酷儿们，以及那些最昭然或公然过着跨性别生活的人，都承受着比别人更多的暴力、歧视、压迫。任何性／别被压迫人士之间的结盟如果想要很坚固，就必须关切我们自己社群中受压迫最深者的需求与生活。

叫我「跨性人」

跨性别主体与性别解放运动

何春蕤

【编按：新的认同身分出现，往往也意味着某种无法被既有概念架构认知的新范畴出现，因此需要不断和来自旧思考框架的质疑进行辩驳。这篇文章写在2000年3月，不但企图引介「跨性别」的概念，也在运动的脉络内面对和这个新概念经常相连的质疑，以积极认识此一性别解放运动的新篇章。当时本文和本书中另外一篇〈逝去的女性主义〉（即〈跨性别运动对女性主义的挑战〉）联手组成专题，透过《破报》专题来阐释跨性别运动的理论蕴涵。】

2000年3月的台湾非常的跨性别。

选定3月18日上映的《男孩别哭》(*Boys Don't Cry*)纪实的呈现了美国跨性别者布蓝登·蒂娜 (Brandon Teena) 的跨性生涯；3月底，著名的跨性别作者费雷思 (Leslie Feinberg) 广受瞩目的半自传作品《蓝调石墙T》(*Stone Butch Blues*) 中译本问世。这两位知名的「跨性别」(transgender) 主体的高亢发声不但揭露了过去性别解放运动的瓶颈盲点，也宣告了性别解放运动的新方向。

什么是跨性别？

20世纪性别解放运动的历史例证逐步显示，许多女性主义者和妇女运动者的性别政治往往仅止于挑战男女两性之间的资源和权力

分配，或者在同志运动的压力之下勉强接受性倾向的「不幸」存在，但是却拒绝动摇那个更根本构成压迫的性别二元区分制度。最明显可见的就是，一旦面对那些在身体情欲及生活方式上选择高亢的不顺服既有文化规范因而直接扰乱性别分野的暧昧边缘主体（例如变装皇后和变装国王、娘娘腔、男人婆、 婆女同志、变性人、阴阳人、扮妆跨性人、第三性公关、以及其他持续浮现多样面貌的性别异类）时，号称要抗拒性别压迫的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却明显的犹豫起来。显然她们的性别政治拥抱的是「两性」二分世界的某种理想分野、分工、分赃状态，因此只有合乎这两个理想性别的主体才可以被列入运动策略的考量。

上述那些「跨性别」主体不但是不男不女（因为根本无法被既有的男女刻板定义所局限，而且也日日与这「不男不女」的污名为伍），同时也是又男又女（因为所有被规划为男女性别的形象、特质、行为，甚至没有特定性别归属的文化成份都被当成素材，被混杂拼贴变形来呈现这样的身体）。

这些以肉身和情欲来表达不能、不愿、不屑配合性别规范的主体（统称「跨性别」的主体）早就在日常生活中暗暗承受「神经病」、「作怪」、「变态」、「恶心」等等污名；要是在蒙混过关时被暴露暧昧身分（正如布蓝登·蒂娜的例子一样），则往往遭受开除、羞辱、坐牢、殴打、轮奸、杀害，或者被送进精神病院、被恼羞成怒的朋友同事断绝来往、被所爱的人放逐。

1990年代在酷儿运动以及几位知名跨性别者的残酷遭遇登上媒体的激励之下，有愈来愈多跨性人现身，联手挑战性别体制对跨性人的迫害和限制，也揭露妇女运动和同志运动对主体性别的简单本质看法，终于掀起「跨性别」(transgender)运动的波涛。

男人？女人？还是跨性人？

性别暧昧的身体在性别截然二分的文化中浮现时往往引发极大的焦虑，因为性别是社会权力结构得以安身立命的基本分野之一。传诵民间的跨性别反串故事充满了传奇、冒险，但是主角终究安然返家，最后揭开真面目辨识相认的戏剧时刻总是欢笑惊喜的。不过，要是当年祝英台在杭城求学或花木兰在军中时就被周围的男性发现女身，会有什么样的下场？这个由恼羞成怒转化成欲望占有的暴力现实正是许多跨性别者百般蒙混过关的主要原因。这也是《男孩别哭》一片赤裸裸描绘的现实。

跨性别的暧昧身体最常遭遇的质疑就是「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这样的诘问并不只是在谴责、规训性别暧昧的主体而已；它更重要的效应是企图认定主体的「真实性别身分」，而这个真实的性别身分当然被视为以天生装备的生殖器官为唯一依归，以借着巩固其绝对性来湮灭身体的多样面貌和主体的主观选择。也因为这样，拒绝被归类、被定位、被局限的跨性别主体常常回应：「我都不是」、「我都是」、「你说的是哪个时刻？」、「你管我是什么？」、「我是跨性人」。

谁在欺骗？

当跨性别者的身体状态和生活选择被凸显出来、被质疑的时候，最常见的指责就是，「明明是女人还假装男人」、「明明是男人还假装女人」、「为什么要欺骗人家」等等。问题是，唯有先预设一个截然二分的性别体制，先预设生理生殖的绝对性，才可能认定谁「明明是」什么性别。换句话说，「欺骗」之说显然已经先行否定了跨性别者本身的立场和观点，而以某种命定的生理性别来湮灭跨性别者的自我主体性。

面对这些轻蔑的断言，跨性别暧昧身体的执意存在或被迫现形，都宣告了两性体制在上述预设中所施行的暴力和强制：跨性人不是假装男人、假装女人，他们是拒绝只做「男人」或只做「女人」。跨性人不是患了性别认同错乱症，他们只是积极的主动建构自身的性别表现而已。

在这里没有「明明是」的问题，更没有「错乱」「谎言」的问题。相反的，说自己「只」属于某一性别，才是真正的谎言。因为，跨性别身体的暧昧多样和可能变化，根本无法被单一的性别刻板形象所穷尽；跨性别身体超乎常识的自我形塑，更无法被任何固定的身分所冻结。事实上，为了具体挑战传统的性别想像并显示跨性别的肉身存在，几乎每一本西方最近出版相关跨性别的书籍都包含了大量跨性别主体现身——甚至乳房和阴茎并存裸体——的照片，以其最扰人的视觉效应和最冲撞性别常识的身体状态向世界宣告：这就是我的「真相」！

讽刺的是，在现实生活里，性别二分世界的脆弱想像力每日都在迫使跨性人编造各种背景细节，在申请身分文件时违法虚构，以维护自身真实存活的那种性别矛盾暧昧状态。性别二分世界则日日以「两性」的绝对区分架构来简化这个复杂流动的性别世界，否认并抹煞跨性别的可能存在和意义。这样看来，到底是谁在说谎？

我爱跨性人——跨性恋

在《男孩别哭》片中，当布蓝登的性别身分受到强烈质疑时，众人都认定女主角拉娜一定是被布蓝登蛊惑，以致于明知后者不是男人却仍深陷情海，然而拉娜却坚持自己「就是喜欢布蓝登那个样子」。两人之间的情欲既非异性恋（谁说布蓝登是男人？）亦非同性恋（谁说布蓝登是女人？）。

既存的性别二分体制当然很难想像世上会有人就是喜欢、恋慕、欲望、并追求跨性别者，而也唯有继续坚决否认这个可能性，才能巩固性别二分的自然天成。然而跨性别运动中的无数爱侣却拒绝回避污名，反而选择公然并肩现身，以其炙热的情感向众人显示「跨性恋」的具体例证。

我们这才觉悟，性别暧昧的身体在性别截然二分的文化中所引发的不仅是极大的焦虑反扑，而更是强大的欲望恋慕；这也部份解释了第三性公关的魅力，以及媒体中反串角色、变装秀、性／别身分猜谜游戏的普遍吸引力，因为——我们都爱跨性人。过去我们看不见跨性恋，所以梁山伯的欲望只能有一种解释，圣女贞德的魅力也只有一种意义，也因此，不但跨性人是变态、无法出柜，连跨性恋者也不能坦白「我爱跨性人」。

其实台湾的跨性别主体早就存在，比较为人所知的有比女人还女人的 Kandy Chen，终生男装的孔二小姐，以女装面世的水彩画会会长舒曾址及司法院院长之子城兆纬，历尽千辛万苦才成功变性的林国华；更普遍存在的则是默默走在我们身旁的无数无名、变性人、反串人、第三性公关、双性人（阴阳人），以及只能在社会新闻版以耸动奇闻式的嫌疑犯身分被看见的种种异类性别身体。此刻，跨性别主体和跨性恋者已经展现其情欲投注的流动和身体形塑的抗争，也掀动广泛大众的热切想像和欲望。伴随着科技和身体政治的新探戈，性别解放运动的眼界已然彻底开展。

T 婆的跨性别蓝调诗

何春蕤

【编按：2000年6月10日性别人权协会在台北耕莘文教院以「T 婆的跨性别蓝调组曲」为题，座谈《蓝调石墙 T》(*Stone Butch Blues*)的内涵和意义，作为推广跨性别意识的努力。由于这篇发言稿企图回应某些读者对《蓝调石墙 T》和《男孩别哭》(*Boys Don't Cry*)的不满，语气上因此有很强的针对意味。】

T 婆

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说「女同志」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来谈「T 婆」？这样不是创造分裂、僵化角色吗？我们应该「不分」嘛！

让我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质疑。第一，T 婆这种角色名词的历史出现，有其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因为它们开启了更为细致认识女同志的方式。「女同志」这个说法，指称的是主体在「性(对象)」这个层次上的倾向和选择，但是这个名词并没有关注到个别女同志的自我呈现方式，也无力捕捉女同志们自我在其「性别表现」上的特殊个性，因此更无力真正探索女同志彼此之间如何操作「性别」的符号，以创造自己在「性」上面的吸引力。像 T 婆这样的主体描绘方式的出现，事实上不但指出了女同志之间的可能差异(不是大家都一样的)，更指出了女同志之间部份的欲望动力逻辑(为什么我喜欢「那个样子」的女同志)。就这些层次来看，看到 T 婆这类的主体标签继续

滋生出来就立刻很简单的视为「分裂」、「复制」，恐怕一方面是出于过度焦虑自己的定位（我会不会太像／不像这些标签所描述的那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自己的僵化心态（老是要确认／而且认为只有敌我的二分关系）。

第二，女同志的自我呈现方式并不是非 T 即婆的二选一，女同志之间的互动模式也不是只有 T 婆这一种，因此 T 婆决不是思考女同志的唯一方式。然而已经活出 T 婆模式的女同志却特别引人注目或至少引人注目，也很容易被贴标签、被批判是复制异性恋。我觉得这里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 T 婆的呈现方式操弄了现有的性别符号，因而「能够被旁观者辨识」，能够很轻易的被看成异性恋的翻版，甚至正是利用这种容易辨识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形象定位、性吸引力、以及隐密的恋情，也因而最容易引发各种忌妒不满。这里所勾动的复杂情绪，显示性别二分的异性恋仍然多多少少构成了我们认识人际关系的基础，也构成了大家无意识中不断搜寻线索时的焦躁来源。正好像有些女性主义者也常常因为其独立的、果断的、积极的形象，或者其活泼的操弄、谐拟男性气质，而被批判是「学男人」。这一类的批判者从没好好的想过：到底要什么样子才算不是学男人、不是学异性恋？（这么一来，我们还剩下什么文化资源堪使用？）如果说男性气质、异性恋模式是在历史社会过程中被划为禁地，不容许女人或女同志挪用，为什么此刻竟然还有女人和女同志禁止别人抢攻禁地呢？

不管从性别角色的创造和性别文化符号的操弄而言，T 婆的命名和展示都是女同志文化历史的重要成份，因此也决不能太过简单的被那些对自身优势／主流位置毫无所觉的人乱扣上帽子。《蓝调石墙 T》书中对 T 婆文化和 T 婆关系的细致描写提供了我们参照和体认的具体例证，实在是非常重要的文献。

跨性别

二十世纪跨性别主体的大量浮现（例如变装皇后和变装国王、娘娘腔、男人婆、T 婆女同志、变性人、阴阳人、扮装跨性人、第三性公关、以及其他持续浮现多样面貌的性别异类），暴露了许多女性主义者和妇女运动者的性别政治底线，揭露了她们只有兴趣挑战男女两性间的资源和权力分赃模式，只能「包容」同性恋的存在，但是却拒绝动摇那个更根本构成压迫的性别二元区分异性恋体制。最明显可见的就是，一旦面对这些暧昧边缘主体在身体情欲及生活方式上选择高亢的不顺服既有文化规范、或者嚣张的操弄现有性别文化素材因而直接扰乱了性别分野时，号称要抗拒性别压迫的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却明显的犹豫起来，支支吾吾的开始追问：这个人到底是男是女，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是 T 还是婆，是零号还是一号，是敌还是友。

1990 年代，在酷儿运动以及几位知名跨性别者的残酷遭遇登上媒体的激励之下，有愈来愈多跨性人现身，联手挑战性别体制对跨性人的迫害和限制，也揭露妇女运动和同志运动对主体性别的简单本质看法，终于掀起「跨性别」(transgender) 运动的波涛。电影《男孩别哭》在本地性别运动团体的推荐中上演，小说《蓝调石墙 T》中译本问世，将在地的跨性别论述场域打开，带动对这个议题的思考和讨论。

然而，当大家注目凝视跨性别主体、关注其另类的性别面貌的同时，许多人选择集中评论跨性别主体的人生成败选择，也因此不期然的暴露出自己的阶级位置和情欲立场来。

《男孩别哭》故事中的布蓝登·蒂娜，及《蓝调石墙 T》的作者费雷思，除了在性别身份上的暧昧混杂之外，都有很清楚的阶级色彩：两个人都来自非常缺乏资源的蓝领下层，此外，布蓝登局处于

贫苦无出路的乡村，费雷思的明显犹太裔身分更饱受歧视。在这样经济能力弱势、族群被鄙视、文化资本薄弱的基本条件之下，跨性别主体的情欲探索和尝试，先天上就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因此处处显现出更大的急迫性。不但在他们个人性别的呈现过程中要时刻承受被揭发的忐忑，在他们个人可欲特质的营造上也处处受挫：忐忑使得跨性人情绪急切，矛盾冲动，在滚雪球式的谎言中终至失控；有心无力的挫折感则使跨性人不得不铤而走险，博取资源，以便能够以戏剧性的呈现来投射自己的吸引力。

说穿了，这些看来所谓「愚蠢冒险」的行为也并不是跨性人的专利，哪个想讨好爱人的恋爱中人没有做过这些笨事因而被骂恋爱昏了头呢？问题是，当这个人是个「跨性人」（或者同性恋、豪放女、第三性公关、变性人等）时，这些事情看来就似乎特别的愚蠢、特别的令人气愤——因为，这里的「特别」如何如何，正根植于我们对跨性人的「特别」另眼看待。而当我们责备跨性人的短视和愚蠢冒进时，我们极可能只是透过这样的谴责来和他们划清界线，以显示我们自己的优越而已。说穿了，批评布蓝登只是个小烂 T，能打开什么样的空间，让更多的性别异类感到被肯定、被支援呢？

这样的说法并不是说跨性人是最完美的人，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应该被包容的；而是指出，当新的性别异类浮现时，往往会带动新的不安和焦虑，而这些不安和焦虑常常会以各种看来理直气壮的批评方式宣泄而出。

另外，在像跨性别这样的尖端议题上，本地和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使得我们的反应更为复杂，例如泡酒吧、酗酒、哈草、性开放等等，都是西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已经可以平实对待而司空见惯的景象，但是在本地的严谨氛围中，这些活动都被视为负面的、低下的活动，因此也使得异文化中的性别异类显得更为负面、低下。

从这些方面来看，此刻《蓝调石墙 T》一书所带动的对跨性别主体进行的性别思考、阶级思考、文化思考，都有机会帮助我们对于性别、阶级、文化等差异因素的操作影响有更深入的认识。

蓝调

蓝调是忧郁的诗歌，也是隽永慵懒的吟唱。作为跨性别主体，作为无法实现或呈现自我、或者即使部份实现自我、也处处受到压抑的主体，蓝调常常是 T 婆唯一诉说自我人生故事的曲调，因为这样在极度伤痛中唱出的曲调竟然是那样美妙感人，它捕捉了生命中的无奈，生命中强烈而深刻的情感，生命中娓娓道来的悲欢离合。这也解释了像《寂寞之井》或《蓝调石墙》这种作品中弥漫的某种伤感以及强大的愿景。

这些无奈、情感和悲欢离合，当然并不是跨性别主体的宿命，而可能是他们在这样一个严厉划分性别气质的文化中唯一有力抒发情绪的曲调。然而正如《蓝调石墙 T》的叙事所呈现的，「蓝调」从来不是自怜式的舔舐伤痕，蓝调是在自我叙述中深刻的描绘出跨性别生命的具体形体，以便主体壮大得力——正如当年美国黑奴们的蓝调吟唱最后终究酿成自傲自强的抗争大合唱一样。

诗

今天的座谈主题围绕着 T 婆这两个女同志身分，尽管我们需要让这两个身分被看见、被认识、被肯定、被颂扬，然而同时我们也对这两个身分的可能被定形、被僵化、被高举、被神圣化、被当成新的安身立命的唯一处所感到有点不豫。因为——人哪里是这样简单的东西呢？难道一旦被别人或被自己贴上一个标签（不管这个标签有多进步），人就定了位，定了局吗？

费雷思在他 1998 年的著作 *TransLiberation* 中就对各种标签表示了深思熟虑的立场。他认为把自己描绘成「阳刚」或「阴柔」，男或女，男女人或女男人，男人婆或 CCgay，T 或婆等等，都不是能让他完全满意的自我描述，因为，让我引用费雷思自己的话：

我很难把自己性别的复杂微妙表现仅仅描绘为「阳刚」。对我来说，把一个人的自我表现贴上一个标签，说那只是阴柔或阳刚，就好像我们问诗人：「你是用英文还是西班牙文写作？」这个（二选一的）问题预先就排斥了诗句有可能是用广东话、非洲话、阿拉伯话（这些我们很不熟悉、极可能无力辨认、但是却是确实存在、而且鲜活有力的话语）来写作的。它有意的略过了诗人是怎样从文字的深井中胼手胝足的挖出一个一个的单字；它略过了这些字在第一次彼此相接时创造出什么样的美妙音乐，而概念与概念之间又震荡着什么样的寂静回音；它更根本的忽略了那些推动诗人提笔创作的强烈情感和信念。

……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性别只是社会的建构——我不认为性别只是我们自小到大死刻板板学会的二选一语言。对我来说，性别是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所学到、所掌握的语言（素材）中创作出来的诗。而当我阅读这个世界的诗集的时候，我看到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以各种细致的、复杂的、而且不断变化的方式来表达她们的性别，而她们创作诗的时候根本就不自我设限于既存的平仄押韵规则。

费雷思在这一段话语中很清楚的刻划了「性别」立体且流动的美学。性别不但在时间中有着不断改变的样貌，人在每个不同的时刻选取呈现自己性别不同形式也在每一个时刻和场域中展现个体的创造力和美学。

「性别是诗」的说法不但点出了个中的美与创造，也点出了其中的复杂差异，多样吟唱。（相较之下，那些匠气十足、单调古板的正统性别诗人有什么权利来批判那些创新性别语言和性别诗的人呢？那些自己毫无创意，从不操弄现有性别符号的人，又有什么立场来说人家仅仅是复制异性恋呢？）

如果性别是诗，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继续来谈：什么样的文化是诗的文化，能培养出好诗，多样的诗，有创造力的诗？

以过去的经验而论，诗的文化是生活丰盛多样的文化，是不以排挤异己作为信心基础的年代。就像唐朝那样：歧异的文化普遍的存在左右，诗人可以用各种形式文字格式体裁来创作，而且不限制也不在乎题材的选取，可以批评时事，可以抒情养性，可以玩耍文字。只有这样开阔的文化才能滋养出丰盛的诗歌创造。

因此最起码的，我们就需要调教平常心，在遭遇新生事物时不会只想找毛病、挑问题、先质疑，而是用平实的、开阔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也需要敏锐的心，我们需要学会欣赏别人的诗歌，在其中看到文化的脉动，也看到自己创作的榜样和契机。我们更需要勇敢的心，要能实验、探索、玩耍自己的性别表现，能／敢写歪诗、打油诗、讽刺诗、形象诗等等。

而作为创作的丰饶土地，我们需要更多异色异类的生活故事，我们需要听跨性别前辈们的成长和辛酸，也要听她们的偷欢愉悦，因为，她们的性别诗是我们的传承，是我们口耳相传的经验累积。

同时。我们需要更多的色情文化（因为每次扫黄都会萎缩女同志

需要的色情材料)，更多的跨性别爱情故事（因为真实虚构的故事至少都能给我们日用的常识），更多丰富的情欲画面（因为它们可以充实我们的画面想像），更深刻而自在的感受交流（所以我们首先就需要情欲解严）。那是使我们得以形塑自身情欲的肥沃土壤。异性恋有着无数小说、电影、歌曲、画面来调教自己的情欲口味和能力，我们更需要丰富我们单薄的情色基础。千万别因为无聊的文人说我们近年来情欲小说创作太多，就误以为我们的文化基础已经够了。不，我们还需要更多样的创作累积，我们还需要接触别的文化、别的世代已经累积的情色资源，以丰富我们的素材，以探索我们无尽的可能。

我们需要被鼓励去实验各种的性别呈现方式，并操练活用各种文化中的性别素材，坦然的交流各种性别经验和尝试。这种集体累积才叫做「文化」，一个跨性别的文化。

透过《蓝调石墙 T》的出版，T 婆的跨性别蓝调诗正想望着一个丰盛开阔的文化，好让我们都能做塑造自己性别的诗人，写出、唱出、演出百鸟齐鸣的性别诗年代。

跨性別運動對女性主義的挑戰

卡維波

婦女解放≠性別解放

歷來對於「性別壓迫」的理解就是男壓迫女，而「性別解放」就等於「婦女解放」。但是這樣的理解在今天必須隨著歷史社會的進展而被修正。

性別政治在過去主要是個「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問題，亦即，男人位於「性別階層」的最上層，而女人則處於男人之下。但是「性別階層」的結構只有上下兩層嗎？

實際上當然可能更複雜，例如女人之中也可以區分出不同階層，如「良(家)婦(女)／淫婦(壞女人)」；或者，男女之中也有「正常」與否的區分(像娘娘腔男人等等偏差的性別表現)。不過，從概念層次來說，「性別階層」也至少是個「三層」的結構：男人在上層，「跨性別」處於性別階層的最底層，相較之下，女人則是性別的中間階層。

婦女是性別中層、跨性人才是性別底層

作為一個中間階層，婦女既遭受性別壓迫，也和性別有著千絲萬縷、難以割捨的利益和慾望糾葛，故而以婦女為主體的性別解放運動在徹底砸爛性別階層的革命上常有著躑躅不前的游移與侷限。女性主義作為婦女解放的意識形態因此也同樣地存在著立足點(standpoint)的限制，導致其愈來愈無法隨著性別解放的步伐前進。

在跨性別為主體的性別解放運動出現後，女性主義更明顯的暴露它根本缺乏理論資源來妥善解釋與拓展性別解放運動；而女性主義所謂的「性別」批判，被顯示其實是以「女人」這種性別，代理包辦或篡奪了「跨性人」這個最下層性別的發言位置。

早期西方的主流婦運先對同性戀、後對變性與反串表現頗大的敵意，對於變態的、侵略的或「好色」的女性情慾也加以排斥，更大力批判性工作、代理孕母、身體整形、基因工程與新人工生殖技術。這些表面上看來不同的批判議題，在仔細加以分析後，都顯示它們是立足在「女人」此一抽象範疇上的批判，也因而受制於女人此一中間階層性別的侷限，無法徹底的分析性別體制的全貌。

相反的，從性別底層的跨性人立足點出發的性別分析，對上述議題卻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以下我以女同志的「T婆」與「不分」爭議為例來說明這一點。

女性主義：T婆的性別還是女人

眾所周知，女性主義用「女同性戀連續體——女人認同女人、女人愛女人」的說法來將女同性戀收編到婦女運動內，但是這個說法已經遭到許多挑戰：有人強調「女同志不是女人」，也有人重新提出「同性戀是第三性」的概念，還有人認為連續體的說法完全忽略了同性戀的「性」（因此需要提出酷兒理論）。此外，女性主義的同志政治基本上分化了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這也遭致了一些團結男女同性戀運動者的反對。跨性別運動基本上都同意這些挑戰。

最令人爭議的則是，女性主義認為「T／婆區分」政治不正確（或至少是可疑的、不值得提倡推廣、需要被多元化的），認為女同志運動應該朝向「不分」T婆的方向，而且還認為「變性反串」是強化性別刻板印象等等。從跨性別運動的眼界來看，這些批判立場歸根究底

就是不肯也不願將男女性別當作構成主體的一種「成份」，而是將性別當作構成主體的「本質」。這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的說，在跨性人所要造就的社會裡，性別已經不以「男人」或「女人」的方式存在，而只是人的一種打扮、一種氣味、一種情慾、一種作料、一種配件、一種成份、一種表演；故而男女性別可以和其他（年齡、種族等）成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身上。姑且不論未來以基因工程、人工生殖技術、生化電子技術之助，如何造就一個多種多樣的第三性（跨性別）或第四性（無法以性別來想像）的社會，即使在目前，透過身體整形、扮裝、荷爾蒙治療、健身、色情產品、性解放論述、代孕、性工作、性愛次文化、藥物等等，一個跨性人的身體也已經可以同時擁有男女成份、各種性慾望、跨年齡與多文化的特色。

跨性運動：性別只是選擇的一種存在形態，而非存在本身

對於這樣的跨性人而言，「牠」們早就是「不分」了，牠們是所謂的「男女不分」——這是跨性別的最起碼意義。不過，變性反串與同性戀等人的「男女不分」並非所謂的「中性」，而是將男女只當作「成份」或「性表現」，而不是本質；因為，跨性人的慾望（性偏好）、認同和身體，早已經使牠們無法符合本質定義下的男女了。從激進的性別解放立場來看，應當頌揚的正是跨性人的「（男女）不分」，而「男女」兩類人的存在則是政治不正確的，是應當在性別解放中被消滅的。

然而女性主義卻很奇怪的忽略同性戀本身已經是「不分」的這個事實，反而要在同性戀中貶抑 T／婆之分、頌揚 T 婆「不分」。這意味著女性主義基本上還是把同性戀與變性反串等看成「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亦即，把跨性人分為男女兩性（例如 T 就是男、婆就是

女，男人變性後就是女人，等等)；換句話說，女性主義不認為這些跨性人已經是「(男女)不分」了——女性主義還是把性別二分套在跨性人身上，堅持兩性，無視於跨性的存在。

從跨性別運動的角度來看，所謂的 T / 婆、零號與一號之分，只是把「男女性別」當作一種成份、一種原料、或一種性的吸引力，而不把它當成男女的實體存在。亦即，T 婆不是兩種性別，而是兩種性表現；同樣的，變性反串等跨性人所表現出來的「兩性」不是 sex(性別) 而是 sexy(性感)。

跨性運動：T 婆的性別不是兩性而是跨性

換句話說，跨性別運動以一個新的角度來詮釋同性戀和變性反串中的性別表現：同志不是男人女人，而是跨性人；變性反串也不是本質上非男即女，而只是以男女「面貌／裝扮」現身的跨性人。當然，跨性人未必只以男女面貌來裝扮自己，其性別裝扮可以是半途的、片面的、中性的、酷異的、混雜的、難以辨識性別的。

不過，在這裡我們不是說：同性戀與變性反串必然就是跨性人(或現狀就已經是跨性人)——這樣的說法會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我們只是說：採取跨性別的詮釋角度來建構上述主體，對性別解放最為有利。在今天，大部分同性戀和變性反串者都仍然從男女兩性的二分角度來看待自己，然而這種自我意識乃是現成的性別體制的建構，本文則認為同志與變性反串應該揚棄舊有的性別體制，重新以跨性角度來建構自己，同樣的，女性主義者也應該揚棄舊有的性別體制，重新以跨性角度來建構自己。

徹底追求性別解放的女性主義不應再度把這些跨性人趕回性別二分的牢籠裡，不應將女同志限定在女性的範疇內(而因此也把男同志歸類為「男人」)，而是去發展男女同志的跨性別面向，讓同／雙性

戀和變性反串陰陽人等跨性別主體帶領女人進到性別解放的迦南地，使女人終將也能夠「女不女」。

跨性運動期待可以摧毀人倫家庭的新生物科技

在女性主義的發展歷程中，曾有不少女性主義者認同跨性別的願景，認為「消滅(目前存在形態的)女人男人、消滅(作為主體的)性別」是婦女解放的目標，而且科技可以被運用來加速實現這個過程。但是這種女性主義觀點已不多見。相反的，近年來當跨性別主體開始以偏差變態面貌、自在自得的浮出地表時，很多女性主義卻害怕這些主體會成為流行，蔚為風尚。女性主義更反對一些勢必改變社會倫理的科技發展，其理由是這些科技被男性或醫療所掌控，會損害女人利益或自主。可是女性主義本身卻從來不正面積極宣傳「科技改變社會倫理」的必要性，從不讚揚那些可以幫忙摧毀目前的人倫、家庭、母職與兩性身體的科技，從不指出可以促進性別解放的遠景方向的科技，像跨性人所期待的半人半機器的生化電子人(cyborg)或機器戰警式的性機器(sex machine)、基因工程終能複製大批性際人(intersexuals 俗稱陰陽人)、或者陰莖配著聳乳的新身體美學、能代孕的動物等等。

以上所述並不是性別科技的進一步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而是性別解放者已經根除了人文主義的思鄉懷舊，正歡欣鼓舞地迎接一個沒有男人女人的世界。而繼續希望女人永遠存在的女性主義正是那不忍割捨性別體制的具體表現。

兩性時代的結束，四性世紀的到來

以女人(第二性)為主體的性別解放，其實只是爭取「兩性」平等的婦女解放；只有當「第三性」的跨性人得到解放時，才能有真正的

性別解放。不過，跨性人運動的發展當然也會使「跨性別」這個概念逐漸失效。(當性別被跨越時，跨性別又焉能存在?)一個無法以性別來歸類或想像的人種也自然在萌芽中，目前我們姑且冠以「第四性」這個保守的名稱；然而重點是，我們此刻正處於「兩性時代的結束，四性世紀的到來」的歷史時刻(何春蕤)。

在這個歷史時刻，女性主義還能扮演什麼角色呢？女性主義是否已經是一個逝去的性別解放思潮呢？我基本上認為以「女人」為性別思考軸心的古典女性主義在許多社會裡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角色，這不是說女性已經和男性平等，而是說古典女性主義的理論資源與立足點已經無力進一步推動性別解放，許多爭取男女平等的作為已經開始產生反效果、或者反而打壓了許多女人和其他社會主體。這個現象解釋了西方後女性主義思潮崛起的背景。除非女性主義能站在跨性的立場來決定婦運的方向策略，女性主義的逝去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後記：本文初次發表時的題目是 逝去的女性主義——跨性別運動的挑戰，此次發表除了題目改動外，內容改動很少。這篇文章初次發表的時刻乃是台灣跨性別論述展開的時刻，稍早同志圈已經持續有 T 婆與 CC Gay 的討論，1999 年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超薄型學術研討會特別邀請 Judith Halberstam 和 Neil Garcia 來分別討論 Brandon Teena 被殺事件和菲律賓娘娘腔同志，並同時與性別人權協會、文化研究學會聯合舉辦題為「性別壞份子」的座談會，2000 年春天性別人權協會主持電影《男孩別哭》(*Boys Don't Cry*)之首映會以及一些相關的校園讀書討論活動(配合跨性別小說《藍調石牆 T》(*Stone Butch Blues*)中譯本的出版和紀錄片《T 的氣味》(*Scent uVa Butch*)放映)。環繞著電影與小說於是出現了「跨性別 TG」的

論述生產，也在大眾媒體間積極取代「性別認同錯亂 GID」的污名，後來 2000 年底還有以跨性別為主體的學術研討會。總之，這篇文章乃是在這樣的氛圍與脈絡下的產物，帶有一些挑戰與論爭的性質。】

性工作：妓权观点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1998）巨流再版（2001）

废娼，就是以国家的力量来强迫女人免费提供性服务给男人。只要性工作仍然是非法犯罪的一天，女人就一天被警察与司法强迫从事无偿的性劳动。

为什么那些坚持社会正义、主张平等自由人道尊严进步的社运与女性主义者，竟然会赞成卖淫？为什么国际知名学者与国际人权组织纷纷声援台北公娼、支持卖淫除罪化呢？

妓权运动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许多先进国家都有各种妓权组织、刊物与运动。本书是第一本从学术观点介绍世界与台湾妓权运动的中文书，不但力求高标准的翻译品质和原创性的学术观念，而且以丰厚绵密的学养论证尖锐地批判反娼主张、并且以运动的磅礴气势捍卫妓权主张。



目录

〈性工作与世界妓权运动〉

世界妓权宪章

「性交易与女性主义」立场声明

夺回「婊子」之名

卖淫就是工作

「净化」公共世界

拒绝重复历史

性工作者与性工作

娼妓的污名

〈性工作与台北公娼〉

抗争篇

公娼抗争大事记

我的工作，我的尊严

「性工作除罪」是不可回避的妇运立场

性工作与警察

性工作与性暴力

台北废娼违反世界潮流

笑贫笑娼的中产阶级，欺贫打娼的北市政府

从男性沙文主义到性沙文主义

理念篇

优势妇运与弱势女性

妓权组织之必要

女性主义的色情／性工作立场

性工作的性与工作

同性恋／性工作的生命共同体

（转载）：「不幸少女」几多墙

性工作（妓权观点）书目

酷儿：理论与政治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1998）

「酷儿」（Queer）是不符合主流性规范、抗拒主流性道德、跨越性别的怪物。

「酷儿」泛指同性恋、双性恋、变性反串、跨越的异性恋……。

「酷儿」不是正常的同性恋，是变态偏差的同性恋。

「酷儿」的现身是妖精出洞，魔怪现形，以欢乐和挑衅的方式现身，却不以悲情妒恨来壮大自己。酷儿绝不含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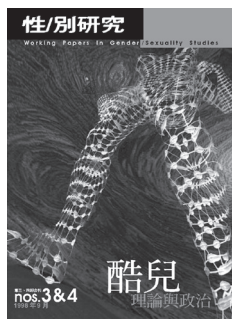
「酷儿」是鬼魅魍魉，是性的不法之徒，是性异议份子，是性左派。

「酷儿」是惊世骇俗的运动策略、也是桀傲不驯的实践，以高亢的声调肯定自我，拒绝被主流社会同化。

本书包括了酷儿理论家赛菊蔻（Eve Kosofsky Sedgwick）应邀来台所发表的两篇论文：〈如何将孩子教养成同性恋〉与〈情感与酷儿操演〉；以及台湾酷儿论述的历史文件「酷儿发妖」，还有第一届与第二届『性／别政治』超薄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目录

- | | |
|--------------------------|------------------------|
| 〈酷儿性别教育〉 | 痛之华：五零年代国共之间的变态政治／性想像 |
| 如何将孩子教养成同性恋 | |
| 〈酷儿政治入门〉 | 从左翼到酷异：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酷儿化」 |
| Eve Kosofsky Sedgwick 简介 | |
| 什么是酷儿？ | 〈酷儿全球化／女性情欲乌托邦〉 |
| 〈台湾酷儿历史文献〉 | 欲望隐形轰炸机 |
| 酷儿发妖（座谈会实录） | 猫儿嗶声的妈妈国 |
| 〈酷儿理论与政治〉 | 从女儿国到酷儿国 |
| 情感与酷儿操演 | |
| 罔两问景：含蓄美学与酷儿政略 | |
| 怪胎家庭罗曼史 | |
| 性解放思想史的初步札记 | |



性侵害、性骚扰之性解放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1999）

过去女性主义只强调「性骚扰性侵害的性别解放」，认为性骚扰其实就是性别歧视，性侵害即是性别压迫，故而性骚扰性侵害需要性别解放。但是主流女性主义的性别本质论忽略性别的内部差异、固定化女性受害位置、制造阶级年龄种族情欲的压迫效应、勾联国家暴力进行社会规训、迫害下层弱势的性少数与性异议。故而主流女性主义的性骚扰性侵害论述不但不能达到性别解放的目的，反而更强化了原有的性／别主体建构，使男性的加害欲望增强、使女人更无力抗拒、使国家更能介入身体与人际关系。主流性骚扰性侵害论述之所以能够如此操作的关键就在于：主流论述充满了性歧视与性压迫。因此本书主张，性骚扰性侵害需要性解放，需要积极串连性别、阶级、年龄、种族以及公民政治，颠复地操作各种性部署，甚至解构「性」本身，将「性骚扰性侵害」与其他各种形式（如年龄、阶级、性别、性偏好……）的「骚扰侵害」相提并论，以激进化彼此的反抗策略。



目录简介

《被学生控告性骚扰的女性主义教授》，Jane Gallop 广受注目的著作全书翻译

「性骚扰性侵害」与「现代性」以全新角度探讨性骚扰性侵害

西方女性主义战将 Lynne Segal 的两篇长文导读让你全面掌握此一议题

批判台湾儿童保护团体的「儿童性虐待」论述

为什么性骚扰必须性解放？为什么性侵害需要性解放？

菲律宾同志理论家 Jose Neil Cabaro Garcia 分析同性性骚扰、校园性骚扰

美国法学家 Janet Halley 探讨「同性性骚扰立法」，抢在英文版发表前刊出

目前台湾性骚扰立法论述的检讨与批判

吴敏伦探讨香港性骚扰立法

两位性侵害当事人的反思自述

豪爽女人何春蕤的〈防暴三招〉

以及其他二十多篇精彩文章！

性工作研究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2003）

传统的娼妓研究过去在支撑国家扫黄废娼的政策和执行中提供了许多助力。这本书里收集的论文则是 1997 年台北公娼抗争带动台湾社会重新思考性工作之后成形的，因此，不管在研究进路和观点上都呈现出和传统娼妓研究大相迳庭的视野，也因而成为研究性工作的开疆辟土之作。



目錄

〈性工作新局〉

自我培力与专业操演
与台湾性工作者的对话

性、权力与钢管辣妹 PUB
一个田野的观察

酒店男公关之研究

「做」与「卖」
从「交易」与「交换」看性作为一种生存策略

〈香港性工作〉

香港妓权运动的启蒙
香港街头性工作
性别与社会组织

情欲与权力

施叔青《香港三部曲》中的情欲与性别互动

〈台湾公娼〉

台北市公娼空间之再现

木屐、密道与七块钱的故事
公娼对工作之自我认知对生活及工作环境的影响与使用

〈女性主义／性工作理论〉

娼妓、寄生虫、与国家女性主义之「家」

位移与游动

菁英女性主义「家国」里的猫狗苍蝇
娼妓研究的另类提问

跨性別



以異性戀女人爲主體的性別解放，其實只是爭取「兩性」平等的婦女解放。

只有當跨性別得到自由平等時，才能有真正的「性別解放」。

跨性別運動的發展當然也會使「性別」逐漸失去原有的文化效應。

一個充分操弄性別符碼但是無法以性別來歸類或想像的人種正在萌芽中。

TRANS

ISBN 957-01-5379-2



9 789570 153798

00250



NT\$250